# 张天翼文集

ZHANGTIANYI
WENJI

短篇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

1

# 張天翼文集

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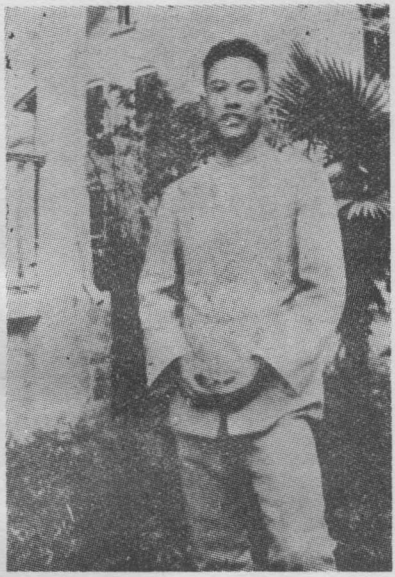
第一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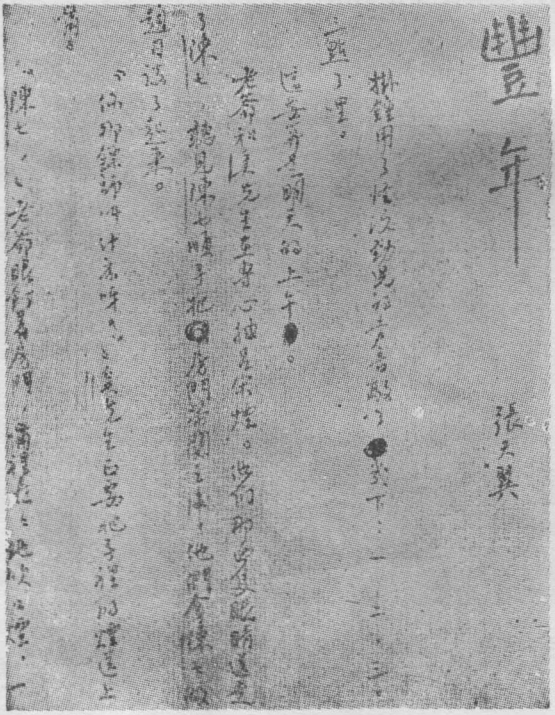
张天翼文集
第一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插页 精7 平4　字数 365,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册（内精装2,500册）

书号：10078·3284　　定价：精3.50元 平2.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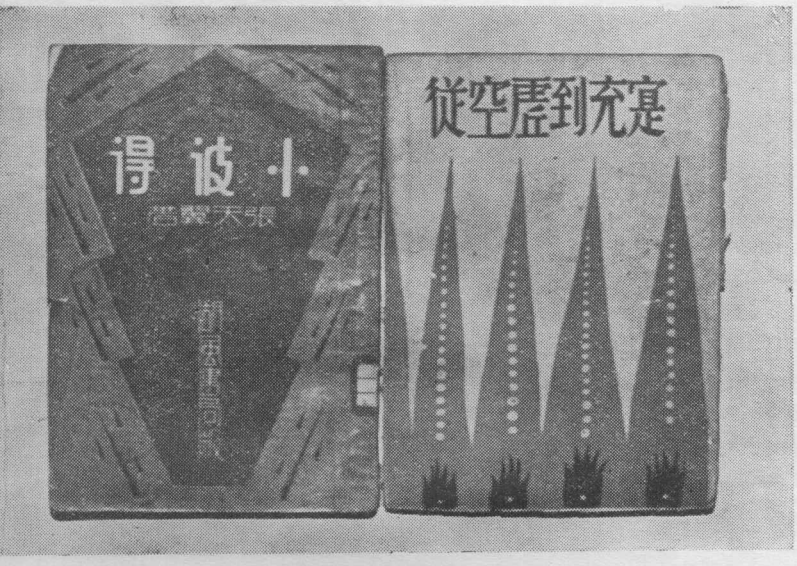
張天翼（摄于 198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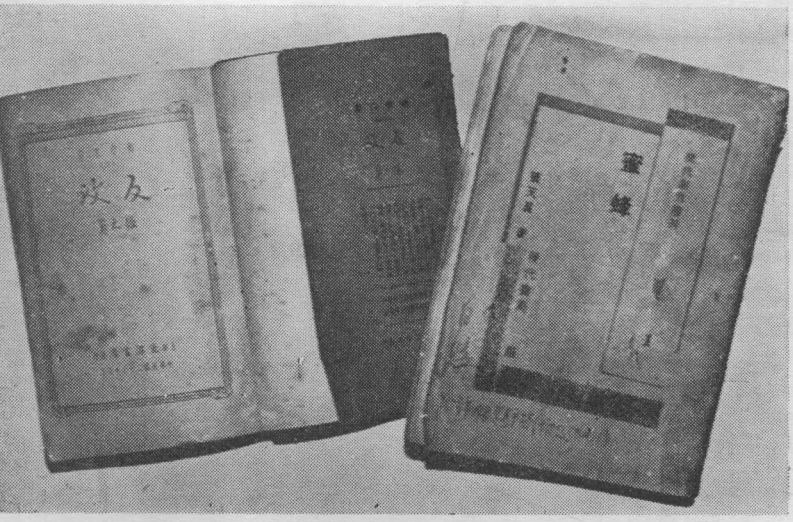
作者青年时代（1928年摄于南京）




作者手迹——小说《丰年》




《从空虚到充实》(1931年1月)、《小彼得》(1931年12月)初版本封面




《蜜蜂》(1933年5月)、《反攻》(1934年5月)初版本封面

# 编者的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 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 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 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 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 《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 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 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 尽量保持原著面貌, 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 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 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 第一卷说明

本卷收入短篇小说集四种，按初版先后编次。

| | |
|---|---|
| 《从空虚到充实》 | 1931 年 1 月初版 |
| 《小彼得》 | 1931 年 12 月初版 |
| 《蜜蜂》 | 1933 年 5 月初版 |
| 《反攻》 | 1934 年 5 月初版 |

# 第一卷目录


从空虚到充实 …… 1

三天半的梦 …… 3
报复 …… 17
荆野先生(原名：从空虚到充实) …… 35
搬家后 …… 74
三太爷与桂生 …… 88
三弟兄 …… 97

小彼得 …… 113

小彼得 …… 115
皮带 …… 128
二十一个 …… 147
稀松的恋爱故事 …… 161
面包线 …… 175
找寻刺激的人 …… 198
猪肠子的悲哀 …… 222

蜜蜂 …… 235
自题 …… 237
路 …… 239
宿命论与算命论 …… 252
最后列车 …… 280
梦 …… 298
仇恨 …… 311
和尚大队长 …… 335
蜜蜂 …… 360
反攻 …… 395
成业恒 …… 397
反攻 …… 428
脊背与奶子 …… 485
丰年 …… 512
一件寻常事 …… 532

# 从空虚到充实

上海联合书店
1931年1月5日初版

# 三天半的梦

韦：

现在车子不知到了一个什么鸟站，停那么久。（我便趁此机会写几句话给你。）一个人坐在车中是比看所谓“爱情影片”还无聊的。周围的黄色面孔，和黄色之外还混了些杂色的面孔，造成了一个可憎的环境。坐在对面的先生，他有时也许会很长地嘘口气的，那口气毫不客气地直喷在你脸上，首当其冲的鼻子，便可以领略到一种窘人的味。但他若是闭紧了嘴呼吸，那你倒可以轻松点，不比在京奉路上，即使他闭了嘴呼吸也会有大葱味儿送过来：这却要谢谢老天爷的。

坐在斜对面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一个髻直拖到了背上，一面抽着“哈德门”，一面对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演说，高声地。她的声浪盖过了一切，连“嗳，五香茶蛋”都大为减色了；口音是，我的天，一口杭州话！

杭州话，我和它别了又快两个年头了。虽然我那两位老人当杭州作故乡，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长大的，但我老是憎厌着杭州话，和憎厌杭州这地方一样。杭州确乎可憎，不知道你对它如何，我想，你也应当拿所有的憎厌加在它上面的。

“我不怎么觉得杭州讨厌，”记得你说过。“你的厌弃杭

州，或者是因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

这话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不对。人们往往不高兴自己的家，因而连“打公馆”的地方都觉得可憎。……

谢谢老天爷，开车了：坐在车上，停车比开车时更无聊。

打住，因为震动得我不能再写。可是那位杭州太太还在演说，只不过声音已被机声扰乱得只剩一半了。

如今到了K县。

妈的，真无聊。买来的一份《申报》，连广告都看完，直看到了“诸君阅报至此请虔诵南无[1] 阿……”。我很懊悔我不曾带几本书来。

开车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烟卷，纷乱的思想也和烟一样地弥漫着。杭州太太的演说词老没有完，她或者是想将一辈子要说的话全并在今儿说完吧。

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离杭州时的景色：一样的好天气，天空中缀满着各样各式的浮云，一样是地面上铺着黄叶衰草，天地都象一件补钉很多的衣；气候是一样的季节，人是一样的心境，所差者只是，一个去，一个来。

我想我这时的情形，和那年你从北京回河南去的时候一定很相象：脑里都是充满着可怜的两位老人的印象。只是，你那时是满脸的悲哀，我现在是心里空洞，好象这回的来看老人只是命运的摆布，不是自己的主意，虽然是我到了S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

① 南无，梵语，音那摩(ná mó)，加在佛、菩萨名或经典题名之前，表示对佛、法的尊敬。

而且还有一种心理，是怕：我的抽烟卷，和喝过分的酒，和干了许多其他的家里所不高兴的事，（什么事，你当然知道的，）我那爹娘是已略有所闻了。并不是怕责备，虽然象我爹那么的躁脾气，可是他不会，甚或不敢说我一言半句，他待我客气得和一个朋友一样：一半是因为儿子大了，管不着，那一半却因为他儿子一向就吃住他——吃住。娘呢，她是个柔弱的羔羊，但她却会背着父亲，涕泣太息着劝我的：伙计，我怕的就是这个。

可是我那两位老人毕竟是可怜透了。他们是拚命地在爱着他们儿子，他们将所有的体贴和爱抚，全用到儿子身上去，一面，又在痛苦和贫穷中挣扎着。至于儿子，儿子是，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度着这样的生活。前年他从北京回来，才住上一个月多点，家里的生活几乎使他厌弃得发狂，他便毫不客气地借故要到X都去。父亲心里在愤怒，但他不发出来，临走的一天，这位老人家还陪他到车站。娘也许哭过了，不过他未瞧见。

“长了翅膀就想飞。”这位老太太苦笑着说。

（到X都居然找到了一个饭碗，居然能够接济老人，是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一面我厌弃着我的家，同时我觉得我应当为人道之故而使他们过一点象人的生活，不说舒服。F君——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斋小卖处抢位子的——那样的态度我不赞成：何必因为他们惟其是父母，要仇视他们呢。而象你那样接到一封较紧张的信，便让重大的悲哀抓住你，因为是在一个女同学面前，才将要淌的泪极力忍住，我也不会有的，我是对任何事件

不曾淌过什么泪水。

车动了。……

笕桥。再十几分钟便可以到杭州。杭州太太在伸懒腰了。

这封信算写完了罢,“且听下回分解”。

十月二十

现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还不曾见过。一进了家门,只看见堂屋里的陌生的陈设,我疑心走错了。

再进两步——

父亲。

看见父亲了,他在看小说。

“爹!”

“啊!”这位老人家跳了起来。悲哀,快乐,烦恼,欢喜,所有的感情都一齐并在脸上。他显然感动得一句话说不出,他只发出一个简单的感叹词。

他的胡子白了许多,可是脸上的皱纹并未增加。我下意识地笑着,我感到抱歉了。

爹张开两臂,我们抱了起来。

在抱的当中,他喊母亲:

“素,来看看,来了谁。”

母亲当然是照了她近十年来的习惯:因为背疼,坐不住,得常在床上躺躺的。

“我知道。我连鞋子都穿不及了。”

出了父亲的怀抱，我到母亲房里，母亲坐在床上。父亲也随着走了进来。

“爹妈还是一样地康健，一样地康健。爹的‘气色’还显得好了些。”

“真的么，”爹无意识地而又得意地。

其实，娘的灰白的头虽未加白，而脸上却似乎显得很憔悴。

这位老太太象看一个新奇的东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她脸上是喜悦的微笑，但除此之外，当然是还有别的表情的，这表情，我就说不出是什么，勉强要说，或者战败者忽然得了胜利者的同情时，那败者的表情，也许象这个，但也不怎样象吧。

“似乎又长了些哩，”她说。

“还有得长么，二十几岁了？”

“但还是不改孩子气，”父亲插嘴，“还是抱，还是亲嘴。”

母亲听了这句话，甜蜜地微笑着。拥抱和亲嘴，我是和他们干到了十几岁，父亲说过“看你大了还这样亲不”的话，可是现在虽成“大人”，“长了翅膀”，还是一样。这些举动在我是成了习惯，并不是做作，不是想到这样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怜的老人，只是一看见便下意识地抱了起来。然而他们对于这个是很受用的。

“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写个信来呢？”爹说。

“我的来是很匆促的。本来是为了一点小事，到了S埠，那是礼拜日。到昨天就弄完了，看看还有空，便在今早上了车。”

为了点什么小事，当然是无述说的必要了。

“那你还没有吃饭？”

“没有。”

“你要吃什么呢，面还是饭？”母亲问。

“饭大概还有吧。”

“那就吃饭罢。”

“你要什么菜？”

“那你请了几天假了？”父亲又问。

“随便什么菜罢。请假？是的，请了一个礼拜。”

“那可以在家里玩四天，连今天。”

“李妈，少爷还没有吃饭，拿点开水泡饭，剥两个糟蛋罢，再买……。”

仍然是那个老李妈，一辈子不开口而又忠实的李妈。她好象看见“少爷”的回来也觉得高兴似地。

所有的家具，半是我的故旧，我觉得我在X都的一年多，似乎只是一个梦。

于是我们开始谈“闲话”了。X都是我们从前住过的，父亲便很关切地问我近年X都的情况。我们又谈到在X都的所谓亲戚和同乡和朋友，谈到X都的气候和人物，谈到房子，谈到李妈，谈到……，差不多将所能搜集的琐碎事物全都谈到了。从到家直到我吃完饭，话还是源源地想了出来。母亲告诉我，家里的那只黑猫生了三个小的，我们将两个送给了彭家，大猫在上个月不知怎地不见了，如今只有一个小黄猫，黑猫的小姐。她又告诉我，姑母来杭州的时候，有一回上洋车没有上好，摔了一交，幸而不曾伤了什么。她还问我身上这套学

生装做了几个钱。最后，父亲说，湖南来信，七叔快过六十岁，希望我能回去一趟。

“唔，我对湖南是不大有感情的。”我说。

这所屋子的每间房，经了母亲的布置，都很洁净而整齐，但是厢房，却安不上这类的形容词。厢房虽斩齐地放着箱子，地上却陈列了无数的“仆坛”；还有是白兰地的瓶子，其余的酒瓶都给李妈了，母亲说白兰地的瓶子是很好的，所以整打的让它们站在箱架子下面。

“反正是厢房，所以烂东烂西全堆在这里了。”娘解释着。

“这自然不打紧，”我说。“其余都摆设得好极了，要是X都人见了，还当是大阔人住的哩。……厨房里还挂了这些腊肉腊鱼。”

“是洪璧送的。洪璧才可怜哩，她上个月……。”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不在房里了。

“爹呢？”

“没有出去吧，不知帽子可在家。”

我和母亲又谈着许多话。我和两位老人的谈话，自己疑着似乎是在敷衍他们：我在X都刚跑进那鸟中学，所谓同事们的面孔都令人难堪，后来由难堪的面孔渐渐变成了熟面孔，近来似乎和他们谈得上了，所谓谈，自然是敷衍，所以我想我如今许在下意识地敷衍着他们吧。但这是不相干的，管他儿子是真，是面子，只要做爹娘的实际上能得到点儿类乎安慰似的东西，便得了。

母亲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写信。

我说有时实在是忙，有时觉得无话可写。

“但是常寄信来，家里也好放心，”她和平地。“有时爹爹发气，说你不写信，叫人提心吊胆的。我说‘他一定没有什么事故，有什么事他倒要写信来了’。”

她只说信的事，不曾提到钱，提起钱我也许要脸红的。平均算来两三月寄一次，每次最多八十元。他们是怎样维持下去的，我简直不曾想到要问一声。他们给我的信，永远不曾问我要过钱，有几次，父亲信上说：母亲是神经衰弱，见家里钱快用完，一急，便泻肚了，我便筹点钱寄去。

这回我挑战地说：

“钱呢，我钱寄得少，爹爹也发气不？”

“倒不。只是姑母那次到杭州来，问你可常寄钱回来。我说，自己赚的，他自己不用几个，还有什么乐趣呢。”

我似乎感到内疚：我的生活是比他们好得多了。但我解释着：

“学校里老不按时发薪，今天十块明天五块地发，叫人不好预算，零钱是到手就花去的，所以就无从寄。并且还做了几件衣。”

“这自然难怪的，”她道。“我是只怕你看见家里要钱，又筹不着，因此着急，所以从不问你要钱。”

“家里每月大概有多少用度？”

“拚命地省，五十块钱够了。”

“我没有寄钱的一向呢？”

“借是还借得动的。有几回人家请爹写对子，送个十来块钱，但他的钱总是买了书了。这一向……。”

父亲回来了。

父亲是到隔壁一家酒店里去叫酒的，还叫了几色菜。这些酒菜，我想我来出钱，但是——

“已经给过钱了，”他得意地笑着。

“嗳！”儿子似很客气地。

“又给他酒喝！”母亲却笑着埋怨。

父亲自己爱喝酒，所以不怎样禁我，只要不过分地喝。只有烟，两位老人都极不高兴我抽，我在下车时便将两盒烟卷深深地关在背心的口袋里了。

摒绝了烟，在我是办不到的事，虽然没有所谓瘾。为要免得他们着急，我也得在他们跟前装作戒绝了的样子。

我爹是个性子躁，而又好心肠的人，有时显得孩子气。母亲是什么事都忍耐着，一切的怒气和烦恼，全闷在心里发作。他们都是弱者。对儿子的不满，他老人家只背地里怒得直跳，但两秒钟后，又立刻平静了下来。她老人家只是低泣。总之，他们是可怜透的。

凭良心说，我的所谓家里是比较地有趣味，我在家的时候，所谓家庭间是显得很融洽。

伙计，我想到了。为了人道，我是应当安慰他们。他们的欲望并不大，他们的全部的要求，只不过是他儿子给予的安慰。……

已十一点，爹催我睡。累了一天，我也该休息了。

二十一夜

韦：

人所以为万物之灵，只是因为人类是一种矛盾的动物。人

身上，一定还有生理学家所未发见的一种神经，叫矛盾神经。如今的人的对所谓家庭的态度，全是矛盾神经的作用吧。

要不是做爹娘的太爱我们了，我们定轻松得多，而且完全自由了。如今他们却造了一所感情的监狱，拘禁着我们。但在我个人是不会被禁的，至多为了怜悯他们之故，跑去敷衍一下而已，——我说敷衍！现在我们的身子却有一半不是自己的，伙计，我们还应该履行我们那句话：赎出我们的身子。出一点相当的代价，买回自由。我可不象你那样，"啊，感情是无从拿东西赎的，"我呢，只要他们安闲，便可以卸我的所谓责任：他们有儿女还不如没有儿女轻松哩，我说。

家庭所有的东西是，琐碎，细腻，平淡。刚到家的时候，是将它们咀嚼出了一种异趣，不能说美，也不能说丑，好象吃惯了花生糖，忽然吃着杏仁松子之类似地换了口味。但到家的第二天，对它便感到异样地厌倦了。

人，终于是人，是无法可想的。

到家的第二天，我请他们游湖，昨天请他们逛灵隐。这样使他们有一点胜利似的笑容，才不至于使我感到十分的歉意。只要用着儿子的钱，无论怎样用法，他们总觉着在得到了安慰而外，还有若干虚荣的快乐：他们的儿子是在哄孩子似地哄着他们。

这两天逛西湖逛腻了，它（似应作她）虽美，但显得小气。

我说："西湖只是秀丽，哪及得X都的雄壮伟大。"

老人对我的话不赞一词，他们也许知道我又厌弃杭州了吧。杭州确是浅薄透顶了的，我走着三元坊之类的街道时，几乎使我喘不过气来。要久住在这里我定得死。但是还有得救

的，我明天就得回X都去了。一想到这我便感到小学生于大考终了，就得放寒假时似的快活，虽然X都之浅薄更甚于杭州。

明天要走了，我象人们将回故乡似地感到了一种什么，(这"什么"，我可想不出它是什么。)在最后一顿晚餐时，我便到隔壁去叫了两斤所谓花雕和几色菜。又想要偿还前天父亲叫酒菜的钱，便悄悄地放一张五元票子在母亲桌上。

"桌上的五块钱是你的么？"娘问父亲。

"不是啊。"

"可是你的？"又问我。

"唔？唔。"

"收起来罢。"

答应着，但我并不动。

晚饭是一餐快活的晚饭。他们是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过去的苦恼，忘记了明天的分离，只有欢笑和琐谈，掩住着他们的多愁的心。

饭后我和父亲交换着说笑话。在这之中，即使是句并不可笑的话，母亲却也骄傲似地笑着。

匆匆的三天半。明日我依然将我空洞的心带回X都去。

钟打十点。

明日赶早车，今夜得早点睡。

廿三夜

韦：

又是X都！

三天半，那个三天半简直是个梦：梦中不见得怎样快乐，梦醒后也不见得怎样惆怅。什么都没有，我的心只象枯井似地空洞着。

那天早晨的走，我一直不曾看娘的脸，我怕她淌泪。

爹说："我送你。"

我劝阻住他了。

"这里的五块钱收起来呀，"母亲说。

"唔，放在这里好了。"

"这是付的旅馆钱。"父亲笑着。

"旅馆钱？"——"旅馆？那就旅馆罢。……"

他们送我到大门口。他们再三叮嘱我要多写信。

"没有话写，可以写明信片，好叫人放心，"娘说。

父亲问："你到S埠耽搁不呢？"

"我想不。"

"那不要坐夜车么？"

"你别常骑马，就是骑也莫太跑快了，"老太太说。"吴三哥不是从马上跌下来，跌断了骨头么。"

"不一定要坐夜车吧，下午那班车是可以赶得上的。"又答娘的话，"唔，少骑就是。"

"你如果晚上睡不着觉，"母亲说，"你可以在睡之前喝一杯凉开水，我试验过，非常之灵。"

"我不是睡不着觉，不过睡得晏，变成习惯了，其实一上床就睡觉的。"

"那你要早点睡，睡得夜深是很伤神的。"

我答应了，一面缓着步向前走。

“要常写信哪。”爹又嘱咐。

“我知道。”

“不错，”娘记了一件什么事，“大便常不通，你可以在早晨吃点水果。吃泻药是要泻亏身体的。”

“我是从不吃泻药的。”

母亲一只手顶在墙上，支住身子。父亲的两手筒在袖子里。

因为是听他们说话，我就回过身子来的，但他们还是不进去，我便倒退着走了。

“进去罢。”我叫道。

“再会，祝你平安！”父亲微笑着。

娘微笑着点头。他们的微笑是很勉强的。

转弯。

将转弯时我又叫了一句：“进去罢。”

这回可真地转弯了。

“啊，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这长了翅膀的！”这句话当然在他们心里回旋着，只是不曾流出口里来。

叫了洋车，我一面跨上去，一面想，他们进到屋子里说些什么呢，也许母亲又在重复着那句话了：“不知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都不想家。”他们定象失去了一件什么似地感到空虚吧：可不是，他们不曾捉到他们的儿子！……

提紧了小皮箱，挤上火车，车一动，杭州向我退去。我心里马上又空洞了起来，又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只凝视着窗外的旋转着的田野，静静地看着车中一个个古怪的脸。在杭州时藏着的烟卷，又复弥漫地使我口里喷出白烟。

车到X都时，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到高兴了。

不知怎么，一离家，我那两位可怜的老人的印象，便在脑里由淡而无了。一点也不含糊，这是一个梦！

矛盾神经使我对家里……

纸完了，不写了。总之，伙计，我们还是努力赎身罢。——这是最后的一句话。

……祝你早早赎出！

作于1928年11月。原载1929年4月24日《奔流》月刊第1卷第10号。

# 报　复

## 一

“黄先生，卜小姐打电话来过了。”

“她怎么说？”这位黄先生的声音有点急促。

“她叫您到公园去，她等着您哩，”伙计说着，隐隐地在装鬼脸。

“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

“电话是公园里打来的么？”

“是的。”

本在解着夹大氅的扣子的，他又将它们扣上了。

“可要开房门？”那伙计随手在墙上拿下一把钥匙，十几把钥匙挂在壁上，斩齐地，象一排步兵。

稍微踌躇了一下之后：“不用开了。”

他又下了楼，走出这饭店。走得象蜗牛那么慢，头低着，象在想什么。想什么：他自己不知道。他似乎有许多思想，在跑着叫着，在搅乱他的心绪。但同时又觉得是，什么也不曾想，他心空洞着。

出门向东，出了西河沿东口到大街上，忽然发现了到哪里去的问题。他的所以要出来是一个简单透了的原因：饭店里无聊。可是没有想到要向哪方走。中央公园，自然不去的，好象因为是她约他，去了似乎是示弱。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这可不是他所能理解的东西了。

路上稍微刮一点风，不大，似是将灰土腾起来的力量是有的。在北平，即使象前门外那么光滑的柏油路，也不能不说它就没有土，只要汽车牛般叫着过去，屁股后便是一条扬起来的灰，象是在腾云，所以如今虽在掌平的柏油路上刮着小得古怪的风，也是叫人难受。他拿出手绢来挡着鼻子和嘴，手绢上是有紫色花纹的。望南走，又向西转弯。他自己不曾意识到他是在走路，他的神经被回忆弄得很紧张的了。

他想到她，所谓卜小姐。

拿一根线，将往事，将最近的结果穿了起来，是一出滑稽透了的剧，剧里小卜是扮演着一个糊涂的主角。——"小卜，"不是他和赵对她用的第三人称么。

"赵，小卜，多可笑！"

最可笑的却是赵，他简直从来没有瞧见过女人。去年到此地来，特为小卜而来的来，同来的是赵。他和她的狂热，和她的性的行为，瞧见的是赵。女人在狂热里，是有革命者似的"大无畏精神"的，所以她即使在第一次认识的赵面前，她敢旁若无人地坐在他腿上，亲嘴，摸索，虽然据说她是对任何人都秘密着。

那次是，也是在这家饭店里，他和小卜和赵，吃饭，说"闲话"，到了十一点。

她瞧瞧她长方形的手表。

“唷，十一点了，校门无论如何是关了。”

“那你不用回去吧，”他说。

女的很干脆地就点头。

睡法是，两个男人并成一床，拨出那张床给女的。

清早，赵忽然发现床上少了一个人。从那女人床上听出来了他的声音。

赵下一种开玩笑的警告：

“啊哼。”

“对不起了，老赵。”

接着是女的胜利的笑声。

“嗳，没关系，没关系。”

第二天在到天津去的车上，赵说小卜“荡”。赵是大惊小怪着，同时又和那般没接触过女人的男子一样，对小卜起了一种钦佩，甚至于可以说有点迷信。口里是当然听他爱怎么说便怎么说。对他呢是，当然，五成羡艳，五成嫉妒。

而——一个可好怕的“而”，而结果，老天爷才能预料，她和赵订婚！

“和赵订婚，哈哈哈，”他在肚子里笑着。

笑是笑着，但有点勉强：不说什么被遗弃的悲哀之类，而不快总是有的。这或者因为是，是她遗弃他，一则；二呢时间似乎太快了。他到南方去的一向，先当然甜蜜地通着信，忽然，差不多只有十多天，这十多天她没有信给他之后，她来了一封要求他给她自由的信，因为她要到国外去求学。所谓求学，是刚断了奶的孩子都知道是扯谎的。他是最了解女性的

人，他知道她是丢了他，她找着另一个男子了。以后才探听出那另一个男子就是一直不曾接触过女人的那男子，赵。

他想到了：一定是他到南方去的一向，赵在北京时，对她拚命地用着手段，才结出这滑稽的果的。女人们不一定要坏，不一定要对她先生起什么恶感，在没有男人的当儿，一经别人的诱惑，多少是有点儿倾向。小卜当然跳不出这圈子，而且她性安慰的要求比别人强烈，或者可以说，她整个的生命只有在这种要求里表现出力来，故此赵那么容易上手。赵是个老实人，有时女人欢喜老实人的。他将自己和赵比一下，赵什么都不及他，就是比他忠厚。

在人本位上说来，小卜没有什么罪恶。赵呢，赵也一样，因为他怪可怜的：他从没有瞧见过女人。

但是他愤怒：他想报复。他回到天津的一个月后，接到她一封信，请他瞧他们死去的爱的面上，千万到北平去一趟：她有话要跟他说，趁她未婚夫不在北平的时候。他立刻便来了，而且准备了武器，认定了复仇的对象。

他摸索到未来的胜利了。可是象非意识似地，他还叹了一口气。

## 二

他不是一个大学生，也不是个诗人之类，他只是一个二十七八岁，在衙门里混过几年的男子。因为究竟经过几年学校生活，所以对现在出的一些新书和刊物，都曾注意过的。至于外表，他可很有吸引女人的相当的力。说话说得怪温和，并且

在说话之前，要先在肚子里推敲每一个字眼，每一句句子，使说出的话中听。要是第一次瞧见他，你也许会疑心他是个哲学者。修饰是想尽方法来讲究的，衣裳都熨得光光地，每一条折纹都象船头似地尖而光烫。头发披到了脖子上，耳朵前面留着蓬松的两鬓，一见使你会想起一个艺术家来的。两颊带玫瑰色，在北平很少见，眼睛因为是双眼皮，显得很有媚态。总之，他是个美男子，差的只是皮肤不十分娇嫩。

虽然已将三十，他可还没有太太，可是也不想结婚。爱过的女人却不少，有几个是同住过的，结果都是，也没有起什么冲突，也没有怎么样，象极其自然地，彼此都丢手了。有一个甚至于养了一个女孩子，而那孩子的娘终于跟别人结了婚，孩子的下落是，他一点不知道，也不想到要问起过。这，不能说他丢别人，也不能说别人丢他。他不恨，也不留恋那些女人。他和女人周旋就只不过是周旋，他永远不曾想到要对对方负什么责。但是又不能说他是不爱女人，也不能说是他想欺骗她们。实实在在，他是富于情感的，在那所谓爱的生活的过程中，随时会使他的神经跳动，甚至于有时为了个把女人能令他整个的人都起了变态。

小卜的遗弃他就叫他难受，这回。

他嘴紧紧闭着，因为闭得太紧了，看来是一个恶形。

他向南走，又向西转弯，进了青云阁。

青云阁里黑得象一座古庙似的。人很少，摆摊子的老板们在打盹，一个卖画片的拿一本大鼓词在哼，象春天无聊的长日里听蜜蜂叫。旧书摊里的书陈尸似地在黯淡的书架上躺着。这里的一切，似乎在象征着他内心的什么。

无意识地上了楼，上到最高一层楼，他走进那茶馆。

拣一个位子坐下了：一个人叫一壶茶，一个人占了一张桌，一个人躺在椅上，一个人……他忽然感到了寂寞。

“寂寞！”

意思是很明显的，有女人自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几乎不能一刻没有女人。女人，不一定要和他睡觉，不一定要怎样，只和女人一接触你就似乎能得到一点什么，无论“灵”是，无论“肉”的。现在，随他自己怎样辩解，怎样安慰自己，而他现在被遗弃，现在没有女人，总之是事实。然而——

“然而象小卜这样的女人我宁可没有。”

自己又下注脚：

“小卜是带着虚荣的本能长大的，本来虚荣是人类里少不了的东西，没有了它，也许社会不会进化，可是她，这小卜，特别发展得强烈，而且是怪可笑，怪幼稚地用了出来。这样她便变成个浅薄的东西了。浅薄，她哪桩不浅薄：一个中学生，一个有钱人的小姐，一个江南人，什么都不知道。只一件好，是她善于使用男女中狂热的时间，如此而已。除此之外，零，一个零。”

他还侥幸似地对自己说：

“弄了一个象小卜这样的人钉着你是不得了的，对不起，现在这担子要请赵先生担上了。”

他把他自剖成两个人，来安慰自己，来弛缓自己紧张了的神经，并拿出几万条充分的理由来正确地证明自己不应当爱那个小卜。

但是胸部不舒服，象有什么压着，肚子也象有什么梗着。

他难受。据他想，难受只是难受，偶然的事，决不因为那女人之故而有不快之感。同时他的这些话又被自己怀疑：说不因小卜而难受，但那女人的印象的的确确在扰乱着他；即使你自己对自己很有理很巧妙地解说这回爱的被遗弃是幸福，可是愤怒仍然是有的，而类乎悲哀的东西也似乎带着二三成。他感觉着头脑子很重，又象悬着似的，如女太太们的钱袋。他很惊异他自己的变态。

象是累了，他吸了一口长气，肺里张得满满地。他再吸，吸得不能再吸，可是他总觉得还没吸足，似乎胸间有一条布条子束紧了。他拍拍胸。……

"伙计，一碟儿萝卜饼，伙计！"好象喊出这句话之后轻松了点儿。

喝茶的人渐多了，屋子里尽是烟雾，和嘈杂的谈笑声。

吃了萝卜饼，怕有人捉他似地，马上逃开了这里。

## 三

大概是五点还差几分的时候，他房门外有一个女人声音和伙计说话。

"黄先生在家么？"

听，不就是她么。

他全身的肌肉似乎跳动了一下。他可不去开门，而静待着房门慢慢地向外开。象在揭幕布，那女人在门的开处，现出小半身，半身，大半身，全身，全身出现了。——

那女人。

将近一年没看见，她的样子不曾变，只装束变了。脸上是冷酷的表情，虽然是在应酬似地微笑着。她这种难堪的脸子是他从不曾瞧见过的。

“我们久不见了，”女的说。她将门带关。

他很镇静地：“是的，久不见了。你好？”

说着伸出手来握着她的。

“你可知道，”他说，“在这几个月里是经过了很多曲折，出了许多新闻。……”

“可不是，”她很快地说，接着将被握的手抽回收到自己的袋里。“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哩。”

霎时的静默中，他想，这些话全是她先安排好的。

她说：“我请你来是因为有话跟你说，我自己因为家庭的关系走不开，所以只得请你到北平来。我刚才请你到公园去，尽等你不来，我只有跑到这儿来找你了。”

“有话你坐下来说罢，”他将靠壁的椅子拉开一点。

“别客气，我马上就得走的，”她说时嘴唇的两角往下弯。

他没有言语，只等她开口。

她继续着说，挑战地：“要说的话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请求你放还我的自由。……”

男的笑了一下。

“你的自由？”

“我的自由，”女的抗声地。

他说：

“干么叫‘我’放还‘你’的自由？人的自由都在他自己身上，谁也抢不去，不过看各人会不会使用。你的自由干么要我

放还？你的自由在你手里，要求学就求学，要订婚就订婚，寻上别的男人就寻上别的男人，干我屁事。放还你的自由？”

“唷，请你别尽发议论，”她拚命地镇静着；瞧了瞧手表，还是去年那个长方形的手表。“我还有事哩，我只能够谈十分钟。我们说点儿事实罢，好不好。”

“不是我请你过来的呀，小姐。我也希望能够在十分钟谈了，可是事实也许办不到，要说的话多着哩。请坐罢，别太性急了。”

还给她倒一杯茶。他的举动似乎带着嬉戏。

“劳驾，我不喝茶，”她脸冷得象冰奇冷。“我们还是具体地说几句罢。”

“具体的，当然是具体的。请你先说罢，你说了我还有话说。你说。”

“我说的还是那句老话，只有一句，只看你答不答应就得了，”她威迫地说，似乎还有强有力的后盾。

女的这种样子使他愤怒，他很想发作一下，但又觉得现在不是时候。他拚命地将怒气关在肚子里。

“你说你的自由，是不是。可是这话太空泛了，小姐。‘我们还是具体地说几句罢，’你的自由在你身上，你和姓赵的订婚，我管得着么？”

一个霹雳。她脸色有点儿变了。她惊异他为什么已知道她和赵的订婚。

“你……。”

“我怎么？……你不坐我可要坐了。”他坐到一张椅上。

“我们的确订婚了；订婚了，怎样。我要求你给还我自由，

就是请求你别破坏我们。”

“笑话，我干么要破坏‘你们’。”

那个却不听见他的话似地还一口气说下去：“并且还要请你对他保证，保证我……。”

“保证？这办不到。”

男的站了起来。导火线大概是点着了，一个不可免的冲突是要起了。他想不到是怎样一个结局。天知道，也许是个悲惨的结局吧，因为现在双方都在不让步的严重形势中。但是无论怎样的一个结局，胜利总是他包定了的。

女的张大着眼望他。

他说：“你们的事要我保证？太滑稽了吧。即使我能保证，我也不会做这傻瓜：我去保证一个遗弃我的女人，我去保证一个负心的女人？”

他手握着拳，全身的血在沸，但外面很镇静。

那一个神经紧张到了极度，再碰一下就会破了，这所谓“破”，是说哭。

反攻却要反攻的：“是啊，负心的女人。不知是谁，害得一个女人找不着她的男人，一个小孩认不得父亲。”

“不知底细的人就别胡说八道，”这几句是他随意说出来的，他自己也知道说得不大高明。“可是你知道这几个月里的故事么：一个爱你的男子，一个可以给你爱的男子，你丢了他，你遗弃了他的爱，却去寻上一个不能爱的，一个没爱的可能的。”

“这是怎么说？”

“怎么说，是说姓赵的！这姓赵的你没爱他的可能。”

“怎么，我爱爱上谁就爱上谁，什么可能不可能。”

“小姐，你怎那么肝火旺。你完全弄错我的意思了。我说不可能不是说别人不许你们爱，你们爱你们的，你们订婚你们的，谁还管得着。我说的不可能是为你设想——为你！为你的幸福，为你的前途，为你的终身，万不该爱这姓赵的。我是说，你爱上他，你要有不幸。知道么，不幸！”

这几句话有点动摇了她。

他续着说：“你知道赵是个什么人么？”

似乎是等着她回答，但她不。他又继续下去。

“你知道赵是个什么人么，你了解他的思想么，你了解他的态度么？”他停了一下。“我和他做了两年多的朋友，我很知道他点儿。你知道他，他完全是旧礼教的环境里长大的，他虽然在外面混了几年，薰染了些别的思想，可是他一切思想还建筑在礼教上。他对于贞操看得特别重，贞操！他自己到现在都好好地保持着他的童贞，他一直是个童男。他对于结婚的形式也重视到十二分。这样一个人，你，你和他订婚？你是个什么人？他一时的狂热，一时的需要，他爱上了你，他和你定情，你的‘终身大事’算解决了么，他就算你是他的所谓永久的伴侣了么？”

象是读熟了背出来的这些话，使女的全身都软了。她未婚夫的弱点已被他戳穿，而这些弱点的存在又确是事实，她是知道的，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弱点和她的幸福的关系。她不曾知道那人的弱点会那么厉害地影响到她的幸福，她的前途。她的泪水开始站在眼眶上。

那个还将他预备好的话一气背下去。

“你我的关系他全知道，不但知道，而且很熟悉，不但熟

悉，而且他亲眼瞧见。一般青年男女，到他们的恋爱已经失去了庄严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有接吻以上的行为的。去年是不是我和你当了你未婚夫的面互相拥抱，互相摸索的，是不是当了他的面我们就有性的行为的。我和他第二天上了车，他就说你荡，他当然是对你的这些狂热的行为起了反感。他和你订婚是他一时的热情，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理智都要躲避的，他未经考虑一下就和你订婚了。可是这是一时的，你记着，这是一时的，过后，热情一冷了下去，他会觉得他自己滑稽，他会翻悔。你们的订婚是有你家庭参加一半意见的，要是你未婚夫翻悔，你想想，你的家庭，你那严厉的家庭。”

停了一下。

“即使你和他结了婚，你就算幸福了么？他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他知道你的过去，他。你会一辈子给他一个话柄，你会一辈子都给他吃住，他以后永远轻蔑你，侮辱你。你掉在这海里，没人救，没人捞，你在水里沉浮着瞧不见边。就是这么着，一直要到你死，你死才能结束你的不幸。你呀，千万个男子你可以爱他，全世界的男子你都可以爱他，你就是不能爱赵。赵，你的未婚夫，你就只不能爱赵。”

几句话象个什么魔鬼，很有力地打中了她的要害。一个无底的不幸很快地显在她眼前，叫她去受。面前呢，面前是个她遗弃了的男子，他幸灾乐祸地嘲笑着她。他是她的仇人，但这仇人诅咒式的预言是句句要实现了。她脸色灰败，一屁股倒在那张他移出来的椅上，象有一种受不惯的异样温度的气通过了全身。她哭了起来。

那幸灾乐祸的人还说下去，他象要在得到一点胜利时，趁

势再攻，可以使敌人全军覆没。

他脸色紧张着说：

“你以丢了我以为得计么？依傍了未婚夫，你就象强了起来似的，你想你那姓赵的可以做你的后盾么？瞧瞧，你刚进来的那个劲儿！你以为抓住了我一个弱点便好威迫我么，你凭着什么威迫我？我什么不怕，我随时可以将你我的事公开，将我们的故事对你家庭宣布，告诉他们，‘你们的女儿早已不是一个处女，’我要告诉他们你我的历史：我反正是个男子，不在乎。我要叫你家庭知道你已失去了处女的贞操，我还要社会上的人知道你是个负心的女人。我要是宣布了，你还能做人么，你！”

她完全失败了，她想不到他有这么一着。如果他真照他所说的干起来，那她的青春，她的前途，她的人的地位，全被他摧残尽了。他随手就可以推她到坑里去，一个无底的坑，黑的坑，被推下去，就别想起来，连挣扎，呼吁都是无用的。而这坑就在面前！老天爷，太惨了吧，有史以来的惨！她会在极度的不幸里呻吟一辈子，直到死。……一个悲剧的想象使她神经起了极度的变态：她自己不知道这变态是什么性质，只是这使她晕了一下，眼发一阵花，正在这时，她便被疯狂抓住了。她差不多没有了知觉，没有了意识，一种超人类的力使她跳起来，向窗口奔去。

“我死，我死，我只有死！”

那男子一把拖住女的。

“你死别在我这儿死！”

如果她的神经是常态，她定会轻蔑他：他不当在别人已经

受了打击，颓然倒了之后，再加重大的攻击，这种举动是不大光明的。他虽胜，但终于是可鄙的怯弱行为。甚至于别人急得要跳窗口，他还，“你死别在我这儿死！”

但她现在没有这么想。她是，所有的神经全都麻木，但又紧张：脸色变得非常可怕，手冷得象露在冬夜里的铁栅栏，她倒到地下，滚着哭着。

那胜利者在旁边傻瞧着，他有点窘，胜利当然已经胜利，但僵透了：天知道是个什么结局。尽让她滚着么，这女人？这女人简直疯了，你叫她这么滚一年她也干，她既然会跳窗口，那她什么事都可以干的。她显得太惨了。她脸上是泪水和着地上的灰，那式样做得很好的夹旗袍当然走了样子，领上的假翡翠扣子也掉了。这么没命地滚着哭着嚷着，象一个痛苦极了的病人临死，象一个羔羊临宰时的惨叫着求救。其实，这女人是上了他的当：他自己相信他不至对她下辣手，这是他不敢，而且不能；他自己说这是他不忍，因为对对方加了“不忍”之类的字样后，便显得是整个的胜利了。他“不忍”！在人本位说来，他不当再去压迫一个要走到不幸里去的人，尤其是女人。他觉得他刚才说的话太过了。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有点儿着慌。他无意识地将耳前的头发拂到耳后去。他眼里有泪水，他开始可怜她了。

这样呆了十几秒钟。最后，他抱起那女的来，她虽然挣扎着，似乎还想要滚着，可是终于被他抱到了椅上。将她放在椅上，他就放了手，她也安然地在椅上了，因为现在她要是再奔向窗口去，她自己也知道这种举动就似乎太滑稽。她伏在桌上无可奈何地哭着。

让她哭了几分钟。

“何必呢，何必呢。老哭着干么。”

又过了一会儿。

“蕙绸，蕙绸，”他直喊她的名字。

那个还哭着。

“老哭着干么。我决不会对你下什么辣手的，我不过告诉你在在有危机，我对你并没什么恶意的。”

他在洗脸架上拿手巾给她：“揩揩罢。”

她接过了。

“洗个脸吧？”他忽然想起了地说。“伙计，打盆脸水。”

## 四

洗脸时她还使了“西蒙蜜”，使了点儿粉，并问他要了梳子将滚乱的发梳清。她不哭了，安静地坐在床上。他坐在她旁边。

他开始用好言安慰她。他说得很动听，用了细微的声音，温柔地说着，象那时他们相识不久，两个都甜蜜地说着露骨的暗示的话一样。他握着她的左手，手上的那个表，玻璃已经打碎了，长针已断了一段，但她没有发见。他对她说，他到南面去是为的她，为了她，苦苦地奋斗了几个月，他怀了一个光明的希望，他预料到将来怪甜蜜的家庭。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他忽然瞧见了自己的表，它告诉他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时候不早了，我们吃饭吧？”

"我不吃,"女的说。

"多少总得吃点儿。"

他叫伙计开饭,叫了几样菜,其中有一样是她爱吃的芙蓉鸡片。他忽然瞧见地上的一粒绿色扣子,他给拾起来。

"掉了扣子了吧?"

在自己旗袍上找着掉扣子的地方,同时他就看出是领扣。他给她装,她头仰着。他的那种柔情是赵所不及,而且在种种事件上,也表现得比赵高明。他言语的漂亮也是赵所不及的。他说他到如今还是爱着她,惟其爱得厉害,所以对她报复得也厉害,可是,他又声明,可是他并不怀恶意,也无所谓幸灾乐祸的念头。他要永远给她援助。

在他弄好扣子之后,趁她头还在仰着,他脸俯下去挨近……。

"我还是爱着你的,我!"他又补一句。

于是他嘴唇攒着贴到她嘴上去。她不拒绝,可也不象从前一样攒起嘴唇来接他的。她似乎只在说:"我知道你还爱我。"她感激他。并且她在胜利者那里讨安慰,还觉着光荣。她觉得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可爱的人,无论那方面。但她泪水又淌了,他的,也流了出来,他是多情的。他又坐到她旁边去,手挽着她的腰,女的索性伏到他胸口哭了。

他抚着她的头。

"你真是个孩子,哭有什么用。什么事都象人没生下地来便给安排定了似的。我们的命里有魔鬼。我到南方去我是做着梦的,"说着,顺手将放在枕边的皮包拿过来,从中取出一个折子,他叫她瞧。这是一个银行的折子,净存一栏上,七千五

百二十三元。外面是他的笔迹：为蕙绸存。“我弄到了几个钱，我想在你家的附近，譬如南池子这种地方，买一所小小的房子。我还可以找一点小事干干，等那姓李的到了天津，我还可以有一笔冤枉钱。我以为这梦做是做得甜蜜，实现却很可能的。我万料不到你有这么一着。……”

女的哭得更厉害些。

“什么都完了，什么都完了！”

这回他给她揩泪，是他从她口袋掏出手绢来给她揩的。

“命运戏弄我们，哭又什么用呢。你放心，赵那里我要给你说话，我要使他敬重你。”

他又说了许多话，说到她不哭才止。她揩干了泪水，两人方切实地讨论，要挽救这不幸的未来于万一。

“我们定得想个什么法子对付他，”她要求他。

他想：他完全胜利了。

他说：“当然，我有法子，你放心，我有法子叫他永远爱你，叫他不能对你有一点儿轻蔑的念头，叫他不能拿什么借口来侮辱你。他翻悔，有我！我永远给你援助。”

用过晚饭以后，她有说有笑了。她觉得他是个宽容的侠客。他们又回到以前似的狂热生活，不过意义是不同的：女的是一种报酬，男的是一个报复。

谈到十一点。

“唷，十一点了。不能回家了，怎么办呢？”

其实她没有问的意思，严格地说，不能加“？”。

“在这儿睡得了，”他很干脆地。

“可是这是我俩的最后一夜了，”她向他笑。即刻又说：

“可不能让谁知道，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要是给别人知道今天我来找你，晚上不走，那可要糟糕的。尤其是我家里，要是透了点风，就不得了。‘他’那里更不能给他知道一点影子。”

“当然。”

女的这最后的一夜是为酬报他，酬报他的爱，酬报他的宽容，他的所谓侠义心肠。

男的这样想：

“我要是在今晚丢一个儿子进去，那多痛快！”

原载1930年1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现据开明书店1951年7月出版《张天翼选集》排印。

# 荆野先生

## 一

夜深着。

两辆洋车拖着他们两个转弯向南池子。"往北，"车夫照例懒懒地喊了一句，虽然路上再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街道是死般寂寞。甚至于寂寞到——

"连卖桂花元宵的都没有了，"有一个说。

可是月亮是有的，不过不圆，冰冷的光照得大地成青灰色。街角躲着一个巡警，对他们猎犬似地注意着：看他们可是什么"乱党"。但放心，他们不相干，他们只是从前门外狂热的世界里走来的朋友。

一点不错，他们是的。酒精和人肉还使他们有余醺，鼻子里喷出着刺人的酒味。

"荆野，"坐在前一辆的叫着，"荆野，荆野。"

"呃？"

"那个什么，那个，就是 Baudelaire① 诗里常见的那个，

① Charles Baudelaire（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创始人，他在诗中歌咏死亡，描写病态心理，充满悲观厌世情绪。

你常抽么?”

“那个什么?”

“就是有麻醉性的那个。”

“唔,”所谓那个荆野知道了。“不常抽。怎么?”

“没有怎么,不过随便问问。”

荆野有点脸热,因为他知道他朋友问这句话时候一定是装着怜悯的脸嘴的,他怕的是别人可怜他。

他自己解嘲地说了一句,“人终是可怜的。”

那个没有答腔,只用鼻子应了一声。

两辆车子差不多是并走着的了。

“这一向你瞧见戈平没有?”

“没有,还是前天,也许是大前天吧,他那个,他到我那里去的,以后就什么,就没有看见他了。”

“是前天,”荆野闭着眼睛说。“那天我也在你那里。”

“对了,你也在那里,他什么,他很批评了你几句。”

“可不是么,他见了鬼地说了一大堆鸟话。”

“最后他还什么,劝你将生活方式改变一下子。”

“他是个忘八蛋,”荆野玩笑地。“他完全不认识我,他对我误解得厉害。咱姓李的不能承受他的劝告。”

停了一会。

“他甚至于说我似乎要努力去找 Decadence① 。努力,找 Decadence 也要努力,真够滑稽的了。还说什么道德不道德,什么人类的病症,什么什么,他姓戈的瞧得我那么浅薄!”

① Decadence: 消沉、颓废。

“那也不是，”那个将围到了嘴上的围巾扯紧一点，发出的声音象隔了座墙。“他是很什么的，他很……，他的思想是以全人类做出发点的，他那个，他站在社会的观点上来看一切，所以他将颓废看做那个，看做一种病态。他以为那什么，他说颓废是上世纪末的病，不是现代的，一个现代的人不该去摹仿他们，一摹仿就似乎很那个了，很不道德了。”

“摹仿个鸟，摹仿！”荆野很有劲地，“我并不是想学时髦，也不是为了什么科学万能不万能的这些鸟题目，我没大题目。人是人，人就不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一切行为都是Spontaneous① 的，不能要怎样生活便怎样生活着。生活的方式各有不同，也不能说那种道德，那种不道德。”

“不是，他所谓道德不是什么，不是在生活的本身上估定的。他说那个，他说一个现代人，不应当将人类中已消灭了的病症复发。”

“那我知道。”

“其实戈平比你我都强，无论什么，无论意志，无论什么。他行为上，意识上，都很什么，都带着集团性的。他没有个人，他是替人类做人。我们应当那个，应当认识他的人格。”

“当然，在所谓人本位说来，我对他当然没什么异词的。”他随意附和着。

沉默在这里躺了分多钟。

“老惠，”荆野叫。“戈平真有劲。”

那个不经意地用鼻子应了一声。

---

① Spontaneous：本能的。

"那鸟劲真够瞧的，"荆野大声地。"瞧见那鸟劲我就想起那哥萨克人 Taras Bulba① 了。"

"那你什么，你有点比拟得不伦不类，"那个反对着。"你似乎看得他太浅薄了。你那个，你将一切人都看作很可笑，很滑稽，觉得人类都什么，都浅薄，那是你的错误。他劲是有的，但不象……。"

隔了一会又继续着下去：

"他惟其站在集团的立场上，所以他以为所有的人都什么，都应当和他的思想一致，象他一样。这是他的错误。我以为什么，我以为人终于是人，不是机械，人是各有各的思想，态度，别人绝对不能勉强他那个，勉强他改易的，除非他自己要改易。戈平要人类一律，那是他的错误。但是那个，但是他的错误，我们得原谅他，因为这是根据'他'的一种思想的。……"

荆野有点不耐烦了，嘲笑地说：

"咱们老惠真是个伟大的雄辩家！你胜了，伙计！"

## 二

荆野回到他的公寓，已经打过两点。

头还有点昏。腿子其实是站得稳的，但象是故意似地，身子老要倒。他摸着火柴点了灯，灯光刺得他眼难受，象有无数的光芒向外直射；灯心看来似乎不止一个，象个所谓朦胧的月：他眼花了。灯光虽然刺着人眼，可是射不到一尺以外的地

① Taras Bulba，果戈理著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的主人公。

方。冷了的泥炉，破书架，不挂帐的床，甚至于隔得很近很近的墙上的两三张画片，都象在可怕的黑雾里。不用说，一切都黯淡，都空虚。灯光下的纸张，书，还有那面镜子，都堆着一层灰，似乎一年半年没有住过人。这一切，使它们主人感到要呕了，厌倦得要呕。

他一手扫开桌上零碎的东西。他看到了镜子。镜中的影子是穿过一层灰土反射出的，模糊得象黄昏时的阴影，可是他那张酒后微红着的脸子毫不客气地照了出来。红得不调和的红，怪可怕，似乎是在苍白的死人脸上涂着层胭脂。眼也红，红得眼白眼黑都不大分明了。他打了一个寒噤，他觉得自己在见着一个所谓魔鬼了。

用了一种可笑的慌乱手脚，他拖一本书掩着镜子。

“我醉了么？”自己问。

“不是醉，是累了。想睡哩，妈的！”

的确是累得想睡了，他已经象在一半做着梦。老惠还在他耳旁放出吃吃地的声音，因为口吃，老拿“那个”“什么”做缓冲。

“戈平很什么，很……”

戈平，戈平怎么啦！

吹灭了灯，他躺在床上。

姓戈的是忘八。他不了解他：别人在痛苦中挣扎着，呻吟着，姓戈的却说风凉话。这痛苦一点不含糊是现代人的，而戈平却说：过去的病症，消没了的病症！……但自己在痛苦着什么：说不上。勉强地说，也许是所谓彷徨的痛苦。但也未必。痛苦是感到几成的，可是他的所谓颓废并不是因为感到什么

之故，似乎是，怕生活太平淡，太单调，于是需要一点刺激。——如果在这里再来一个“但是，”就是，这些行为终于不是他自己所能理解的。

“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他本来是想着的，如今象说出声音来了。“我没有大题目来解释我的行为。”

停一会。

“这种生活可太空虚，太消沉了，过不出一点鸟劲。……我要改变一种方式才行哪，要改变。……”

他觉得他在对戈平说话了。

戈平问他：

“你也觉得你的生活无聊了么？”

他有点不高兴。

“我几时说过我的生活有聊，自然是无聊。”

“荆野，你是弱者，”他看见戈平板着脸。“你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就是一点点暗示，你也会起绝大的反应的。我可怜你哩。我劝你改变一下你的所谓生活方式，或者……。”

“我自己也可怜自己哩，我也感到这种生活是妈的怪痛苦，”他无力地说，“我的那位所谓表哥也这么劝我着。他们说我在所谓慢性自杀。我要改，要改变，真的。可是变成一种什么鸟方式才行呢，天！”

“你彷徨么？”对方问。

“‘彷徨？’可没有。”

“那你找到一条路没有？”对方又问。

他似乎在受审判了，审判者是个不相识的人。

“我，我没有想到要找一条路，”他瞧着审判者的脸，喃

喃地。

“怎么会使你那么颓废？”

“我不知道，”他吐出每个音来都似乎很费力。“我只照我的冲动，照我的习惯生活。我不知道什么颓废不颓废，跟我的不相信一切的鸟的所谓真理一样。”

“可怜，人生摸索的失败者！”对方锐利地，几乎是叫着的了。“你想你这么着是现代人的痛苦么，这痛苦可会延长？”

“这是现代一般的痛苦，当然。可是这痛苦不至于延长，到了有一天，换过一个时代，现在的痛苦便告终。”

“换一个时代？”是一个惊异的问，惊异中似乎还带几成讥笑。

“我是说，社会组织的改变。”

“社会组织的改变？那你是个革命者了。乖乖，真瞧不出。”

他有点脸热：革命者是给他留下着一个极讨厌，极浅薄的印象的。

“可是革命是极讨厌的哩。我不是革命者。”

“那你……。”

“我象在期待着什么。期待着的来到了，我的真生活便开始，现在的这鸟生活只是个 Prologue① 。”

“唷，唷唷唷唷，‘真生活！’”那个轻蔑地。“可是你期待着些什么呢？”

“不知道。”

---

① Prologue：序幕，开场白。

“期待你那所谓另一个时代么？”

“不知道。”

“期待死？”

“不知道。”

于是那位审判者不再问了，只有眼里充满了泪水，慢慢走近他，脸上庄严得象一个所谓神，但慈祥。荆野眼睛直注着这走近的人，有点怕，又有点躁。

走得更近。他完全瞧清楚对方的脸了。

忽然，心急跳着，说不出他在用那一类感情，他狂叫起来：

“原来是你么，绮？”

所谓绮，是去年同居过的女人，同居三四个月，他和她感到这生活的平淡而厌倦了，便很自然地两下都丢了手。女的后来辍了学回她故乡，音信不通。

于是他伸长着膀子，抱她，面颊摩着她的面颊，嘴对着她的嘴。

“我需要你的安慰，我需要你的安慰……”他泪水放坝似地直泻，甚至于哭出声音来了。他自己都诧异起来，为什么有那多的泪。……

梦醒了。可咒地渴。想起来弄点水喝，但一张眼，黑暗得使他怕，便又闭上。

公寓里各处的鼾声很清楚，很匀地散布着。月亮被云挡着，就是一颗星也找不着了。

## 三

早起就刮着风，那风劲，简直打算将整个北京卷跑。天上密密地堆着黑云，令人气都喘不过来。

荆野先生知道刮风，一醒便喊伙计生炉子，但自己躺到十点还不愿起床。乱想着一切：他的脑是不大有休息的时候的。他瞧着壁上他一个朋友画给他的一张画，配着个不大高明的框子，画的笔调在极力摹仿 Beardsley① 的，题目是："时代的象征"。他当然看不懂，当然；但他那位画这画的朋友也没有加以解释过，据说解释出来便没什么意味了，虽然他如今看不出这"意味"在哪里。又看到书架上的书，怪可怜地怪拘束地站着，掩着灰，样子象几年不曾被摊开过。纸糊的板壁上，水蒸气给它弄得斑斑剥剥，印象派诗人会看出这一张张的画，是大森林，是一座高得无比的高山；或者说是多少武人在战斗，在肉搏，也可以。桌上是书和乱纸堆的山，象爱写堆砌句子的写的文章，看来象是很丰富的一堆。还有泥炉子。……

"这屋子里找得出时代么？"他带挖苦口吻地想。"'时代的象征'哩！"

而他想起他的梦了。现实中实在并不象他在梦中那么傻：见了所谓绮就比诗人的泪还容易淌地淌了下来，对别人他会那么老老实实地剖白他自己，他还会那么畏缩，那么怯弱，可怜。其实梦中所剖白的自己未必是真的自己，也许甚至于

① Beardsley：比亚兹莱(1872—1898)英国画家，曾为王尔德的《莎乐美》作过插图。

有点冲突着，他否认他在梦中所表现的他的人格：他自己安慰着自己，说实际上他不象那么卑怯。他是好胜的，他行为虽然与他思想正面地冲突着，可是他依然对自己曲解，对自己掩饰，来安慰着自己，虽然有时会有点脸红。身子弱，但他讳言身子弱，他只说他有神经衰弱的病，因为听说这种病要算是顶通行的病，差不多是：现代的！

平素他的解释他现在这生活是："在咀嚼时代的苦味"，他对朋友们说。据说他是抓住着现代的中心，而在熬受不可避免的痛苦。有刻薄鬼说过是从十九世纪的墟墓里，掏出几根枯骨头，当做所谓现代的宝贝的，他便象被打中要害似地恨着他。但如今，他似乎自己觉得所抓住的并不是个所谓时代的中心了。

这间象征着消沉和空虚的屋子，说它主人是抓住着现时代的中心的，怕鬼都不信。

他自己也笑了出来。

桌上的闹钟是十一点五分。

想再躺一会，老惠已经推开房门进来。

劈头第一句：

"嗳，太消沉了，"他走近他床边。"起来起来！"

荆野慢慢地坐起来，披着衣。

"起来干么，反正没点儿鸟事。"

"这样太那个，太不振作了。"老惠搔搔头皮，下了场雪。"你应当振作一下。"

床上的人穿着衣，举动象蜗牛走路般慢。

"伙计，打脸水！其实我也感到这生活的无聊，老是这劲，

真难受。可是这种生活……。”

“怎么，这种生活？”

“我并不是打定主意过那一种生活，一切生活都由于鸟的Impulse，① 自己也莫名其妙。”

“可是什么，这种生活是痛苦的。”

“当然痛苦，不用说。”正穿着袜的，他停止了他的动作，加说一句：“我想我或因为是抓不到时代的中心，所以使我这么苦闷的吧。”

但是说了，又觉得自己的话未免太漂亮。的确，老惠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话太漂亮了。”

他热着脸分辩一句：“我是说我们没有走上正轨。”

这里闯来了一个象剧本里常有的：片刻的静默。

“但是什么才算那个呢，算是现代的呢？”

“妈的天知道。”

“每一种人都以为他们自己是时代的哩。……”老惠掏出一支烟卷点着。“现代里面只有那个，只有矛盾。我说Modern这个字应当译作那什么，译作‘矛盾’的。”

可是荆野没有什么意见，只穿上袜，套上那条黑色的呢裤，下床洗脸。

“老惠，你的生活比我严肃。”

那个不言语，象有所思地，走向荆野，手搭在荆野的肩上。

“有句话，……”低声地。

---

① Impulse：冲动。

“怎么岔？”惊异地回头。

“那个，我今早看见戈平：他说那个，他说有许多密探注意他，恐怕有什么哩，有危险。”

“活他妈该，给他磨了一点儿锋芒也是好的。”

“他还说，叫你也要什么，叫你小心点。”

“我干么也要小心？”

“别嚷，……你和他是那个，是小同乡，关系非常之密切，怕别人什么，怕他们附带地疑到你哩。”

“没鸟关系，”虽然这么说，但心在跳着了。

他和老惠同出去吃了饭，一个人下午回到屋里，看见桌上留着一个条子，很吃了一吓。但惊慌只是一刹那。条子是他表哥的：

“走访不遇，明日下午请过我处，有事面谈。

翔留”

## 四

第二天的五点钟，天还没有大亮，一大堆宪兵巡警拥进了他们的公寓：检查。

刀子，皮鞋，说话，那些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荆野。他惊慌地坐了起来。外面是兵警们和掌柜的照例的话：

“叫他们在房里，别怕。”

“嗳，是啦。”

“检查的时候，谁都不许出大门。”

"嗳，是啦。"

这样流利地会话之后，便听见他们拥进一个人的房。荆野慢慢地披上衣。他瞧着屋子的上下四方，似乎看可有"嫌疑"的物件和书籍。当然没有，这是包定了的。可是隐隐地老有点害怕：这也许是由老惠转达的戈平好意的那警告在发酵，他好象一听见吵声，就感到一种类乎预兆的东西，戈平也许已经……。

想努力地将惊恐压下去，他宽心地说了一句："管他娘，不在乎的。"

他听见他们又进了一间房。一会，又进了不知哪一间房。有时似乎出了什么乱子，象谁在辩白什么似的。他拚命地听，可是听不见是什么，象是并没出什么事，他们又到第二间屋子。他们大概查出什么东西了，许多人同时说着话，最后有人叫"带他去！"

……不知经过了几分钟，他们走向他这屋子了。

掌柜的带着他们向这边走近，一步一步。

他突然感到快要破裂的紧张。他知道这次的查公寓比以前几次严重，被"带"去的可能特别多。可是他们更走近了。

再几步，掌柜的已经到了他房门外。

"这儿是李先生李荆野住的，也是个'先生们'。"

跟着这句话，一个象军官装束的进了房，他后面，一个着便衣带皮帽的小个儿，不用问便知是位密探，再后面进来的是几个兵和巡警。

那位军官将烂苹果色的脸上的皱纹全都皱动着。问道：

"你是李荆野？"他象早就知道"李荆野"似地。

荆野点头。

小个子的便衣密探马上从袋里掏出一册仿佛日记本子的东西，破旧得象小学生用过的教科书，翻着。荆野立刻意识到了：这有点糟，他自己的名字也许会莫名其妙地被写在里面的。他脸变了色。可是那小人儿翻了他的教科书以后，只凑在那军官耳边说了一句话。他说些什么，似乎白痴都应知道，因为他说着，他眼是不住地向荆野瞟着的。

军官沉下了他烂苹果脸。

"姓戈的戈平，你可认识他？"

"不认识，"是他下意识地很快的答，口吻和神情错乱得可笑。但即刻他知道自己的话说傻了，也象一般人在紧急中想弄点花腔一样，反而糟。

"冤老子！他'归了包堆'的祖宗，搜！"后一句是对他属下的命令。

一个意料中的小小的混乱便开始。他们查书架上的书，翻抽屉，掀开床的被褥，撕碎糊壁的纸，搜他衣袋，打开一切的盒子，查……。十几只人肉的手造成这混乱：紧张，但又滑稽。最后，他们从床下拖出一口皮箱。

"你自己打开，"那军官发命，叫他自己动手。

他用他那有点战栗的手从袋里掏出钥匙。

"开开。"

开开之后，一箱衣，衣上面放着一个小小的东西：皮夹。

兵警查箱子，军官拿起皮夹，查皮夹。"查"完，他毫不留恋地交还他，叫他点一点。

"点一点看少了没。"

“不错的，”他不数，只手拿着。

“数一数！”

他真数一数，问题是没有的，只……

“不错吧。有没有错？”军官接着说。

不开一句口，他将皮夹塞进袋里。

“错不错？”军官威迫地。

“不错。”

箱子的搜查不得什么要领。那军官叫他们捆上被包。“咱们同去。”

荆野先是怕得战栗。现在反而不，象兵士遇见了敌人，连怕的时间也没有了。伙计替他打好铺盖。他很客气地吩咐伙计去通知老惠这乱子。

这样他失了知觉似地被他们带走了。

## 五

一间小得可怕的屋子，只要你两臂一伸直，可以碰到两壁。长是稍微长一点。墙上有扇铁栅栏的窗，不，说是窗，不如说是个洞。对面的墙太高，就是有这个洞，屋子里还是黑得夜晚一样，虽然挖这洞的原意不是为了光线。大概自从有这建筑物以后，太阳就没有来过，所以虽在干燥得象所谓沙漠似的北方，这屋子里还有潮气。此外是，冷。

荆野先生就在这带潮气的地上，铺着被褥，曲着身子，熬着冷，躺过了两夜。

两天来他只吃过一碗黄黑的饭，此外只喝了点水。看守

的老总老在外面一上一下地踱，有时装着一个类乎同情的脸嘴凑到铁栅栏外张他。他不动，他躺着，整天地。其实他没睡着，虽然他不动，但他似乎时时在提防着：他怕角落闯出一个象"霉透淋克"① 剧中的人物来，或者从铁栅栏的窗子蓦进了谁。他时时幻想也许会有个什么抓住他，生吞了他去。老是喝醉了似地，眼前幻出许多人和事，象梦，而实在不是梦。有一次那边在审问人了，审的一问一答，审者粗暴的口气，被审者微弱的回答，将他从似梦的幻觉里拖了出来。他想，被审者的生死只有委之于命运。他什么时候才能被提出审问呢：那也是命里注定的。

可是他还躺着，他永远是躺着的。

在这里的昼和夜没有什么界限，外面的声音沉寂了下来，可以猜到这或者已经到了应当睡的时候。他于是闭着眼想睡。只一闭眼，身子摇了起来，象悬在高处，随风飘荡着：快入了梦了吧，可是忽然，象有人推他打他，不许他睡。一张眼，眼前一片黑。有时他坐起来，而见了鬼的疲倦又使他不得不再躺下。

"怎么一回事啊，天。我应当镇静哩。镇静，镇静，"他真努力地来镇静自己了，喃喃地念着一个简单的字眼来想驱走可怕的印象："镇静，镇静，镇静，镇静，……。"

"他们干么不来呢，他们？"他忽然想。他的确希望有人来探望他，象一个病人希望任何人的不相干的慰问。于是想到一切在北京的人，同学，朋友，亲戚，甚于想到了一个他所认为

① 这是作者对 Maurice Maeterlinck 的谐谑性的音译。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早期剧作充满悲观颓废和神秘的色彩。

天字第一号可卑的王姓同学。不说别人，即使这姓王的来探问他，他也许会象婴儿见到娘似地快活，感激，直到淌出泪水来。

可是两天两晚了哩，没一个来的，——没一个！

在理是，老惠和他那位表兄，他叫他翔哥的，应当在这几天里来探问他，而……。

"而戈平呢，戈平怎样了？"天知道，也许死了。至少已被关了起来，而……。

而他们将怎样处置自己呢，——这位荆野。所谓他们者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定了罪案，绑个把人到天桥去的人们。他幻想着他们装他在车上，送到天桥。他们"做"了他。在白天，就得有许多人观光。自己的脑袋一跳出身子，人们便同声喝采："好！"怎样呢：怎样，于是什么苦闷，什么时代，什么生活，什么什么，宇宙和它所有的一切都破碎，破碎：毁灭。……

一个大的恐怖抓住着他了，他两手抱着头。

"天哪，我要镇静才好，要镇静，不然马上就会死了。"

于是象一般人一样，在无可奈何之中，他求神给他以镇静。神给他的还是可诅咒的昏乱。他看见戈平，向他微笑。看见老惠，老惠也被人带进来了。看见他的娘，哭她儿子。还看见绮。一会他又在他翔哥的父亲，他的姑丈面前，跪着求他给他设法，而他严厉的姑丈拒绝他；旁边是那位军官，不屑的脸嘴瞧着他：他跪向那军官了。结果，又是他们拖他到天桥。……他大叫了起来，最后看见有个不象人的东西抓住他。……

纷乱地又挨过了一夜。他们吹吃饭的号了，早饭。

真要象他看见的一样，他姑丈不给他设法，他的确会有被拖到什么桥去的必然结束的——一个大结束！神，给点镇静吧，他以为他的幻觉是一种预兆了哩。

然而到了八点钟，他便会知道事实上没这糟，而且还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的。

八点钟。

八点钟，那看守兵和别的几个人来打开他的门。他仰起紧张的脸瞧着那射进微弱的光的处所。

可是看守兵只冷静地说一句："有人接见你。"

他带着狂跳的心，象要去会所谓爱人一样，跟着他们到走廊上。

谁呢，他想。

谁呢，木栅栏前：老惠，翔哥，还有一个被称为小老头的同学。

他所有的感情全乱跳，差一点要淌下泪。要不是隔着木栅栏，他会和他们一个个紧紧拥抱一回的。

翔哥叫他安心。姑丈在极力替他设法着，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当局"，还写了"愿以身家性命担保"的这些话，一面找人，"当局"答应了，可是审总得审一回的，这审期是今天下午。至于审是，他告诉他，没多大道理的，别怕。他又告诉他，他们前天昨天都来过了，但他们说因为案情重大，这次被捕的一概不许接见，要不是姑丈疏通，他们恐怕到今天都见不到。最后还是叫他安心。

"要安心哩，明后天就可以出来的，也许就是明天。"

老惠很诚恳地叫他镇静，别太自苦。

“你是变得很那个了，很憔悴了。你太什么，太那个，太看不开。你自己就可以知道是没有危险的，即使危险，也要什么，什么，也要……。不是么？”

小老头问他里面的生活，最后还是安慰他。

他们还给他带来许多吃的：他们是天使。

## 六

三位天使走了之后，他回到那间小黑屋子时，他带进来着六七件东西：光明，生气，面包，梨，活泼，镇静，罐头牛肉。

他真镇静了。他请那位看守兵给他设法开了那罐头牛肉，和看守人拉闲天，谈话中他恢复了他平时的那股劲。

“吃点儿吧，老总。”

很痛快地吃着牛肉和面包，他觉得有生以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吃了半磅面包，还吃了一个梨。他觉着他少吃了一样东西：酒。

“可惜他们没带给我，不然，够多痛快。我忘了叫他们明天来的时候带一瓶来。”

可是这样的生活也可以满足：在这儿的生活是比公寓生活充实多了。

他打算着以后的生活当取种什么鸟方式。他想：以后思想也许会变，因为现在就觉得有点变了。

站直起来，他在这三步半长的屋子里闲步着。

记起先前自己的纷乱，恐怖，甚至于万不得已地会去求一个所谓神给他一点镇静，他自己脸红了。先为什么那么怕，即

使死吧，也不怎么可怖啊。

“真是所谓痰迷了心窍，妈的！”

他又想这许是一切宗教的起源，他祈了神，而就真会有来三位天使给他镇静的巧事的，要是他稍为不大高明点，他或者就会皈依一个什么鸟教了。而这终有点……。他觉得象干了件可羞的事似地臊着。

翔哥叫他安心，老惠叫他镇静。他们也许比他伟大。老惠，真有他的！他是块橡皮，对于一切都持着硬不硬软不软的劲，他的生活也是。他批评一切，都是老老实实地批评着的，又客观，又诚恳，他又肯用着谨慎的方法去找时代的中心。

“可是他也许，”他想，“永远找不着一个时代的中心吧，因为他发见现代的中心是鸟的所谓矛盾。”

这间屋子可是时代的？他自己笑了。出狱后，他定得将他的生活努力地使它充实点，至少须象有狱中生活的充实。……

他有点累了，他坐下来。他想给脑休息一下，等下午的审。于是他躺了下来，闭着眼。

他没有什么幻觉，所有的印象着的是光明，温柔，和暖。

睡觉了。他看见他们三个。

## 七

不知睡到多少时候，有人叫的声音震醒了他，比雷还响。

他醒得张大着眼。

叫的声音还在耳里袅袅着，似乎在叫这两个字：“戈！平！”

那边的人又叫了，的确是这两字："戈！ 平！"

他跳了起来。

这象又要审什么了：审戈平。他静静地听。一种铁链子和着足步声成了那叫声的回响，大概他被带来了。

站起来，一步跨到铁栅栏的窗前，他手无意识地攀着栅栏，贴耳听。

一点不含糊，确是审问，问姓名，问籍贯，问年龄，问许多照例的话。而又一点不含糊，受审者的确是：戈平。

他们问别的许多话了。听来，这大概不是第一场审，这戈平。

他疑它是个幻觉，他问那看守兵：

"现在审着谁？"

看守者的视线注到他眼里。

"听说叫戈平，"他传着神说。"这小子厉害着哩，上次用了刑，他还不招。"

他不再问下去，用了全副精神倾听那边的审问。那位看守者瞧了他一会，似乎想再说什么，但终于用了似乎极小心的脚步，轻轻走了开去。

那边传来一个大嗓子说话。

"你不招我也有本事定你罪名的。"

"我没有可以招的。"戈平的，一点不错，戈平的，一个不很快的回答。

"搜出这许多证据，你还想怎样，你想抵赖！"

过了一会才听见回答。

"上次我就说过了：高兴定我什么罪就什么罪，我没有别

的话了。”

“奶奶雄！”法官低声咒了一句。“你们的头儿呢，头儿住在哪里？”

“不知道。”

“不知道？我叫你非招不可。”但又转了和平的口吻：“你要是供出了，咱们也好交代，你也有功的不是？嗨，我说，你只供两样就够了：供出你们的头儿在哪里，再供出几个同类的来。”

这滑稽的好话之后再听不见一声回答。

“你想想，你干么那么傻，替他们受罪。他们没什么好处给你，你还替他们做替死鬼。嗨，你想想，你别糊涂啊。”

又是不答腔。

“不招？”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声，似乎整个宇宙在这一刹那是死地寂静着。

“不招！”

又来了一阵五六秒钟的静默。

一声响，是皮鞭打在什么东西上。响不如赶骡的鞭子打得响，而是打在实在的东西上，这东西有点软，并且似乎还有点弹性的。

紧跟着皮鞭子，听见一声锐利的叫：不象是痛楚的呼声，却似乎是，突然受了异样感觉的惊异的喊，象一个人用热水洗过了的手，又突然浸到冰水里去，一声惊异的喊。被打着的人肉呢，这块肉大概陷进去了吧，变成凹进的一条红痕，细看，这上面也许印上了皮鞭上的斑纹。血是一定有点沁出来的，血

里怕还混着皮鞭上的别人的血。

接着第二下，第三下，四下，五下，第数不清下。但在第二下以后不再听见人叫了。他仿佛听到了打人者的喘气：一定是被打者的强硬的叫，后来甚至更强硬地忍住不叫，使打的人愤怒了，更使劲抽。拿鞭子的当然希望对方认识自己的威权，而对方竟不。于是先就爽然若失，继而怒，因为被打者的不呻吟，不呼痛，使打者本能地感到受了一种侮辱的。

戈平怎样呢：他想象不到，也许闭着眼吧。每一声响，他似乎便看见人肉上多一条红痕，一响，一条红痕，永远不会算错的。他听着战栗了起来。

……皮鞭不响了。

“招不招？”又问。

什么声音都哑着。

“奶奶雄，真狠！好，瞧我的：来，带去做！”

听见许多人走路，吆喝，铁链的声音于是渐渐变小，渐渐变小，又什么都哑着。

他拚命听，可是听不见什么。听不见叫，听不见有人说话。

什么听不见。“带去做！”做？“做”什么：枪毙？

看守兵走来的时候，他紧张着脸问他：

“怎么啦，嗨？”声音打战。

“什么怎么啦？”

“那戈平。”

窗外人不说话，只装了一个手势：伸出两个指头，弯着，用那一个手的食指在这手指的弯处使劲拘了一下。脸上浮着痉

挛式的微笑。

"这是怎么?"

没有等他问完,那个就留着他的微笑走了开去。

不懂。他想这或者是砍脑袋,但砍脑袋不会打这样的手势的。这是……。不懂。反正总是对于人肉的一种动作吧。

他全身都软瘫了,一种人性的愤怒和悲哀抓着他。他颓然躺倒在被褥上。

## 八

"醒了么?"就是昨天那位打手势的看守兵,脸子出现在铁栅栏外。

张着眼瞧栏外人,他慢慢坐起来,披起衣。

"恭喜呀,"栏外人带着笑容。

"怎么?"

其实不用问,他已经知道:"恭喜"他今天可以出去。他昨天下午已受审过了,所谓审,倒不如说是会话,审的那位军法官全问了些不相干的话。他在审之前很准备了一下,认不认识戈平的问题今天又得提出的:既然认识,而在公寓里又对他们说不认识。他考虑这些。然而那位军法官并没有提起,他只问那位写信给他担保的和他是什么关系:姑丈。这姑丈,是不是嫡亲的:嫡亲的。那当然很关切的了,"好的好的。"

一堆不相干的闲谈,和那位军法官的和颜悦色,放了他整个心。他想这位军法官决不是那审戈平的人。这位是,脸上充满了生气,并且还给予了被告者一点光明之类的东西:因为

他也是人类之中一个。他竟有点感激他了。

庄严的审判者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他搭讪。

“那一年来的北京?”

“大前年,唔,不是,是大大前年。”

“大大前年,好的好的。干么还不娶媳妇儿?”

这样审了之后,他又被“还押”。他觉得这位法官是懂得人情的。他咀嚼着这人情,安静地躺到今早。

“恭喜你,十点钟,”那看守兵又到了窗下。瞧一会,又溜开去。

但忽然,象光耀的几千盏灯光突然一刹那都熄灭了一样,他的安乐消灭了,突袭来的是戈平被鞭笞的幻象:本来被一夜来的安静遮盖着的,如今陡然揭了开来。

他被人类的恐怖抓住了。

“那戈平怎么样?”声音带嘶。这是看守兵慢慢踱了个圈,又回到窗下的时候。

看守兵滑稽的脸上骤然严厉起来。

“戈平是一‘条’好汉。”

屋子里的人张着眼等他说下去。

“还是那个劲儿,”他起劲地。“上了‘踹棍’,还是不招。”

“‘踹棍’?”

“可不是‘踹棍’么:可是他还是不招。”

他想问“踹棍”是什么。但急于问他的下落。

“现在呢,他,戈平?”

“现在?”惊异地。“可不是昨天半夜里做了么?……七刀,砍了七刀。”

“七刀，干么要七刀？”他有点气喘。

“不知道什么毛病，我没瞧见。一刀砍不了吧，大概是。”

又走了开去。

一百种不同的感情在他面前飞舞，象无数的蜜蜂在乱撞。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没有表示，失了知觉地站着。七刀，七刀，他纷乱地重复这句。怎样七刀：两臂两刀，两腿两刀，脖子上一刀，二二得四，再加一个一，等于五，只有五刀：那两刀呢。……七刀全在脖子上吧：可是一个“人”不会这么经砍的。也许戈平没有等到第七刀就死去了吧，他死在第X刀。

“我要求出这X。”

有没有观众呢，他死时？

没有吧，他死在午夜呀。

## 九

他出来几天了。

被他翔哥和老惠接出来，回到公寓，一踏进房，就打一个寒噤。他厌弃他这个房，厌弃这一点没生气的公寓，他又觉得这间房是不吉的，一见就悲惨。当天他便搬了一个公寓。

但是这几天他的所谓心境依然一点也不能安静。所谓内心生活反不如快出狱的两天调和。他恐怖的是夜间：夜间，那单调，可怕的梦刺激他，扰乱他，老是发热病似地呓语，或者叫着醒来。夜夜梦见戈平，裸露着满是红色鞭痕的背，被拖去砍，砍七刀。再不然看见那位检查的军官和便衣密探拖他去，用皮鞭抽他。……

他知道自己的神经是一百四十四分地衰弱着了。

神经是脆透了，受不起一点刺激，他自己知道的。他这次受了那小小的波折以后，他可以将自己完全分析下来，可以将自己剖开了。他回忆，从检查，带进去，到听见戈平的消息，出狱为止，将每一种不同的心境穿起来，客观地审查着，想将自己潜在着的意识，思想，认识出来。

老想着，老分析着，他得了一个可悲的发见：他发见他自己是个可鄙的弱者。

“再别象一般人一样，自己骗自己，自己安慰着自己了吧，”他痛苦地对自己说。“我是，再无可讳言，是个卑鄙的弱者。我意志薄弱，我耽于安乐，我是个 Bon vivant。① ……”

想要别太小觑着自己，想事实上未必象这样糟，可是不能，这象有一种怪异的力抓住了他，使他不能不将自己当作另一人地轻蔑那劣根性。

他还发见，意志薄弱的结果，他便具有好几种不同的人格了，在互相冲突着，互相矛盾着。

“矛盾，老惠所谓现时代的中心是个矛盾，真对劲。”

而最糟的是，这几种不同的人格还会闹乱子，它们会算出别的账来：它们相加，其总和就是他这空虚生活，——是的，这空虚生活。

于是呢，于是再不用想下去了，自然是由这空虚，便产生了他这痛苦，烦闷，徬徨。要是他再不努力从空虚中救出他自己，将来还许会有什么所谓大悲剧的，他想。

---

① Bon vivant 法语，意为：快乐的人，此处有“玩世者”的意思。

他拿这分析的结果去问老惠。

“现在的青年们每人都有几种不同的鸟人格，冲突着，矛盾着：徬徨跟苦闷是这么来的。”

“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时代转移的时候一定有的什么，一定有的现象。”

“可不是。我说我们生活不安定是有由来的，我已经解释了出来：在妈的徬徨中，就迷惘了起来，每人都抓不住时代的中心了。”

“我们便是犯这个病的。所谓那个，所谓苦闷的根也就是它。但是我们如果有点什么，有点勇气……。”

“不伟大，不伟大，我们都不伟大，”荆野兴奋地。“我们即使发见了时代，我们有勇气跟它跑么？”

“这就是那什么，那什么，”那个很快地接着，似乎因为太快，有点说不上了。“就是那，我们的弱点。那个什么，那个冲突同矛盾就是这样来的。所以……。”

“那你可想到要预备改变一点我们的鸟态度吗？”他打断他的话。

“态度？”装了一副有点惊异的脸嘴。“至少，我，是什么，是不会改变的。我相信我会能够那个，认清时代，但是老实说，我们只能被人推走，自己却什么，自己却不会走到挺前面，拖别人走的。”

“嗳，伙计，你太瞧不起自己了。”

“我不是瞧不起我们自己，我是什么，我是，知道自己没有领人走的力，就不白费神。还有些人那个，他们推别人上前，自己却什么，胆怯，站在后面，我们比他们好点吧。”

可是荆野对于"我们"的那"们"有点不满意。

"你的态度老是热不热，冷不冷。我是想将我自己的从这妈的空虚生活里拔出自己来，我要向充实走去。"

"这当然好的。生活能什么，能丰富一点当然丰富一点好，我希望你那什么，你那打主意不是由于冲动。"

"自然不是由于一个所谓冲动，我的是 Intellect①，"他挑战似地，准备着和老惠争辩。

"好吧，Intellect，"老惠从容地。"不过我说，我们那个，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容易冲动的。"

荆野没答腔，只费力地摇着头。但同时，他又觉得老惠打中了他的要害：他感受到一种小小的冲突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之后，老惠又说：

"我们始终是什么，是在矛盾中间。我们，不但我们，几乎全人类，都是什么，是两个时代的中间人。我自信，我们那个，不会落后，但是也不会站在人家前面。"

"这是什么劲儿？"

"无所谓什么'什么劲儿'，"微笑地。"我不是不愿意站到前面，只是那个，只是量自己的力，办不到。但是我极什么，站在前面的人物我都赞美，象那个什么，英雄崇拜者不一定就是英雄。所以我早就说，戈平比我们伟大。"

"先生，你正是象一般人所说的一样，一个人老是向自己所缺着的方面去赞美，去追求。"

"赞美，只是赞美，先生；不是追求。一个人自己缺什么，

---

① Intellect：理智的。

便赞美什么，几乎是什么，一个人的本能。但是不能够追求，一个人拚命向他所缺的方面去努力干，就那个了，就象你所说，'糟了他妈的糕。'"

荆野笑了起来。

"别那么尽讽刺了，算了罢。"

"不是讽刺，我不爱讽刺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意识同态度。谁也不能使人类什么，使人类一律。我并不希望人们都同我一样，都同我一样，也是'糟了他妈的糕'的。"

"老惠，真有你的。"

于是他们谈到别的，他们又偶然谈到戈平，谈到戈平是，荆野象突然被人在胸前打了一拳似地起了一种感觉。戈平的事是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悲惨的痕迹。他似乎立即便看见戈平的血了。

## 十

病一样的不安静，他决意实践那句话：改变他的生活方法。他想这悲惨的北京实在叫人无法"呆"下去了，他应当马上离开北京，马上。

他认定北京的生活是太黯淡，太灰色，无论你怎样搬公寓还是使你厌倦得要呕。白天虽然比夜晚安宁，但时时老觉得有什么刺他着，他象感到一种预兆似地，瞿然想起怕会有什么不近人情的灾难临到他。如果再在这空虚里因循过下去，他得死。他定得走向一条新的路，换句普通话，便是：

"啊，我对于空虚生活完全疲倦了。"

一句话，他要从空虚踏出，走向充实。悲惨的牢屋，肉的刑，戈平的七刀，这些这些，是在将他从空虚引渡到充实去。他预备象老惠所说的，“站到别人前面去。”他找到了时代。他要给人类做点事。

“伙计，我忍不住了，”他对老惠说，象演剧似地。“我不能再闭住鸟嘴，将自己包在空虚里，不动不弹。他妈的人类的愤怒跟悲哀在我内心里那燃烧劲儿！燃烧，燃他妈烧！……我定得走向充实。我要做个人类的人，不他妈的替自己做人。”

脸上是毅然决然的颜色。他又说下去。

“这次的所谓入狱是指示给我一条新的路，它给了我Renaissance①，戈平的七刀。七刀啊，伙计！每一条鞭痕，每一刀，还有无数人身上的无数的七刀，二七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七除得尽的那刀数，总有一天我们要和牠们——‘牛’旁的牠们，算一算他妈的总账。”

“那是对的，一个人的那个，生活能怎样伟大便使它怎样伟大。”于是老惠也象演戏地，拍拍他肩：“我贺你。我希望你什么，你走向充实，充实了就什么，就光明，丰富。”

“我想马上就离开这鸟地方。”

“那里去？”

“没有准。大概是南方吧。”

“走也是一个法子。”

荆野决定走。他开始预备，问他那表哥借钱，收拾东西。一个新的希望驱走了他的苦闷。他觉得前途的光芒在刺他眼：一种诱惑。

① Renaissance：新生、复活。

一盏灯给他们光，一个泥炉给他们热，老惠帮他整理一切东西。书架上的书，封面上如果写着Wilde,① D'Annunzio,② Maeterlinck, Baudelaire, Verhaeren③ 的，全被塞在一个破皮箱里，预备存到老惠那里，这"存"，他叫它"葬"。

"对不起，要请老惠先生给你们这些忘八蛋安葬了。老惠，你走的时候可以给这些鸟东西放到贮藏室里去，再不然卖给那些傻瓜，捞几个大。"

"有几本我却要留着的。"

荆野将壁上的画片全扯了下来，说可以当劈柴用。他取下那张"时代的象征"。

"他妈的，这象征劲儿！怕这位艺术家毛先生自己也不懂这是什么鸟哩。"

接着是随便向泥炉子里一丢，连框子也丢了进去，一阵红火。

老惠替他将书本由书架上推到箱里之后，坐下来抽烟。

"你不会那个么，不会是感情用事么？"他突然问。

"感情用事？烧这劳什子便是感情用事？"

"不是，我不是单指这个。我是说你的什么是感情用事，那什么，那整个的……。"

"整个的，我想不会象你说的那么糟。"

---

① Oscar Wilde: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唯美主义者，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否认艺术的社会功能。

② Gabriele D'Annunzio: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拥护法西斯主义，效忠墨索里尼。在创作中宣扬唯美主义、色情和尼采的超人哲学，鼓吹帝国主义战争。

③ Emile Verhaeren: 维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诗人、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在第一部诗集《弗拉芒德女人》里赞美尽情享乐。

“并没有别的，只看你太热烈了，我有点那个，有点耽心太热烈的，一下子碰到冷，会什么，会冷得比什么都冷的。”

“热烈可是有的。伙计，你想，前面的光芒——那充实，对我有种 Temptation① 哩。”他说是用了一百四十四分理智的样子说着的。

第二天晚，老惠和小老头和还有两位同学，在东安市场的小馆子里替他饯行。席间充满了光明，乐观，莲花白，花卷，菜，奋斗，牺牲及其它。

他们时时“干杯”。

荆野说了许多我们已听见过了的话。他说以后要担起人的担子，站在人类里才不至于惭愧。

“我要重新做人。妈的以前种种鸟，譬如昨日死。以后担着苦斗的担子向十字街头去。我们应当给我们的生活充实啊！”

“Brave！②”一个同学叫了起来。“阿李，值得敬你一杯。”

“荆野，”小老头说，“你决意先到了上海再定行止么？”

“什么？唔，我打算这样。”

“你预备在上海呆多久？”

“瞧吧，反正不会久。这些鸟般小的问题我还没想到哩。”

“不会太冒失么，你？”

“冒失？！”

“来，”是老惠。“给你的什么，那个什么，为你的理智，那个，喝了这杯，理智使你什么，使你取了那个，一条新的路。”预备好的话，说出来偏口吃得更厉害。

---

① Temptation：诱惑。

② Brave：勇敢。

荆野毫不介意地笑着又喝一杯。老惠有点可怜他。

他头晕了，看一样东西有四五层轮廓。

“我醉了没，老惠？”

回答他的，是想说“和平素一样。”但他这么说：

“你什么，你安静点好了。”

“哈哈哈，我没醉。我还有理智。”

老惠陪他到他公寓里，看着他上床才走。其实不要紧，他虽然醉，但安静。躺就只是躺着，没有什么幻象来搅乱，也没有想什么。他象一个无知小儿，睡在暖暖的摇篮里，怪温柔，怪甜美，有时嘴角上还会浮着天真的微笑的。他没有做梦，这是，不但是出狱后的第一次，并且似乎生平没有遇见这么一夜过，他直到天亮才醒。他想这是自己心坚定了之故，但或者，也许，大概，有点儿象是，因为昨夜太醉了。

这天和他们在北海溜冰。这天，时时象闪电似地，他闪着：“北京这地方并不坏呀。”

## 十一

老惠和小老头送他到车站。

大清早，又刮着风，热闹的前门外简直找不出几个人。大街上的店家没有开，只有几条狗，不怕冷，在踱着，象在找什么。风卷着灰土拚命向南奔。

“北京的人还在做梦哩，”荆野说。

车站里也没有什么人，高房子，点缀着几盏发黯红色的光，叫人打寒噤。荆野的东西给一个搬夫搬进站，一个站警用

诧异的眼睛瞧他们一眼。

“荆野真性急，来这么早，那个，无聊不无聊，”老惠说。

“去走走罢，吃一点儿东西去。”又对搬夫“你看住我的行李。”

他们走在寂寞的大街上，好久都闭住着嘴，没谁开口。他们无意识地向北走，风迎面来，象无数的小针刺在脸上，他们走得很费劲，象逆风的帆船。

清静的街，伟大的前门，荆野忽然对北京生了说不出的感情。

“北京其实叫人留恋哩。”

“北京是对任何一种人都是适合的，”小老头说。

“那也不，不是什么适合不适合。只是在北京呆着，有点鸟味儿似的。”

“这什么，这味儿是好是坏？”老惠问。

荆野看了他一眼。

“谁知道。可是北京，就是‘呆’不出一点劲儿。”但又感伤地说了一句：“在北京的这几年算是个梦罢。”

不敢多遛，买几个烤白薯吃了，他们就回到车站。大街除了挑菜的，另外也有人了，站门口也有车辆载着人和行李疏疏地来。

“你们先进去，我去买烟卷儿。”

他穿过灰土到了斜对面的烟钱铺。他对店里伙计的殷勤感到一种兴趣。想：这是和北京人最末次的往来了吧。又想以后也许还有机会来。

“现在几点钟？”

“早着哩，您不是趁火车么？”

“可不是趁火车么。”

那位伙计一面拿找的钱，问着：“到那儿去？”

“天津，”他说。“就回来的。”好象“就回来的”是种光荣。

“天津可比北京好。”

“谁说。北京比天津好多了。”

“各人有各人的喜欢，哈哈哈。回来见。”

“回来见，”他也客气地一句。

回到站里，人已经很多了。他滑稽地想：这许多鸟人都去找充实么。

忙乱了三刻钟之后，他们送他到月台，上了车，找到一个座位。

荆野突然握着老惠的手很紧。

“再见哪，伙计，”象分别一个有关系的女人样的脸色。“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离开这空虚的北京。”

“大概呆得下去便呆，呆不下去就什么，便离开，无所谓的。”

“老惠，还有一些话：你别误解我，以为我这是盲目的哩。”

“那不是，”抱歉地，“我的意思那个，以为你可以冷静一点，因为你有点什么，有点神经质的，我替你耽心。”

“我希望你保重你的身体，”小老头拍他的肩。“给人类担担子是全靠康健的。”

“那自然，我接受两位老朋友的。”

车子挤得厉害，他们两个几乎站不住。

“你们下去罢。在窗子外面说话是一样的。”

他们下了车，脸子出现在窗子上。

三个都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们中间有一种难堪的沉默，车上的旅客差不多都已坐定，送行的人们也下了车，大概都是同样想避免这送行者和行人中的沉默，大家望着那穿制服拿旗子的，瞧他可有叫车开的意思。

“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永远充实，永远光明，”小老头不大流利地。

窗里人报他一笑。

小老头又说：“将来我们看你的成绩。”

“嗳，成绩是谈不到的。有价值的不一定有成绩。”

钟声。

于是经过照例的单调的几种声音以后，车动了。

“我送你两个字，”老惠诚恳地，“就是那个，那个什么，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说着带着微笑。车子载着这微笑慢慢退后去。“再会呀！我到上海就有信来。”

小老头两手围着嘴，叫道：

“珍！重！”

勉强笑着，挥着手的荆野渐渐小去了。

## 十二

荆野走了后的半年，老惠和小老头在中央公园遇见那位翔哥。

“啊，好久不见了，”那位翔哥亲热地。

“半年吧，的确有半年了。”

那位翔哥便说到李荆野。

“你们接到荆野的信没有？”

“没有，”老惠搔搔头皮。“只是那个，他一到上海他什么，有封信来，说预备跑到中国极南部去。”

“以后没有信？我也是接到他从上海发的一封信以后，一个字也没有了。”

“听到他那个，什么消息没有？”

“就是没有。我接到他家里的信，说回去了一趟，住了两三个星期就出去了，以后家里也没接到他的信。我们疑心他遇到了什意外哩，他太……。”

“那没有，”小老头插嘴。“我们有几个同学，从上海来，他们听到荆野的消息的，可是都没有见着他本人。”

“什么时候的事？”

“都不久。可是各人的消息都不同，一个姓韩的，据他说，荆野还过着象在北京一样的生活，仍旧那么消沉。可是曾经过一次奋斗危险的生活过的。”

“的确么？”

“姓韩的那么说。他说他也是听别人说的，荆野现在脱离了他那紧张的生活，现在仍旧酗酒，还抽烟，甚至于比在北京厉害，他说，‘生活，我只有让他自然了。我在过着诗的生活，’据说，他表示没什么痛苦。”

“那怎么回事，”那位翔哥皱着眉。“其余的消息呢？”

“其余的，自然有人这么说，他已经离开上海向南方去了，他还是继续着苦斗。但同时又有人说他的确还在上海，有个

什么两三百块钱一个月的事，另外还有好处，并且讨了漂亮的太太，房里陈列起骨董，生活很安逸了。”

“讨了太太，有个事？”

“也许是什么洋行里公司里的事吧。”

“可是这种消息是极矛盾的哩。”

“可不是么。他们各人谁都不能证实他自己带来的消息。”

“真矛盾得滑稽。”

“我以为什么，”老惠说，“那消息虽然矛盾得滑稽，但是那个，但都是可能的。”

“都是可能的？”

“都是可能的，”老惠重复了一句。

那位翔哥呆瞧着他。不多久，他们便带着疑问的脸嘴分手了。

作于1929年8月。原载1930年2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2期。原题《从空虚到充实》。收入1936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畸人集》时改为《荆野先生》。

# 搬家后

他们搬了家。这里是一块坪，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就围着这块坪住着。

第二天，大坤认得了隔壁那家的孩子。

“你们做什么生意的？”那孩子问。

“我们爹跟仓伯伯在一处，我们妈另外在一处。”

“我没有爸爸。你们叫爸爸叫做爹爹么？”

“你们妈呢？”

“妈妈天天在外面，我不晓得妈妈做的什么生意。”

那孩子又告诉他，对门那家的长得是个坏蛋。长得大坤是见过的。十六七岁大人了，爱同娘儿们动手动脚，听说还跟爹在一处做工哩。他公公是泥水司务。

“我们爹从前也是泥水司务，”大坤说。“你叫什么？”

“我叫阿伏。”

“阿伏，”大坤在肚子里念了一遍。这名字不大好，可是他们成了朋友。

“老子叫大坤。”

“我晓得。”阿伏忽然放低声音：“他们说长得同阿扬操屁股。”

他们走到那所洋房的门边。门开着，门里是个小天井。两个孩子在玩什么。大的一个是男的，一身薄呢子的短衣，手里一个球。小的是女的，穿着短得要命的绿色绒衣，光着一节腿子。

大坤说："操他窝窝，象……。"

他想说：象洋鬼子。

"他是那个？"洋鬼子问阿伏。

"我是老子。我们昨天搬来的，"大坤。

"你进不进学堂的？"

"学堂自然进过，现在不进了，学够了，老子有五十四个学生。你们呢？"

"我们自然进学堂，"那孩子眼看着别处。

"你们不是有个王先生么？"

"我们没有王先生？"

"你们有什么先生？"

"我们有郭先生，有……"

"对咂，郭先生，操他窝窝，他是老子的学生。"

阿伏有点不大相信他的朋友，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不相信。

"那小鬼叫什么？"大坤问阿伏。

"我不晓得，我叫他大少爷。"

"大烧爷，烧鸡，烧鸭，你妈吃烧鸭子的吧？"

大坤就这样认得了那大烧爷。他们说了开来。但他们说着话说着话碰了鬼：说着话说着话那大烧爷的娘和一个女人从外面回来了。阿伏赶着叫她"太太"。

那太太喊大烧爷："快叫陈伯母哪。"

"陈伯母。"

"啊呀，"那个什么陈伯母说的，"你怎么跟这些野孩子玩起来，快进去罢，乖乖。"

"陈伯母"走过来，一块大屁股给大坤看见了。

"大屁股，一面鼓，打得陈伯母只叫苦。"

"混账东西！没有教育的东西！"陈伯母的脸孔带了五成青色。

"混账东西！没有教育的东西！"

"叫警察捉你去！"

"叫警察捉你去！"

"你有父母没有？你叫你的父母来，问问他怎样教出这样的畜生来的！"

"越越越越！"

于是太太说：这些野孩子譬如狗，无理可喻的，用不着淘这闲气，请进罢。

陈伯母临走进时还咕噜了一句"混账"。

夜间，洋房的大门关了以后，大坤在那门口扯开裤子拉了一堆屎。

第二天，阿伏说要到公园去。

"公园要钱哩，"大坤说。

"听说现在不要钱了。……你们没有搬来的时候这里真冷，夜里睡不着。"

大坤说他们以前住的那地方也冷。弟弟冷得哭，妹妹抚抚他，抚不了，爹醒了，一块手掌打到他脖子上。

阿伏只顾说自己的话："夜里比日里冷。"

"夜里冷不要紧，精着身子起来撒一泡尿就好了。"

"怎么呢？"

"撒了尿就睡得着了。"

"我不相信。"

"狗肏的哄你。"

"不过现在暖和了。"

现在暖和了，杨柳发了叶。鼻涕也融化了，一条条从鼻孔里往下流。许多穿了"羊服""牛服"的在街上走，手里还挽着个把娘儿们，高兴得不得了似的。

他们到公园门口先"观望"一下。

进进出出的都不出钱。

"他窝窝的真不要钱。"

但是——有个"但是"哩，但是他们被门口的大个子巡警挡住了：不叫进去。

"怎么？"大坤还算客气。

"怎么？不叫进去！"那巡警。

要说不是大人不叫进去，那却有许多不是大人的都走进去了的。

人多的时候他们混在人堆里想溜进去。

"嗨，小鬼，他妈妈的！"巡警又拖他们出来。

"操你十三代窝窝，这公园还是老子的爹造的哩。"

他爹是将公园造出在一个小山下面的。他们便上山去。

山上有亭子，有人放风筝，还有一群小学生，一个男先生和两个女先生带着他们。大坤在那一群人里认出了一个人。

“洋鬼子也在里面，”他说。

“那个洋鬼子？”

“你们大烧爷，大烧鸭。”

阿伏舐舐嘴吧，好象真在吃烧鸭似的。

他们向他走近，那女孩先看见他们。她向她哥哥低声说：“老子来了。”

那大烧爷回过头来跟他们笑。

“他们是什么人？”那男先生问他。

“我们门口的。”

那男先生皱了点眉毛：“以后不要睬他们，晓得吧。要是跟他们在一起，你们也会变成坏孩子了。”

大坤说：“先生先，屁股尖，……”

“尸！”

“尸！”

“你那里来的这许多这些话？”阿伏。

“什么话？”

“什么‘先生先’，……”

“哼，老子学过三年的。”

那男先生挺一挺胸，舐一舐嘴唇，好象演说的样子向那两女先生说：

“这些孩子真不得了……将来的流氓……这些孩子将来都会变成流氓。他们的父母一点也不管教他们。……其实我平日最主张平等的，我也‘提倡’劳工神圣，但是他们太不那个了……好象是天生的。焦先生同陈先生以为如何？”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他们都是不愿受教育的，”一个女

先生说。

“对了，就是不愿受教育。国家替他们办了这许多学校，他们也不送他们的儿女去进学校。……并不是我们看不起他们，实在是他们根性太坏，其实我向来是提倡平等的。……我们要注意，不要学生们接近这些人才好，孔子说的，……墨子说的，……孟子说的……

他架个势，说出：近墨者黑，近猪者吃。

“所以……所以……这问题比什么还大。”

阿伏小着声音问大坤：“他说什么？”

“他说他卵袋比什么还大！”

回来的时候，大坤非常不高兴：操他窝窝，到处碰鬼！

但是鬼还没有碰完，好象这一天是个碰鬼的日子：晚上，娘老子都不回来，仓伯伯也不回，长得也不回。许多人纷纷地在说什么，说了就悄悄走开，贼一样。怕出了什么岔吧。大坤去问长得的公公，长得公公说没什么事。夜里不知什么时候——爹妈都有个什么夜明表，可是带出去了——三四个巡警跑到这里挨家地问，问长问短，问不出什么道理就走了。

阿伏鬼头鬼脑跑到大坤这边，慌着脸色问：“出了什么事？”

“谁知道！”

“我怕，”小坤哭起来，扯他姊姊。

“你窝窝的小鬼，”大坤咕噜着。“梅二你带他睡了罢。”

睡着睡着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阿伏的娘也在这时候回到她的屋里：她究竟干些什么呢，天天回得这么迟？早上她要到吃中饭的时候才起来，脸子黄得象油条一样，吃晚饭

时打一脸粉，搽许多胭脂出去，这一去要等到别人都睡死了她才回。爹妈今天回得这么迟还是头一回。……

一面想，大坤就睡着了，睡到天亮醒来。

早晨忽然他们都不去上工了。爹妈和仓伯伯和长得，叽哩咕噜说些什么军队，什么张宗昌。这一定有什么事。大坤走去想听听，被爹叱开了。

“阿伏，你去听听看，看他们说些什么。”

阿伏蹑着过去。

“滚开。小鬼！”长得叱着。

阿伏第二次蹑着过去。

“再来我抽死你！”长得要象追阿伏的样子。

“不行不行，长得死也不让我听。”

“他窝窝的真闷气。”

吃过中饭他们都去了。

天要下雨的样子。

梅二和阿杨踢毽子。大坤说不出地不高兴。阿伏对他说着长得的事，他只听进了三成。阿伏说着说着，忽然，好象很惊异地：

“今天洋房子没有开门！”

“平常呢？”

“平常日子白天里总开着的。”

“老子今天闷气死了。”

阿伏好象很注意那门的事，嘴里却说着：“他们说长得……。”

那大烧爷同他的妹妹回来了。阿伏向他们笑一下。

但大烧爷似乎很怕他的样子，走到门前，慌慌张张按门铃。门开开就慌慌张张跑进去，象有人要捉他，接着马上是，那门，呼！

“别睬他，那个小鬼！”大坤憎恶地。

大坤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小鬼起反感，刚认得他的时候觉得他们俩象小洋鬼，好玩，如今也不知怎么岔，讨厌起他来了。岂但讨厌还想顶好要能够“镇”他一下。……他窝窝的什么陈伯母，那鸡巴先生，也得来他妈的一手。不过这种思想——如果也可以叫做思想的话——一刹那间，还没有一秒钟，就过去了。

阿伏不知在什么时候从长得扯到仓伯伯了。

“别说了，老子不爱听，”大坤说。

大坤现在有点象大人一样，他怕今天出了什么碰鬼的事。洋房子里的人好象在鬼鬼祟祟在做什么。……不，不是这么说的。总而言之，那门是，呼！将一切乌烟瘴气都关在外面。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今天碰了鬼。

他打算今天夜里再在那门口拉一堆屎。

“仓伯伯回来了，”阿伏说。

大坤没看见。

“还有谁？”

“还有长得。”

“我们爹同妈呢？”

“我没有看见他。”

“梅二，你见着爹爹妈妈回来没有？”

“没有。”

“操他窝窝！”他吐了一口唾沫，这件事好象在唾沫里吐了出来一样，满不放在心上了。

“小鬼，仓伯伯找你，”长得出来叫。

“我么？”阿伏问。

“叫你？——忘八蛋叫你。大坤，去。”

长得没有平素的劲，大坤到仓伯伯那里去长得也跟着进去，头有点俯，象打架打输的狗。

仓伯伯是象将下雨的天气似的阴沉沉的脸。

“大坤，”仓伯伯将手慢慢搁到大坤肩上去，象一种郑重的仪式似地，大坤几乎吓了一跳。“你爹妈有点事情，今天不回来了，明天怕也不见得回来，大概要三四天吧。”

仓伯伯的显然是一种爱抚，象女人们一样温存地爱抚着，眼睛有点异样：好象充满了些什么，看不出的一些什么。

大坤一辈子没有受过这样的爱抚过。他一生下地来就被寄到干娘家，妈去当什么奶妈，当啊当的又不当了。爹当着泥水司务，抽着烟，喝着酒，骂几句人。后来爹妈去上了什么工，天亮去，晚上回，有时有一向晚上去，天亮回，一回来就呼噜呼噜地睡觉。妈要是“梅二又拉肚子哩，”爹就：“谁不知道！”再不然：“随他去！”大坤大一点送进了个什么“国民小学”，毕业了，读够了，不读了，现在就能写几个字，虽然写得不大好。

他就这么长大到如今，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仓伯伯那样的脸色。

他有点不知所措，脸有点热，嗫嚅着问：“他们有什么事？”

“你别问，说给你你也不知道，”仓伯伯说着瞟了长得一眼。

又说："这几天你们到我这里吃饭罢，我不在家你们就到长得那里去吃。"

"这小鬼可是个好老，"长得认认真真地说。

仓伯摆出十足的大人模样："我喜欢他，"说着拍拍那好老的背。"等长大了，哼，……"

阿伏躲在外面听，听不着，大坤出来之后他问他：

"叫你做什么？"

"叫老子到那里去吃几天饭。"

"你们自己没有饭么？"

"谁知道！他说我们爹妈有什么鸡巴事去，三四天回不了哩。"

天真的要晚下来了。有几个象爹那样的人去找仓伯伯，仓伯伯和长得就和他们出去了。

仓伯伯叫住他。

"大坤，现在我们出去，你们拿几个饭钱去罢，"给了他几个钱。"别乱买别的东西吃，晓得吧。"

"老子不会的。"

他们就走了。

这两个人一转眼又看见这所洋房。

大坤说了一句"操他祖宗。"便在他门口蹲下来拉屎。

"阿伏，你也拉。"

"我没有。"

"操你窝窝，你拉拉看哪。"

阿伏蹲了一会又站起来。

"怎么？"

“没有。”

“……窝窝，老子拉过了，你还没有，”说着站了起来。

阿伏不大明白他为什么在这里拉屎。但他佩服他。

他们走到家里面。

“哥哥，”梅二说，“小坤说肚子疼。”

“现在呢？”

“睡了。”

“等他睡罢，妈妈的。”

“还没有吃饭，怎么办呢。”

“你管不着，老子有饭钱。”

“长得怎么回来了！”阿伏古怪地叫。

大坤很关心似地跑去看。

但是长得又慌脚慌手地走了，门都没关上。

阿伏在地上拾起几张纸，大概长得放下的，也不知是掉下的。他拿给大坤看。大坤不大明白这是什么鸡巴东西，但也有点儿知道：揉成一团向袋里一塞。

“长得挟了一包东西哩，”阿伏低着声。

“什么东西？”

“不晓得。长得一定是偷来的东西。”

“偷？偷你妈！”他不知怎么对他这句话起了反感。

但他想看看究竟：“去看看。”

一股子气跑去追着了长得。长得真夹着一包什么东西。

长得突然站住了，象要防备别人打他的那姿式，回过身来。

“小鬼！”又加急促着：“别跟来！”掉过去又走了。

阿伏忽然有个很聪明的思想："要不是偷来的为什么怕我们跟他。"

而他们还是跟上去。

"操你妹妹，再跟来我扭断你脖子。"

"你只要给我们看……"阿伏的话没有完。

"给你看，鸟！"长得的声音是拚命在压着，象不敢放出大声。

但他又放出和气点的声气："不要跟来罢。大坤，你拖他回去。"

又忙着走了，走着走着回头瞧着。

"大坤，我们再跟。"

长得很快地转过身来打了阿伏一个嘴巴。

阿伏哭起来："操你妈……操你妈……"拉着长得的衣，长得一个拳头打脱阿伏的手，跑了。阿伏哭着追着。

大坤很不高兴：这是什么鬼呢？他同长得是要好的。也跑上去，跑在阿伏后面。

跑着跑着，忽然前面："站住！"

长得不站住。便又：

"站住！"

是两个巡警挡住他。

"要检查！"

长得忽然用了牛样的力气，推开巡警想跑。

"浑蛋！"骂了一句，两个巡警拖住他。

不对，操他窝窝！

大坤和阿伏抽起腿来就跑。

“小鬼，你跑我用枪打死你！”

阿伏哭着嘴子说：“他打我的。”

两个巡警抢过他的那包东西，打开来。

他们一看，陡然脸上变了色。看看长得，好象是疑心他们自己看错了似地。眼张得大，嘴也张得大。

“你……！”有一个说。“好家伙，南军的奸细！”

长得拚命挣扎：想跑脱。他们一面使劲按着他，一面吹着哨子。

大坤他们想趁这时候跑。

“小鬼，你跑跑看！”两个巡警的半数偷空拿着枪口对了他们。

前面来了三个巡警。

“搜那两个小鬼！”

长得出了鼻血，糊得满脸都是。他忽然说：“你们别动，我跟你们走。……这两个小鬼跟我没有关系的，放他们去罢。”

“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一个巡警问他们。

阿伏忽然象三岁的小孩一样：“他打我的。”哭声里带着战慄。

“老五，管他妈的，先搜一搜。”

长得哼地笑了一声。

他们搜阿伏。搜出了，计开：小石球五枚，鸡毛三根，“洋片”一叠，制钱二枚，铜元六枚，花生皮若干。搜出了又交还他。

同时在大坤袋里搜出的呢，大坤的袋里就搜出了那一团倒霉的纸。

“他妈的真瞧不出你这小鬼!”搜的咕噜着。

“老子拣的。”

“管你是不是拣的,一起去!”

长得又挣扎了,大概想逃,被他们按住了,还吃了一个嘴巴。

他们三个被他们带着走。

大坤嗡嗡地哭了起来。

哭着哭着他看长得一眼。长得不哭,还高兴的样子,挺着个胸口走着。

大坤用袖子揩了揩眼泪鼻涕,自己说:“操他窝窝,老子不哭了。”又叫阿伏,“阿伏,哭什么!”忽然又想起梅二和小坤在家里还没吃饭哩:“操他窝窝,饭钱还在老子手里。”

操他窝窝,他们走在黑地里就不见了。

作于1930年4月,原载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

# 三太爷与桂生

你真到过玟店么？……我不信。你到过玟店的，怎么不知道陈三太爷？

无论谁，到没有到过玟店可扯不了谎的。你只问他：

“陈三太爷你知不知道？”

他要是：“陈三太爷？我……”

那他一定没到过。

要是：“哦，三太爷，不是脖子上有个疤的么？”

这才对劲：他没冤人。……你到过？哼，你还不知道三……

要是近两年到过的，还得知道有个桂生：三太爷在那年上干了他，……知道桂生当然还得知道招弟。……

你不知道那件事，自然没头没脑。可是玟店的人无人不知，可见得你一定没到过，对不对，没到过吧？……那件事我可最明白，前前后后我亲眼瞧见。这是三太爷干的，我那年恰好在陈府上伺候三太爷，从三太爷跟桂生做了死对头起，我在肚子里就有个数，可不是，桂生被三太爷干了。……

别人都说桂生活该，桂生是为了招弟，可是，哼……

说起来桂生跟三太爷还是一家人，听说桂生小一辈，叫三太爷叫三伯。桂生拉一手好四胡，说说笑话，自己赚的，自己

吃喝，又是三太爷的佃户，又是三太爷的本家，玟店的人都说他过的好日子。

我问他：不愁吃不愁喝地，怎么还不娶个媳妇儿？

他笑笑："多了个人可没有现在轻松了。"

他还有个姐姐嫁在九里松，我先说的招弟就是她。婆家听说也作田，自种自吃。她当家的一死，她就跑到……也不知是上海，也不知是什么的，我说不上了，她就在那里一个纱厂里。

招弟死了当家的，可累不着桂生。桂生日子过得挺舒服。

正是那时候我跑进了陈府，伺候三太爷。那是大大前年，也许是大大大前年。

三太爷脾气好，人能干，瞧着人老是笑笑地，跟你说过了话，他就摸摸他那块疤。……田里的收成也不坏。

可是糟糕，那年打起仗来。……那年玟店刚刚通了什么长途汽车，路一造，风水破了，玟店的人遭了劫。……打仗的事个个都谈，不论谁的脸都死板板地，路上只瞧见脑袋挨脑袋地叽叽咕咕。……

陈府上的人着了慌。三太爷叫我到处去打听打听。

"如果有什么消息，赶紧回来告诉太太。我到城里去打听打听看，"他摸摸脖子上的疤。"要是打败仗真不得了，那我们镇上都是强盗了，见钱就抢，见十八岁以外的人就杀，懂不懂。……"

作田的都皱起双把眉毛：仗打得起，谷子就打不起了。

过了几天，镇上的人就听见炮声，打雷一样。这么着打到

第二天。……大家都做了哑子，竖起耳朵听。……听了些时，城里逃了人来：城里的军队退了，城里抢得一塌糊涂。……

“那边”的军队来了。我们镇上完全换了样子。街上的店家将五色旗摔到粪缸里。……墙上见了鬼似地贴满了红红绿绿的纸。……许多年轻伙子跟一些娘们儿跑到玟店来，对作田的撕开嘴胡说八道。……还有许多花样。……

这还不算就完了哩。……过些时，玟店里有个作田的组织什么会了。……听说不止玟店有，到处有，镇里，村里，乡里。……这个门口一张纸条招牌，那个门口也是一张。……作田的高兴得生了儿子似的。

桂生可出足了风头，玟店的作田的都相信他起来。他四胡不拉了，笑话也不说，一天到晚忙得象水牛。……

陈三太爷着了一点慌，虽然面上装着没事，可逃不了我一双眼睛。

“老范，你听见了什么消息没有？”不是么，一着慌，手摸那疤也摸得快些了。

我回答：我只听到一点，可不大好。枣子桥的潘太爷给逮住了，听说要把他带高帽子游街。……九里松的白家，仓库贴起条子。……城里的王……

“我晓得我晓得，我昨天早晨就晓得了。”歇了一会又：“我们倒是不要紧的。……潘家白家，他们都是土……”

他说了个土什么的，我可记不起了。

不要紧不要紧，可是初九那天，几个佃户跟几个别人田上的，哄进了陈府的门。……不过倒没什么狠劲儿。

“请坐请坐”三太爷客客气气。“各位同志的来意兄弟已

经明白。……我们大家都是同志、兄弟当然是要帮忙的。”

……便倒茶，由他留他们吃饭喝酒，吃喝过了还捧出尺把高的光洋两叠。……叫徐七叫徐同志，叫塌鼻老二叫熊同志。……你猜熊同志怎么着：他喝了十来杯米酒，便将双赤脚搁在红木茶几上。……

当夜，三太爷带了太太，姨太太，小少爷，带了些东西上上海去了。……陈府大门口贴了一张招牌，陈府里成了他们议事的地方。……

可是他们闹不长。……风声又紧了。……他们一个人手里拿一根赵子龙的枪，东一个西一个走着。……

……又是谁的兵来了。……镇里的那些小伙子都跑了。……事情一平静，玟店里少了一个桂生。……

三太爷一伙人从上海回来。……一切又照从前一样。……只是少了桂生。还有，三太爷在城里做了什么委员，又是跟些小伙子打交往，跟知县也常来来去去。……大家都相信三太爷，天大的事，只要他一句话。

日子照常过，作田的都规规矩矩。日子照常过，过着过着忽然镇上的人象刚开了汽车似地传着新闻：桂生回了玟店！……

我去看了看，可不是，他回来了。

回来了怎么呢，三太爷得跟他下不去的。

可是三太爷叫我喊桂生来，对他笑笑，叫他改过。

“我晓得你是被别人引坏的。……我不来为难你。……你很年轻，我欢喜你，你下次切不可轻听别人的话。……”

吃过晚饭，太太埋怨他干么不做了他。

“你不晓得，”三太爷小着嗓子说，“这混蛋倒很能干的，我要叫他替我运那东西哩。……”

那东西？……自然是那个：大烟。

桂生跟从前有点不同。他两个肩膀平起来了，穿一身蓝布褂裤，衣上四个口袋，还有个表。……他说他这半年在上海。……究竟他在上海呆过，便有点洋里洋气地了。……可是别人问他上海什么样子，在上海做工可比玟店舒服，他说：

“上海同这里差不多，不过热闹些。日子也不见得怎么舒服，同这里一样。”

“那你看见过洋人没有？”

“看见过。”

“他们什么样子，獠牙长不长？”

“洋人也是人，”他笑了起来。又说，“我在上海倒学了几个调子。……”

于是咙格咙格地拉起四胡来了。

他回来不久，大概是十七那天。他说招弟要回家，他要到上海去接她。……

罗五嫂她们晚上都跑到桂生那里去听讯。她们都想瞧瞧几年不见了的小妞儿。……

桂生一点不冤人，吃了夜饭过一会，桂生和招弟回到了家里。……

招弟不象个小妞儿了。……著一身竹布衫倒也挺俊，只是脸蛋没从前红，象害什么病似地，又黑又青。伸出手来又糙又瘦。……耳朵上不见耳环。……可是一见了那些娘们，还是和从前一样叽哩咕噜，有说有笑。

第二天他们到了陈府。

三太爷见着她问这问那，问她怎么回来的。

据她说她现在没"落子"了，暂时回来住几天的。

"要是有机会，她们会写信告诉我，我还要去工作。……"

她满口"机会"，"工作"，他妈的！

他姊儿俩在下房里吃了中饭才走。……

三太爷常找桂生来，叫他帮这忙帮那忙，跟他扯东扯西瞎谈。……我肚子里明白：三太爷找路子，想叫桂生干那个事。……没人的时候又叫我留心桂生，瞧他是不是还那么混蛋。……

"你留心他常到什么地方，他同一些什么人交往。……他如果再混蛋，我要黄县长抓他。"

桂生好象很快活。唉，年轻人总是嘻嘻哈哈的。……他闲下来就拉胡琴，跟他那伙子人说说村话，有时候也谈谈正经事。

"陈三太爷是巴结我哩，"桂生好象吃着东西，一面说。"大概他想叫我替他贩烟土，将来做他的替死鬼。……"

"我看陈三太爷很有几手，"另外一个人。

他们都笑了起来。……

听了听我就明白了。……三太爷厉害，桂生比他还厉害，三太爷想叫桂生给他做那件事是靠不住的。……桂生不是好人。……可是我敢对天赌咒，这些话我一句也没告诉三太爷：这要伤阴骘的呀。……

月底，招弟听说病了。……三太爷叫我送两包神曲给她。……她说只是常常呕，人倒还有精神，所以也没躺在床上。

说了几句话，我想走了。

“三太爷的买卖做得好么？”她问。

“招姐别说了罢。……我老了，真怕惹是非。……”

我一出来遇见八拐子，他问“招弟什么病？”

“不知道是什么病，说是常常呕。”

“哼，还不是怀了孕。……”

“别瞎说！”我有点不高兴，招弟我是喜欢她的。

玟店的人安闲日子过不久。……作田的又一批批谈着什么了，各人的脸都绷紧起来。……

“不好，”三太爷说，“那些混蛋又想蠢动哩，他们不许我加租，说是要揍我。”

陈府上的人都着了慌。

“怎么办呢？”太太问。

“他们要抗租。……紧是不要紧，不过目前马上就要设法阻止才好，再不然就要先避避风头。……紧是不要紧，我们决计打电报到省里请兵。”

这事桂生当然有份。……

三太爷也知道桂生不大好惹，可也只能冒着火。

“你去对桂生说，叫他小心脑袋！……哼，抗租，天地都翻了。……你自己去买田来种罢，那就听你作主……你去对桂生说，要再胡闹，明天就调城里的保卫队来捉他！……懂不懂，……去，对他说！”

“桂生你要小心哩，”我对他说。

“小心？这又不是我的事。……”

“三太爷说要调兵捉你哩。”

“捉我？捉我屁用处！”

“不是你做头的么？”

“……我们没有什么头不头。”

三太爷不好对付，只是恨桂生。

“这混账忘八蛋不识好歹。我待他那么好，原来望他改过，他竟这样！……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事情有点糟。作田的说：他们不打谷了；要是事情不顺序，宁可把谷烧掉。……

城里的县党部派人来调解，他们的意思是，这么闹不得，闹到后来一定没好下场，“地主和农民应当合作的。”

可是民团戒起严来了。……作田的好象就狠不起来：他们从前那些赵子龙的枪都早就充了公……锄头可抵不住黑枣子。……他们虽然不服气，倒也没出什么岔。他们只说：

“哼，看后来……”

事情刚刚快平静，三太爷就打主意逮桂生和招姐。抬来了，一块蓝大布封着他俩的嘴。……一抬进陈家，三太爷便叫给衣服裤都剥了，两口子便光着屁股。……一剥了衣服裤就好象是真通了奸似的……他们什么时候去捉的，怎么个捉法，连我也说不上。

接着便抬到祠堂里。点香烛，拜祖宗，祠堂里好象早就有些族人先在那里等着。……我不敢瞧了，先走了出来，在门口听。……

好半天他们一伙人出来了，向东走，走到竹山下。……打起火把，看见桂生跟招弟又挂在担子上，每人身上都有青有紫有红，一条条血在脊背上流，可是不滴下地来。……

又是点香烛拜，拜了便把那两口子往坑里一推，上面一铲一铲盖着土。……

三太爷自然得意了，他报了仇。……

埋的时候我跑过去瞧的，两口子用布蒙住嘴。叫不出，只用鼻子喊，象是裹在被里叫出的声音。……招弟好象晕了过去，不动。桂生先是挣扎，一铲土倒下去，又挣扎，象你踹了一脚的蚯蚓一样。他脸上一股哭样子，额上鼻子上都是皱纹，或者有点象恨，似乎正在肚子里咒娘。……再一大堆土下去，只见土动了。……这样就动也不动了……这样就……

别人都说桂生活该，桂生为了招弟，可是，哼，你知道了吧……

那么三太爷他们要不要吃人命官司呢？……我可说不上。

第二年端午过了，一点什么岔也没有，那时候我走出了陈家。

作于1930年5月30日，收入1936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畸人集》时有修改，今据修改本排印。

# 三 弟 兄

## 一

晚了。电灯没来火，房里却还有光。

王琪在靠窗口的一张桌旁看报。

忽然他疑自己的眼花了。他觉得那条专电的方块字一个个都在蠕动。

把报靠近眼。

靠着靠着忽然他黑死得痢[1]地叫了起来。

"怎么？"旁边一个人放下报。

"不是，……"他不经意地摇一下头。

再看报：再看。

想要怪自己的眼欺骗了他，或是想要疑自己是看错的，但不能……每个字都很清楚，很平稳地摆着：

"……寒[2]晨姜大五刘七各股匪围灌县，午入城，县长龚任天失踪。"

---

① 英语 hysteria 的谐谑性音译。通常译为"歇斯底里"。

② 旧时拍发电报习惯使用《诗韵》韵目代表日期。"寒"属上平声第十四，在此代表"十四日"。

"……寒日姜刘股匪陷灌县，县长及公安局长被杀。"

他额头上刻起七八条皱纹来：怎么回事，任天被杀或失踪？

"老金，"他短促地，"龚任天在……不是！……呃，你来看。"

"怎么，龚任天，……就是你那朋友么？"老金看着那两条专电。"这消息不见得确吧。"

"不，总不见得十分靠不住。呃，……不是，"摇摇头，"不是。……"

"好象他到灌县去还没有几天。"

"是没有几天。呃，……"

"怎么？"

"不是，"他搔头。"任天同我做了六七年朋友，不是，我们从前老在一起的三个，已经死去两个了。"

他打了一个寒噤。

"真不幸，"老金象独白。

"真不幸……不是……真不幸。"他又解释似地说下去："他这次去做县长，不是。……他家里本来是个大家，有许多田，还在他们省城里开一家店，一家什么店，……什么店的，什么……"

"什么店没有关系，你往下说吧。"

"没有关系，不是，他那家店后来倒了，省城里有了大商店同工厂，他那家店就倒了，卖了田贴在里面也不行。这次他去做县长，他就说……不是，他是想重兴他的家业，不是，他只打算积几个钱，免得为肚子去奔跑，他自己说的。现在……"

老金瞧着他的眼，等他说下去。

“……不是，”他说。“他以前也象一般的青年一样感到一种什么的痛苦的，不是，因为生活不安定，他常诅咒社会，发牢骚。他说……不是，他干了这事以后就安定了。他对我说，我们都应当留点钱，才可以谈别的，这是青年的出路，不是，我说这是我们应当打算到的。但是现在就……。”

“你在中学就同他做朋友了？”

他点头。

“那时我们三个：一个任天，一个我，一个复三——徐复三，总是在一起，同学叫我们三弟兄。我们预备……不是，我们说要永远在一起，但是一出了中学就分散开，第一回不幸的消息就是复三自杀，现在这消息要算第二个了。”

经过难堪的一分钟沉默。

“不幸的事总是向我们三个打来，”王琪苦着脸。“将来……不是，我想总有一天轮到我。”

那个干笑一下：

“这不过偶然的而已。”

“不，并不怎样偶然，”他痉挛似地表情。“我们三个人的遭遇都差不多，思想也……不是，从前我们思想都一致。……复三的事，不是，我们三个人的事你还不大详细吧。”

“不大那个。”

王琪扔了报纸，转过身子，舐一舐嘴唇。

“我们三个人的家境都差不多。老任是……不是，我先说过了，他本来有田，有店，但是破产，不是，他后来中落了。……复三家里有田，不过不多，不是，不过刚够吃，但是一点收成也

没有，并且……”

“他那里人？”

“陕西人。……但是田的收成一点也没有，钱粮都还不起，甚至于……怎么样，甚至于把田送人，还贴钱，那原由，就是怕缴钱粮，田是别人的就不要缴了，但是那田还是送不出，不是，田没有人要，别人也一样的困苦，谁要。复三因为是这样一个家，他不能在大学毕业，他到处流浪，他不能回到家里去：家里没饭吃。去年他穷到把他的女人寄到母家，他在上海问人两毛钱一毛钱地借，他受到物质上精神上万分的痛苦，结果去年秋天自杀。……”

“那他并不是因为病的痛苦而自杀的了？”老金的脸子严重起来。

“并不……不是，有是有一点的，不全是。他向来有神经衰弱的病，这近年来的境遇更使他难受，不是，他神经更显得病态。……他诅咒社会，诅咒人类，诅咒一切。他打算了好久要自杀，不是，呃不是，他……”他摇摇头。

“复三的痛苦全是因为生活不安定，”他停了几秒钟之后又说，“他自己也说，不是，他自己也晓得这痛苦的来由。但是没办法，不是，他无法解决它：怎样解决它呢。……任天说留几个生活费是青年人的出路，是针对复三而言的。……家境不好，许多青年都这样，以前总想能够在社会上求一点光明的，求一点所谓……不是，想能够做一番什么事业，但是那结果，都失望。大家为肚子挣扎还来不及，只是流浪，奔走。……那原由，不是，我说复三同任天先后死去决不是偶然的事。”

老金沉在深思里，不言语。

"决不是偶然的事。"王琪又来一遍。

## 二

王琪的神经被刺激着。他感到孤独：哥儿仨死去俩。几天来什么事都不想做。夜间做着吓人的梦。但他的不全是悲哀：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惧怕。

"两个人的死决非偶然，"他自己的话压住着他。

他可以说跟复三和任天在同一个"命运"里长大的。家里本算得个所谓大家，但中落，他出世时，那每年几十担谷刚够一家子吃的。勉强中学毕了什么业，借笔债进一学期大学。他先后辍学两学期，当报馆的校对，当访员，做了半年中学教员，留点钱再回学校。他想多读点书。并不有什么奢望，望是望着，并不奢：他只想做个学者之类，打算多求点知识，方不愧为一个人。预备在这里毕个业，有机会再到欧洲去读书。可是如今留着的这点钱能不能到毕业是问题。

而忽然他又想起一桩令人皱眉的事了。

"即使能够毕业，毕业之后又怎样？"

"怎样，怎样，……不是！"他自语。

将来定得踏进社会，踏进社会又是痛苦，会和复三一样痛苦吧。……任天满想留下点必需的生活费，再上进做人，却吃土匪做了。

他点起一支烟，在房里来回地走。

"……却吃土匪做了，"肚子里说着。"土匪，不是，土匪也同我们一样家里没饭吃才跑出来的。"于是象发现了一件新奇

的东西似地："都是一个来由呀！……任天的死不是偶然的。"

"……他妈的，"骂了，但不知骂谁。

走是走着，但被踏着的不象是地板，也不象砖地，也不是土，好象两脚没踏在什么上，只是空中走着。

想到了将来怎样，这问题也在空中走着。要找一条出路，他想。象自己这样的正多着，他们找了一条什么出路没有？……有一个族兄是这种人一般的典型；也是家产中落，读过点书，在内务部干小官，又不必去办所谓公，只是在家托托水烟袋，拿出牙牌来玩过五关，这么着地过了一辈子。他的生活不安定得可以么，但王琪觉得有点悲惨：这样的人死个把于社会一点损失没有，不是，还有好处，他活着是负一，死了才是零。……

抽一口烟，恶意地吐口唾沫在地板上。搁起好几年，还是在中学里谈起过的问题，如今又想了起来：怎样做人。

"怎样做人，……"使劲抽了几口烟，把烟屁股扔在痰盂里。"怎样做人？这问题好象有点陈旧了。"

他坐下。

"不是，……唔，不是。……撇不开，不能不想。"

晚上他没睡得着。他想，找叔瑜谈谈吧。叔瑜虽然面孔冷得怕人，但这鬼东西似乎有种力叫别人相信他：王琪有许多不能解决的事老找着他。

## 三

王琪和叔瑜在公园里。男男女女打扮得很整齐，光烫，脸

都是红润的。

他们都好象找到了出路似地。王琪想。

“不是，”又想，“这些人还是逃不出任天同复三两种。”

这是根据叔瑜的话的：

“象这样的青年正多，你那两位弟兄是代表着两种型，只有这两种型。”

“呃，所有的……不是。……呃，只有这两种型么？……都是没有出路的么？”

“你想出路是什么？”

王琪好象被打了一拳。不开口。

现在他们坐在绿色的椅子上。

“你觉得复三同任天的死是不是偶然的？”叔瑜突然说。

“不，……”但没说出下面的话。

叔瑜摸摸下巴。

“呃，不是，”王琪起劲地。“复三的死是境遇害了他。……”

“境遇？”那摸着下巴的手突然停止动作。

“不是。呃，不是，”很急地摇头。“境遇，我是说他家里没有东西，而且他生活太不安定，使他痛苦。并且……不是，你……”

“怎么？”

“不是，你觉得对不对？”但他不等回答，又说下去。“老任……不是，任天我也想到过了，……呃不，我觉得土匪也是为了家里太没有东西。……”

“任天同复三的死都同一个来由。”

“对，对极了，同一个来由。”

他们站起来，漫步着。

“任天是，”叔瑜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他看见家里没有了，想往上爬，再爬到地主地位，有钱人地位去，再不然爬上官僚那一层去。……现在有无穷的人都在那里爬，高明点的想爬做个学者，或是……”

“爬做一个学者？”王琪似乎被提到半空摔了下来。他肚子里说：“他讽刺我。”

那个歪过脑袋看王琪一眼。

“你也想做个学者的吧？”

“我……不是，不是，……”

叔瑜好象没听见似地：

“做学者要有闲暇，闲暇要有钱。……并且学者也是生活在社会里的，对不对？”

王琪想撇开这些讨厌的话。

“呃，叔瑜，象任天这样往上爬，你觉得不行么？”

“总会要演悲剧的吧，问题只在迟早。”

“悲剧？”

“你不信么，虽然现在这些人没有整个没落，但社会现状的不安定，已经开始局部地没落了。”

“我信，”这两个字很说得短促。”

他脑子里跳着许多字样，综错着许多思想，最后他想：社会是罪恶的。

迎面来的男男女女。小孩子穿短裤，露一节腿子，很肥很白。

“这些人都是想往上爬，”叔瑜轻轻地。“就是小鬼头也灌

输给他们那些往上爬的教育，从小时候便给他们打扮得绅士模样。”

不知怎样王琪打了一个寒噤。

他们停脚在一枝树下。

“往上爬，……不是，复三……？”王琪说。

“他自然也想往上爬，不过没有爬上：要爬的人太多，挤不上。”

那个没开口。他说下去：

“我记得你给我看他的信，有一句话，说：‘有人为……难道我们是……的么？我们穷得连饭都没有吃，还不如工人哩。’有没有这些话？”

“有的，怎么？”

“不怎么，”叔瑜一个手撑在树干上。“这种人很多的：本来是有产者，但已经没落了，譬如任天家里的店，譬如许多人的田产。”

“那就怎样呢？”

“不怎样。……这种人没是没落了，但还是舍不得过去的生活，于是就悲剧来了。复三是这一类。”

“复三是……不是：我以为复三并不怎样舍不得过去的生活的。”

“他往上爬，往上爬就是舍不得过去的生活，他想恢复旧有的规模。”

“你……不是。呃，……”没说下去就把头俯下。

“你觉得不对？”

“不，呃不，我不过觉得有点……”

“我告诉你。没落了的地主自然没有产了。但他还追求从前的那个，那就想爬，但是爬不上，有些是爬上又掉下来。一方面他要摆一点上流人的架子，象复三，他决不肯把长衫脱下的，脱下长衫便成了所谓下流人了，他是绅士，怎么肯。”

王琪脸上打起各样各式的皱纹来。

“我还有个本家……”于是他说出了那个托水烟袋，玩牙牌的族兄。

“他未尝不想做大官，多弄点钱的，”叔瑜说，“不过弄不到手，就过了一辈子。”

“太悲惨的一辈子！”王琪感慨地。

他们到了要分手的时候。

王琪不大流利地说：

“一切人……不是，我说……呃，不是，……都是社会的罪恶。……太矛盾了。……不是，……可以说都是由于社会不好。……”

“本来是这原因。”

“我们应当找一条什么出路？”王琪独白似地。“呃，叔瑜，……不是，我现在很痛苦，这自然也由于社会不好。”顿了一下说：“将来的社会里就不会有这种悲哀。……但是现在我们应当怎样呢？”

那个笑笑：

“你想不到？……去想想吧，下次我再找你来谈。”

“这家伙卖关子，”王琪想。他便回到了他的住所。

他不看书，也不和老金搭白，只写日记。

叔瑜说话的那股劲虽然有点讨厌，但人是好人，他觉得；

话也对。

想着想着，他忽然对叔瑜感到异常亲切，他想要抱他一下才好。……

他把写日记的笔放下：思想太杂乱，写不下去。

“复三真可怜，社会逼他自杀。……他为什么不挣扎一下，不是，他可以奋斗的。”

……而奋斗也是几年以前的口号哩。以前是，一会嚷着要奋斗，一会又是，人生几何，玩玩得了，老这么交替着。……几年来没想这些，似乎这些是小孩子话。……

开开抽屉，把日记本使劲摔进抽屉。

反正没有出路，他想：喝酒，纵欲，一辈子也容易过去的。

两手握着拳。但马上又放开，去捧着头，肘子撑在桌上。

“这简直在演电影了，”自己笑起来。于是坐直了。

他累了，想早点睡。……他掉在半睡状态里。

“都不是偶然的……”

那么喝酒，纵欲，这意识的向自己招手当然也就不偶然：这是环境太坏之故。……

“不是，社会太恶劣……不行……”

横躺在床上，两手垫着做枕头。

他想起任天要到灌县去“赴任”时的话：“我干县长至少要比别人干得漂亮些。”

现在无论干得怎样，可是连下落都没有。……但他想：要是没有意外，并且任天立意干好一点……

“要是我，我有多少力量就尽多少力量来干，务必干得好

一点。……”

他似乎觉得密云蔽着的天，已经冲出点日光。

看见叔瑜的时候他第一句提出这个：

“譬如，”他说，“任天不遭意外，他立意要好些干……”

叔瑜打断他的话：

“这不叫意外，你不也承认这不是偶然的么。”

“不是”他摆摆手，“不是，这……我的语病。”停了好一会：“譬如说，你有个独当一面的事，不是，就譬如说你做县长，你把不把你主张用出来？”

那个似乎吓了一跳：

“主张？”

“是的，主张，譬如那些，也不十分保守，也不太偏激，一般以为好的那些主张。”

叔瑜深深地注视着他：

“你说得具体些吧，什么主张。”

他很费劲地说：

“你去……不是，譬如，少捞几个钱，本良心做事，把地方上弄好，使人民减少痛苦。……”

“就怎样呢，这样干了？”

“干了？……不是，这样或者会把现状弄好一点的。”

叔瑜微笑。

“你把局部弄好也不相干的，”他说。“譬如老沈以前生的皮肤病，老医不好，后来那位黄大夫说他的皮肤病是由于神经衰弱，有这事吧？”

“有过，怎样？”

“不怎样，”叔瑜说下去。“他的既然是由于神经衰弱，那你就天天用硼酸水洗疮，敷药膏，也好不了的。你把手背上的弄好了，手腕上又会长起来的。我们要医，自然从神经衰弱着手，好了之后，皮肤病自然消灭。”

“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说要根本治好。……不过……不是，还不晓得怎样去医神经衰弱，不是，就是还不晓得根本治法，怎么办？”

叔瑜死板的脸上有了点活意：

“但是现在已经晓得神经衰弱的治疗法了。你也不见得不晓得。”

那个有几分明白，但仍等他说下去。

“你已经知道那将来的，”叔瑜说，“你那天不是说过，到了那某一时候我们没有这些痛苦了么。……你还说，你要找出路。……”

王琪忽然把手搭在叔瑜的肩上。

“我晓得了，不是，你……呃，你叫我把将来的……不是，把那某一时候同找出路两种念头并在一处。……”他又补充自己的话：“晓得有光明，就要追求。……你……不是。……呃，我们再说得切实点好不好？”

“你提出来吧。”

“现在……不是。……我有许多的话，不晓得从那里提起好。……你……不是。……呃，同朋友谈话是必要的。……”他搭在叔瑜肩上的那只手搭得更紧了。“呃，你是不是从事于这事的？”

“你别问我。……总之这是现代人应当干的事。”

王琪点好一支纸烟。

“还有一桩事，”他说，“我从前……不是，现在也有过，我时时象闪电一样地生出那种颓废思想，不是，我有时觉得一个人只要醇酒女人就可以过一辈子。……我常常冲突，自己同自己。……一时想要奋斗，一时又觉得人生几何。……”

叔瑜也点起一支纸烟。

“这种矛盾的现状使你痛苦，可是你那思想，……你的想要奋斗，你的奋斗，是爬上去的奋斗吧，个人主义式的奋斗，是不是？”

那个有点不好意思，不言语，似乎默认了。他放了叔瑜，上一路下一路地踱着，

“我晓得了，”他抖去烟灰，“不是。……我们具体一点，不是，我们切实一点说吧，你的意思，我们应当走入那里去，那个……”

他站住，在叔瑜耳边说了几个字。

叔瑜点头。

“自然，你想此外还有什么。”

“你那天说复三不肯脱下长衫，就是说他不能到那里去？”王琪说。

“对的，”他停了一下。“他同任天未尝不知道这些，他们相信这畸形的社会会崩颓，将来会有个合理的世界。但是他们不去追，不去干，因为要干一定要舍去他自己的地位，加到那另一个队中去的。……他舍不得舒服的生活，但是。”

“这种人不少吧，”王琪说得很轻，几乎成了独白。

“不少，”叔瑜摸着下巴。他们是现社会沉淀下的个人主

义者。……但是他们有适应的本领，将来我们的革命成功，他们也会适应起来的。……”

王琪又觉得叔瑜在讽刺他，但这感觉只是电火似地一闪，马上就消灭了。

他高兴起来，他觉得自己快堕落的时候，有种力又提他上来。

象演剧似地，他把着叔瑜的臂。

“我了解……不是，我完全懂得你了，我完全……”

他把抓着叔瑜手臂的那手放下来，皱着眉。

“其实我晓得这理论，不是，我晓得这事实，但是我……不是，我总没有想到一种行动。”

“空有理论所以是不行的。”

王琪闭了一会嘴，又说：

“其实这是极浅近的事，不是，这是一定的路，怎么我早先没有想到。……”

“你很兴奋吧，”那个带点笑容。

“有点兴奋，有点……因为太……”

“了解强于兴奋，这事不是凭冲动的。”那个说。

“不是，呃，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现在我懂得了……这使我快活。……”

五六秒钟之后他又说：

“我以前怪复三太不振作，怪任天太官僚化，我现在晓得我错误，不是，我不应当怪他们，他们……其实不是他们不好，不是，是外界使他们……对不对？”

“当然是的。”

和叔瑜的这场谈话他觉得是必要。……一种新的力注射到他生命里了。他快活着。

“三弟兄是这样下场，”他想。“早就有分化的倾向，但是谁料到是这么分化的。”

他到外面去散步，变态心理学的笔记也搁下不抄了。

“复三同任天早点想到这个不好么……不是，他们早点决然走上这条路不好么？……”

不禁有点轻微的感慨：

“三个人，三个人，会分化是一定的……”

后来王琪不大上课。后来暑假后他不再到这地方来了。

作于 1930 年 7 月

# 小彼得

上海潮风书店
1931年12月25日初版
现据上海潮风书店初版本校印

# 小 彼 得

遂生拍拍老八的屁股，眼睛瞧着那满地嗅着的小狗。

“老八你看，这是哪个养的畜生。”

老八对手板吐了口唾沫，抓住铁铲，铲了一把煤向火门里送。门里的火象恋人们的心似地正有着劲，火焰不服气想到处窜。一堆煤下去，红的里面有黑气向上冲一会。

“嘿，”老八掉转脑袋瞧那畜生。

那畜生好奇似地瞧他们俩。它象叭儿狗，不，毛比叭儿狗的长。脖子上扣上一圈皮带，花的。全身的毛放光，象搽过Stacomb① 什么。

瞧呀瞧地他提起四条短腿溜过来，在他俩身上尽嗅。它能够嗅出每个人的气味。你走过什么地方，它会嗅着那条路跟你来。可是象这两个人，它似乎很难嗅出他们的分别：他们有同样的怪味，这还是它有生以来第一次所闻到的怪奇特的味儿。

象看不懂直译论文就丢了手，它弯了后腿坐起来……

说是这么说，但或许看懂了也未可知：狗知道。

---

① Stacomb：一种发蜡的牌名，通称“司丹康”。

老八拿铲子在地上一顿：

“嗨，这畜生！”

“Vou，”它说。

“你爷要打死你！”铲子又一顿。

“Vou，Vou，Vou！”

遂生笑出了声音。

“你对它一点狠处也没有。”

“这狗入的，”老八也笑着。“你爷敢跟你打赌：这狗入的定是那些粉团子养的。”

厂里的办事人都给叫做“粉团子”。

遂生把狗抱起来，摸它几下：透过手板皮的神经末梢下，有一种光滑细腻的感觉。不知道怎么个冲动他又去嗅了一嗅。

“老八，正经话：香哩。”

老八凑过鼻子去。

“唔。”

“怕是香水什么的。”遂生又嗅一下。

“那就是娘儿们养的，养来当做当家的。”那个用鼻孔短短地吸了几口气。“唔，不对，这是肥皂香。”

狗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跳下地来又坐着。把后腿举上来在脖子上一下下地刷着。

“狗入的，你嫌遂生脏，对不对？”老八吐口唾沫在手心上，又抓起铲子。

外面空地有谁在叫：

“彼得，彼得。”

小狗“Vou”了几声，巴的巴的地跑出去。

“小彼得，下回不要乱跑，晓得吧。”

遂生在门口张一下，他认识那个招呼彼得的是大老板的身边人。找了彼得去大概是给它吃什么。

“正经话，大老板养的，怪不得。”

“大老板养的？”老八皱着眉毛。“它叫什么啊？”

“象是彼得。”

“彼得，”那个象要记住它似地念着，“彼得，彼得。”

彼得在厂里就出了名。彼得是大老板最近在青岛八十两银子买来的。厂里的人在谈女人谈性交的空隙中老谈些新闻似的事：现在的新闻是以小彼得做焦点。

“八十两。八十两是几块钱？”

“这要请粉团子他们算。”

“我拿三个月贮金打赌，我说大老板把小彼得来做儿子：大老板没儿子。”

粉团子他们也说着千篇一律的话。

“我们总经理，将来遗产一定给彼得，信不信？”

“你赶快叫你夫人养个小姐给他吧。”

这还不算，茅房墙上添上新的木炭字了：在拥护什么，打倒什么的字样中，在色情化的幼稚绘画中，写上了彼得的名字。

“彼得灰孙子万岁万万岁。”

“大老板操彼得的屁股。”

“彼得同老板娘……”下面画了个简单的图。

“拥护小彼得作经理。”

小彼得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有了名流似的地位，被人那么注意着。不过小彼得的确有点了不起的劲儿，譬如是傲慢之类：也许这是下意识的。它本能地只对他主人柔顺，驯和，服从，而且又似乎瞧出了主人在人类间的地位，脸嘴间就表示得有点异样了，至少跟别人养的狗异样。

"小彼得，这里来。"一些比粉团子地位还低的人，在逗它。

它不来。

一个人吸着舌头叫："作作作，……"手里拿个馒头什么的去引它。

它不来。

旁边的人笑了。

"它一个月吃三十块钱的伙食，稀罕你的？"

"阿松你叫得它来，我们请吃小乐意。"

失败了两三次，阿松可动了火。

"这狗婆养的，看老子不揍死你。"捡起一块小石子，做着要扔过去的样子。

彼得偏偏头瞧他，并没怕的意思。

"怎么岔，你？"

有人瞧见那块石子离开阿松的手，向彼得身上飞了去。有没有打中小彼得，大家没注意着，总而言之，小彼得尖叫了几声跑开了。

"嗓子倒脆哩。"

在场的人心头都感到点轻松，瞧着小彼得狼狈地跑着，他们从心底笑着。

小彼得那种似乎了不起的神气，使它自己老去受些皮肉

的苦痛。以后这般人常捡小石子去掷它：看了小彼得就不自在的心情，他们用这方式去补足。

吃了些小石子，小彼得躺到主人的脚旁去补足。寸把厚的地毯上躺着，躺不到一分钟伸个懒腰。桌椅上的退光漆差不多照得见自己的脸嘴——那么光。气炉子里匀出的暖气也不象遂生他们屋子里那么热得不成话。

它摇摇尾巴，瞧瞧主人。

主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按一下不知第几号的铃。主人脸子本是平板着的，一按铃就蒙上了一层威严。象个机器人，那第几号人一挺直地站在面前，主人就又在威严中透出点非常精明，机警的劲儿，象在说："你们要好好的，我什么都晓得，你们什么都瞒不过我。"

"李先生那里通知过了没有？"

"通知过了。"那个肯定地点头，可是象鞠躬。

"他怎么说？"

"他说他对于……"

"好，不必说，我晓得。"摆摆手。

那人开了门要出去，主人又：

"哦，不错，喂。"

"是。"

"没有什么，去吧。"

脸子恢复了活气。

"Peter，来。"

彼得上了主人的膝头。主人虽然那么威严，可是对彼得是怪多情，怪温柔。彼得得到了过剩的满足：尾巴不怕吃力

地摇着，伸出舌子舐主人那只指挥着几万人的手。另外那只手是在抚摩着它。彼得显得伟大起来，尤其是主人才用过威权之后。彼得长得聪明，它看到了这一对比后衬出来的主人的恩惠。所吃了别人的亏，现在想来几乎是所谓：隔世！

主人第二次按个什么铃。

彼得瞧见进来是谁，它知道这是为他的事，不，不完全是它的事：它跟主人同有的事。于是那恭恭敬敬走了进来的听差，在角落的架子上拿了瓶香槟酒，给主人倒了一杯，又注了小半杯放在地毯上。

"好，下去吧。"主人放了它。

不多大一会，彼得摇着尾巴瞧主人，舌伸着，口水滴在地毯上。

"还不够么？"

主人给它倒些酒下去。

还没舐完，彼得忽然，不知酒醉了还是来了什么 Inspiration 还是怎么，他唱起来。

"呜呜，呜呜，呜呜。"最后一声由低而高，一个 arpeggio① 。

又来了一声"呜。"那是个 trello② 。

"怎么唱起来了，Peter？"

彼得还在地毯上打着滚，杯里剩着的几滴酒泼了出来。

"喂，为什么这样淘气，呃？"主人捉住了彼得，拍拍它

---

① 音乐术语："琶音"，即一个和弦内的各音依次连续演奏出来，如：1—3—5—1。

② 音乐术语："颤音"。

的头。

它眼珠翻上去，甜美地睡着了，象在春天的南欧伏在爱人膝踝子上打盹。

彼得要是只到技师或课长他们那里去走走，它受不到委屈。岂但受不到，还被一点尊敬。象在主人房里的出纳课长，老是用了狂热似的调子去欢迎彼得的。

"Oh, little Peter!" 非常亲爱的样子，而且把声音放大，附近的几间房子都听得见。

"来，到我膝头上来，我请你吃东西。"

给它吃椰子饼干，温存，巧格力糖，等等。

彼得不撒娇，象知道自己的身份似的。

"再吃点吧，Little Peter。唔？不吃啦？"

不吃啦，彼得跳下来，头也不回地走向主人房里去。

课长瞧着彼得往外移去的屁股，又调一回嗓子：

"哈哈哈，真好，Peter，你真好玩。"

主人的朋友也待彼得好。有时它对主人的朋友不敬，主人不怎么责备它，只是：

"Peter，你不看看是什么人就乱叫么。下次不许，听见吧。"

彼得去嗅嗅那陌生人，记住他的气味。那人却一把举起彼得，夸它长得好，亲它，抚它，象一个男子吻着漂亮保姆怀中的孩子一样。

在这里虽那么幸福，可是叫它在这里呆一整天可呆不住的：它又到处跑了。它又跑到老八和遂生那里。

"老八，你把兄弟来了。"

“好哇，狗入的，你爷欢迎你。”

彼得不是要去找罪受，它似乎是想摆点得意的脸色给他们看看：“你们大老板都温存我哩。”要是它会说话的话。

“你去把门，”遂生低着声音。“我试点手法给你看看。”

老八在彼得身边走过，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到了门边就突然回过脸来：把住门。

“Vou, vou vou vou vou。”彼得知道了这是什么意义。

遂生偷偷地捡起几块小煤块。第一块打着的腿。

彼得叫着窜着。可是不敢向门口冲。

“别打着你爸啊。”

“不会的，正经话。”遂生第二块打中彼得。

第三块，第四块，第五块……

窜着的小彼得最后鼓口气，用了最大的速度，从老八的胯下冲了出去。

他们俩舒畅地大笑起来。

“阿松真聪明，他发明的。”遂生说。

“总有天这狗入的给人打死。”那个在手心上吐唾沫，搓搓手。

阿松可另外打了个主意。他问人：

“有什么药一吃下就呕的？”

“不晓得。怎么？”

“哪个说得出这样药，我给他一个月贮金。不过要灵验。”

他认认真真地说的。他说他想把小彼得呕吐一下，看它吃的是什么东西。

有人告诉他给黄鱼它吃，不用说多灵了。

“生的还是熟的？”

“都一样。……生的怕它不肯吃，还是熟的吧。”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阿松带了一块熟黄鱼来，而且不约而同，此外有三个人都带一片黄鱼，用荷叶包着。

“来，彼得，来吃鱼。”他们把黄鱼放在地上。

彼得只瞧瞧他们。

“我们躲开吧：我们在这里他不好意思吃。”

他们躲着窥看小彼得。小彼得似乎有点诧异，四面张望了一会。

“这畜生走过去了。”

“是不是一吃马上就呕的？”阿松问那说药方的。

“顶多三分钟。”

“三分钟里头它要是跑开去了，我们看不见怎么办？”一个多虑地说着。

可是小彼得对几块黄鱼嗅了一会就走了，舐也不去舐一下。

“他妈的！”

小石子象机关枪似地打着彼得。

粉团子们对小彼得也没有好心，不过，顶多是恶意地嘲弄嘲弄它，不扔石子。不，不是这么说的。要是其中有一个粉团子头一个用石子打它，那全体粉团子就会来这么一手。现在呢，是那团人发明的：那团人发明了叫粉团子们去学样么？不干。可是粉团子们欢迎瞧那团人给罪彼得受。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热闹，听着小彼得痛苦的尖叫声。

“哈哈，这回你吃了苦吧。”

“你看，彼得一吃了苦，就到干爷那里去弄点好处。”

那天，彼得后腿股上不知给谁弄的，去了一块皮，红肉露出了一平方英寸那么大小。

“乖乖龙冬，彼得受了重伤。”粉团子们说。

小彼得跑到主人面前去诉苦：呜呜地叫。

“怎么的，你！”主人瞧见了彼得的伤处几乎跳起来。

“呜呜呜呜呜……”

主人亲手给它涂了些油膏，贴上纱布，基督式地封上橡皮膏。

“Peter，告诉我，还是你自己不小心，还是哪个欺侮你？”

彼得在这温暖的抚摩中，把被侮辱的悲哀全迸出来了，用头在主人胸口上揉着。主人瞧见他眼睛里似乎有泪水。

“真可怜，不会说话。”

只是不会说话，此外全明白。要是会说话，现在叫它说出两千打感伤句子来也不会困难。

彼得被那团人辱害的事，粉团子们天天谈着了：这些话传到了课长们耳里。课长去告诉大老板的“身边人”。身边人去禀告大老板。大老板象上半年他小姐要嫁给一个穷教员的事件那样地发怒。

“那还了得！……他们对 Peter 就一点同情都没有么。”

说要密查，并叫人通知厂里的巡警，要有人危害彼得就抓起来。

“我要送他到警察局去：惩戒他们的不人道！”

这件事没给查出来。一个打红领结的粉团子很自信地说：

“想来呢，总经理讲过那样的话，他们不敢打彼得了。但我想来他们还是要打的，要抓是抓不胜抓。打了它，总经理这边面子又下不去。……”

粉团子们都好奇地等着：急切地要看看这件事怎样发展。

小彼得似乎要弄个缓冲局面：它一连几天不出来。

“怎么，那畜生不出来了？”阿松他们发着急。

他们已经商量过，而且预备好一些东西，想跟小彼得开个大点的玩笑。

“阿松，我们要时时刻刻都留意哩。”

“晓得的。”他笑笑。

“不要因为它不出来就懈下去。”

“不会的。”

老八和遂生也有些准备。

“遂生，拴狗脖子结怎样打的啊？”老八手里一根绳。

“你说彼得肯不肯吃屎？”那手打着结。

“狗谁不吃屎，只是它怕不吃。”停了一会又：“我们还要给它吃狗屎哩。”

他们因为彼得吃得好惯了，这回要给它点脏东西吃。

小彼得不出来。

沉闷地等呀等的。那天正是下班的时候。

“来了！”老八狂热地叫起来。

“哈，真是！”遂生张大眼瞧着进来的七八个人。

真是来了。可是老八预备的绳子没用得着。那小畜生是给抱在阿松手里，绑上了绳子，绑得怪周密，连嘴都扎上了，怕

它叫。那许多人拥了阿松走进来：在此地开个把玩笑别人不容易瞧见。

“遂生你去把风。”阿松说。

那个走向门口。可是舍不得丢了里面的戏不看，就依在门边：里面外面都瞧得见。

“怎么办呢？”

“摔到粪缸里面去？”

“不好，”遂生低声叫着，“怕人看见，正经。”

“给它吃屎，吃狗屎。”

大家笑起来。

“谁去采办？”

老八想到一个主意：

“你爷把他打出屎来。……阿松，把他放到煤堆上。”

小彼得要挣扎无从挣扎，躺在黑煤堆上面，恨恨地呜呜着。叫也叫不出，否则许有救兵。光润的毛上沾了些煤屑。眼睛里充满了恐怖。彼得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怎样，看来是很糟，因为老八对手心吐口唾沫，抓起了铲子。

“嗨！”老八使劲的呼声。

“糟糕！”他又说。

本来只是想把他打出屎来，可是——一个决定小彼得的命运的可是！——可是不知道是有点什么鸟气，还是用力用惯了，这一下不轻不重，小彼得的脑袋上迸出了红的和白的。

“啊！”大家迸出这一声，并没有惋惜的意义，只是一种觉得这事出乎意外，而且这所谓意外的事是有几分快意的。

其余没说什么：老八这一下是极自然的事。还有桩极自

然的事！不必别人示意，老八还会来第二下子的。

戛！——第二下。

彼得腿子抽了几下。彼得完了。

“老八，你犯了死罪。”一个笑着说。

“遂生，看住。没人么？”

“没。”

“我们吃狗肉！”忽然有谁提议。

“见鬼，这样他们就晓得了，”告诉阿松药方子的反对了。“他们”两字特别说得重。

阿松抢过老八手里的铲子，把彼得的遗体铲起，向火门里一丢。红火里有一股黑烟了，喷出了些烧鸡毛似的气味。……阿松又把沾了血的煤块摔到火里去。

大块头的玉和尚忽然举起右手，向大家说：

“伙计，咱们开追悼会。……预备，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静默五分钟。……”

“见鬼，只有静默三分钟，哪有静默五分钟的。”

“怎么不是……！”

“你爷敢打赌！彼得会升天的，你信不信？”

他们感到痛快。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各人也就闭了嘴。仿佛没吃饱似地沉着脸，脚底下懒懒地拖着步子。谁也没再想记刚才的惨案了。

原载1931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22卷第10号。

# 皮　带

## 一

一件成了白色的蓝竹布长褂，一双军用皮鞋，邓炳生先生到首善之区来找梁处长：请他“栽培栽培”。

把一只铺盖，一个网篮，用洋车拖进处长公馆里的时候，炳生先生袋里只剩了块把钱。他打算吃住在梁处长公馆里。可是梁处长抬起头，眼珠从鼻尖两旁射下来，眉毛中间打三条皱纹。

“唔，本来呢，我这里可以住。唔，但是呢，唔，住了两个客。那，你住到处里去罢，我先通知梁副官，唔？横竖你不是外人。”

炳生先生的娘，跟梁处长太太是不大亲的表姊妹，所以他横竖不是外人。当天就搬进处里：那由梁副官编派，住在副官室隔壁的上士房里。

梁副官摸摸脑袋摆摆手，拿出几下办事精神指挥勤务兵替炳生先生铺床。

“江斌，褥单要铺平哪，你真是！……还要放下些。……唉，对了。”

房里很干净，朝南两扇玻璃窗，太阳射进两块光，倒在地板上。这房间睡两个子人倒顶舒服。炳生先生很受用。

“梁副官是好人，”他肚子里说。

“上士虽然是上士，倒是读书人，人倒还不俗，不然我也不会。……对不对。……哈哈哈。”梁副官虽然是好人，笑起来可象坏鹅。

炳生先生就跟梁副官打得烂熟了。梁副官是梁处长的堂侄，炳生先生称做五哥。五哥跟他谈处里的情形，谈副官职务之难，谈吃喝玩乐，最后呢，照例是谈女人。……

“快看！”梁副官听到皮鞋响。

“什么？”炳生先生把窗幕掀起一角。

什么：两个娘们儿。

“好不好看？”梁副官忍不住地笑。“这两个都是处里的女同志。”

“干什么事的？”

“司书。女同志总是当司书，不晓得何解。……那个穿蓝袍子的是准尉，这边一个是少尉。……”

把眼睛钉着准尉少尉，一直到她们转了弯。炳生先生掉过脑袋瞧瞧自己的褪色蓝竹布袍，脸上发烫。他低着脑袋。脖子象是软的，几次想挺挺胸脯，昂昂头，老没办到。

“五哥看我这次事情找不找得成，你说？”

“慢慢地来，急什么？”

炳生先生要叹口气，可是把气拚命屏住，不叫给梁副官听了去。

“你愁什么，”梁副官舐舐手指，翻着账簿。“事情问姨爹

要，要不到就住在这里吃，慢慢地来，哈哈哈。”

“说是这样说，不过……”

那个似乎一心在账簿上，嘴里慢慢地来：

“不要紧的，时气一来事情就钉着你来。急也没用：‘欲速则不达，’哈哈哈。”

炳生先生打个呵欠，到新铺的床上躺着。

“女子也当少尉准尉，”对自己说。

少尉准尉虽然只是起码官儿，可总是官儿，不是士兵。炳生先生料不准他这回可以捞到个什么。起码得弄个准尉吧，可是也得碰“时气”。炳生先生兵是没当过，却当过士：传令中士。士跟兵差不离，腰上只配绑一条横皮带。而那俩娘们儿，要是一武装起来，是斜皮带。

“堂客们也吊斜皮带！”

一个劲儿跳起来，他在房里打旋，象要找一条斜皮带。

“这一次要做长官才好，当士兵真是……”

炳生先生倒不是要过什么长官瘾，只是家里穷了，他的娘老子靠他有事时接济。当官长比士兵多几个子儿，是一；二呢是，因为家里穷，给乡人族人都瞧不起，他就想争口气。

对窗子站住，瞧着太阳，打了个喷嚏。幻想也从喷嚏里喷了出来。他要是当了长官，就譬如说准尉罢，他得着上武装，吊着斜皮带，回乡去一转。他第一个去拜望那鸟七伯伯，把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他得在城里走走，那些绑横皮带的士兵瞧见他，就脚跟靠脚跟站直了，叫“敬礼”！于是所有的熟人都嫉妒地瞧着他。于是……

嗨嗨，那时候！

他又在房里打旋，旋一会又躺到床上。

幻想不大丰富，想了点儿再想不上了。总而言之想争气，想对他们来一种形而上的报复，他非爬上去做个"高"点的人不可。

他起来吐口唾沫又躺倒。他听着隔壁梁副官格达格达地在打算盘，打着打着梁副官用了九成鼻音喊人：

"江斌，江便。"

梁副官似乎在问着江斌一些什么事。接着梁副官走路的声音和拿皮带的声音：梁副官要出去。

炳生先生不知怎么个冲动，爬起来，走到门口，瞧梁副官出去。

皮鞋响，咳嗽一声，梁副官出来了，向炳生先生点点头就走。

武装整齐。斜皮带。符号上是，蓝边三颗星，三颗！……

这些印象的总和，使炳生先生觉得梁副官怪伟大起来。梁副官是上尉：尉官里第一个大的。这种伟大于炳生先生可还亲切：在这一辈子中不见得就爬不上一个上尉。……处长姨爹当然更伟大。可是伟大得不近人情，就是说炳生先生自量爬不上那么高。

"没有那个福分，"他自己说的。

他叹了口气。

## 二

日子走得比处长姨爹的汽车还快，炳生先生来这里已经

有两个星期了。

家里来过一封信，两个明片。他的老子以为找事不会比种白薯更难，所以叫他马上寄五六块龙洋回去，并注明不要钞票，他以为儿子早做上官了。又告诉他，族上七伯伯，乡里王九太公，对他家里的种种凌辱，轻蔑，嘲笑。他娘气得哭了三天，闹着要上吊。最后一个明信片上有责备的口吻：娘说再不寄钱来，娘就到城里做老妈子去。

炳生先生当时很愤怒，预备用很重的口气回封信。可是娘老子怪可怜，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儿子的期望又太奢。对儿子总是好意，虽然有了点牢骚。炳生先生回信，详细说了找事的难，现在还没找着。最后叫家里以后别写明信片，免得给人瞧了笑话。

想起家里的事，想到自己的事老没着落，淌起泪水来了。

"怎样办呢？"差不多每天要这么想一下。

目前没办法；处长姨爹叫他等机会。

意识渐渐地变，现在变成和一切都不融洽。梁副官那象鹅叫的笑，喊人时候的鼻音，炳生先生觉得怪讨厌，可恶，卑鄙：他们那一窠子人都这么着。处长姨爹也不是好人。炳生先生不过是要饭吃，不然——

"不然哪个高兴看他们那副脸色！"

炳生先生只有在必要时才到处长姨爹公馆里去，不然就躺在房里。上士在房里便跟上士谈谈。梁副官房里也少去。

上士以前当学兵，现在晚上没事就看些书。炳生先生对那些书毫没兴味。

“你天天发狠看书，预备升官么？”炳生先生笑着。不过是随便说说，讽刺倒是没有的。

“我哪里想升官，我连希望都不希望。”

炳生先生突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

“笑什么？”

笑什么？炳生先生自己也说不出。十五秒钟后，他费了大劲去把笑收住。

他俩每晚上都谈得很多，尤其是隔壁梁副官出去了的时候。有时候那些传令兵和勤务兵也到房里来扯谈。他们大半是恶意地挖苦哪位长官，不管处长也好，副官也好，都谈。此外就用了些最老实，最干脆的字眼，来谈女人。上士是“读书人”，可是也跟他们那么扯谈。那些兵并不怕上士。炳生先生起先很怕听那些个话，象一听就得失去身分或未来的斜皮带，但混上什么三四天就惯了。那些兵要是有事去，不能到房里来扯谈的时候，反而感到一种寂寞。他仿佛自己成了他们的一个分子：挂斜皮带的事不再去希望，这似乎是另外一种人的事。

那些士兵本来见了炳生先生有点拘束，因为炳生先生穿着竹布长衫，又是处长的亲戚。上士就给炳生先生解释。

“我们随便好了，邓先生是很随便的。”

“邓先生以前在哪里的？”

“我以前当传令中士，”炳生先生莫名其妙地感到快意。

“读过很多书吧？”

“哪里，我高等小学没有毕业。”

炳生先生接着说了点愤慨的话：什么亲戚不亲戚，阔的

还是阔人，穷的还是穷人。

“那当然，”上士说，“而且不阔的想升做阔的，阔的想再阔。我却不想。”

“我们没有出路，”炳生先生红着脸，“来不得，当土匪都行，妈的。”

最后两个字说得不大顺口。

他们对炳生先生什么嫌也不避了。可是叫起来还是叫“邓先生”。邓先生要他们叫他“老邓”，他们没改得过口来。

炳生先生并不是要适应他们，随随便便说说的：他对阔亲戚的确有点仇视。

有一个星期五处里开除了一个传令兵。处里的士兵都不平，炳生先生听了更有点那个。事情是，在办公厅里有个什么潘科长叫那传令兵倒杯茶，但茶壶里已经空了。

“怎么会没有茶的，你吃了饭全不管事么！”科长说。

“报告科长，我不是勤务兵，是传令兵。”

这报告给潘科长的脾气加了劲。

“管你什么勤务不勤务，办公厅茶总得喝！……”想了一会似乎没话可说了，就：“混蛋！混蛋！长官受你们的气！……”

潘科长就开了个条子给梁副官。梁副官就叫那传令兵来“申饬”，算饷银：叫他走路。

“如今呢？”炳生先生问。

“当然走了，”副官的勤务兵江斌说。

“他们总不记得士兵也是人，”上士高声地。

炳生先生瞧了上士一眼。

“那个潘科长是怎样一个人？”

“天天打这里走过的，明天我指把你看。”

瞧见了科长一眼，炳生先生甚至于幻想着有一把手枪打死他。

和他们打在一起感到点快意，亲切，可是晚间上床以后就想起失业的悲哀，由这种悲哀又归到愤怒：他们升官，他们发财，撇下炳生先生。愤怒加一成，跟士兵们的友谊就深一成。他现在只想弄一个——好点是上士中士，再不然上等兵都行。

炳生先生那天见着当处长太太的姨妈，就说：

“我住在处里心焦死了，不晓得究竟有法子没有？”

“找你姨爹的人太多了，都是不大好设法。……不过一有事先尽你。横竖有吃有住，又有人照拂，总没有什么不便。……急也没有用的，不是么？”

“但是我家里……”炳生先生脖子又是软的，低着脑袋。可是眼睛在看着处长太太，想她说“那我替你寄点钱去好了”。

但不这么说。

“不过你心焦也没用啊，”她轻松地。“你姨爹那里我天天催他，他总说等等看。……他实在太忙了，公事又多应酬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请。今天又有人请，就是那个司徒委员——现在姓司徒的人真少，我还当它是个名字哩，真笑死人。……”

“我是无论什么事也行的，就是当传令兵勤务兵也好。”

“勤务兵就……”她摇摇头。“十块五毛钱一个月，伙食吃自己的，忙又忙得个要死，外快一个也没有。还不也得看是哪个的勤务兵，象科长科员他们的勤务兵，就没有一点好处。你

姨爹的勤务兵那就不同了，一个下士每个月也有五六十块，比当少尉都……”

回来后他问梁副官，处里可还有上士缺。梁副官告诉他处里只有两个上士额，一个是同房间的那位，另一个是处长的马弁，说了就学鹅叫。

这晚有个想头使炳生先生睡不着。他有种命运的经验：凡是希求着的，结果是达不到；反之，没想到的事倒会意外地来临的。这一向他都没想到斜皮带，也许……

“也许这一次竟吊得成斜皮带，我这一向都没想它。”

接着又：

“狗婆养的，此刻不是又想到了？”

一想到斜皮带，斜皮带的事多半又没望。

“他们哪里会替我诚心找事。诚心找还找不成么，一个中将处长？……我的事情，他们只说说风……风……风什么话的。”

炳生先生记得“下江人”对这些话有个专门名词，叫风什么话，但中间那个字怎么也想不起。

他叹了口气。

## 三

可纪念的一天。

这天天气不算好，可是时气好。梁副官告诉炳生先生：处里出了个司书缺额，处长说给炳生先生补。

“以后你就可以安心了。……拿到薪水不过要请客哩，哈

哈哈。”

“五哥说的是真的么?”炳生先生的声音打颤。

“狗哄你。……你快些写个履历吧，姨爹说的。履历片子这里有。”

炳生先生抖着手指接了履历片，逃似地出了房门。

忽然又站住：

“是准尉是少尉?”

“本来是个少尉，不过把你补起来还不晓得是少尉准尉。横竖……”

下面的话炳生先生没有工夫听，一腿跨到自己房里。他当然希望是少尉：比准尉多十块龙洋。但是，他又想，准尉也行，总而言之是斜皮带。……

一身的血在狂奔，心脏上有三百条蜈蚣在爬着的样子。额头上沁出了十来点汗。

“呃，真热!”

突然发现了手里拿着的件把东西：才记起是来写履历的。

“怎样写法呢!”

为郑重起见，先打个稿子给梁副官看。

出身：“高等小学堂肄业。”

经过职务：“曾任传令中士，须至履历者。”

“要不得要不得，”梁副官尽捧着肚子学鹅叫。

炳生先生茫然了。

“要怎样写呢，我不会写啊。”

梁副官给他改了一下：什么中学毕业，又是什么机关里的书记。又把学堂的“堂”改做“校”。

“人家不会查么？”炳生先生问。

“哪里有人来查。”

“五哥你说咸板鸭好还是烧鸭子好？”

“做什么？”那个愕然地。

“我想送姨爹一点人情。”

“那又何必，不过烧鸭子比板鸭子好。”

炳生先生手发抖，履历写得怪费劲。

“五哥你说房子呢，房子怎样办？”

“你住的房子么？自然把你搬到办公厅旁边职员室里去。”

“啊呀真热！”拿袖子揩揩额头。

就在当天，江斌把炳生先生的睡觉行头，从上士室搬进职员室。同房间的是薛先生，中尉收发。

“从此以后……”炳生先生老这么想着。

这么想着一直到夜里：老睡不着。外面下着毛毛雨。里面是薛中尉收发一个劲儿尽打鼾。炳生先生又觉得热，小褂裤象发霉似地潮着。

“从此以后……”

少尉还是准尉可不知道，可是为得怕希望太大而有幻灭的悲哀之故，炳生先生从准尉着想。三十二块钱：伙食十块，自己用十块，寄娘老子十块，还有两块——按月储蓄。不，这还不是急务。第一得支几块钱做套灰布衣，买根斜皮带，斜的！脚上这双军用皮鞋还是当中士时期穿的，太不成话，所以新皮鞋也是急务之一。军帽五毛钱一顶：可是踌躇着，还是厚边的好，还是薄边的好。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挂横皮带的瞧见自己就得“敬礼”。他回乡去的时候，也挂斜皮带，用额头看人。……一想起前几天还说过就是当传令兵勤务兵都行，脸上发起烧来。

第二天很疲倦。张开眼。薛先生已经在刷牙了。

炳生先生不大自在：薛先生是中尉；中尉与准尉之比，等于准尉与中士之比。……可是马上又想开了，薛先生起码有三十多岁，自己才二十七：到了三十几，不见得连一个中尉都爬不上。

“薛收发今年贵庚？”

“十八。”

“不是，我问你贵庚，”最后两个字说得非常响亮。

“是啊，我今年十八岁。”

炳生先生几乎跳起来。可是镇定住自己，打个呵欠，表示他没听见那句话。

下午三点钟，一个含有最重大的意义的三点钟，一个平常跟炳生先生打笑的传令兵到房里来，手里一个大信封。

“恭喜邓先生。请你盖个私章。”掀开一本簿子。

炳生先生先用发疟疾似的手去接了大信封，擦擦眼睛瞧它的左角上一条字。他集中全生命的力去辨“尉”字上面那两个字的差别。

右令少尉司书邓炳生准此

再瞧一遍：“少”！——一点不含糊。

“怎么来得那样快，那东西？”他去问梁副官。

“这是处里的公事，你没看见么。还要呈请部里正式下委。”

“呈请不准呢？”

“没有不准的。你放心到差好了。”

马上就到差，马上认得许多同事：自然都是挂斜皮带的。在办公厅里呢，有批士兵伺候着，这批士兵就是炳生先生以前在上士房里跟他们天天打在一起的。

“这有些讨厌，”炳生先生想。

他后悔他不该以前跟他们太放肆，失掉几成现在的斜皮带身份。还有更糟的是，他告诉了他们，什么高小没毕业的，什么当过传令中士。……

“他们一定看我不起，不当我长官看待。”

给士兵瞧不起的长官，做人是很难的：身份，面子，庄严，所有这些全扔在垃圾桶里了。

“真可恶！”炳生先生恨恨地竟说出了声音。

“什么？”同科的萧书记问。

“我说本处里的勤务老爷。”

一位科员独自地插嘴：

“无论那个机关都是一样，勤务总没办法。军队里就好，管教严，不听话就打军棍，禁闭。这里是，哼。”

“有时候士兵还看不起长官哩，”炳生先生试探地一句。

“那倒他们不敢，长官究竟是长官。”科员说。

炳生先生下了办公厅，天天跟住在处里的同事谈，譬如梁副官，薛收发，还有几位司书和书记。除性的事件必须要谈的以外，就是电影哪家好，卖唱的女性谁屁股大，皮绑腿和马

靴之比较，还有是，某人升级升得快，某人一辈子不升级，而且给撤了差等等。

“老熊真是糟糕，拚死命找人说话，唔，倒撤了差。”

“哪个老熊？”炳生先生要表示自己跟在座的是一伙，装了很熟悉似的脸嘴问。

“你不晓得的。”

“一个人，”梁副官说，“什么都说不定，全靠个时气。一个人时气一来，从少尉一升就可升做少将的。”

“由上校升少将就难，”炳生很在行地插句嘴。

“无所谓，全在乎时气。”梁副官确信的样子。

炳生先生想：

“我日后会不会升？”

这还用说么。处长姨爹既然那么关切地给他找到事，当然还得关切地升他的级。一升：中尉书记。再一升：跟梁副官同等。再几升，嘿！……炳生先生预算着：在处里干十年，上校科长都可以希望到的，那时他不过三十七岁。

炳生先生心境很开阔，饭量增加三分之一。

## 四

现在炳生先生到差只三个月。可是我定得把炳生先生向读者再介绍一遍，因为你现在要是见了炳生先生，决不会认得他的。

炳生先生着上崭新的灰布衣，嫩黄色的斜皮带。脚上是黑色硬底皮鞋，走起路来戛戛戛地怪响亮。胸脯子当然象军

官样地挺起。脖子以前是软的，如今可硬得厉害，但对官阶比他高的是例外。本来怕处里的士兵瞧他不起，现在已经证实士兵不敢瞧他不起：士兵在路上遇见他还立正示敬哩。有时候他走路故意向有个士兵站住的地方冲去，士兵就很快地让在一旁。同事呢，同事没丝毫轻视他，即使是上校科长，也客客气气。

起居是有江斌伺候。照规矩炳生先生可以跟另一个尉官合用一个勤务兵，可是他没用，每月就能拿半个勤务兵的钱：五块两毛五。江斌服侍，每月给江斌两块大洋。所以炳生先生每月的收入一起有四十五块两毛五了：那三块两毛五是额外收入，炳生先生预备拿来看电影及其他娱乐的用处。

喊人的时候，炳生先生也学了梁副官的，用九成鼻音。

"江斌，江便。……喊你怎样总不来，嗯？……有的事情做惯了的，还是要嘱咐，真是！……"

于是昂着脑袋，硬着脖子，叫"江便"铺被，倒茶，等等。

其次是，炳生先生觉得自己知识差了点，很用着功。由薛收发的介绍，买了三部极切用的书：《公文程式大全》，《秋水轩尺牍》，《燕山外史》。他方面炳生先生也抓到些新知识：同科的赵科员定了几份白话文的杂志，炳生先生也借来看，炳生先生的谈吐也不同了。

吃稀饭的时候他问薛收发：

"你的政策以为咸鸭蛋的趋势好，还是皮蛋的趋势好？"

"什么？我不懂。"

"不懂？"炳生先生轻蔑地。"我的计划，以为你一定了

解的。”

在办公厅他问萧书记：

“令爱人真来了么？”

“唔。”

“她来了之后，你的家庭范围还重心不重心？”

那个漫然地答：

“还好。”

“那真是能者多劳。”

有时炳生先生写点文章。这些用功并不耽误他的工作：他对于工作怪努力。为工作之故他每天早晨还习三张小楷。

科长是爱研究相法的，炳生先生在办公时间里一有空，就给科长抄着《麻衣相法》。科长满意地说：

“邓司书真努力，将来有机会，我保你升中尉书记。”

所以虽然在这大热天，炳生先生还是一刻也不休息地埋头抄麻衣什么，而且用恭楷。

炳生先生很乐观：前途无量。斜皮带只有愈吊愈稳固，地位一天天在爬高。炳生先生是幸运的。

可是同时又，炳生先生心上有个隐影，怎么也除不去，还是关于士兵，士兵现在对炳生先生，当然是跟对付一切长官那么有礼恭敬，但谁知道他背后谈的什么。以前是满不管身分不身分地跟他们打笑，那么随便，猥亵，坦白：炳生先生一想到这，脸就发烫，全身甚至于战栗。他极难堪，差不多想自杀的样子。有好几夜为这件事睡不着，象所谓逃了法网的罪人之受上帝的谴责。

“唉！”炳生先生捶捶自己的胸口，额头上鼻子上全是汗。

更使他内疚的是，跟他们说了处长姨爹的坏话：他真想不透以前为什么那么混蛋，糊涂。

“还说过，来不得就当土匪哩。”

心上象给谁打了一拳似地难受。

炳生先生常偷偷地跑到上士室的窗外去窃听，虽然是毫没结果。又常怀疑地瞧着那些士兵的脸，推测他们的肚子里可挖苦了他。

“这批东西要全都开除了才好。”炳生先生祝着。

“两个理想：”又自己商量着，“一个趋势使他们不重心，一个趋势是使自己同处长科长感情好起来。这样才能算是青年范围的政策。”

这样想了他才能安心地睡着。

## 五

处里起了点小小的不安定。

梁处长被派到哪国去考察什么，新处长有了人，而且到了差三天。

职员们小着嗓子谈着：揣测谁会掉饭碗，谁会升级。

“我当然是第一个滚蛋的罗，”梁副官说。接着满不在乎地笑了，不过笑得很紧张。

第二天有个大信封的东西到梁副官手里：叫他“毋庸”到处里办公了，叫他“另候任用”。

炳生先生说：

“另候任用，或者会给一个更好点的差使：这理想倒是很有希望的哩。”

“你阿木林，”梁副官学鹅叫了。“公事总是这样的，就是请你走路。”

炳生先生心脏一跳。他记得相书上说二十几岁的人是走额头运。他对镜子照照额头：额头很丰满。

说不定科长要趁此保他升中尉，他想。于是梁副官把行李搬走的时候，炳生先生用老板同情小伙计似的脸嘴送他到大门口。

又一天，那传令兵，还是那送好消息给他的那传令兵，走到房里来。

“请邓司书在这里盖个私章。”

邓司书直觉到这是个预兆：这个兵总是带好消息来的。

抖着手接过那大信封。——

有五个人得“另候任用”，炳生先生的名字在第五。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也是这样：又再看一遍，又再看一遍还是这样。

炳生先生眼睛花起来。一切在打旋，在跳动。挂在衣架上的斜皮带飞了起来，飞在半空，忽然裂成粉碎。灰布衣和军帽变成一团黑东西，上面有两只放光的眼睛。……一种有力的、几十万斤重的东西压着炳生先生，压得炳生先生神经都麻木了。最后炳生先生的泪腺里给压出了水。

炳生把脑袋倒在衣架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啜泣着。

那传令兵惊异地瞧着炳生先生，他怎么也想不透，为什

么邓司书要跪在斜皮带面前哭。

傻了三分钟，那传令兵嗫嚅地说：

“邓司书，要请……要请邓司书盖个私章。”

原载1931年7月《青年界》月刊第1卷第5期。

# 二十一个

我们在白芦沟休息下来。……

走了一天两晚。脚板起泡，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结成一块厚皮，和袜子死死贴住，袜子脱不下来。……身上满身虱子，打几下衣服想打下虱子，可是衬衫象邮票似的粘住着皮肉，打不动，裤子虽然在河里渡过，现在它却自己干了起来，不过比以前粘得更紧些。……

大家的眼白成了红色，眼黑翻了一半上去，象还没闭眼的死尸；眼眶子一圈黑。……腿子发了一点肿，比平素大一圈。……

一吃喝过，大家就躺了下来。一躺下连骨头都软了。心里想，无论有什么天大的事发生了也躺着再说。……老实话：这时候要是有敌人来了也不想起来的，宁可吃颗把黑枣子。……

可是糟糕。躺着不一会，营里的传令骑了匹马到了连部，叫我们高连长马上到营部里去开什么紧急会议。

什么毛病？又得准备了吧？

"操他妹子，管它，睡了觉再说！"一位弟兄哼着鼻子说。

这事情可不大好。并不是害怕。……要是不歇脚，不躺

下，再走上几天几晚，遇着了敌人倒不怕。可是一休息就完了，一休息，别说开火，就是叫你起来走三五步路你也得咒他的娘。可是……

可是大家呼呼地都睡着了。……

下午一点钟左右，营长骑了马到前面来，几个连长跑着腿跟着：看防务。

过了一会，高连长发了命令，叫向东移三里驻下。

弟兄们张开了一半眼睛，在肚子里咒他的三十六代祖宗。咒只管咒，起来还是起来。大家用手背揩了揩下巴的唾涎，呵欠也不打一个地就起身，背上那些七七八八的捞什子，开始移动。……脸上的皱纹里嵌着灰土，耳朵里也敲得出土来。……颧骨是青色。

"先上水……那边可没有水喝。"

不知是谁这么叫了一声，大家给逗得做梦似地抢到沟边，喝了些又上了些，水自然是有点黑的，沙虫也多，不过也还干净。味有点那个，不知你们叫什么，我们叫做涩：水味有点涩。……可是其实上了当。其实那边也有水，跟我们现在上水的这条沟是通的，水也好。

沈振国走在我旁边。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了句"操他妈"。他好象只是在肚子里骂着的，不知道怎么岔，关不住，给迸了出来。他那意思我真懂得，可是说不出。……他并不是要骂谁。

我想答他句把话。……但还是说不出：肚子里是有个意思，要变成一句话，要叫别人懂得，可难哩。闭住嘴了，我是不大会说话的。

“快点走！”高连长叫。

来兴一步挨一步地拖在顶后面：割吃！班长的枪柄打在他腿肚子上。

“操你祖宗，还不快走！”

给打一下似乎就有了点力气，不过腿子还是提不高。

背部弯着：这时候身上那些鸟东西比以前重得多。他们也随随便便，不再叫你“胸脯挺出，小肚子吸进”了。

到了那边就不许再躺下。……

有道理，要一躺下睡着了，大家便得没命：敌人是在向我们走着。……

“听，来了！”不知哪位弟兄压着嗓子说。

大家歪着脑袋听。

真的，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步枪响！

“还远哩。”

是的，并不近。

“准备！”高连长说，“别着慌，大家要镇静。……我们要取攻势防御。……要镇静！……”

大家站直了身子。

有几个揉揉眼睛：眼白老是红，眼黑老是灰色。

还是歪着脑袋听，……可是枪声听不见了。

站直了身子又弯了一点下来，上眼皮重得只望下掉，……有几个似乎连枪都拿不稳。……

可是……

“又来了，听着！”

——拍拍！拍拍拍拍……拍！……

近些了，他妈的！

弟兄们把枪都抓紧些，象怕他逃去似地。……有一位弟兄的腮巴子动了两动，其实他并没吃东西，谁还吃什么鸡巴东西！

正是静着，营里的传令骑着马飞跑地来，在马上叫了些话。

"……第三连掩护退却！……"

我们的耳朵虽然没害病，但只听见一句话："第三连掩护退却"。掩护退却呀，妈的！这就是说，别人退却，你掩护……

第二连和第一连的人哄哄地移动起来：他们开始退。……

高连长尽管厉害，可是刚一听见"第三连掩护退却，"他也变了点样子：脸子一阵白，白到了脖子上，耳朵上，嘴上，象有一桶石灰水向他头上泼，……可是他压住他自己了。这里说的压住，就是他自己先说的那镇静。

"别慌！"他叫。"这是咱们生死关头……别慌……振起精神来……嗨，怎么啦，你！"

被叫着的那弟兄惊了一下，立即挺一挺胸脯。

高连长又象猫头鹰叫似地喊连附们。

"吴连附，你们都来。……你们把排上的子弹都分配一下！"

连附们都忙着了："……陈得标，你交两排来……何光，你拿两排去……还有你，嗨！"

"准备！"高连长嘴唇皮紧绷着，说出话好象很费力。"别着慌，这是我们生死关头……要镇静……"

接着裂开嗓子叫：

“上刺刀……”

格拉格拉地大家都上刺刀。

枪声更近……走着的时候瞧见远远的白云，一滚一滚地滚上天。云散了。刚一散，拍拍拍——又一堆云……

再一近，子弹叱叱叱地飞。

都走着，不由自主地，一个跟一个。……心里空空洞洞的。怕倒不怕：没有工夫怕。已经记不得自己有手，有脚，有脑袋。也记不得自己是什么东西，只是别人走你也走，别人放枪你也放，别人逃你也逃，跟着别人做，老没有错。……大家都在做梦。

敌人拚命喊着。前进着。放枪着……

散开了。紧紧拿住枪，紧得连手都发胀。……

“前面发现敌人，五百米达开放！……”

……弯着腰弯着腿，一面扳机子，拍拍拍地打了去。

“前进哪！”王连附跑着喊，“一退就没命哪！……操他妈，看准标的！”

看准标的，谁不知道。可是都是烟，到处是烟，天下地上。你就看准那“标的”，拍的一声又打了左偏。……不过，我们总也瞧着打，要是胡打，我们子弹不够就糟了大糕：我们是掩护退却哩。

拍拍拍！只是拍拍拍！子弹叱叱着也听不见了。……

“嗳，不好！”来兴大腿上带了花，膝踝子一屈，连身子仆了下来。

谁也顾不得谁。一回头，来兴离我们有两三丈远了。……

两边愈进愈近。好象有谁在我耳朵边放爆竹，耳朵眼里都是烟。子弹似乎飞进耳朵又飞了出来。

何光脑袋上带了花，怪轻松地就躺在泥堆里，刚宰了的鸡似地抽动几下就睡着了。……

都是烟。到处是烟。瞧敌人象隔着一片纱。

拍拍！拍！叱……

子弹从肩膀上掠过，从手肘里掠过，从胯下掠过……

叱！他妈的帽子打下了。

脑袋呢，我的脑袋，他妈的？

偷出左手摸一摸，还好，我的脑袋在着。……马上又扳起枪机来。……

敌人就在面前！他们自然一定都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瞧清他们的脸子——谁有工夫去瞧他们的鸡巴脸子——不过他们眼睛也一定和我们的一样不大张得开，也一定空跑了个几天几晚旱路。脸子都青白着，正在动哩。

冲锋……

"杀呀，操他妈的……"

"……杀呀……杀呀……"

枪机不能扳了：来不及。……现在要的是用刺刀戳，砍，这我们叫做"劈刺。"

可是我们当新兵时学的劈刺如今全用不着。从前是摆个好架子，两腿稍带一点弯，进一步，手里的木枪向空处戳一下，嘴里就："杀！"要是叫得不大好，班长一拳打在脊背上：

"操你祖宗，叫你喝奶么……叫响些！"

如今一点用不着。……谁都没想要摆个架子，放个好姿势，叫得有劲。……戳出去也不见得按规矩。戳出去戳在别人肚子上胸脯上当然顶好，不过有时来不及，你也会把枪倒过来，拿枪柄子打人脑袋的……

“杀……杀……”

两边都叫着，辨不明白是哪边叫的，谁叫的，只知道叫着的都是我们这类人。……声音都不象本人的嗓子，有时尖些，或者粗些，再不然带点沙音。

“杀……杀呀……”

除了叫杀当然还有别的叫声，以外还有几下枪响，再就，枪撞着枪响，刀撞着肉响。

大家都屏住一口气，死劲砍，戳，打。说是屏住气，气力会大些的。……

有几个刀刺在脖子上倒了。……任忠吃一刀戳在胸脯上，棉军衣浸出一块血，浸开浸开，满身都是血。……敌人把刀子戳进我们华必胜身上，太使劲，刀子一下抽不出，马上我们弟兄用枪柄打在他脑袋上，开了花，红的白的溅了出来。

死的人老是先把身子抽动一下，抽动一秒钟再落气。可是有一个，我也记不清是那边的，敌人用刺刀在大肚子上划了下。刚一倒：即刻有人一脚踹着他肚子。肚子里一块块一条条的东西，和着血一涌，一跳就跳出来了，他没来得及抽动……还有是劈下半个脑的也不抽动一下就回了老家的。……

在这里死什么几十双人真算不了回事。脑浆和热血摊了满地。……

“杀呀……杀呀……”

有的一直躺下，有的先跪下来再躺。

个个的身上，手上，腿上，枪上，刀上，全糊着红水，也不知是别人的还是自家的。刺刀上的血流着流着凝住了，凝住了又串进了谁的什么东西，就又有血流着：只要刺刀还是在一个活人手里，那上面的血老会一层层加上去。……

脚踹在烂泥似的地上。其实并不是烂泥：拔起脚一看，满脚都是浆糊般浓的红血水……

“杀呀！……杀呀！……”叫是叫着，叫得没先前的有劲……

可是，我觉得了，我身上坏了一件把东西：手上只流着血，从膀子上流下来。

怎么样一来呀，这是？

不知道，自己真一点也不明白。总他妈而言之，我什么地方带花了。……

可不是，肋子窝里有点痒而痛……一看，操他……一滴一滴在滴着血。

不知道自己带花则已，一知道可就糟糕。

膝踝子没劲了，屈下来了……面前象有成千累万的蚂蚁在爬，接着又是黑圈子白圈子在前头旋。

“嗳唷，他妈的，”我退了几步躺下来。

一躺就什么都不大知道。……

后来是，据说，敌人等他们的补充队等不来，支持不住，逃了。他们只剩得八九个人，据说。（为什么不干脆再干掉那八九个呢？他们没有说。）

我们还得赶快退，不然他们又得来：他们知道我们是掩护退却。他们补充队到了定得追上来的。

……我张开眼睛。

沈振国拿沟里的水浇我脑袋。……

他妈的，一看，躺在血泊里……衣已经解开了，沈振国撕下了一段布将我的伤处扎住。……地上是血冻，有寸多厚。东一点西一点地，满地还有零碎东西：什么大腿，膀子，水壶，枪，肝，肠子。没脑袋的，穿肚子的，脸上有窟窿的，都横七竖八躺着……四面散着火药气。此外还有一种气味，勉强要说，就譬如……就譬如……说不出，还是死尸的气味。……

打死了两个连副。王连副受了重伤抬到老百姓家里去躺着。我们一走了就管不着他。……高连长没打死，站在后面等我们归队……有几个弟兄在看看带花的弟兄们，看他们可有救，有救的就归队一齐退，没救的只好给丢在此地。我的伤不打紧，刀伤。要是枪伤就会痛得不同些，有一颗把黑枣在肉里面是疼得心都要打战的。……

沈振国拿水给我喝。

“老沈，你没带花么？”我问。

“妈的，喝水吧，”他答。

“怎么样，沈振国？”班长后面叫，这混蛋没给打死哩。

“醒过来了，”沈振国不耐烦地。

“怎么啦？……快一点！”高连长急着叫。

“怎么，他站不起来就丢了他吧，别麻烦！……来兴快到这里来。”

来兴没有死……

我站起来了，扶着沈振国走到连长跟前。

来兴高兴得很重地拍一下我的肩："嗳，你起得来了。"

"小心点，他妈的肋子窝的伤，"沈振国说。

带花的弟兄们一拐一拐走了过来。起不来的躺在地上喊妈。

点了点人数：不算连长，二十一个，连班长。

"快走！"高连长说。

有几个走不动落了后。

"他妈的为什么不走！……枪毙你……"高连长发了火。

"报告连长……真的……实在……连长枪毙我，"说着软倒下来。

旁边的弟兄们拉他走……

突然——拍……

"怎么？"高连长跳了起来。

"报告连长，枪走火，"别排上的弟兄说，枪口子还冒烟。

班长的枪柄在他背上使劲捶了一下："操他祖宗，枪毙你！"

弟兄们都不大愿走；有点走不动，有的是，老实说，大家满肚子有怨气，也不准是怨谁，总之有怨，在肚子里骂着。有几个肚子里骂着的忽然迸出声音来。

"呸，他妈的！"来兴吐了一口唾沫。

"操他妈，"沈振国说，"要不是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谁来吃窝窝的粮！"

“你们说什么？”连长大叫。

没人来答腔。

“说，你们说什么！”连长站住了。

我们还是走着，一个也不言语。

“他妈的还了得……不守纪律……把你们送到后方军法处去……”说着，一面溅着唾沫。“说些什么，你们？……说呀，你们说些什么！”

沈振国脸上变成怪难看，象有个什么鬼附在他身上。居然横了起来：

“我说我的！”

大家吓了一大跳，一辈子没见过弟兄们对官长这么说话的。几十双眼睛对沈振国，十几只心瞥着沈振国：弟兄总是帮弟兄。……只是心里帮着，身子却还走着，瞧着，等着，看后来怎样。都怕沈振国会给解到后方军法处去，可是怕有什么用，解去总还得解去。……

“有人跟高连长狠一下也好，”有人只是这样想的。

“你目无长官！！”连长说。

沈振国是倔强的，他便倔强到底：

“窝窝的长官……反正大帅也是妈养的……”

“你目无长官！你叛变！你……”连长气得脸子发青。“你……枪毙你！”

沈振国突然站住。

“哼，枪毙？”

“班长，缴下他的枪来，你这……”

大家都站住了，都兴奋着脸色……大家知道不能只是看

着沈振国一个人做戏了，就是说我们都应当说几句，再不然干一点什么。……可是都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说，怎样干：这是件非常的事呀。……

沈振国把肩上挂着的枪取了下来。……

班长执行连长的命令，要缴沈振国的枪。他刚要跑过来，来兴也象有个什么东西附在他身上，拔起瘸腿跑前去，一把抢掉班长的枪：

“敢动！”

大家都觉得做梦做醒了。也可是死去了又活过来。平素一肚子的怨气，吃苦，挨饿不发饷，受伤，仇恨，象霰榴弹爆开似地，一时发作。

都把枪捏住，吵起来。

“打死他！”

“干掉连长！……”

“我们要枪毙你。……”

班长一瞧不对劲，马上把身上的子弹解下来。

“我投降你们……”

班长没叫得完，来兴扳了枪机对他就一枪，打一个着。

高连长一眨眼飞跑了。

拍，拍！陈得标开了两枪，该是五十米达开放，可是打偏了。还有一位弟兄和陈得标追上去，跑着还打了几枪。……高连长逃着逃着也回了几响驳壳。

老半天追的人回来了：没追着。说是老远地营里传令兵骑马来，姓高的攀上马跟传令逃，他俩没再追。

“糟糕，我们得快走！”

后面躺着的人堆里有人叫起来。

“谁呀？”我们走过去，一面问。

“我……”说得象蚊子叫，可是还能够坐起来。

“嘿，敌人！”——那个确是敌人，衣帽就不同。

“他们也有连长有班长，也有什么鸡巴蛋的大帅，跟我们一样。”来兴说。

“可不是一样么，”沈振国走到了那人身边，“他们也得是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才跑来，操他妈的。……伙计，你起不起得来？”

那个家伙勉强站起来，摇几摇又要倒。沈振国一把扶住他。

还有些起不来的呢？

对不起，我们管不着，不然就得累死了。……他们有些叫着妈叫着妈地就闭了气。……

沈振国扶住那位敌人走出来。……

我再说，那时沈振国扶住那敌人走着。……

死了一个班长，来了一个肖权——就是以前的敌人：我们便是二十一个了。

二十一个一起走：腿好的撑住腿瘸的……

拍！拍！——枪响！

“小舅子来了！”

“妈的！”大家只向侧刺里走。

屏住气听，听了老半天没什么道理。……再没有枪响了。

大家挤在一起走。大家象有一块皮肉联着似地，谁也分不开谁，一分开便得没命。

九个不带一点花的打头走，手指按在枪机上，怕万一有什么忘八蛋来。……

“操他屁股，掩护退却，这才是掩护退却哩！”来兴自语着。

大家都笑了起来。

原载1931年3月1日《文学生活》月刊第1卷第1号。

# 稀松的恋爱故事

“声明在先，”说故事的人搓搓手说。“这故事不动听，没什么曲折，也没四边形恋爱或五百六十七边形恋爱。”

停停，他第二次搓手。

“女的姓朱，名字很偶然地象个外国人的：朱列。在个什么大学里学绘画跟音乐。没有爹娘，只有一个哥哥，很有钱。

“男的是我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所谓诗人，不过是表示他有别于商人，老人，犹太人的一种人。他不靠诗集子的版税金吃饭。他父亲给他留下笔很不小的遗产。有个母亲在乡下。他名叫……我只说他的笔名吧：跟朱列女士做了朋友以后，他取个笔名叫罗缪。姓是姓——姓牛！因为姓得不大那个，很少被人提起。……”

“干么尽背履历？”

“背履历么？悲哀得很：我还以为这是吐腭孽夫① 的手法哩。”

第三次还是搓搓手：故事开始。

*　　*　　*

① 通常音译为：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

我这故事的开始是他们已做了朋友的时候。

罗缪常常去找她。隔不了一天，就：

“三挖子，领子烫好了没？”

三挖子是专门伺候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孩子。

穿好衣，把一些乳酪似的东西刷到脸上，对一对镜，出去了。

“诗人，”我们还有位朋友，被叫做 Betty 的，叫住他。“出去么，哪里去？”

诗人笑一下。

“唔，是不是去打茶围？” Betty 问。

……罗缪诗人每日不用做什么事。朱列呢，她那系的主任说，这种艺术的学问全靠先天的，除了和声学要硬功夫而外，其余只要有天才：因此她很有工夫跟诗人打在一起。

“你干么不就‘下水’？” Betty 问他。

“什么话！”罗缪板着脸。马上脸部的紧张，又让它松弛下来：“老柏，我记得日本有个厨子① ……不是！是叫做厨子什么村的，他说过：恋爱要是只有性欲，那多扫兴。譬如吃饭是必要的，可是也得讲究讲究吃菜。这话真对，是不是。恋爱是由于性欲，但性欲以外应当有点别的东西，这才有意味，才艺术，你要说，这是灵，也可以。我是本这原则去获得生活的艺术。Betty 全不了解这些。”

这些有意味的，艺术的，或者灵的动作，他们干得很多。要是从头到尾地叙述，这故事怕三年六个月还说不完：现在只

① 此处指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

好每件玩意说上一点儿。

对不起，让我装上些小题目。

## 公园，猪股癞糖①

朱列跟罗缪逛公园。

许许多多男子穿着乙种常礼服。挟着个娘们儿跑来跑去。

“我最讨厌这种人，”诗人压着嗓子叫。“俗不可耐！……他们全不懂得生活。”

“给人听见。”朱列说。

“怕什么！”他声音更小了些。“我们走。”

他们肩膀贴着肩膀走，成了等腰三角形的两腰。

“我们站在人群里，更显得我们伟大，是不是？”男的确断地说。

女的笑起来，看他一眼。

两个人走过一家红红绿绿的糖果铺子。

“Chogolate 吃不吃？”罗缪老把K字的音念成G。

“有三花牌的猪股癞糖没有？”朱列问铺子里的伙计。

“没啦。有蝴蝶牌的，雀巢牌的……”

“仙女牌的呢？……那么瓦嫩踢奴牌的呢？真糟糕，瓦嫩踢奴牌的也没有么？”

“为什么一定要瓦嫩踢奴牌的，”诗人插嘴。“我最讨厌瓦

---

① Chocolate 的谐谑性音译。通译为：朱古律或巧克力。

嫩踢奴。”

伙计又掏出个金色盒子。

“这个行不行，挺老的牌子。一块二一盒。”

嚼着糖，坐到椅子上。

朱列忽然想到有种女子应当忌吃糖和鸡蛋，她脸热起来。

男的瞪着眼瞧她，似乎想从她头发里找出不得癫儿[1]式的半个世界来。

她相当地好看：脸子红红的。嘴有点阔，可是不要紧。

“这什么要紧，”罗缪说，“听说现在耗痢窝[2]的电影明星还作兴大嘴哩。”

罗缪更靠紧她。

“你应当少吃糖：你有胃病。”

“要是怕胃病就不吃糖，人生还有什么意味：你说对不对。”

那个赞许地笑着：猪股癫糖使他的牙齿成了干鸭肫的颜色。

## 甜　酒

这双英雄在蔷薇馆吃饭。

电灯下垂着的绿色流苏。白绸子桌布。汽炉。Vis-a-vis[3]。

---

① Charles Baudelaire：波特莱尔。

② Hollywood：好莱坞，美国电影城。

③ 咖啡馆里的“对面座”，又名“火车间”。

“蔷薇馆，多艺术的名字，”罗缪高兴地。“这就是人生。”

那个茫然地点点头。

“人生给些俗人弄龌龊了，”罗缪慨叹地。

他们喝着红色的甜酒，黄牛尾巴打的汤。

“这汤有西班牙菜的味道，你说对不对，”朱列给汤里加胡椒，但错放了芥末，她脸红起来。

“西班牙菜？”那个一口汤在嘴里，赶紧着吞下。“西班牙菜是连葡萄酒里都放辣椒的。”

朱列张开嘴笑：笑起来的嘴比平时更阔，她自己很知道，笑时总用三个指头掩住嘴，但两个嘴角还要从手指旁流出来。

“喝酒呀，”男的给女的斟上一杯。

她把酒杯送到嘴边，酒杯就显得渺小得可怜了。她可只啜了一小口。

“我常常觉得我有许多矛盾。”

“矛盾？”罗缪大着眼睛。

“是呀，人总是矛盾的，”女的又啜口甜酒。“就譬如，我是不能喝酒的，可是……”

“的确，人总有些个矛盾，可是……”

罗缪发表了一番对于甜酒矛盾的意见。他说是有胃病不喝酒，肚子饿了，只吃面包等等，是原始的生活，也是一切动物的生活型。咱们可就不。

“咱们要生活得更丰富，咱们在必需的物质之外还要别的东西。譬如这个酒瓶，这个手套，这个手套，手套……不，我是说我的意见就是如此，你那个算不了矛盾。并且我对于一切

都是这个观念，如象吃饭，喝酒，恋爱，世界上的一切。日本有个厨子什么的……”

伙计开账来：八块四毛几。

“所以我……所以我……”他一面掏着衣袋，“我很任性，是不是，你看？”

“是，”伙计说。

“我没跟你说。……有些人全不懂得。Ice cream 六毛钱一客么？喂，六毛钱么，Ice cream 啊？”

“啊？是。”

男的抽烟，拿烟卷的手势很美丽：俗名叫“兰花手”，学名我不知道。

她脸子给甜酒蒸得更红：他想拥抱她。但没有，他只掏出日记册子来写首诗送她。

绿色之烟，
　摇头晃脑之青春，
蔷薇馆之夜！

朱列虽然看不懂，可很高兴。

分手的时候她脑袋靠到他肩上。

“明天去看电影好不好？”

“什么片子？”

“唷，名字可忘了。总而言之是挺好的片子。”

## 电　影

这片子的内容似乎没有叙述的必要，大概是：一对男女爱上了，然后经过一点波折，然后这双男女又呆在一块，然后Clara Bow① 这类的人跟 John Gilbert② 这类的人亲了个嘴，然后 The end.

可是朱列跟罗缪都很那个：好象很感动。

"你说这片子好不好，"出戏院门的时候她问。

那个嘘口气：不象是叹气，也不象深呼吸。

"我送你回去，"他握住朱列的手。

他怕她会象这个片子上的女人一样，给一位爵爷诱惑了去，不，如今没有什么爵不爵爷：或者她被什么，被大学教授！

"你们那一系有多少教授？"

"谁数过。"

"你们跟教授常不常接近？"

"怎么？"

"没什么，"罗缪不大流利地说，"不过我们……不过我们……"

"我们哪天去钓鱼好不好？……哪天你陪我去写生。……呃，你给我做次模特儿好不好？"

男的一个人回来。

---

①② 均为美国三十年代影星，前者译名克拉娜·宝有热女郎之称，后者译为约翰·吉尔贝特，是著名男星。

他觉得脑袋里不舒服：仿佛脑髓上长了颗疙瘩。

“要赶快进行。”肚子里说。

街上走路的人都很活泼，要西下的太阳，照得每个人脸上发光。

“我真多虑，”他也活泼起来。“我几乎变成个俗人，我应当……”

“朱——列唷！！”谁在后面大叫。

赶紧回头——

唔，卖猪头肉的。

“朱列，猪头肉，”他念着，“猪头，朱列，朱……猪头肉，朱，猪……”

## Picnic①

“明天到哪里去？” Betty 问罗缪。

“举行 Pignig。”

“我也加入。”

“不欢迎。”

Betty 对我低声：

“诗人怕我割他靴子。”

“什么话。”那个板着脸。

“别生气，我不过换了个术语。”

“三挖子，”罗缪溜着个嗓子叫，“汽车定好没？”

第二天，他坐上汽车去接朱列。

① Picnic：野餐。

三挖子挑着担子：苹果，梨，火腿，甜酒，烟，面包，热水瓶，等等。跟着他们上山，右肩膀给担子压得歪下来。

坐在山顶上。朱列掏出速写簿写生。

“怎样？”她问罗缪。

那个削着苹果皮。

“好极了，比瘟西① 还好。”

“干么拿我比瘟西？我们跟他派数不同：我们是后期印象派。”

男的把削好的苹果给她。

“后期印象派是……？”

朱列没言语。她送苹果到嘴边，张开口，预备啃下大半个苹果来。可是马上记起些什么，只咬下一点点。

“铅笔画可表示不出后期印象派的长处，”她说。

罗缪看一眼她的画，又看一眼三挖子。

“那天你说的矛盾，”他一字一字地说着。

谈到生活，谈到恋爱。

女的放下速写簿，瞧着自己那双手。多好一双手！只是对不起，我不大会描写这类的东西。要是你有那些好听的形容词，你只管堆上去得了，譬如象：细腻，白皙，丰满，红润，纤巧，玲珑，玉似的，大理石似的，Etc., etc.

“许多人对于恋爱有些偏见，”她眼睛还没离开自己的手。“我以为恋爱是……”

她说恋爱当然是灵肉一致的——当然是。

---

① Leonardo da Vinci 的谐谑性音译。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家。

“嗳对!”罗缪有点兴奋起来,手里一个苹果溜到了地上。“灵呢就是那一点儿艺术,我所说的生活的艺术。日本那个厨子……不。我问你,咱们也得讲究吃菜,是不是?”

“唔?”那个张着眼。

“我说是……”

他把平素的话说了出来,你们早知道了的。如果现在他们这生活是属于爱的,那就是灵的爱,因为恋爱减肉等于灵——即艺术,或有意味的生活:大意如此。

他们喝甜酒,吃苹果,抽烟。

女的的脑袋竖在蓝墨水似的天空前面,显得很可爱。罗缪贪馋地瞧着她:罗缪想到些恋爱减“灵”的事。

“不该带三挖子来。”他想。

“尽瞧着我干么?”

罗缪窘了一会。

“你真象 Clara Bow,是真的,越看越象。”

“那够多难看!”

“怎么,你说难看?Clara Bow 是比什么明星都美哩,就是全世界上也……”

直到各人回去,他们没做什么减“灵”的事。

这晚罗缪写了一个钟头日记。

这晚朱列照了一个钟头镜子。

## 恋爱减“灵”的一些事

“你瞧这风景够多好!”女的看着些画片。

罗缪站到她身后，把拿着烟卷的手放在身后。

“这象牯岭那个什么，”他说。

“牯岭我没到过。”

停一会她又：

“要在这儿造所房子住住才好。”

她身上的后天的香味，跟嘴里的乳气往上蒸：罗缪几乎晕过去。

“你说对不对：我们要能够在这儿造所房子才好。”

男的想要亲她一个嘴才好。

“啊？唔。呃，唔，造房子？那倒也容易，我说……”

我说罗缪象个英雄似地，把脑袋一掉下去，拿自己的嘴去凑上她的嘴。

她推开他。

“怎么？”罗缪肚子里嚷起来。

他来回地踱着。

“她这种拒绝也不过是种艺术而已。”

第二次上去：搂着她脖子，贴上她的嘴。

“烫手！”她那被粘着的嘴叫。

扔了烟屁股，长长地亲个嘴：好象因为她嘴阔，一个吻吻不周到，所以这回他一共吻了三个。……

过三天 Betty 告诉我，昨夜朱列找他，晚上就歇在他那里。详细情形 Betty 可没细述：譬如说吃饭，他要是细细描写某人怎样拿调羹，怎样把汤咽下去，谁也得讨厌的，是不是。

## 略去的一些叙述及日记，统计，等等

以后他们照常嚼猪股癞糖，喝甜酒，看电影，写诗，逛公园，举行 Picnic，叫三挖子当辎重。这些我想不用重复地叙述，要是每桩行为都说一遍，那记下来也许有威尔士的《世界史纲》十三倍那么多。

这些举动是必要的。

"这些举动是恋爱之路，懂不懂，"罗缪告诉 Betty。

朱列的意见？她跟罗缪的差不离：有她的日记为证。

"瞧瞧她的日记，"罗缪拿给我们看。"别瞧她不起，她简直是个女作家，只是文句里多几个'了'字。"

"我真是如何的傻呵！我知道我错了！他一百三十四号信上告诉我了！我真是如何的傻呵！

"我们的生活是伟大的了！我以前有俗人的思想了！

"有更多的接近，便有更多了解了！这是如何的好呢！（这句后面本是疑问号，涂去了改成这个。）

"我们成功了！那真是如何的……"

余类推。

……两个月之后，他们宣告同居。现在我把从他们做了朋友起，到同居的时候止，做个生活的统计，给你们做个参考。

计开：

猪股癞糖一百三十四盒。

甜酒两打又三瓶。

逛公园每周二次。

看电影每周四次。

Picnic 六十六次。

抒情诗六十九首。

上馆子二百余次。(详见他俩的日记)

余从略。

共计用银一千五百余元,

费时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小时。

这里所列用的钱,结婚费不在内的。

他们谈话的方向变换了:不再谈艺术,人生,后期印象派,诗这些;只是:

"唔,不错,你明天来的时候给我带瓶 Venus 牌的 Vanishing Cream 来。"

"我们的窗档子用淡绿色印度绸的,好不好?"

## 煞　尾

罗缪向银行里取了千把块钱,租所房子,摆了些涂退光漆的木器。

Betty 和我都去赴他们纪念同居的叙餐。

"Betty,"罗缪低声叫,"今天你修修好,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房里弥漫着漆味和脂粉味。

“别看不起这点木器，”男主人说，“一共七百多块钱哩。”

“缪，钢琴送来之后放到哪间房里，你说？……Betty，你看见罗缪最近的诗没有？我想给他画张油画像。对不起，今天没给韩太太预备好酒。老柏你瞧……”

朱列指着一位客人的怪脸，把三条指头放在脸上笑。

吃饭。Betty 坐在罗缪的上手。

他拉拉罗缪的袖子：

“诗人，我怕我十辈子也找不着个把爱人。”

“怎么？”

“我既不象你有那么多子儿，也没那多工夫。”

罗缪微笑，吸口气似乎要说话，但没说什么。

发表于 1931 年。

# 面包线

“口令！”

“老百姓。”

“站住！……你哪里的？”

每晚到了八点钟就特别戒严。店家全关上门，路上没行人。整个省城里的人很恐慌，脸上的肌肉在跳着，心脏象时时要跳出口腔来。大帅出了布告辟谣，叫市民安心，并说预备严缉造谣者，可是每条街上还老是流着“讨贼军”失利的消息。每分钟，每个角落里，一些带瓜皮帽子的人三个五个地聚谈：紧张着脸，压小着嗓子，互相报告哪里失守，哪个部队全军覆没，“讨贼军”一退，省城不免糟糕，等等。

这流言大概证实了。大帅把手里的茶杯摔个粉碎，骂他的部下没鸟用，一面亲自赴前线，还在后方调两师兵去。

弟兄们背上步枪，骂着大帅的十八代祖宗，上火线了。

三天一过去，多数弟兄们在火线上带了花，回到省城的军医院里。

季节是冬初。

伤兵们穿上十两重的棉军衣，有点挡不住北风了。

“姚得盛，我说军需官要不是婊子养的，你把我周进两个

字倒写。”

“下回不发饷，咱们不上火线。”

“要咱们开枪就得给钱！一毛二分一枪，公平交易，老少无欺。”

“他们枪毙你。”

“枪毙？”刘彪生插了进来。“枪杆儿全在咱们手里。”

大家闭了会儿嘴，林保勇低声问：

“你猜老陈到哪去了？”

“你知道么？”周进沉重地说。

“我不知道。”

过了一星期，他们里面死了三分之一，其余的可以说，全好了，能够到外面去遛了。军医院办事总是怪迅速：或者死，或者痊愈，六七天里就决定了的。林保勇腿肚上穿过一颗黑枣子，进院的第一天就把腿子齐膝头锯了去。杜医官说过这话：

“把他左腿锯了就得了，干脆点。对呀，咱们当医官的要是不干脆点，那咱们连斗牌的时间都没有了。”

着，林保勇就没了腿子。腿上给打着麻药针，林保勇瞧着他们把自己脚踝上划一刀，把腿肚上的皮翻到大腿上，在膝踝间叽咕叽咕几下子锯：小腿子就从此以后不是他的东西了。他不怕，也不痛。到现在能够撑着杖走路，他可有点徬徨起来：他想不明白将来要怎么活着。大帅可还会养着他么？

“象王克忠那么着倒也罢了，”林保勇说。

王克忠被发见是伪伤，给军法处枪毙了的。

周进骂他：

“活见鬼！”

刘彪生粗声粗气地：

“没了腿子，我还巴不得。没了腿子就不用上火线。”

“老林，没腿子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有腿子哩：我们陪你不上火线。我们上礼拜说过的：不给钱不拚命。”

他们几个人都还快活：不用上操，不用打仗，天天只是玩。宪兵先还干涉，他们跟宪兵打了一架，就听他们自由了。他们上戏院，上乐子[1]馆，有人去的地方他们都去，林保勇于是不大愁他没腿子：没了腿象也没什么不方便，有的是弟兄们。

“今天上哪儿去？”

“凤凰阁？”

“老子不上凤凰阁，”姚得盛伸个懒腰。“他妈的凤凰阁那些个娘们儿……我操他哥哥！”

“我也不去。凤凰阁那些婊子，我瞧上她，她可不中意我。我不去。”

“大戏院？”

“管他妈戏不戏院，出去了再说。”

街上的人比平日多。一家米店门口拥了几百个在车水车似的男子，打架似地吵着。许多娘儿们站在街旁踮起脚看他们，看来那些人是她们当家的。

“怎么岔？”

他们围着去瞧，可是瞧不出什么道理。

---

① 乐子，音涝子(lào zi)，又名“落子”，是东北和华北一带对曲艺“莲花落”的俗称。

米店门口站着两个巡警，挡住那些男人们不叫进去。

一个伙计摇着手，叫着些话：

“真没有了，真没有了。”

另外两个伙计忙着上排门。

大家吵起来。

“不准关！不准关！”

“真没有啊。……你瞧，全空了。请你们到别家去。”

刘彪生羡慕起米店老板来。

“我要是有钱一定开米店：这买卖，你瞧，他姐儿的多好！”

“我说准有乱子，”周进说。

那两个巡警赶开那些人：

“滚！滚开！”

店里伙计上了门，人们才慢慢散去。

“有钱都买不着粮食！”有个矮子咕噜着。

“嗨，老乡，”姚得盛拍拍那个矮子的肩，“怎么回事呀这是？”

那个抬起头瞧姚得盛一眼，愤怒地道：

“可不是么，米要卖二十块一担哩！”

姚得盛还是听不出什么道理，他好笑起来。

“走罢，老姚。”

他们出小北门。

风吹来有点冷。树木都瘦了，叶子脱得赤条条的。一切到了冬天都得变成了黄色：城墙砖上象洒了一把黄土，小山丘不用说向来就黄着的，就是连太阳也黄得昏昏地没一点劲儿。

“日子过得他妈的真怪：到后方来，一会儿就过了那么多日子。”

“多久了？”

“谁知道。吃冲锋饭的谁还算鸡巴的日子！”

每个人脸上都失血地苍黄着，眼眶上一圈灰色。嘴唇象干小菜，给风一吹，全裂了，也从没梦想过要搽点什么东西。

他们现在感到轻松。并不是郊外这种黄色的风景逗起了美感什么的——出小北门遛遛也不过象吃饭睡觉上火线一样，似乎是被推动着干的，他们谁也没想到这是寻所谓乐。他们上乐子馆，闯进戏院子，也都是不得已的事似的。可是他们快活，这只是因为：伙计们在一起。

“干么米贵了？”姚得盛老滴溜着这件事。

“要贵就贵，没什么干么不干么。”

“听说今年收成不坏……”

一阵风吹来，大家打了个寒噤。

周进作个势，预备跑步的样子。

“咱们跑步。”

他就学了长官们教操的劲儿：

“跑步！”

大家真的跑了起来。周进打头。

察，踏！察，踏！察，踏！

“跑齐啦！一，二，三，四！”

过会带头的又说：

“怎么不跟着叫？”

“配么？”

察啦踏啦察啦！——步子跑乱了。

林保勇跑不起来，老远地落在后面。

“操你哥哥，跟老子开玩笑？”

他们站住了。刘彪生埋怨地瞧了周进一眼。

“我忘了，”周进轻轻说。

刘彪生走过去和林保勇一块，林保勇老半天不开一句口。刘彪生想：他妈的这小伙子伤起心来了。他温存地说：

“老林，我要是开成了米店，准请你掌柜。”

那个干笑一下：他觉得心脏什么地方被人打了一拳。林保勇只希望上火线：杀一回升一回官，不过几年许会升到个什么连排长。他们大帅，督办，军长，谁都是从连排长一级一级爬上的。

“现在没了腿子，操他哥哥，顶多是个刘彪生的掌柜！”

不过这些倒霉的话没说出来，只吐口唾沫。

姚得盛老记得米店的事，突然又：

“究竟怎么回事啊，那米店。”

“就是买卖好，”刘彪生确断地。

到吃晚饭，他们有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晚饭是黑面。

“怎么啦，吃黑面？”

军医院的副官咆哮着：

“不许吵！”

“我们在前线上都不吃黑面！”

“到大帅那儿告他！他妈的一个月领那么多钱干什么，给我们吃黑面！”

这几句话声音低些，那副官装做不听见。

“大帅怕咱们闹饷，把咱们特别待好点儿，军医院很出了些子儿，我知道的。”

“干么还吃黑面？”

“是啊。他们上腰包，赚他妈棺材子儿。”

他们瞧着副官。

“操他哥哥，棺材子儿！”

副官脸发青。

“再吵解你们到军法处去！”

“咱们不吃！”

“不吃！”

“咱们上火线拚命，你们在后方升官发财，升官——”匐！——一个面碗在桌使劲一顿，顿碎了。

“谁打碗？”副官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猎狗似的眼睛。

“你管谁打碗：是你太公！”

“打死这孙子！”

副官赶快走了。他们知道这个长官准是去找个大头老来压他们。

“也许把我们解到军法……”

“他解？咱们这么多，他解？”

“这回咱们什么也不怕：他妈大帅也得，督办也得，一来，咱们就干一家伙！”

刘彪生贴着姚得盛的耳朵：

“你老子还有枝驳壳。”

“哪里来的？”

“现在不告诉你。要是卖得好价钱，我就去贩米。呵，他哥儿的！”

军医院长来了，屁股后面跟着两个马弁。军医院长脸黑得发光，象红木雕的。一撮漂亮的胡子。脖子上的大痣，上面赘着几根毛。一双怪阔的眉。一双斗鸡眼。他穿着大绸棉袍子。他很知道伤兵比火线上的弟兄们还不好惹，前任就为了伤兵闹撤差查办的。

“好弟兄，”院长和和气气地。“你们今天委屈点儿得了罢。近几天城里的米面全买空了，所以只得吃黑面。连兄弟我都吃黑面哩。这是没法子的事，只好对不起你们，大哥儿们，兄弟我赔个不是罢。”

他笑了笑作个揖。

“你们不相信可以到街上去瞧，真的什么大米店都缺了货。委屈几天罢，过不几天就有米面运来了。”

晚上大家都谈着这件事。一个省城象这么缺粮是没有过的。

刘彪生想：

“他妈米店非开不可！”

把那枝驳壳藏到地板下，他坐在床上动都不动。他俨然做了米店老板的样子。他每天得上茶店听书跟林保勇拉拉闲天。开了米店就再也不怕旱灾水灾了，吃了面还有钱赚。店里的账全交给林保勇管，他得常打打算盘。

“老林，你会打算盘不会？”

“会点儿，干么？”

“操你屁股，那可好极了！”他拍下林保勇的肩。

周进知道刘彪生的用意。

“大老板，你开了米店，我们就开个小饭馆。到你这儿办货可便宜点儿？”

“可以赊，可不能叫老子贴本。”

林保勇可没理会这些：他老想着吴斌日里对他说的。

“美国有个大帅也没左腿的，他叫做……嗳，他妈的名字可忘了。”

“真的么？”

“忘八蛋冤你。”

“他还是做了大帅才锯了腿，还是……？”

“早就锯了腿，听说锯腿的时候他还是个二等兵。”

林保勇现在想得很费劲。他怎么也想不出没了腿的人怎样去立功升官儿。大帅，好容易！

他问吴斌：

“你记错了吧？”

“什么？”那个摸不明白他问的什么。

“你白天里跟我说的那个。”

吴斌很瞌睡，随口地：

“也许说错了。”

林保勇叹口长气。过会儿他觉得刘彪生非常可爱起来。

“老刘！”

“干么？”

“不干么。”停了一会他想出一句话：

“老刘你卖了这驳壳准去贩米？”

“一准，”那个拍拍胸脯。“少说说这玩意卖得到五十只花

边，说不定有哪个冤大头出二百哩。先从小的做起，做呀做地就开成了米店。”

“得了罢，”姚得盛粗鲁地说。“窝窝头都吃不饱，还开什么他姐儿的米店。”

“老姚，我开张的那天准请你喝白干。”

“开张？开张卖你哥儿！有子儿开米店你还背什么枪杆儿？”

姚得盛从没什么远大的想头，他至多想想明天到哪里去推牌九，赢个什么吊把钱去喝酒。输了呢，也喝酒。总之，谁赢谁请客。有时候就只打算着下午到哪里去逛，或者打听哪里的娘们儿顶便宜。他始终没找到娘们儿过，这里不比北京，只要身边有子儿，走到就有现成货。无可如何的时候，他只得想想自己的媳妇——天知道她流落到了哪里！

今晚他可一直念着米面涨价的事。

“吴斌你明天问问你们丈人，米面没有了是怎么回事。”

“丈人一定知道么？”

“丈人是顺风耳。”

周进插嘴：

“姚得盛你老爱管这些个闲事。”

“不是什么爱不爱管闲事，我说这里准有什么小舅子捣鬼，不过我想不出。”

“没准儿，”周进很快地说。他记得他乡里常有出钱买不着粮的事。

“咱们石佛庙有回也买不着米面，”周进独白地说着，“他奶奶的小舅子把米面全堆到他仓里，闹过回乱子。老姚，你说

得准对，我包。要不然你把我周进两个字倒写。”

第二天，他们可不用去向丈人打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市政筹备督办捣的鬼。

他们办了个什么民食处，趁人心惊惶的时候把米面都把持起来。粮食涨价涨价，终于米店里缺货，于是民食处可以把米面涨到最高的价目出售。

全省城的人都这么说。

全省城这天早晨就戒严。

刘彪生灰了心。

“老子不开米店了。”

“不开了？你昨天才开了张的，干么今天又关门？”

那个只摩着他那来路不明的驳壳，不言语。

林保勇郑重地：

“你们听着：我这个掌柜也歇业了。”

许多人哄地笑出来。

“咱们石佛庙也闹过这回事，”周进又提起他的老故事。“我那时候是老百姓……”

“什么希罕，常有的事！”

姚得盛想起他住在保定的一个本家，他说：

“有些人买米一担两担地买，他们吃不着这个亏，我一个本家他就……譬如现在这回事，他满不在乎，他妈的他家里早买了几担放着，再涨也涨不到他头上。”

他们见到的街上比昨天紧张了些。

米店全关了门。民食处门口宪兵巡警一大堆，成千的人拿着口袋篮子什么在走着，谈着。民食处的大门也关着的。一

些女人坐在路边，瞪着眼瞧瞧那些巡警，瞧瞧那些男人——想他们能够有点好办法。

男人们兴奋着脸色，压着嗓子说话。怕一个不留神，说话的声音就会大起来。有几个象蚊子似地哼着。

“怎么办？”

“今天连稀饭都没有哩。”

“我不信这里面没有米。”

“抢一家伙！”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叫，但声音还是压着的。他脸上黑得象煤球，眼睛发红。

“别瞎说！”训斥他的是个老婆婆，右腮肿着，老用个手去捧着，嘴里流着唾沫。“你倒不要紧，连累我们。你再叫就喊老总抓你。”

“呵，你这富贵命多要紧。呵！”

有几个要走了。

“老乡别走哇！”

“不走怎么着。”

“走又怎么着？走就有得吃了么？”

姚得盛小声说：

“要是咱们早抢了。”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驼着背，求巡警：

“老总，我只要买一点儿，一点点儿，”他手做个酒杯大小的圆形，“只要这么一点儿。无论什么价钱我都肯出，行不行？”

“我不说过么：叫你们下半天三点钟来。三点到四点！……粮不够卖了，懂么？”

“我家里等着中饭米……”

“我管不着，我又不是民食处里的人。”

那个煤球似的小伙子偷偷地溜到巡警身后，攀上民食处的窗子去张望：窗子关得象牛肉罐头。

劈！——一下嘴巴。当然是巡警的手掌贴在小伙子的腮巴上。

“瞧什么？想偷么？”

周进问：

“督办可有饭吃，今天？他也吃黑面么？”

没一个答他。

他们几个在这门门徘徊，谁也舍不得走：他们都想看看这回事要怎么发展。

“走罢。”

“再待会儿。”

“他妈的那几个宪兵拚命瞧着我们。”

“他们不敢跟咱们开玩笑：他们尝过咱们的五雷掌的。”

他们在大帅部下所受的凌辱，饥饿，种下了愤怒。如今这种愤怒全似乎寄托在这事件上面：他们切望这事扩大。

“老乡你想要怎么着？”林保勇拖住个三四十岁的。

“要怎么着，要吃！”那个翻着眼：眼眶大，眼黑小，显得很凶恶的样子。

林保勇在这对眼里寻出了所含的敌意。

“我听说这屋子里有的是米面，”林保勇放低点声音，攒攒嘴示意。

那男子嘘口气。

“有!”含意无穷地一句。

巡警在劝那些买米的人回去。

“你们再等也不会开门的。你们回去了，下半天再来罢，还是。”

“真的，要三点钟呢，”宪兵板着脸加一句。

“在这里等到三点钟得了。”

“路太远，回家走不动。”

十点钟。

“回去吃饭罢，十点啦，”姚得盛提醒一句。

他们从回医院到吃了饭，一直沉默着。

林保勇有点惶惑，说不出为什么。他现在觉得升连排长，做米店掌柜，只是开玩笑，不是句真话。昨天他还问别人断了腿的怎样当大帅，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他记得他自己还是个一等兵，而且没了腿子的。

“明天我得……”他想。

过会他又诧异地问自己：

“我想了什么？”

刘彪生在玩他那驳壳。扳一下机子，发出“的”一声响。然后又把它扔上去再接着。

“有几颗子？”林保勇问。

“三十几颗，”那个又扳下机子，要把它放到地板下去，但踌躇一下又还是拿了出来。林保勇羡慕地瞧着刘彪生。

“有买主了么？”

“没，”刘彪生干笑着。“今天，怕他妈的有人跟咱们开玩笑。”

周进一直在注意着刘彪生。周进突然问：

“谁开玩笑？”

虽没等着回答，但他象已经知道了这是谁。他觉得这句话是多问的。这究竟是谁？他还是说不出。刘彪生也说不上是谁，心里可怪明白似的：他张了张嘴要说话，可是终于没发出音来。

他们又到了民食处。

拥着的人更多，他们在街头走来走去，焦急地常看看店家里的钟。失血的脸上给太阳映得死白色。

周进慷慨地说：

“要是老子做了大帅，不叫有这事发生。”

他挺了挺胸脯，象大帅似的。

刘彪生到姚得盛面前，抓着姚得盛的手向他裤袋摸一下：他带那枝驳壳来了！

“实的？”

“实的。”

其余的人都猜着了他们捣什么鬼，肌肉紧了一下。但这是意中事，诧异倒并不诧异。

“走罢，”吴斌说。“老在这儿干么。他们闹他们的，干咱们鸟事。”

“干咱们鸟事？你说什么？”

姚得盛激动起来。

“不管那么些，大帅督办来咱们也干一家伙！”

“干？”

“不干怎么着？你难道要替他们这般小舅子拚一辈子命，

对不对？”

“我不是说……”

“得了罢，”林保勇象猫头鹰叫似的声音。“以后上火线不开枪，我们要拿一个饷钱打一个敌人，还要……”

这里他意识到他自己给割了腿，即使发了饷也不能上火线，就突然闭住嘴。

“怎么谈到这上面来了？”刘彪生诧异地。

这些话跟米面问题当然是两回事。可是一开口就得扯到大不大帅的话头上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太阳阴了点下去，刮着小风。

人聚得更多，叽叽咕咕到处说着些愤激的话。

同一条街上的洋货店，饭馆，药房，都纷纷关上门：大概怕捣乱。这把那些巡哨着的军警的自尊心动摇了，一个大个子巡警轻蔑地说：

“就那么怕！”

那些要买米的人，有些伸长着脖子，张着嘴，象要等个什么放到他们嘴里来。几个年老的坐在地上，瞪着眼看日影子——轮廓很模糊，有时忽然清楚起来，日光下的人感到点热气，但一会儿太阳又被云包住了。

“还没到三点么？”

“早着哩！”

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问她男人，轻轻地：

“怎么了，现在还不……？”

男人横了她一眼，象生了她的气似地踱了开去。女人怀里的孩子哭了起来，她一面逗着那孩子，一面胆小地看看

人群。

刘彪生不懂他们买粮食为什么要把媳妇都带来。

“娘们儿到这儿有什么用？”

“不知道。”

太阳再斜了点下去：到了三点钟。

门不开！

“有三点了吧？”

“谁知道。”

“我好象听见打了钟哩。”

“三点啦！”

“嗨，三点啦！”

人们全挤在民食处门口了。

巡警们使劲推开他们。

“别忙！等门开了一个个来！”

几百人头潮似的起伏着，拥上去又退下来，退不几步再冲上去。

民食处没开门。

“开门哪！”

这句话从一个人嘴响出了，接着爆裂似地哄出同样的句子：

“开门哪！”

“开门哪！”

“走！”巡警们拿鞭子扫着，发着劈劈拍拍的声音。

他们又滚了上去。鞭子，枪柄子，棍子，雹似地落到他们头上，背上，肩上。他们没有工夫去感到被打的痛楚，神经象

是麻木的。他们被推着，自己也推着别人：上前退后，退后上前。

“走不走！ 走不走！”——劈！劈！

女人手掩住脑顶，掩住孩子们。孩子们哭起来。

“开门哪！”

“他妈的快开！”

狂怒地反复着同样的话。

“不开我们就冲上去！”

“打开门！”

“抢出来！”

“抢！”

“冲门哪！”

周进张大了眼狞笑着。

“来了，操他哥哥！……冲啊！”

一个宪兵过来一把抓住周进。

他们把宪兵的马枪抢下，一拳打过去。

“好家伙！”

宪兵给打出鼻血，嘴也打歪了。周进再在他耳上一拳，他就倒了下去。

人们向民食处门口冲。

巡警们青着脸，把枪口对着他们：

“敢！ 再冲就开枪！”

吴斌低声说：

“咱们走吧。”

“走？”姚得盛狠狠地。

刘彪生象发了狂，他很重地打一下吴斌的嘴巴。

“帮他们哪！冲啊！操你屁股！”

“反正没命：这些小舅子你还不干他一下！”

“就是大帅来了也得揍死他！”

姚得盛拉着林保勇：

“你先走！”

“我不！”

“走哇！”

“我不！”

周进和姚得盛两个挟着他走开。林保勇有点忿怒，一会儿可又平下来，只感到寂寞：他空洞地瞧着他们俩回到人堆里去。

大家推上门去。

拍！拍拍！——巡警朝天开枪。

门破了！

他们冲进里面。职员们开了后门逃走。里面那几间大得古怪的屋子里，堆满了米面。

有几人眼里湿渌渌的，两手用劲地在空中抓着，黑死得痢地叫：

“米！米！”

米面真多极了，要想个类似的数目都想不出的。

拍拍！拍！——军警又开枪，可是大家还是向门里挤。

“有啊！”

周进他们叫起来。他们向军警冲过去。

伤兵愈聚愈多了。

“勒死那些小舅子！”

“老金，踹住他！”

“把他枪缴下来！”

巡警想进门去把那些抢米的人赶出来，可是怎么也进不去：伤兵把住门，打开巡警，还拖那些买米的人进去。

刘彪生掏出他的驳壳。

“敢动！”他狂叫。

驳壳里上了子的，可是他舍不得放。

“逮住他！他藏了枪！”

“操你屁股！”

拍！——一枪射了出去。

他瞧不明白那宪兵有没倒下。弟兄们都拥住了那些宪兵，即使不开枪那宪兵也抓不住他的。

“糟蹋一颗！”他想。

周进觉得这回的事跟石佛庙那次的没两样。那时候他还是个种田的。那次也有那么多兵，也有那么多人。以后他恨极了当兵的，但终于他自己也吃了粮：不吃粮怎么着，等着饿死么？而今天……

戛！——他脖子上吃了一拳，差点儿没摔下去。

“他妈的，老子……”

他狠狠地一拳打到对手眼睛上。

零零碎碎的枪声。咒骂声。

许多孩子们在哭。女人光着脚板在战栗。军警们疯似地吹着警笛。伤兵们毫没想到下一分钟下一秒钟的事，现在只全身发烫，拚着命——比在火线上还要有劲。

宪兵巡警们渐渐散走了。他们怕伤兵。虽然他们有步枪马枪什么的。

姚得盛和吴斌在替他们分米分面。

“快点快点，”把门的弟兄们叫。“那些小舅子走了，他们还得调许多人的。”

“姚得盛，快走！”

“得了，快完了！”

“你们也快走！”他们喊那些老百姓。“小舅子就要来了！”

“伙计，咱们都把军衣脱下来！”

“快走！”

他们把棉军衣裤脱下，拥出了门。

“我的驳壳呢，留着还是扔掉？”

“留着，管他妈的。”

“林保勇在哪儿？”

走到林保勇先站着的地方：林保勇不见了！

“老林！”

不应。

“老林！老林！”

刘彪生把两个手围住嘴叫：

“林保勇！操你……林保勇！”

“说不定给逮去了。”

“咱们怎么办？”

“开他妈小差。”

棉军衣虽脱了，但不怎么冷。他们变成了老百姓，彼此瞧瞧身上的衣裳，笑了出来。

他们散开了走，走东门。

“咱们吃什么？”

“到晚上想法子。”

周进问：

“要是咱们排长叫咱们向老百姓开枪，不知道会开不开。”

“说不定。”

“老实说，咱们在部队里可没这胆量。”

“为什么，”

“不知道，”那个鼓住嘴嘘嘘气说。“咱们进了军医院，就象是咱们的天下，他哥儿的。”

“要是前面咱们军长来了，咱们要……？”

“毙了他！”

刘彪生便惋惜地说：

“操你屁股，我糟蹋了一颗子弹。”

“小心！前面有步哨！”

“站住！你们哪里的？”

“老百姓。”

“到哪儿去？”

“回家——东门外。”

步哨随便在他们身上摸了一会儿，放他们走。刘彪生没给摸去，如果摸到他身上——

“要是摸到老子身上，老子就干他一家伙！”

过会他低声地：

“咱们该干他一下的，他那手提机关可真不坏。”

“也许晚上可以想法子。”

他们出了城。……

晚上，省城里显得更严重了。人们低声地聚谈，四五个脑袋挤做一堆，交换些叫人心惊肉颤的消息。

“今天下午四五点钟，民食处门口打死一百多人。”

“听说是南军的便衣队？”

“说不定。”

“至少是南军的奸细。”

“省城里有他们的便衣队？那还了得！”

“你把家眷送走没有？”

第二天，传说东门外出了抢案。

“又是南军的便衣队！”

“真糟糕！……听说那些大人物全把姨太太运走了哩。”

省城里从下午五点钟起就断绝交通了。

原载 1931 年 11 月 20 日《北斗》月刊
第 1 卷第 3 期。

# 找寻刺激的人

## 一

江震先生在大学文科毕业的第二年，到陶镇去过他的春天。

这次旅行是由一个学医的同乡劝告：他证明江震先生那一年到头老不断的皮肤病，是他神经衰弱的结果。这位大夫斩铁截钉地这么说着，一点没含糊。江震先生想了一会，觉得神经衰弱这字样并没侮辱他，就一股子劲到这风景怪好的陶镇呆下来。

"可不是么，这不是神经衰弱么？而且这不是因为我恋爱失败的缘故么？"

临走时对朋友这么说。他无论说话，无论写文字，老是爱用些反问句子。

"你说，难道恋爱不影响一个人的健康么？"

一说起他那恋爱失败的事他可以跟你谈一整星期不打一个呵欠。而且他还定得从他的旧式婚姻说起。他十七岁上他父亲给他娶个塌鼻子大扁脸的媳妇，不用说他一面不爱她一面伤着心：他素来主张生活要起劲，得有浪，暴风雨，刺激，这

些东西，而恋爱——“而恋爱不是占生活的大部分么？”

“可不是么？”他自己答。

因此他爱上一位律师的太太。这是他进大学本科的第二年，正好这年他那乡下太太病死了：谢天谢地！——虽然他觉得有点可怜什么的。

跟律师太太爱上一年把，他们想到应该打算点办法了：办离婚案当然办不过律师，情死又太可笑。怎样？逃！

可是这逃的主意真见了他的窝窝的鬼。

他对她详详细细说了这主意，她口也不开地就走。她回家去哭了三天，想了三天，第四天写了封六千字左右的信给江震先生——于是什么都完了。

可不是么，不是什么都完了么？

这件事苦了他几年，现在也不能把心情放轻松点。他相信这是神经衰弱之由，同时忘记了那些皮肤病是中学时代就有了的。

“我不应静静心么？过去的事想它干么：不追念过去的才是幸福的人。”

江震先生于是带口皮箱，到陶镇他姑母家。老表们都在外省；姑母吃长斋，一天到晚呆在房里念经，天掉下来都不管的：江震先生可以平静地过着。

但两星期一过，又有个机会叫他去找寻刺激。

“人可以离恋爱而生活吗？”这是他写信给他一个堂兄的第一句。

“哦哦哦，可能吗？可能吗？可能吗？”

点了支烟，嘴角挂上微笑，下雨似地写下去。

"人离了恋爱还成其为生活吗?

"你不是知道我为要养好我的灵魂的创伤而到大姑母家里来的吗?然而你不知道有个新的生活将在我面前展开。这是多么浪漫谛克的一个!我假如不告诉,你如何会知道我在怎样的兴奋中呢?

"你不是常常说我们这种人的生活太平凡,太空虚吗!哦哦哦,我告诉你,你须去寻波浪,去寻传奇,虽然我这主张不是告诉你几百遍了吗?我便开始寻找,务要达到我的生活之伟大的目的,使我们不太枯燥,不太寂寞。我在学校里的时候爱过一个人——圣母呵,使我忘掉她呵——便循这条路走的。然而她无勇气。我不是想静静心吗?然而这是多么苦的事!经过一番失败,我更须要一种刺激,一种令人失色的生活,可不是吗?

"哦哦哦,然而我现在寻到了,是呵,寻到了!

"要否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呢?她是年青的,她是美丽的。That is all."

江震先生找吸墨纸,翻完了抽屉没找着。桌上没有,地上也没有。他几乎要发怒。可是三分钟后又把信写下去。

"假如她是个学生小姐,或者是个艺术家,或者象我们的姊妹样的人,那么我这故事便不动听了,即是说,这故事就平淡无奇了。哦哦哦,可不是吗?都不是!她不是我们这一团的,完全不是!她是什么人呢?要我告诉你吗?她是,她是婢女!多么俏皮的一个婢女呵,我的圣母!她有纯洁的心,黑的眼睛,聪明的头脑,哦哦哦!我不是应当告诉你一点她的来历吗?她是个外路人,到陶镇来仅止两阅月,即是说,她在大姑

母家当婢女有两个月。大姑母不是告诉过我吗？说她是静妹弄来的，她是静妹小学的同学，后来以经济关系不能进中学，现在干这种事，多么的可怜！我一听便同情她了。然而她假如能升学，成了一个大学生或什么，我不是便不和她周旋了吗？因为那是平凡的呵！然而大姑母叙述这些事很不详细，问她自己呢，她不是不肯说吗？静妹寒假后回她的大学去了，欲问静妹而不可得。然而这些事不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关系吗？不详细便不详细！圣母呵，我的吸墨纸原来在书架上！

"我不是说养病吗？大姑母便好心地派一个人照顾我，哦哦哦，就是她，她名叫小顺子。我们便认识了，还而且，不是和她很要好吗？二哥！你不预祝我的传奇吗？她信仰我，崇拜我，对她进攻还没有把握吗？她是 So 可人，That 我一时也不离开她，小顺子！她在我到陶镇的二星期便开始服伺我！圣母呵，她不应当永远服伺我吗！"

这里江震先生脸红了起来。

"哦哦哦，我多么快乐，多么的刺激！我不是说不出了吗？我不是说不出了吗？我不是……"

沉思一会，觉得真说不出了。把写好的读了两遍装进信封。刚装好又掏出来看一遍。全身象泡在温水里的感觉。

## 二

写那封信之后又过了两星期，他们的传奇并没怎样的开展。

小顺子看来有二十岁左右，头发剪得很短，象个男子，皮肤带黑色，膀子跟腿肚子都有相当的粗，可是配着那付胴体配得调和，不显得怎么胖。一双大眼，深沉而黑，这个逗得江震先生非常迷惑。但他不大敢贪看那双眼，似乎那眼里还隐着些——什么，字眼很难用，大胆点说，或者是，阴谋之类！

她对于他的问话不大肯回答，尤其是关于她的身世。

“她一定经过很大的悲痛，这可怜的孩子！”江震先生想。

有时她很高兴地谈许多话，有时她瞧着空处微笑着。

“不要走，顺姑娘，我问你几句话。”他们的谈话老这么开始的。

小顺站在门口，回过那张忍不住要笑似的脸来。

“你进来坐坐罢，难道不能坐么？”

江震先生就东一句西一句，问他小学有没有毕业，读过些什么书，她顶爱哪门功课，学校里有不有趣。

“记不得，”她说。

“你在学校里用的什么名字？”

“就是现在这名字。”

“你不想再读书么？”

“随便。”

“我每天教你一点好不好？我是个学士哩。”

“随便。”

男的抓抓头皮，在肚子里说：

“真麻烦，她不至于是白痴吧。她不是很聪明么？”

小顺微笑着，看看他的脸。

“震少爷要不要开水？”

“不要。呃，拿点来不也好么？”

她去拿开水的时间里，江震计划着对她说什么。

反着两只手，在房里踱着，然后抽出一只右手来打手势，象预备外交上的谈判似地。

“人是一律平等的，懂么——平等？对啦，平等的。一个人只要他自己好，对得起自己不就很可以么？我就是说。有钱没钱是没关系的，不是一样的都是人么？”

“不过有钱的还是有钱的，没钱的还是没钱的，”小顺眼盯着地板。

“你不是错了么？”江震先生起劲地。“一个人只要有职业——职业总知道吧：就是每个人……”

“说下去罢，”那个命令地。

“对啦，职业。没职业吃闲饭的才可羞，不是么？有职业的呢：我就是说，职业都一样，没有高低。你这个也是职业；你不要想你自己是……是……我就是说，我同你也一样的是人，对我不要存一种心。……笑什么？”

这位学士脸发烫，肚子里称赞小顺子鬼精灵。

“我到陶镇来觉得很孤独，孤独就是说很寂寞，就是说我一个人……”

“震少爷说话干么那么麻烦？”

“你懂得，就真好了，我先不是怕你不懂么？我刚才说的什么？”

“说你孤独。”

那男的心一跳。

“不错，说到孤独，”他镇定着。一面想：她懂得的东西不少。

“我不是孤独么？所以我希望你常同我谈谈，我不是当你朋友看待么？”

“只怕我们这种人，跟震少爷谈不上。”小顺还笑着瞧着地板。

江震狠狠地看地板一眼，象是跟它吃醋。

“你不是看不起自己么？你也是读过书的。我非常非常之地同情你，非常之地。答应我么，常来谈谈？”

“喊我来我自然来。”

把一个媚笑扔进他眼睛里，小顺子走了。

“喊我来，我自然来，”这就是意味着，她随他怎样。为什么？哪，因为她相信他。

江震先生觉得这推测没过火。他奔出房门：小顺不知道哪里去了。江震先生信步走去，那双腿象是别人的。他想跟她在园子里那槐树下谈天，或者跟她到湖上泛回把艇子。以后他们离开陶镇，同居起来。一定有许多人会议论他们，也许还会登报哩。他那些朋友听了这段传奇定得惊叹起来：“老江，真有你的！你真伟大！”

想着想着他嘴唇动了几下：他代替了那朋友赞叹自己。

再以后他就得训练她，使她成了他一样的人。他们在一般人的赞美与讥笑中过日子：生活再不会平淡了：那多够味儿！

他还走着，倒并不怎么想要看到小顺。他幻想太多，象觉得肚子饱了，才又来通盘筹划对她怎么进攻。

一脚跨进姑母的房门。

“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坐下跟姑母说着话：绕老半天弯子谈到表兄弟，由表兄谈到静表妹，由静表妹搭到小顺姑娘。

“顺姑娘不很可怜么?”他说。

这天又多知道了点小顺的事：小顺在上海干过活。小顺的确没有婆家。小顺没一个家人，只一个混蛋叔叔呆在上海，他有一次竟想把他这侄女卖给窑子里去。

晚上他用夸张的描写写信给他堂哥，其余的时间全拨给幻想。

第二天江震先生脸绷得象网球拍：他发现昨天的幻想跟给堂哥的信都是浪费的。小顺不大睬他了，问十三句，只答什么两句半。话里暗示点什么她也不答腔，只深沉着眼睛：他的暗示她当然不至于听不懂。再呢微笑也没挂在她脸上，似乎非常厌恶这位学士。

江震先生吐口唾沫，忿忿地想：

“她一定有什么暗病。她或者是个天阉。”

接着又：

“然而听说只有男子有天阉的。”

于是这天的日记上有一句：

“女子也有天阉的吗?”

## 三

天气暖起来，每个人身上都有象裹着一床毡子似的感

觉。草木也都长胖了。

江震先生跟小顺子打得很熟，每天随便地谈着许多话，象一对朋友。她叫他还是“震少爷”，这叫江震先生不怎么舒服。

“你非叫我‘震少爷’不可么？”

“还叫什么？”

“你不可以叫我名字吗？”

“你本来是少爷呀。”

可是他俩并不因这些称呼而拘于形迹，这是使江震先生满意的。有几天她板着脸不言语。有时她的话对他竟有种压迫：因此许多地方这位震少爷很甘心地去迁就她。

“我不是已经爱上她了么？”

她有许多脾气他摸不定，他想：

“这孩子很任性。我不是了解她了么？”

江震先生游泳过了似地，又快乐又疲倦。他出了后门沿河踱去，脚踏着草地象踏着棉被。柳枝拂过脸痒痒的，他摘下这柳枝在手里玩着。

“震少爷！”

他站住。

顺姑娘追上来，可是走得很慢。

“你房门口有块钱在地上。”她说。

江震先生把柳枝扔到河里，预备伸手接那块钱。但一转念又把手缩回。

“你要不要？”

“什么？”她故意似地。

“这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

他结里结巴地说：

“你不是……好象……我说你……我就是说……问你要不要钱用。”

“谁要你的，拿去！”

“你如果要……”

小顺把这块钱丢到草地上，走到河边一块石头上坐着。

“多么的厉害！”江震先生解嘲地说着。

捡起那块钱，到小顺身边，坐到草地上。

“你真任性。”他说。

“我不懂。”

“任性，就是说一个人……”

她看着河里的鱼，微笑着。忽然她掉过头来打断江震先生的话，象个学者似地说：

“别尽说了。我只是说我不懂为什么我是任性。”

江震先生惊了一下。他不流利地，仿佛舌头有绳子拴着：

“你生了气么？你生气……你或者怪我么？”

“说不定。”

“我们到前面去走走好不好？”

“随便。”

男的一把抓住她的手，走过板桥。

“我近来的心境不是很不好么？”

“为什么？”

“你不应当不知道。”

他捡一块石头，在树干上颤颤地写个字："爱。"

小顺姑娘格儿格儿地笑。

"笑什么？"江震先生扭怩着说。"你总认识……你总……"

她摇头。

"你骗我吗，你不是骗我么？你不是，分明认识这个字么，唔？"

"好象在小说里看见过。"

"小说？"男的跳起来，差点没摔下河里。

女的很懂得似地笑着。男的挨近她：她不避，也没亲切的表示。他要看她又不敢看她：她那双眼太深沉。

他叹口气。

"近来我的心……这个……你觉得怎样？你以为……"

她怪干脆地说：

"我知道。"

一脱身她就飞跑了。

丢下江震先生在河边楞了好一会。他突然绕着一枝树跑了七八个圈子，又脱下外衣向上一扔又接着，这么着不止五次。最后就向家里奔去，一口气跑到房里，跳到床上打滚。

"不是真很好么，不是真很好么？"

江震先生觉得很累，不能再滚。躺着瞧着窗子，瞧着外面的天，听着蜜蜂。他忽然有种奇想：以为自己快死了，不然就是在做梦。他想也许这几年的事全是梦，也许就是跟律师太太谈逃走那天做起的。也许呢，连律师太太都是个梦。

"或者这个梦还是中学毕业的那天做起的……不对，我不是分明在陶镇么？"

晚饭后他看了几页书，就扔掉书喊顺姑娘。

没答。

“顺姑娘！”

没答。

姑母听见了也帮着喊。

江震先生满屋子找着，可是走得好慢：他怕别人笑话他。他感到丢失了件把东西。他惘然跑出了门。

白昼长了，现在还没全黑。眼前的一切，譬如树，房子，远山，都在黯蓝色的天空下勾下一笔怪清楚的轮廓。

他瞧见前面有个人走来。他躲到树后。

“顺姑娘！”

“唷，是你！吓死我了，”她喘着气。

两个人慢着脚步回家。

“你到哪里去了？”

“随便，”她笑出声音。

“不是去会一个人么？”

“说不定。”

“哪个？”江震咬咬嘴唇。

“随便。”江震弯弯曲曲套了她许多话，到九点钟时她告诉他去会的朋友是王六嫂。

## 四

星期日，城里有许多人到陶镇来看桃花。江震先生没天亮就起来。他昨晚只睡着了三小时。

他着一双拖鞋到园子里散步，看见小顺在井旁打水：她卷起袖子，满不在乎地提一桶水向屋子里走。

“或者我还不如她力气大哩。她不是很耐劳么，如果讨这样一个太太不很幸福么？”

于是这位学士幸福着腔调叫：

“顺姑娘！”

“我干完了就来。”

“太劳作了要害病哩。”

“嘿，震少爷可真细巧。”

顺姑娘从屋子里出来，围布上许多水点。

他抓住她臂膀叫她跟他同坐一条凳上。

“你不是常看书写字么？”他发疟子似地说。他很兴奋，兴奋得眼球都在发胀。“你不要哄我，我看见的，可不是么，看见的。昨天看见你在那里看一本有图画的书。你……可不是么？你告诉我呢……”

那个不可测地瞧了他一眼。

“那什么要紧？”

“我几时说要紧呢？我……你知道我不是很欢喜么，你那样用功。你看什么，告诉我，不可以告诉我么？”

“你那么有学问，说给你听怕笑死你。”

“挖苦我么？你看的什么书？”

“随便。”

“小说，一定是小说。我送你一本小说要不要？那本小说不是描写恋爱的么，写一男一女，两个人身分不同，他们爱上了，可不是么，他们很热烈。”

江震先生探进狮子窟似地，一寸一寸地冒着险挨近她：一个手抓住她膀子不放，一个手抖索着去抚她的脑袋。

“这种恋爱不是非常之的有意思么，非常之的！……恋爱没有什么地位可说，没有身分：恋爱就是恋爱！你总懂罢。……”

舐舐嘴唇，再颤声说下去。

“我这样的人你很知道的。我失过恋，失恋就是……然而那样子的恋爱，其实也非常之的没意思。我现在才懂得有意思的恋爱。我现在不是爱上了一个人么？”

这位学士瞧着小顺的脸：这张脸上象天空一样平静，一点什么玩意没有。

“你不知道我爱上哪个么？我这里……”

“唔。”

她突然笑起来，笑了什么秒把钟又突然停住。

男的摸不着头脑。

“笑什么，唔？什么？”

“随便，”她很快地说，“你只管说下去罢。”

江震先生有点不知所措：这种话不是说故事，不是讲学，“说下去罢，”就能说下去么？话倒有，可是这么一来说不下去了，似乎那太可笑。

沉默。

他算一算觉得可以重开始了，胸部又绷紧起来。

“我不是没有一个朋友么？”他吃吃地说，“只有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是非常孤寂么……我不是很同情你么……我不是……我一定要舍弃一切，来帮助你，因为你……这样说，

我爱上了哪个，你还不知道么？我早想对你说，我早就……”

这男子瞧着她的嘴，等她嘴动。

它动了：

“我早知道。”

但你决想不到四个字是这么一副满不在乎的脸子说出的，要是导演先生看他演员这么着，定得眼睛冒火。她脸板着，嘴唇合得紧紧的，一双眼空洞得可怕，瞧着前面的围墙。

说完她就走。

“顺姑娘，顺姑娘，你不回答我一句话么，顺姑娘？”

他呆在那里象一只城隍菩萨，有差不多半点钟。

“怎么的？”问自己。

总而言之她一句也不答就走了。

天知道他应当怎么样才好：叹口气么，还是仰着脖子大笑一场。再不然爬上这棵槐树去睡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十七八天，永远这么睡着，饿的时候叫人送两块窝窝头来。或者找个山洞去躺着，也许一醒过来是两百年以后，那时陶镇变成上海样的大都市，或者变成了一片海，没有了姑母的房子，也没有顺姑娘。他又希望有个神仙似的人带他到处去游，譬如象那样一个人，那个：

“那个谁呀，那个？……不错，不是叫赤松子么？”

但结果他只叹了口气。

“真麻烦，真麻烦。”

江震用了泻肚子的人似的那种步子，在园里踱了几个圈子回房里去。

“然而恋爱不是总有点痛苦的么？”

他站到小顺的地位想：小顺这种身分的要不嫁他这种人，那真是双料傻瓜。

懒懒地点上一支烟。

“她或者有了爱人。她或者不信任我。”

于是又想到，有些娘们儿常在男人向她求婚的时候弄得不知所措：爱是爱的，可是一下子答应不了，她得考虑考虑；而爷们老是性急的。

这一整天他没出来，也没看书，又不敢见小顺的面。临睡时他弯在桌上给小顺写信。用浅近的句子叙述他那塌鼻子大扁脸的太太，后来自己怎样进大学，跟律师太太恋爱，一方面告诉她他在追求怎么一种生活。最后说她不应当不知道他的心。

他的心是跳的。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心吗？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你知道你上午走了不理我，我是多么的难受吗？”

这里又描写要是他们共同生活着，怎样幸福，怎样伟大。

这位文学士自己觉得这种光烫的文字，就是印在刊物上也不怎么惭愧，就满足地封进信封。

他睡觉睡不着，全身象有二十来只手在搔着他。翻了几个身又起来，再把信读一遍，恨不能马上就交给她。可是现在他只能拿着这封信在室内踱着，他希望要象京剧舞台上那样才好：在自己房里走着走着，就会走到她房门口的。

天亮，小顺到房里来替他铺被，诧异地问：

“震少爷一晚没睡么？”

那个点点头。把信给她。

小顺瞧了他一眼，就打算拆。

他苦痛地叫：

“到你房里去看，到你房里去看！看完了写几句话给我。”

江震先生闭着眼：清清楚楚地听见她跨出房门，听见她一出房门就拆信。

他希望自己现在马上能够飞到云端去，等她看完了信再下地来。

可是她走了进来。

“我看完了，”她淡淡地说。

“怎样？”男的两手捧着脸问。

她到他对面的椅上坐下。他不敢看她：脸子还埋在手掌上，象赌孤注的揭牌时似的感觉。

“我看完了，”她颤着声，但很镇静。“你的事我想了好大一会，‘你’的事！我差点儿没给你骗去。……”

“我骗你什么？”江震嘶声地叫。

“我说错了：你并没存心骗我，不过你们做人都是这么做，你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我没怪你。”

要是江震在平日，这时他会高兴地说：“你简直是哲学家啊，你或者是个大学教授哇。”现在他只惊异一下就算了。

小顺只管说下去。

“有几回我差点儿没给你说动，可是我后来明白过来，咱们俩怎么也爱不上的。”

江震的心脏几乎跳出口腔来，眼球上满着红丝。他一把抓住小顺的两臂。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爱上么，不能么……我

们……我们……”

停一停，他平心静气地又说：

“不信任我么？我同你说的话不是没有一句假话么？”

“这又是一回事。”

他放了她，把自己脑袋搁到靠背上。

“我知道了：你有爱人。”自言自语地，声音象蚊子叫。

“我没有什么爱人。”

“顺姑娘，你难道不知道我近来怎样的难受么？……我相信你没有什么阻碍——即使有阻碍，”他站起来，脸子发青，怪兴奋地喊，“如果有阻碍，有我！我不是说得到做得到么，我干到底！我可以牺牲一切！”

这里男的又温柔地抓住她膀子。

“你告诉我罢，你怕有什么阻碍是不是？”

“没什么阻碍。”

“不要走，顺姑娘，顺姑娘，不要走！”江震先生发热似地喊。

但她站定了，他又没话说。他诅咒人类的语言怎么那么不完备，他恨自己的舌头，又埋怨自己为什么要生下地来。

老半天，他忽然黑死得痢地向她奔去，两只手把她的身子摇着。

“你到底是什么人哪？你真象个天使。你或者是个哲学者。你或者是个鬼怪。你或者是……你总而言之不是顺姑娘！你，你……”

江震先生倒到床上。不一会他也就睡着了。

这天以后顺姑娘更细心地伺候他。他脸苍白得给月光照

着似的，吃喝都不大起劲。可是很平静：顺姑娘不是老在他身边么？

顺姑娘不说到爱不爱的话。他也不敢提。

“我太性急呀。恋爱急得的么？”

## 五

五月里一个晴朗的夜，什么都睡得静静的，小顺子忽然来打江震先生的房门。

桌上的那口闹钟正一点二十多分。

门一开，一张小顺的略有点苍白的脸。

“我要走，”她低声说，似乎怕吵醒别人的睡觉。

江震疑心是个幻想：看看她，看看天花板。小顺完全是乡下女人模样，手里挽着个包袱，一把伞，脑袋上包着包巾，一身深蓝色的衣。

“我要走，”她说。

男的仿佛胸脯下被人打了一拳，愣了老大一会。他想问她到哪儿去。想要跟她走。想劝她再多呆一会。想问她工钱算清了没有。想告诉她刚才做了一个好梦。

“为什么要走？”只迸出了一句。

“别叫！……我这儿——你害我不能安身，我定得走，定得走。”

“真麻烦，真麻烦！”

他不知道应当要怎样。他觉得自己所有的一切，譬如身体，思想，心，漂亮点说灵魂之类，总而言之是一切，似乎全属

于别人的了。他恨他自己为什么不是个农夫或者听差的，跟小顺一样身份。要是时候还早，他倒可以去扮做那种人，去做几年苦工，为爱她之故。

江震先生糊里糊涂在房里乱走，想着：现在什么都完了，迟了。

为什么不早几年遇见她？为什么她不早几天告诉他要走？

"静一静罢，"小顺还站着。

"我心太乱了，太乱！"不知道怎么一来他已站住了，在她对面。膝踝子软软的时时要屈下去。"你什么事要走？不能等几天么？"

"不能等，"她一只手平搭在他肩上。

"明天都不能等么，不能等到天亮么？"他脸上象涂着各种颜料。

那个摇头。

"不要走不要走……我怎样办呢？我……"

"别叫！"

"我怎样办呢？"他小声说，声音仿佛是狂风刮来远处的音乐。"你不知道我……你应当知道我太爱你……我宁可死……我……你没有一点感情么，对我没有……？"

"不然我不来通知你，正因为我同情你才……"

"这同情有什么用啊！"那个压住嗓子叫。

"不跟你同情我一样么？"

"你是天人，你是哲学者，我说不过你，说不过你！"这里他狠狠地用鼻孔叫了一声。

“再会罢！”

她抓一抓他的臂就走。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点钟，一点钟。”

“我得赶船。”

“半点钟。……五分钟，好了吧，五分钟。”

两个人坐了下来。

江震先生眼角上挂着一粒泪颗子，喘着气。她掉过脸不去看他。

“你走老太太知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要走……”喘得稍为定点又往下说：“你有什么难事尽管告诉我，我一定替你牺牲。……你不知道我怎样爱你。……即使你是个罪人我也代替你坐牢。我可以替你死：我有这决心……我跟你去，不管到哪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走路，我们……”

“办不到的。”

“为什么，为什么，为……”

“要我爬上你这种地步办不到的，我还有……”

“你还不相信我么？……我跟……”

“这不是我跟你两个人的事。”

江震先生觉得脑盖骨裂了开来。

“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还是别人的事么，别人有谁敢阻碍我们么？……我跟你去，我去做苦工！”

他跳起来，想收拾些东西，但不知道先收拾什么好。他把小皮箱打开，捡起床边的皮鞋扔进去，把桌上的书看也不看就抢过来往箱子里摔，又把箱子里的皮鞋丢出来：一只到了床上，一只溜到椅子下。

小顺当着窗子，脸仰着。她抖着声音说：

“不用！不用跟我走，我们怎么也同走不了。我不该来告诉你的，是我不应该的地方，我错了。”她抢出了门。

江震先生把意识什么的全丢了。他瞧了瞧这空虚的房间，马上穿上夹大衣，提着箱子就跑。

脚上还是拖鞋。箱子没盖好，里面的书本子摔了一满地，他可还提着空箱子。跑出房门，跑出园门追上了她。

空箱子给怪可怜地扔在园门口。

泪颗子象高尔夫球似地在他颊上滚着。

“顺顺，”他嘶声叫。“我无论如何跟你去，无论如何。你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没那么容易。……你总是个少爷。……”

“你到哪里去，我一定追你。”

她站住了。

“你一定？”

“一定！”

“你什么都可以不要？”

“都可以！”

那个叹口气。

“可是有些个东西怎么也丢不了。”

小顺又走。江震再追。

“我发誓什么都可以丢，我只要‘你’。我们走开去，我们两个人生活起来——我们生活不成问题：我可以变卖我的产业。”

“你拿钱买我？”她发怒地。

“我说错了，”他拖住她。“好让我跟你。你回答我一句话吧。你如果……”

“你回去罢，”她站住静静地说，“你也许可以跟我，可是……算了罢。我都想透了。你以为一个少爷要是寻上了我这种人，我准会巴不得跟你做太太，给你买去，是不是？可是偏不！我要卖给你还不如让我叔叔卖给窑子里哩！”

江震苦着脸瞧了她一会，又叫起来：

“我要跟你呀，”更紧点抓住她。

“你办不到，一辈子办不到。”

“为什么，为什么？”

“我不是说过了么！”她于是尖声叫了句：“走罢！”

他知道什么都完了：现在一刹那，心头倒不觉得怎样难受，静静地抓着她的手。

“到什么地方去不告诉我么？”声音打着战。

“将来也许告诉你。也许不。”

“什么时候再会？通不通信？”

“说不定。”

“你这样残忍么？”

“我要走，是我一片好心。不然的话你到后来更难受，更……”

江震先生两手抽痉似地把她身子摇着。

“你究竟是什么人哪，你究竟是……你把我当作什么看待呀？”

“我是小顺子，你是少爷。我们这种人有时候也会想得透看得透的：你当是凭你的少爷身份，就这么容易叫我上钩呀？

你自己问问：你把我当什么看待的！……走！回去！”

“我跟你……”

忽然小顺子紧咬了牙：“走！不走老子揍你！”

她脱开他手，真预备打架似地握着拳。

男的吃一惊退两步，然后怯弱地伸出手给她握。

走了。蓝黑色的空气下摇着那强壮的黑影，摇着摇着，消失在冷空气里。

江震先生一个人站在湿渌渌的草地上。尖冷的微风刮着他的脸，他血管都在打寒噤。他向空洞的四面瞧一下。他觉得这整个宇宙里只有他这么一个生物，此外，连下等植物都没有。不，连空气都没有。

他还在站着。他想不到现在的女人变成这么精明厉害。

“她是什么人？不是个神人么？不是个玩世者么？不是个天阉么？不是个伤心人么？不是个最伟大的女子么？不是上帝么？不是个婢女么？不是我爱她的么？”

想她是所有这些的总和：她神秘，美丽，又伟大，又阴险，又可爱，又冷酷。

他伏到草上，脑部象给谁用麻绳紧扎着，嘴里喃喃地念着一句话：

“真古怪，什么都完了！真古怪，什么都完了！”

于是抽抽咽咽哭了起来。

原连载于1931年11月1日、12月1日《流火》月刊第1卷第1期、第2期。

# 猪肠子的悲哀

车子进了站，就懒懒地嘘口气停下来。

我跟所有的乘客一样，感到得救了似的想：啊，到了。我提了我的小提箱下车。

人哄哄地忙着。搬夫站在窗外对里面叫着：

“这里，先生，这里！”

他们就把些行李铺盖压在他们的歪肩膀上走着，腿上一条条的肌肉在活动。一些娘们儿懒懒地披起她们的大氅，跟着苍白脸色的男子们缓步出了月台。每人都似乎有点疲倦，象都是为了不得已的事才旅行的。这趟车子里我相信想谋事的人最多，可是当然也有只是来玩玩的人——据我知道的就有个某大学的观光团。而现在，这些观光者也不见得怎么兴高采烈，他们都绷着脸，仿佛这次的观光只是替一个不相干的人尽义务似的。

虽然在车上坐了七八个钟头，现在下车走了几步可就感到很吃力的样子：我的脚象不是我自己的，别人走我也走。

在我前面五六码远的地方有个男子，他算是例外。他似乎非常高兴，走路几乎是跳着走的。时时拿手去弄弄头上的帽，一面搭着他的搬夫谈话。不知他们谈些什么，常常听他迸

出笑声。说着：

“哈哈，那好极了，那好极了！”

我想这位先生一定得到了委任状，再不然就是来会他打得火热的女人的。一个幸福极了的人往往耐不住寂寞，无论抓到一个什么人就成了他谈话的对手了。

走快几步，我紧跟着他后面。

这位先生有时侧过脸来瞧瞧：他戴眼镜的，脸子瘦削很白。

走到检查行李的地方，我跟他站在一起。

我的小提箱给那些兵士检查之后。我发见这位先生在注意瞧着我。

他的整副容貌投到我眼里：瘦小的个子，歪肩膀，两个颧骨上有点雀斑。他象我一个……

瞧着瞧着他叫起来：

“你……老张么？”

我惊异地：

“哦，你是……”

“哈哈，那好极了，那好极了！”

我们握手。

他是我中学同学，大家叫他猪肠子。毕业那一年我们很要好过的，我到北京还给他写过信，以后没通过消息了。以后在杂志上常看见他的文章，接着读过他所出的书，现在他是中国一个有名的作家。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他说。“你现在怎样？你好么？你还记不记得同学都叫我猪肠子？那时候还有老鼠。……你以

后看见麻子没有——你看过他的诗么?……老先生的批评文字你读了没有,他现在在那里当教授,哈哈,他那八字脚。……我的文章你觉得怎样?你对于文艺喜不喜欢?……在这里遇到你!"

我们同走出车站。

"你住旅馆么!"

"不,我有亲戚家可以住。你呢?"

"中央饭店。你亲戚家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他说。"我们可以叫辆汽车:我们同路的。你没有什么行李了么?"

猪肠子表示得非常亲热。在汽车上他先问我这回来预备耽搁几天,接着他说他打算多呆些时。又问我的近况。最后,他告诉我,他此来是有个最诗意的使命的。

"为女人么?"我问。

"哈哈,"他拍拍我的肩。

分手时他叫我在亲戚家安排好了就去找他。

"无论如何要来。我有许多话要告诉你。我请你吃晚饭。"

晚上我和他坐在一家很光烫的馆子里。猪肠子喝许多酒,没命地抽着烟。

"我现在烟酒一时都不能离了,"他又干了一杯。"我从前是不喝酒的,你知道。但是现在似乎少不了它。我并不是需要什么刺激,不过很难说,也许竟是为了生活太空虚之故,要点刺激之类也未可知。你别以为你老同学很快活,虽然是装

着快活不过的样子。象现代那些感觉到时代最尖锐的一样，我也有苦闷的。老张，我不过只是跟老同学你说说的，别的人我不愿吐露我的心情——心情这两字也许用得不妥当，或者不如说是思想，或者不如说是生活态度……唔，都不对，应当说是思想与生活之和：对的，就是这东西。这东西我没告诉过人。在我文章上也没写出过真的我。”

虽然说着这些话，但他脸上还没一点苦闷的痕迹，他还是很高兴，豪放地把酒一杯一杯灌到肚子里去。说完他格儿格儿笑起来，象说了别人的可笑故事。

“你现在倒不大写东西，”我说。

“对了，正是这缘故，”猪肠子又笑起来。“我近来只翻译点东西，介绍一点。我自己不写。”

他给我倒杯酒：

“再陪我一杯！”

突然他又抓住我的手。

“不想会见到你！哈哈，那好极了，那好极了！”

停会他又说：

“我应当把我这几年的事告诉你么？”

他说中学毕业的第二年，他加入了无政府党，以后又加入共产党，以后他什么党派都不干了。他在那些党的时候，从没把色彩涂进他的作品里去过，他依然写着个人的抒情的东西。他几年来的生活一部分是靠教书卖稿维持，现在他稿子可以卖得很贵：出版的刊物都以放进他的名字为荣。可是现在他不创作，他说他是“不敢”。谈到这里他就十分觉得可笑地笑起来。

“老张你知道，我是没用的人。但我究竟知道这世界在怎么走。我不知道你的思想怎样。……我最不爱谈思想：谈思想有屁用，历史总不是几个思想家谈进步的，对不对。我今天是遇到了老同学，我最想倾吐一下。伙计，再来一壶酒！”

他把手里的烟屁股扔掉，又点起一支，用种半坐半躺的姿势赖在椅上。

“我从前写些跟时代无关的作品——这是我自以为与时代无关的。我现在知道我错误了：无论你怎么写，总逃不出时代的，这是一；二呢，你一定要承认，时代究竟是太有力的东西，你承认么？”

“那当然。”

“你也相信，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伙计酒，酒！怎么啦，喂！”

“在那里烫着哩，就来。”

“不要烫了，快拿来，快！”

他于是又掉转脑袋来向着我：

“时代究竟是太有力量了，太有力量了，使我不敢写东西。要是叫我写醇酒妇人，或者叫我赞美颓废，或者叫我写我现在这种不三不四的生活，我都可以把它写得很好很迷惑读者。但是时代不许，时代叫我们写新的东西。而我呢真是糟透，我的生活，我的意识，我所受的教育，总而言之，我所有的一切，都还是旧的。写新的东西写不来。老张你给我想想，我只好逃避创作了，不逃避是没办法。写旧的东西卖还是卖得掉，但那真是所谓——出卖灵魂！哈哈哈。”

伙计拿了酒来，他赶快抢下那壶酒就倒，仿佛迟一步那酒

就会干去了似的。有雀斑的颧骨上匀着两片淡红色，象被太阳晒久了的杏子。满满一杯又灌下肚，他更高兴了。

“老张你再喝上点儿。我们再添上个什么菜，你不要替老同学省钱：我有的是钱。猪肠子而今是布尔乔亚了。”

他大笑，气都透不过来。

酒愈喝愈高兴起来，他用筷子在桌上敲着拍节，拿鼻子哼着 Carmen① 里的歌曲。过会又瞧着我笑。

“你喜不喜欢音乐？”他问。

“喜欢。但不懂。”

“音乐真是可爱的东西，”他筷子还在敲着。“现在 Jazz 乐似乎很流行，这只是布尔乔亚的旋律。咱们中国人拚命在追这种轻快的音乐，真可怜，都没想到它是走到末路了的艺术。”

从饭馆走出来，迎面吹到点微风，感到很舒服。

“老张，我没料到在南京也有生活。”

停停他又：

“你生活得很规则么？”

“还可以。”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他挥舞着手。“生活定须有规则。什么浪漫哪，颓废呀，现在说来只是个骷髅。我们还应当生活得刻苦一点。把我们那倒霉的旧意识克服了固然重要，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做到克服生活这一步。……今晚酒可真喝得痛快，真痛快。我们去找家 Cafe 喝点东西好不好？……此地有 Dance

① Carmen：即歌剧《卡门》，据法国作家梅里美（1803—1870）小说《嘉尔曼》改编。

hall① 没有？……我们再谈谈罢，你不讨厌我吧，哈哈哈。”

第三天他上午到我亲戚家找我，要我陪他游燕子矶。他是坐了汽车来的。

“老张你今天陪我玩一天，明天我可不奉邀。明天有个女人陪我上栖霞山。这女人我不愿给老同学看见，一看见，我的自尊心扫地了。”

他大笑。

“为什么看不得？”我一面跟他跨上车。

“因为不漂亮，That's all，”他用手理理发。“象我这样，找女人的条件是具备了——当然不说脸子，我的脸是长得糟透了的。可是别的，不客气，什么都有了。象我这样的人找上那么个女人可真有点扫面子：她真太欠漂亮哩，先生。”

“她是个太太们么？”

“哪里！要是个别人的太太，于我面子没关系：情妇似乎不用拿脸子来装饰的。……就因为她是小姐呀。……路不平，坐车子真不舒服！”

猪肠子递支烟给我，两个人都抽起来。车子里滚着烟象浓雾，几乎脸子都彼此瞧不见了。猪肠子把窗上的玻璃放下些。

“那女人的父亲很有钱，”他告诉我，“他是东南公司的老板。那位小姐非常会花钱，那当然的。她念书也马马虎虎，她好象进学校专门是为跟同学们研究白花印度绸几块钱一码，Cleansing Cream 哪个牌子最好。她把极贵极贵的化装品敷在脸上，赘在身上，可是见鬼，她并不能因此就可爱起来。我的天王爷，我真倒霉，倒霉透了：这么一个女人哪，是！”

① Dance Hall：舞厅。

“她跟你有了不得的关系么？”我忍不住问。

“哈哈，这滑稽哩，老张！”他拍拍衣上的烟灰。“关系很难说：她不是我的太太，也不算是所谓爱人，我不过可以毫不费劲地跟她去开房间而已。关系就这样。但是日后我非请她当我的太太不可的。”

“你爱她，是不是？”

“哪里！我不爱她。”

过会他又说：

“我真一点不爱她。但她做了我的太太，我并不怎么觉得悲惨：我并不梦想我将来的太太要怎么十全十美，我们夫妇要怎么爱得要死。我不做这梦。只要你有机会，你可以随便讨个什么太太，你要是求得太苛你会做一辈子鳏夫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如果在另一情况之下，我定得讨个比她高明些的，因为我先前跟你说过，我追女人是够资格了。但是——又是一个但是：但是我非讨她不可，非……非……非那个不可。哈哈哈。”

“你的话使我糊涂。”

“使你糊涂？哈哈，”他把手里抽剩的烟摔到窗外。“我告诉你罢。我太会花钱，我过日子要过得舒服，你懂了么？我赚的钱不够我用，家里当然没钱寄来：我家里给共产党干完了。于是乎……于是乎……说起来真够滑稽的：于是乎我就巴结许多阔气人，他们时时给我钱用，因此我住得起中央饭店，坐得起汽车逛燕子矶，昨晚也能花十几块钱请你小吃。我每月单是我一个人，差不多花到五六百块，这样生活下去，就非这样生活下去不可。那女人的父亲呢，他是给我钱给得最多的：

他只有一个女儿，没儿子，他就看上了我，懂了吧。老张，这真悲哀，对不对。我要是摆脱了那女人我钱就不够用了：我是预备卖性哩。……我知道你要说：'你不会少用些钱的么，苦一点，不用那东南老板的钱，你便可以摆脱了。'但是你没处我的境地，大钱用惯了的人一下子缩小了他定得生活不下去，这是没办法的。我这也是一种生活法：有钱，有方法享乐，闲时弄点稿子——老实说，我的弄稿子并不为的什么大题目，也不为稿费，只是种消遣：一个人太闲了，究竟要感到无聊的。我弄这些稿子，倒也没人骂我落伍，因为我只是介绍，自己不说一句话，当然也更没人当我是扰乱公安了。"

汽车停住了。我们下车走着。

游人很多，汽车马车都挤在一堆。既然都是能够叫车子到此地来逛的，当然也都是能够把衣裳穿得光光烫烫的了。猪肠子可皱皱眉，把下唇撇了一下：

"你瞧，每个人都要装点得象绅士一样。这里面也许有穷光蛋，但是他还想爬上去，还不肯把绅士的外皮剥下来，因为这是丢面子的事哩。"

我们走着不平的泥路。一些并不好看的鸟从这棵树跳上那棵树，尖声地叫着感叹词似的字，人们一走近那树，它就飞逃了。树叶蒸发出一种特有气味，这里面还和着粪臭。农家的狗瞧见我们，老远地就叫，我们到了它身边，它反跑进家去，等我们走过了它又怪有劲地叫起来。

猪肠子按着脚步又哼起他的 Carmen 歌曲。这么着一直上了燕子矶。

向西望××，有个工厂，在淡淡的青空下描下它灰黄色的

轮廓。

"对了，这里是××，"猪肠子独自地说。"叨光叨光，帝国主义的手伸到了这码头上了。"

他坐到一块大石块上，面对着江。

"老张，我跳下去好不好？"他笑。"人说坐到这石头上看江感到种死的诱惑，我现在好象并没感到。要烟不要？"

于是拿根烟给我，擦了五六回火柴才擦着。

"老张，我想到那些老远地跑到这上面来跳江，我总觉得滑稽。他们那些自杀的人也是叫汽车来的么？他们在车上想些什么呢？我真猜不透。"

他回转身子对着我，背着江。

"把自杀来当作出路，这究竟是太可怜的，"他说。他脸上有点严肃，而且坚信自己的话是对的样子。"近年来自杀的真多得古怪，这是证明此一时代快走完了，一些神经衰弱的人经不住时代的震撼，而在旧的圈子里又生活得不自在，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我们呢？"

这里他笑一下，可笑得不大自在。

"我觉历史是辆车子，要我们去推动它的，说是叫我们坐上车让车子自己动那决办不到，你说对不对。现在全世界的奴隶已经开始推动它了，推动它了！"

猪肠子显然激动起来，他手握拳在空中击着。

"时候到了！……你瞧，"指指山下修马路的人。"他们是伟大的，历史会由他们创造起来！……现在的 Masters of Society① 已经开始钉他们自己的棺材！"

① 意即社会的主人。

江风把树木摇得沙喇沙喇响。江面的波浪远看来一大块白色一大块灰色，破布似的。目空一切的老鹰在高得使人眼眩的地方盘旋，非常镇静有把握的样子。

“找个地方吃饭去罢，”猪肠子说。

我们下了山，缓步走着。修路的工人，在东一堆西一堆地吃饭，到处播着汗味和臭腌菜味。

猪肠子掏出一块有蓝花的绸手绢掩住鼻子。

“啊呀，汗臭，真讨厌！快点走罢！”

回来是下午三点。我同到他旅馆里。茶房交了大批信和名片给他。

我看了惊异起来。

“为什么有那么多大人物找你？”

名片中有两张是特任官的，其余也都是些厅长处长。

“你奇怪么？”他笑起来。“对了，我跟他们都混得很好，他们都相信我。昨天我会到这个人。”他指指一个名片，“他问我可愿意干点事：他说有个局长撤了差，现在有两个人想这个位置，在活动着，我要是愿干，他给我设法。局长我也许会去干，小点的就没意思了——太不自由，倒不是为的薪水少。”

“给信给你的也是些阔老么？”

“你看罢。”

有些信里看得出发信的是有钱人，除了一两封外，口气都是很亲切的。有一封说了许多笑话，报告些琐事：哪天赌轮盘输了七八千，哪天跟女人闹别扭，哪天遇见募捐的学生，以为是绑匪，吓了一大跳，等等。还有封快信是托他去办什么公债票的事。

猪肠子把这些信向桌上一扔，坐到沙发上。

“今晚再喝酒，”他说。于是叫茶房拿了瓶白兰地来。

“老张，你别以为我快活，我其实很苦，”他脸上象蒙着一层灰似的。“我无法解决我的矛盾。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这么生活下来了。告诉你也许不相信。我不说别的，要现在只用一百块一个月我会苦得生病的。你想，我不在生活里找刺激我怎能解除我这苦闷！……我还得跟那女人去结婚。这就是说我还得这么着生活下去。我感到我没有出路，但是我只好让他没有出路。……老张，我将来也许做和尚。……”

他又笑起来。

酒拿来之后他就专心喝酒了，一面谈着酒经。他说岂明老人① 的话不错：酒味算白兰地最好。不过——

“不过中国制的白兰地究竟差得多。”

晚上月亮滚圆的，天空上没一点渣子，清楚得象一盆水。

“我们去散回步罢，”他说。“好月！”

沿中山路走到花牌楼。我们看了几家书店。猪肠子翻着一本新出的杂志，翻着翻着他脸红了起来。他买了一本。

“老张你看这篇。”

一篇短文在挖苦猪肠子：它说这位作家是历史的观望者。他虽然怕落后，但其实已经落了后。他在厚厚的地毯上，暖热的电炉旁谈谈革命，也谈谈女人。他是……

“真放屁！”猪肠子发了脾气，嘴唇成了白色。“把我说得那么一钱不值，老子就真这么落伍了么？这是什么东西！他

---

① 即周作人(1885-1968)。

以为骂骂成名的作家就可以出风头，我偏不睬他，我要是写文章回敬他我还失了身分哩，我不会糟蹋我的稿纸！……他是什么狗东西！我落伍，他不落伍，他是时代的先躯，真不要脸！……操他娘，我老子的文章还不知他看不看得懂哩！他还得再读二十年书来跟我说话！”

他把那本杂志扯成几片，撕得粉碎，狠狠地摔到地上。微风吹着碎纸在他脚下滚。

“老张，无论如何，说我赶不上时代我是不肯承认的！”

说了，他打了一个嗝儿，喷出很浓的酒精味。他仰着脑袋看月，象没那回事似地又哼起歌曲来。

原载1931年12月20日《北斗》第1卷第4期

# 蜜蜂

上海现代书局
1933 年 5 月 15 日初版
《现代创作丛刊》第一种

# 自　题

这小册子里所收七个短篇，算是一九三二年的“成绩”，及格不及格当然由读者先生们来评定。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对于几位朋友的谢意。

如《蜜蜂》的写成，得谢谢那些小朋友，不和他们混得很熟，我写不出这篇东西。《仇恨》曾易稿一次，第一次写成的更不成话，由一个“我的朋友”指出了许多坏处，重写一遍的。

有许多朋友则和我随便谈，和我批评，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只是有一个朋友是法朗士式的批评，那可叫我无法学乖。还有一种批评方式我也不能服从：象那个“我的朋友”某先生（他没胡适博士那么有名，甚而至于从没写过半页文章，只是嘴里那么随便谈谈而已），他只是说某篇“行”，某篇“不行”，并不说什么理由。他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式，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这个圈子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拿这圈子套？为什么套不合适？没有说明。这一种廉价的演绎法使你摸不着头脑，因此你也无从信服。幸而这位“我的朋友”不是批评家。

此外，则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我自己的那些短处，缺点，

使我能注意到这些而想竭力避免它。

还有，常常有些朋友对我所写的东西各有各的看法，都和我的原意是两回事，甚或相反。

因此也有些读者先生在骂我。这当然是我的错：那些还没矫正过来的缺点使我的笔把原意滑走了样子。这小册子里所收的几篇也如此。假如我在这里把每篇都解释一下如何？那是可笑的：读者先生们当然只凭你已写出的东西去看。道出了你的原意就能挽回你的失败不成？

那么我在这里留下一个空白来，让读者先生们和“我的朋友”们去填罢。

作于1933年2月，原载1933年5月1日《现代出版界》月刊第12期。题名：《〈蜜蜂〉自题》。

# 路

“不许动！动一动就开枪！”

八九个人提着手提机关对着我们。

这怎么回事呀，妈的？

手提机关的口子象在发怒，要吐出火来。那圆口子是黑的，仿佛是个无底洞。这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我们大家面对面瞧了一眼，又瞧瞧那疯了的八九个人：他们擎起手提机关，动都不一动。

这八九个人的脸子发青。

怎么回事呀，这是？

这八九个发疯的家伙不是咱们伙计么？当面那个是老乾，他是一队的队长。他旁边的是兔二爷。再过那个是六太保，七队队长。还有……这八九个家伙不都是咱们司令的亲信人么？

“不许动！”老乾又叫。“有话说！”

有话说。可是老不说。

小老三拖拖我的衣角，小声儿问：

“什么毛病？”

“不知道。”

铁牛在我们面前，咕噜着：

“妈巴子有什么鹭扭……”

咱们余队长和三四队的两个队长遛着马的，到这儿他们都站住了。他们绷着脸，咬着嘴唇，瞪眼瞧着老乾他们。咱们队长怕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哩。

我们大家都不动，也不言语。我们的枪架搭在老乾他们后面，迫击炮加农炮也放得老远的，要是我们想抢过去拿枪，老乾他们的手提机关就得不客气了——格格格格格……

“听司令跟咱们话说！”老乾说。

昌大爷早打破屋子里走了出来。你别瞧昌大爷小个儿，他妈的有能耐着哩。咱们司令就是他。带咱们炸鬼子的铁路，抢鬼子的铁甲车的就是他。鬼子谈起来都怕他。谁叫鬼子搅得昌大爷没日子过？

“妈糕操，只是昌大爷要说话！”

“说就说得啦，干么擎着手提机，见妈的鬼！”

昌大爷先瞧了几个队长一眼，就：

“伙计们！……”

“说什么呀，那么……”谁咕噜着。

“当咱们什么人看，那么比着枪？……”

“别嚷！”

“听着。许有什么毛病哩。……”

“别说啦，伙计。听他的。”

“伙计们！”不知是冷还是怎么，昌大爷的嗓子直抖索着。“咱们走到死路里来了。咱们四面全是敌人军队。伙计！你们跟着我……”

一阵风，把昌大爷的话吹散了。

“谁叫咱们到这死路来？”铁牛吐口唾沫。

“咱们应当跟鸡冠硼的自家人取联络的，”说这话的是个学生。咱们这队伍里什么人都有：昌大爷是带了他那五百个民团出来的，后来跑进来一些学生，胡子① 兵，老百姓。

“本来谁不知道这铁路区四面都是鬼子军队？”还有个学生子埋怨着。

“昌大爷总有昌大爷的鬼门道，”小老三说。

“鬼门道！是呀，咱们明儿就打进××了！”

“别言语！”老乾又叫。

可是还有人言语：

“老乾他们怎么啦？”

“一有什么毛病，咱们先干他，妈糕操！”

“伙计们！咱们现在——”昌大爷颤着声音，不时地瞧瞧咱们余队长，“咱们现在孤零零陷在这儿了。……四面山上全是敌人军队。……伙计，你们说，咱们要死还是要活？”

“咱们要死的话干么要打出来？”

“要活！”

“要活！”

不知道是人叫，还是四山起的回声，老听见“要活，”“要活！”

昌大爷摆着两个手叫大家别嚷。

“是呀，咱们为的要活！……”昌大爷把眼瞪得大大的。

---

① 东北管从事打家劫舍的武装组织的成员叫“胡子”。

“咱们干到底！”三队上一个伙计。

“咱们当然会干，还用手提机关压着咱们才干么？……”

“咱们不是傻子。……”

“别多嘴！”昌大爷发起怒来，腮巴子上泛起红色。

咕噜着的声音象住了雨似地慢慢息了下去。昌大爷对大家瞧了一转，又往下说，说得很快：

“对，咱们要活！可是咱们走到死路里来了。敌人军队比咱们多三四倍，野炮大炮都是全的。……咱们要想个活的办法。咱们要活只有一条路。……”

“干到底！……”

“不许嚷！嚷就开枪！”昌大爷把假嗓子都叫出来了。

谁都闭住嘴。只有四围的松树给风刮得摇着，嚷着，听来象在哗哗地下大雨。

不许嚷，就只许昌大爷一个人说话。

“伙计们，你们跟着我也有几个月分啦。咱们一块儿熬着苦，咱们是亲兄弟：有祸同当，有福同享。……你们跟着我，你们享了什么福呀？……我准得给大家享点福，我心上才过得去。……”

享福？他说了些什么？活都活不了，还享福？

我对伙计们瞧瞧，伙计们也对我瞧瞧。

“伙计们，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不走这条路，咱们就都死。走这条路，咱们可就到了‘有福同享’的日子啦。……”

什么都静着。伙计们出气的声音也听不见。松树也不哗哗的了。人，马，枪枝，加农炮，迫击炮，——总而言之，什么都悄悄着，都想听听昌大爷说出一条什么路。

昌大爷把眼睛扫来扫去。脸渐渐在变色。嘴张了一张，可没说出来。干吗那么难说呀？

老乾和六太保瞧了昌大爷一眼。

天地都静着。

突然昌大爷开口了，仿佛费了多大的劲才说出口来的。嗓音虽然不大，可是象雷似地震破了这静悄悄的世界，谁都给吓了一跳。

“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咱们归顺……”

简直是一声雷！

“怎么，归顺？……”

“归顺谁？……”

“妈巴子他疯了么！……”

上千的脑袋动了起来，象风吹着的麦草。

“投降鬼子么？……”

怎么昌大爷会说这些话？

可的确是昌大爷。你不瞧见分明是这小小个儿么？不分明是他么——那带领着我们拆桥炸铁路，带着我们干鬼子的……

“谁叫咱们投降鬼子，咱们干谁！”

昌大爷象有个什么鬼附在他身上。他把上身弯着，一双红眼钉着我们。两手抓着拳。瞧那劲儿简直得把我们吃下去。他脸发铁青色，腿发抖。他对那八九个擎着手提机关的咆哮着：

“小心他们动！”

他妈的这是怎么？……

我全身发一阵寒。手上腻腻的：一手的汗。瞧瞧我们伙计们，谁都咬着牙，嘴唇成了白色。

余队长他们僵了似地不动，死死瞅住昌大爷。

昌大爷没了人形，尖声喊：

“伙计，不是我袁昌荣不顾面子！……到这时候只有一句话：你们依不依！……依的是好兄弟，有福同享。不依的是违抗命令：扫杀！……准备！——谁动一动就开枪！……”

老乾他们那八九杆手提机关正围着我们。他们把枪口向着我们，来回地移动着。兔二爷的对着余队长他们。

我们不能动。我操他一窝子！

“现在四山上全是敌人军队，”昌大爷喘着气。“咱们——咱们老这么打下去咱们打到哪一天？……咱们归顺了，咱们就得好好过日子。咱们咱们——归顺了，他们答应赏二十万，大家都有个名目，咱们就不冤枉过了一辈子。……我现在跟你们说话太不客气，可是我袁昌荣对弟兄们没亏待过，我是好心。有福同享。……”

这里昌大爷又变成野兽似的，把一双冒火的眼睛向我们人堆里移来移去，象那八九杆手提机关的黑口子一样。

“话说到这儿大家都得明说，”他咬着牙。“只有一句话：依不依？……”

话说到这儿大家都得明说，咱们可全都明白过来。忽然一下子打开了匣子似地，咱们什么都清楚了。我告诉你：妈巴子什么都是个圈套。干么他不听刘队长他们的话，要带咱们陷到这洼子里来，干么他不跟鸡冠硼联络，干么要拿手提机关对着咱们：这全是圈套。怎么，他妈的到昌大爷这么一个人

也跟鬼子打通一气卖掉咱们？昌大爷的庄子不是给鬼子捣毁了，他带咱们打出来的么？……

谁都不言语：不知怎么办好。老半天，有谁哼着：

“有福同享。……”

“赏二十万哩。……”

“妈的，二十万！”

“谁都有名目。……”

“什么名目——官儿么？”

谁都是官儿，那真怪！象铁牛那么个家伙也得是官儿么？还有小老三。我也得做上官儿么？

“是不是鬼子给咱们银子钱使？”小老三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昌大爷投降了，昌大爷有福享。咱们有什么！……”

“咱们还是活不了。”

“妈糕操，叫咱们投降了，打自己伙计！”

“你瞧小皇帝。……”

你瞧小皇帝，他那一窝子。他们有福享，做鬼子官。你再瞧瞧咱们自己伙计！鬼子砍了咱们多少！

昌大爷可紧逼着我们。

“依不依？……”

“二十万。……”

对啦：二十万。

“还有名目。……”

对啦：还有名目。

咱们就得做鬼子的兵。咱们就得象那熙什么的那些部

队。咱们就得把枪杆对准鸡冠硼的自己伙计——他们跟咱们一样，给鬼子捣得活不了才跑出来的，那儿有咱们的爹，兄弟。……

妈的这些事真有点想不上来。象有谁塞住了我的鼻孔，我的嘴：气透不过来。

谁都愣着。

“准备！……依不依？不依的是违抗命令！……准备！——谁傻里八几想动一下，就开枪！……说！——依不依？……”

“要咱们打自己伙计？……”

“妈糕操，干他！昌大爷不是好人！……”

五队的刘队长一手按在腰带里插着的木壳枪柄上，一手对我们扬着：

“伙计，咱们要活，咱们就干到底！谁叫咱们降鬼子，咱们就——”豁的一下把木壳枪抽了出来。

突然兔二爷的手提机关——格格格格格！刘队长倒在灰土里。

“妈巴子打自己人！”

“冲上去拿枪！”

“反正没命……”

“冲！”

站在顶前面的几个冲了出去。

格格格格格格格。冲着的倒到了地上：这里面有一个铁牛。铁牛呀，铁牛呀！

咱们不能动。我操你一家子，我操你一窝子！咱们得把他们好干！……可是咱们不能动。

“瞧瞧，动一动就象他们这么着！”六太保叫。

余队长忽然走上前两步。兔二爷的手提机关的口子就跟他移了两步。可是余队长把双手举得高高的。他对兔二爷他们说：

“你们得把这几个队长的枪缴下来。……来，第一个把我的手枪抽去！……我第一个服从命令。……”

兔二爷把枪对着队长们，六太保就把他们的枪缴了下来。

我腿子象浸在冷水里。……

谁都脸子发青灰色，咬着牙瞧他们缴队长们的手枪。

余队长叫着：

“我有秘密话报告司令。”

“他手枪缴了没有？”昌大爷问。

“缴了。”

“过来！”

大家的眼睛跟着余队长移到昌大爷的身边。兔二爷的枪口也跟着余队长移到昌大爷身边。

猛地余队长把昌大爷一把抱住，把昌大爷摔倒，两腿跪着夹着昌大爷，左手按住昌大爷的两手，右手叉着昌大爷的脖子。

几杆手提机关都对住余队长，可是不敢开枪。

“你们开枪！”余队长咆哮着。“连袁昌荣这狗肏的也死在一块儿！……你们动一动老子先叉死他！……”

我们大家活过来了。

“叉死他，老余！叉死他！”

“干这狗肏的！”

“妈糕操，他把我们卖给鬼子！”

“冲，伙计！”

“咱们要活！——先干这班忘八糕子！”

“冲啊！”

一跑过去就抢他们忘八糕子的手提机关。这八九个家伙都愣住了。

格格格格格格格……

手提机关响了起来，可是枪口子已经向了天，打不着人。

我们跑到枪架这边。这是我们的阵线。妈巴子，枪又回到了我们手里。

用枪柄子打，用刀子砍：老乾他们躺到灰土里挣扎着。

拍！拍拍！拍！枪响着。伙计们嚷着。马叫着。

“干了昌大爷！”

“剥皮！”

“慢着慢着！”余队长叫。他右手已经离了昌大爷的脖子。“姓袁的，你说，你说！……”

“我依你……”昌大爷嗄着嗓子，上气不接下气地。

“谁要你依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带我们到这洼子是不是……”

“是约好的。……”

“跟谁？——跟敌人么？……”

“是的。……他们先送来两万……”

“银子钱？”

“银子钱。……现在他们全伏在四山上，等着……”

“还有呢？”

“没了……”

“伙计！”余队长又叫起来。“咱们怎么着？”

“干了他！”

“请昌大爷吃黑枣子！”

“饶……饶……”昌大爷哼着。“我跟你们是……”

拍拍！拍！——昌大爷脑袋上开了花，一只眼珠子不知飞到了什么地方。

余队长跳起来站着。

“伙计们！咱们要死要活？”

“要活！”

“要活！”

“咱们打出来，咱们干袁昌荣：就只为的要活！”

“干到底！——咱们要活！”

“要活！”

这回又象是回声，四处浪着“要活！”“要活！”

“伙计们！”四队队长叫。“咱们上了当。……咱们的四面全是敌人。……咱们要冲出去！”

我们把枪擎得高高的。

“冲出去！”

“别怕什么鬼子！”

“到咱们弟兄那儿去！”

“冲出去！”

“冲出去！”

“让我说句话！”余队长招着手叫别嚷。“咱们从东边谷口进来，现在也从那谷口子冲出去——到鸡冠硼去！”

我们都跳了起来。

“冲出去！——咱们就只一条路！”

余队长跑到他那匹马跟前，左手抓住保险鬃，一跳跨了上去。

“准备呀，伙计！……手榴弹带好了！”

什么都准备得快极了。我们谁都心跳着。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谁都怪高兴的。我们要活：我们只一条路。不管鬼子怎么着，我们总得冲。

一队一队象水蛇似地流到谷口子了。

“鬼子！”

“冲出去呀，妈糕操！”

“杀呀！”

手榴弹扔了出去了。步枪，手提机关，大刀，都怪叫起来。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拍拍！拍！拍拍拍！

我们的人倒了小半，可是我们已经冲出了谷口子。手提机关还在谷口子边掩护着我们退。……

可是妈的，余队长从马背上翻了下来。

“你们走！……你们走！……别管我，别……”

没了老余！

眼泪这东西真奇怪，它竟吓也吓不住地直淌下来。

老余升天罢。好好睡着罢。我们……

于是我们到了鸡冠硼。

“兄弟呀，兄弟呀，妈的！”

原载1933年1月16日《东方杂志》半月刊第30卷第2号。

# 宿命论与算命论

## 一

“舒同志来了。……为什么来得这样迟？”

舒同志瞧瞧钟。

“并不迟呀，还不到十二点。”

接着舒同志自语地：

“罗同志请客我当然不敢迟到，对不对。而且是他升官，当然更不敢……更应该……对不对。”

他觉得这些话很俏皮，他自己一个人笑了起来。

“还有谁？”舒同志搓搓手问。

“只有一个老游了。”

舒同志有点埋怨主人：干么也把老游请来。老游是他的对头。

“舒可济！”坐在角落里一个扁脑袋叫他。

“唷，你也来了，我倒没瞧见。你近来好？……你还是那么个吊儿郎当的劲儿。……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

扁脑袋跟他们同过事的。

舒可济同志并不等扁脑袋答话，他就掉过脸去，搓搓手，

学杨秘书在纪念周作政治报告的那副劲儿：

“你们知不知道老游的新闻？……老游想要麻同志做填房，对不对。……他叫杨秘书给他做媒。……真吊儿郎当，对不对。……其实麻同志……”

“麻同志？”扁脑袋插了进来。“有姓麻的？”

“干么不许她姓麻？”

“新来的么？”

“新来的。管理图书室的干事。……老游居然想她：老游也不去照照镜子，对不对？”

“只有我们舒可济才配得上，哪，”一位同志拍拍他的脑袋。

“别那么吊儿郎当！”舒可济瞥了一眼镜子，装个逗人爱的模样。“我真不妄想：对不对。……老游天天到图书室去跟麻同志瞎缠，一个星期总得送两次礼物，对不对。……老游而且……而且……而且……他很……他而且……”

发见别人并没听他的，舒可济同志“而且”不下去了。靠桌子有位他不认识的老先生在谈星相学，他就坐到那对面。

“我的相怎样？”舒可济同志插进去问。

“你今年贵庚？”

“二十四。”

“二十四，正渐渐好起来。现在走这条运，”那个用长指甲的手在他的额上画着。“他这里长得多饱满！所谓头角头角，就是这个。渐渐要露头角了：今年包你好起来。”

“从哪儿好起呢？”舒可济同志带三成苦笑。

“不然，”那个严重地说。“所谓走好运者，并不是说你坐在屋子里就有银子掉下来的。事还在人为：走厄运是为也为不好的，一走好运，就有机会叫你去为了。你这位同志也是同他们一起的？”

舒同志点头。

“哪部份的工作？”又问。

“吊儿郎当的事。”

“特务员，”罗同志代答。

象一根铁钉刺进他胃里似地难受，舒可济瞧了罗同志一眼。他最怕别人提起他是特务员：三四十块钱的特务员，丢尽了面子。

把眼向四面那么一扫：他瞧到了同志们蔑视他的面孔。

十二点半老游来了。老游跟舒可济招呼是把两个嘴角往下弯着的。舒同志感到了一种压迫。

“游同志今天真漂亮；对不对，”舒同志嗓子有点不自然。“我假如是个女人我准得爱游同志，对不对。”

老游对他翻一下眼睛，不言语。嘴角可弯得更厉害了。

喝酒的时候老游大声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顶看不起自首的人。一个人总不要变节：共产党就共产党。做了共产党，看看不对劲，又来自首，这种人最失人格。……我是老民党，我没变过节：在武汉时代我没变做共产党。……一个人变了节就完了，无论你什么主义。……张勋，康长素①，我佩服他们：他们始终不变。……一

① 即康有为(1858—1927)。

个人要干就干到底：你是共产主义也好，是国家主义也好，是浪漫主义也好，是复辟主义也好，是行为主义也好，是无政府主义也好，是……是……是……总而言之不要变节。老子最看不起变节的家伙。……”

舒可济同志知道这正针对着自己，他不大顺嘴地辩着，脸红得象猪肝：

“那么一个人要是犯了错误，他犯了……譬如他一时错误做了共产党，譬如他……你不许他改正么，对不对？……自首条例……一个人……依你说自首条例也不应该订，对不对？……譬如……譬如……”

“我没跟你说？”

“不跟我说就拉倒。吊儿郎当！”

吊儿郎当！老游算什么！他是主任干事，不错。可是他有五十多岁了。他舒可济到五十岁就不见得当不到个主任干事。……

可是舒可济同志又想起他一个亲戚，从十九岁当录事一直当到老，去年病死了的。他会不会当一辈子三四十只洋的特务员？……

下午从罗同志家里出来，舒可济同志一直象有个铁锤压在头上。

他在街上遛着。他不愿回他的住处。他一想到他自己的住处就得打寒噤：那么小，那么黑，不透空气，一张脏透了的床，破桌子，发着霉味的板壁。……他得改变生活一下才好哩，天王爷，譬如他能把自己的地位这么升他妈的一下。别人当特务员的不都升了么：别人工作多努力！别人住着通明透亮

的房子。别人……

抽了口长气，舒同志拍拍自己的胸口。

一阵热热的风刮到了他脸上。春天真到了。骨头象洋蜡似地融化了。皮肤上象有十万只蚂蚁在爬行着。

舒同志有点疲倦，膝踝子软软的，恨不得倒到地上去睡一觉。他妈的春天真困人！

他已经二十四，应该有个女人。可是他只是个三四十块钱的特务员。

街上几乎没打单走路的：每人旁边总偎着个把娘们儿。舒同志的心脏上象长了颗鸡眼。他希望那一对对走着的男女都是兄妹俩。

要是他生活好点……他摸摸自己的额。他忽然兴奋起来。他想象他有个女人。他们住着光光烫烫的屋子。他不再包八块钱一个月的火食，他们得自己弄点爱吃的菜下下酒。他还得做件雨衣，不然穿着西装打雨伞多不雅观。他还得买个电熨斗。……这些并不希望得过火，这是生活的水准，他只要稍为升一升就全都办到了。

"真得努力工作！"他约束自己。走好运，有机会可以那个了，可以"为"他妈一下。

舒同志又摸摸自己的额。他高兴地在肚子里说：

"人生是，五成靠命，五成靠工作。"

路上一些沙土给风刮到了他眼里，他掏出手绢来擦着。

他觉得自己想出来的那句话很漂亮，就又重复一句：

"人生是，五成靠……"两只脚转弯走着一条小胡同。

两边墙很高，对面老远地响着空洞的脚步声：舒同志辨得

出是一个是女人的步伐，他就抬起那双模糊的眼来。

又是一对两兄妹！今天带妹妹出来露脸的可真多。

舒同志拚命眨眨眼，把对面那女的瞧清楚了：嘿，是麻同志！怎么，麻同志也有哥哥？没给老游瞧见真是可惜。

那位哥哥的姿态，模糊地向这边移动。舒可济觉得这姿态怪熟悉的。

舒同志赶紧装副逗人爱的脸嘴，加快走几步。

对面那位哥哥……舒同志一瞧明白那位哥哥，他惊得差点儿没摔倒。一个高个子，一张瘪嘴：干么这就是她哥哥；这位哥哥他认识，这位哥哥姓林，早就在北京给枪毙了的。

"真怪。怎么，是他？……真怪，真怪！"

张大了眼，把右手掩住嘴，象怕自己一个不留神会叫出来似的。他也忘记把逗人爱的脸嘴装下去了。

因为太兴奋，舒同志反而没开口，也没招呼他们。

那两兄妹没瞧见他，半路上转了弯。

舒同志赶到那胡同口一瞧：瞧不见了。

"青天白日见鬼！"他手心全是汗。"做梦，对不对。……干什么他还在……"

## 二

第二天一完了纪念周，舒可济同志就跑进图书室。

"麻同志，昨天跟你一块走的是谁？"

"昨天一块走的？"那个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图书目录来。

舒同志张大了嘴，昨天瞧见他们是个梦么？他又试探

地问：

“就是那个瘪嘴，高高的。……”

那个茫然地瞧着他。

“还没明白么？”他说。“昨天，大概三四点钟，我瞧见你，你没瞧见我。你跟一个人同走，刚从一个……叫做什么巷的……叫做……叫做……”

“唔，是有的。一个姓林的。”

“姓林的！”舒同志放枪似的一声。

“怎么？”

“他叫什么？”

“林曼青。”

“哦，他改了名字，他改了名字。那当然改名字的，对不对。……你怎么认识他的？”

“一中的同事。……你也……”

“他在一中教书很久，对不对？……他现在……”

“他是这学期才来的。你认识他么？”

“他住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跟他关系很浅，昨天不过偶然遇到。……你认识他么？”

“嘿，是老同学，”他抽一口气，笑着。“真奇怪，我还当是做梦。我真料不到他还活着，对不对。我早就听人说他在北京给军阀枪毙了。……真想不到，我还当我见了鬼。……你不知道他的事吧。嘿，那时候他……”

他装了副“这可了不起”的脸嘴，搓搓手。

麻同志又把图书目录关到书柜里去，好奇地等那个说

下去。

“他从前不是这个名字，叫林克骏，我们叫他小瘪嘴。……他在毕业的那年干得真厉害。……现在不知怎么着，说不准他还干着哩。”

“我看不见得他一中里的课很忙，一天到晚……”

“怎么！”舒同志挺用力地说。

舒同志去倒了杯茶，坐到麻同志对面，凑过脸去低声说话，几乎象要跟麻同志亲嘴。麻同志怕着他的口臭，把脑袋避开一点。可是男的脑袋又钉了过去。

“他要干当然是很秘密的，怎么会给你们知道，对不对。不过这是我推测的话。他没自首。……快毕业的那年他干得真厉害。那时候我也不知什么错误不错误，跟在里面盲从……”他感到这句话有点不妥当，赶紧改口：“我也盲从着他们，盲从。我当然完全是因为小瘪嘴的关系，对不对。我跟他太密切了，他怎么我也怎么。我跟他天天在一块。……”

麻同志的鼻子给舒同志的嘴追到没地方可退，她就站起来，装做到书柜里去拿什么，嘴里问：

“之后呢？”

男的用嘴长长地嘘了口气，正对着麻同志的脸。

“之后……”男的马上把嘴里的茶吞下去。“其实小瘪嘴人倒是个好人：他待我真好。我在种种方面得过他不少帮助。……真奇怪，我昨天总当我是认错了人，谁知道竟是他。……一个人真是……对不对。……我可真料不到。……”

舒同志把杯里的茶喝完，站起来伸个懒腰。

“以前我跟他常在一块煮肉吃。他老是倒进许多酱油，咸

得不能吃。可是我们吃得怪起劲的。我们瞒着学监喝酒，老是我跟他两个人。学校生活真够味儿，对不对。……我们俩用钱是妈妈糊糊的，也算不明白谁欠谁了。……我一病，就是他看护我。那小瘪嘴。……学校后面有条河，我跟他年年到了这样的天气就去划船玩儿。放了暑假他就教我游泳。……”

“你会游泳，那么？”

“会呀，就是小瘪嘴教会我的。……我们还常常……我们又……真是吊儿郎当……我们常常去……去……学校生活真有趣，对不对。”

“是中学吧。”

“中学。”

他微笑着，仰着脑袋。回忆叫他感到种难用字眼来形容的一些什么。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温柔起来。天花板角上的一只胖大蜘蛛，他也觉得它怪可爱的了。

“真料不到，真料不到，”他独白地。“到一中去就可以找到他，对不对？……你告诉他有个挺老的朋友要找他吧。……他是他舅舅养大的。……你可知道他舅舅？”

“不知道。”

“不知道他舅舅还在不在，他舅舅向来神经衰弱。说不定已经……对不对。……我定得去找他，我一见我得骂他：‘小王八蛋，小瘪嘴！’……我们俩打打闹闹地骂惯了的。”

下午四点钟，舒可济同志兴奋地跑到了第一中学。他几乎要对门房说：“找小瘪嘴，那小忘八蛋！”

跟着门房进去，他心脏几乎跳出口腔来。

怎么，那不是小瘪嘴？小瘪嘴似乎有点不认识他了。

“克骏，小瘪嘴，”他低着声音。

“哈，你！……怎么，你……”

他们差不多搂抱了起来。

“怎么，听说你在北京给军阀枪毙了……”

“给抓去一回，”小瘪嘴说，“一个多月就保释出来。……到我家里去谈吧。”

“你有家在这儿么？”

“舅舅家里。”

“哦，舅舅。他很老了吧，对不对。……他病怎么了？”

两个人走了出来，小瘪嘴告诉舒同志这几年在些什么地方混饭，告诉舒同志他已经订了婚，那未来的太太在南洋教书。他那舅舅还在一个机关里做事，可是近来病发得很厉害，请一个月病假坐在家里。

“你呢？”小瘪嘴问。“近来生活怎样？”

舒同志给老同学瞧瞧证章。

那个说：

“唷，我的 old pal 在做官。……什么名目？”

“吊儿郎当的事，”舒同志坦白地笑着。“我当了老同学的面都不好意思说：别谈了吧。……生活很困难：三四十块钱，你给我想想，对不对。”

“有女人没有？”

“女人！不够资格呀。”

“工作忙不忙？”

“倒没什么。”

停不一会舒可济同志又说：

“我这个工作是全靠我自己，对不对。我的工作是要我自己去找才有工作可做，象做买卖似的。可是我没机会去找工作做，一天到晚地就吊儿郎当。别人工作勤的全升了，我还是……我还是……”

“你进去谁介绍的？请那介绍人给你说句话也许可以好点。”

那个脸一直红到脑门上：他想起老游说什么张勋康长素的那些话。他很窘，结里结巴地答：

“介绍人……介绍人……去年死掉了，去年……他……对不对。”

舒可济同志打算找到小瘪嘴以后，有三四打问话要问他老朋友的。可是给小瘪嘴的舅舅打断了。

舅舅比从前老，头发白了一大半，脑门上秃了不小的一块。舅舅用了颤着的手捧那碗菊花茶到嘴边去，一面对舒同志谈他自己的病，仿佛别人是医生似的。他爱用些重复的句子，装个苦脸。他十年来没好好地睡过觉：一夜不过睡着三小时。一睡着就做梦。他现在打算休养一个月不用脑，可是老梦见演讲，梦见批公事，醒来还是头痛。可是他不能辞了事不干：“不干没有饭吃嘛，不干没有饭吃嘛。”医生说他血压高，随时有脑充血的危险，应该少用脑，可是办不到。幸得他不喝酒不抽烟；现在是连茶也不敢喝，只喝菊花茶，菊花茶。于是舅舅又颤颤地把菊花茶捧到嘴边。接着又表示羡慕他们年青人的体力：他的意见是，只要健康，生活总有办法。

舒同志认为，只要能有舅舅或小瘪嘴那种也还舒服的生活，就是病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可是他没说出来。

晚饭后小瘪嘴送舒同志出来。

“你现在还干不干那个？”舒同志低声问。

“现在什么都谈不上。……有饭就吃饭，有逛就逛，有女人就那个。”

“你可比我幸福，对不对。我生活真没办法。有了女人也还不可以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来找你？”

“除了星期一星期二。每天下午都有空。”

“你的生活多好！”

舒可济自己说得太丢面子也不好，他想告诉他有人给他看了相的事。可是他觉得这些话不大适宜。

## 三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舒同志感到窒息似的不舒服。

他想到过去跟小瘪嘴在学校里的生活，叹了口气。现在小瘪嘴生活比他好得多，并且还捞到了个把女人。他自己什么都没有。

春天真到了。骨头都融化了，他妈的春天真困人。

出去吧……这屋子里够多悲惨！

舒同志站了起来，预备带帽子，可是又觉得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他干么要去找朋友，没一个朋友瞧得起他。

他得有个女人，象小瘪嘴似的。

论脸子他的不算坏，年纪也不大。可是青春一下就得溜过去的，那什么都完了。他妈的小瘪嘴可幸福。真有他的！小瘪嘴马上有女人可以那个。他没有。

舒同志照了镜子：他的脸子……可是西装的熨纹平下去了。真得买个电熨斗。雨衣当然少不了得做……

这些零东零西的想念苦着了舒同志。他一直不大快活。

“舒可济，你怎么老没劲儿似的？”陈同志问。以前也是个特务员，现在不知道升得多高了。

他用鼻孔干笑了一声。

那个把手搭到他肩膀上。

“别想女人哪，女人可想不得的。”

舒同志不大高兴：别人奚落他。别人走好运，生活好，有电熨斗，有雨衣，就爱笑不笑地来跟他舒可济开玩笑！

哼，瞧着，看相的说他马上得走好运。

“事还在人为，”他滴溜着这句话。陈同志是举发了五个反动份子升了的。

“说不定小瘪嘴还干着……”他想。

“见鬼，干么联想到这上面去！”又骂自己。

他听见图书室里许多同志们在谈笑。他走了进去。

又是老游！——到处碰着老游，不知道可也是命里注定的。

“游同志，忙啊，”舒同志要别人知道这句话是讽刺的，他就装个鬼脸。

“哼，忙。”

接着老游脸向着大家，高声说：

“我最恨吃饭不做事的人。……我吃一份饭我是要做一份工作的，所谓素餐……素餐……尸餐……尸餐……所谓尸餐素什么的，那我是看不起的。……一个人吃一份饭总要做一份

工作：无论你是商人也好，工人也好，诗人也好，方外人也好，印第安人也好，农人也好，总而言之一种人总要做一份工作。……老子最看不起吃饭不做事的家伙。……”

“你说谁吃饭不做事？你说谁？你知道谁是……”

“别心虚，老子没跟你说！”

舒同志低声地：

“没跟我说就饶了你！”

他挺一挺胸脯走了出来。他知道有几十双眼睛钉在他屁股后面。他感到他孤独。

“还是老同学不错。”这天他又去找小瘪嘴。

为什么他会孤独？因为别人都瞧他不起：他只是个三四十只洋的特务员，他又不努力工作。

“我的生活真苦，对不对。”

“其实倒，”他老同学说，“只要有饭吃也行：混一天算一天。想想比那没饭吃的总强，也就可以……可以……”

“可是得穿衣呀，得住房子呀。……你比我好多了，对不对，”他眼里涂着嫉妒。

沉默了一会他又试探地说：

“我想我真落伍了，对不对。……我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可真不是劲儿。……我还想干他一干。……”

他一直把眼睛钉着小瘪嘴的眼。

小瘪嘴滑稽地微笑一下。不言语。

那个感到一阵冷。老同学也靠不住，不信任自己。他忽然有点微微的怒意，就把抽屉抽出来翻着，他仿佛希望能翻出小瘪嘴一点不能公开的些什么来。他偷瞧他老同学的脸：似

乎那张脸有点窘。舒同志觉得快意。

"呃，这是日记，别看罢，"小瘪嘴从他手里抢去一本东西，放到抽屉里。

"秘密么！"

"无所谓秘密。我的日记不愿给任何人看。"

舅舅进了房里。舅舅又用了重复的句子谈他昨晚的睡眠。

舒可济这晚上梦见自己地位升高。桌上有个闪光的电熨斗。床上坐着一个女人，是麻同志。可是她自己说是小瘪嘴的未来女人，现在可爱上了舒同志。

麻同志就麻同志罢，不算坏，因为现在是春天了。

第二天舒同志一签了到就跑进图书室。

"你觉得林克骏……林曼青人怎样？"他搓搓手。

"人很热心似的。"

男的把脑袋凑过去：

"我想他现在一定还干着，对不对。"

接着用嘴嘘了口气。

她掉过脸去，沉默着。

"说不准她爱上了小瘪嘴，"他想。

人真靠不住。麻同志爱小瘪嘴。小瘪嘴对老同学不开诚公布。并且小瘪嘴凭什么生活得那么好：他跟小瘪嘴同学，一个那么舒服，一个是特务员。

舒同志跑上宣传部的办公室，装着怪精明的姿势，象要在什么外交公文上签字似的那股劲。他得努力工作——命里注定了他工作了才能把生活弄好点。他现在走额运：有机会叫

他去“为”。他得象陈同志那么着，生活才有点转机。

晚上睡不着，他老闻到被窝有股臭味儿。

还得打一床被。……

可是春天真困人。可是他的生活……

一打算到出路，他又联想到了小瘪嘴。这是命。他遇见了他，他快要走好运：都是命。

他热起来。他翻了个身，他妈困人的春天！他想跟一个女人那个。

“一，二，三，四，五，”希望自己睡着，他数着。

“一，二，三，四，五，……可是小瘪嘴……吊儿郎当……一二三，……一，二，三……生活得过得舒服点儿……一，二……”

干么老想着小瘪嘴？

可是他舒可济干么要把命里注定的机会放过？

隔壁房里打着鼾。床上的夜明表镇静地响着。外面象有沙喇沙喇下雨的声音，他抬起点儿脑袋听一会：不是。

又翻个身：思想也翻了身。

真奇怪，这回竟遇见小瘪嘴。别人说他得走好运，“事在人为”。于是瞧见小瘪嘴。现在他才发现这是件巧透了的事：这是命，这是命。他得意地自语着：

“这是命，对不对。……这是命，人干么要拗着它。……”

他张开眼。他又想到得有个女人跟个电熨斗。不吃包火食。雨衣。别人不再瞧不起他。他在老游面前吐气。最要紧还是女人：譬如象麻同志那么一个。妈妈糊糊还要得。

心狂跳着，舒同志又闭上眼。

“这是命，不能怪我。……”

接着他努力去想些小瘪嘴可恨的地方；什么事都瞒着他舒可济，够不上朋友，而且他还生活得那么好，而且他还有女人可以那个，等等。

第二天舒同志上办公室很早。

“杨秘书来了没？”问个勤务同志。

“还没有。”

八点一刻：

“杨秘书来了没？”

“还没有。”

“还没来，吊儿郎当，”喃喃地。因为太兴奋，嗓子打颤。

过了六千多年才到了八点四十五分。

“舒先生，杨秘书来了。”

“什么！”不知为什么舒同志大吃了一惊。

他踮着脚走到秘书室去，他自己不知道干么要踮着脚走。到了门口先站了一会：这么着跟杨秘书说话可以顺气点。他镇定地想：

“对不起，全是命，那有什么办法，全是命。……”

## 四

常务委员开了个关防严密的紧急会议。杨秘书写个条子：密派三个特务员拿侦缉证到公安局去调巡逻，帮同去抓个叫林克骏的。

舒可济同志当然是被派到的一个。

"报告杨同志,"舒同志喃喃地说。"我去了怕有点……有点……我去怕有点不方便,因为……因为……"

"那有什么关系,"杨同志手里夹着皮包,预备回去,很匆忙的样子。"你放心:那毫无关系。你是做工作。他是犯人。……舒同志,非要你去不可,没有什么关系的。除开你没有人认识那姓林的,当然非你去不可。……这从头至尾都是你的工作,工作须做彻。……明天见,明天见。风声是一点都不可走漏。……"

舒同志腿子发软。不用说,这晚他又得睡不着。

他努力追想:怎么一来他竟把小瘪嘴去举发。可是象隔了几十年似的有点想不上了。

坐在床上,他淌着汗。

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小瘪嘴竟给他举发了?为了老同学,他得预先去通知他,叫他走。

舒同志就一下站了起来。

要是小瘪嘴真给逃去了,那同志们都可以想得到是他舒可济走的风:只有他认识那小瘪嘴,事情很简单。说不定他得受点儿处分,更坏还得给拘禁起来,说他勾通反动份子。那可完了。

他在这发霉的地板上走来又走去。好几次想开了门出去,可是制住了自己。

隔壁打十一点钟。舒同志掏出表来把长针拨了一下。

还是睡罢。他很快地脱衣,免得制不住自己要到小瘪嘴那儿去。

舒同志努力想了些使自己舒服的事:第一,拚命去综合

小瘪嘴那些不够朋友的坏处。然后他想到现在杨秘书挺相信他。接着他描写着较好的生活：当然是女人，电熨斗，雨衣，快乐，不吃包火食，光烫的住屋。最后是：

“怎么怪我呢：都是命，都是命，对不对。……”

第二天起得很早。可是很没劲儿。

地上有点露水。清凉得很舒服。太阳把大地照成可爱的黄色。这天气要是挽个娘们儿去逛公园可多好！可是舒同志有工作：他跟两位同志到公安局去。

“老舒，事情完了你要请我们，”脸色有点黑的同志说。“对不对，老干？”

老干嘘了口气。老舒咬着嘴唇，不自在地笑一下。

“我们这种工作真不是人做的，”老干又嘘了口气：不知道是在发感慨还是走累了。“我们这种工作要得罪多少人，造多少孽！……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舒同志还咬着嘴唇，颊上的筋肉在抽痉似地动着。

脸有点黑的同志把老干拍一下，他的意思以为还是别说那些话好，一说就一点工作都不能做了。

“这都是为了生活，”他这么说着。“我看透了，全是为了生活。世界上无所谓好人，无所谓坏人，都是生活。人总是人。……谁是错了，谁是不错，都很难说。老舒你说是不是。”

那个瞧了这位哲学者一眼：他惊异干么这么一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论调来。

“都是命，老实说罢，”舒同志摆着“这是当然”的脸嘴。

闭了会嘴他又说：

“全是命：我干这行工作；可真巧极了，我又遇见他。这全

是命，我又……”想把看相的事叙述出来，可是又觉得还是不说它的好。“这全是命，谁拗得了它？……我没什么对他不起，呃，是不是，你们说对不对——我没什么对不起他？……”

“对不起谁？”

那个舌头打着结：

“哪，就是他……就是小……小……就是今天那个人，那个林……林……呃，对不对，我没对他不起吧，你们说？”

“当然。有什么对不起。各人干各人的事，这有什么办法。……要顾到对不对得起人的话，什么事也不好干了。这也是你说的那个命。”

舒同志变得有点轻松起来。

“可不是么，全是命。嗳。”

“老舒，完了你可请客？”

“请的：你们两位。”

路上有些女学生上学去。每张脸子都是红红的：春天哪，春天哪。

“都是命，”舒同志一面瞧着女学生说。

谁都拗不过命。命里注定的有些事是太凑巧：这就是说，一个人一走上好运，那什么事都得怪顺利的，一滑就过去了，不用你费劲。可是一桩事太凑巧太顺利是不大叫人相信的，一个故事说得太凑巧，准是说故事者没有方法支配故事之故。可是第二个“可是”一来，我赌什么恶咒都可以，我要说我们现在遇见些凑巧的故事了。

于是有一位同志心跳着，淌着汗，用肘触触同走的两位同志。

“哪，哪，那就是他，那就是他，就是林……林……那就是林克骏，就是林曼……林曼青，小……小……那个夹一本书的，那个……”

老干和脸有点黑的同志赶到了前面。

“请你到我们那里去谈一谈，我们是……”拿出一张东西给他瞧。

舒同志忽然想躲到个什么地方去别给小瘪嘴看见。可已经来不及了。

小瘪嘴脸色不自在，惊异地瞧着舒同志，什么也不说地就顺从着他们走：两个夹住他，舒同志走在后面。

“小瘪嘴，小瘪嘴，”舒同志轻轻叫着。他希望小瘪嘴听不见，又希望他听见。

那个回一回头。

“小瘪嘴，我心里怪难受的，我恨不得……”舒同志脸子灰白着。“你是我的……是我的……我真痛苦。……我奉了公事，我有什么办法。……小瘪嘴，小瘪嘴……”

“我知道。”

“你跟我……你是知道的。……我是奉了公事。……我真痛苦，心里象有刀子割着似的。……小瘪嘴，小瘪嘴……”

“你不说我也知道，”那个回头微笑一下，笑得很惨。

舒同志象给人在胸脯上打了一拳，差点儿没倒下来。他手掌上淌着汗，身上也全是汗，汗衫象冰似的。

“小瘪嘴，小瘪嘴。”

可是没什么话说。好一会他喃喃地：

“你的案情并不重大，并不……你放心，不打紧。……你别

怕，别那个，别……别……”

他偷瞧瞧那两位同志的脸。可是那张脸什么表情没有，满不在乎，似乎比喝茶还平常。

“小瘪嘴，你别怕，小瘪嘴。……朋友得给你设法。……我真痛苦，小瘪嘴。……我真是……小瘪嘴。……我象刀子割着似的，我的心。小瘪嘴，小瘪嘴……”

## 五

小瘪嘴暂时拘禁在卫兵室，待遇还好。小瘪嘴的舅舅家里给检查了一次，搜不出什么，只有日记本上有些看不懂的话，给拿来了。同时发个公事给小瘪嘴进中学的那县，叫那儿的党部会同县政府查案。

干么要把小瘪嘴关在卫兵室，真见鬼。舒可济一走过那里，他就象到了制冰厂似地全身发冷。可是每天他至少得经过四次。

老游似乎更瞧不上舒同志了。

“哼，我顶看不起卖朋友的人，”老游喝过了点酒，因此更起劲。“什么东西不好卖，要卖朋友！……耶稣那个徒孙，① 叫做犹……犹……犹……叫做犹太② 的……犹太不是五吊钱就卖了耶稣么。所以犹太没有好结果：犹太亡了国。……还有埃及，也亡了国。……卖朋友的人可以使国都亡掉，你看！……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必有妖……这是亡国祸种的家伙！人

①② 应是耶稣的徒弟犹大，“老游”在这儿露怯了。

人得而诛之！……卖朋友的家伙最没有人格，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你看，犹太！……还有埃及，埃及，还有南非洲。……”

舒可济似乎没以前活泼。他不大到图书室去：他怕瞧见麻同志。不是办公时间他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只要麻同志一来，他就装做看报似的，把报纸挡住自己的脸。

春天对他不发生关系：他的手老是冷着，老淌着汗。他的心象有心脏病似地老要怔忡起来。他腿子没了气力，膝踝子老打着颤。他拚命去想这是春天，他马上有幸福，电熨斗，女人，雨衣。可是这些东西象只是个抽象名词，是些摇摇不定的模糊的东西。他干了些什么呀，天王爷！他做错了事么？那一切不都是命么？

每晚都睡不着。每晚都有点耽心似的，仿佛怕有个什么鬼怪为难他。他常常怕有个什么意外的不幸降到他身上。他有种很怪的思想：老想着下一点钟或者下一分钟他就得死去了。倦极了闭上眼，就瞧见一张瘪嘴，对他温柔地笑着，一会又对他愤怒地红着眼睛。

“怎么能怪我：一切全是个命。……”

小瘪嘴这回事也是命。可是小瘪嘴的命运为什么操在他舒可济手里：没有他，小瘪嘴就不会有这回事。他那天到杨秘书那儿去说的时候他就能算到小瘪嘴的命了的。

舒同志无论如何想不透。

干么干下了这糟糕的事？想不透。他想拿宿命论来安慰自己。可是不大容易办到。既然是命，干么他还那么难受？无论如何舒同志想不透。他想总有个他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在后面算明白了一切的命运的：它支配了他跟小瘪嘴。

每天他一走过卫兵室，他就得想象小瘪嘴在做什么：坐着还在站着。也许在看书。或者在躺着也说不定。他想走进去。可是又不敢：他一想到小瘪嘴那姿态他就得打寒噤。

同志们都似乎在背后谈论。他感到他的世界忽然小下去，小下去，小到两只脚尖都站不住了。

“舒先生，舒先生。”

一个勤务在门口紧张地瞧着他。

他回头。他嘴唇颤着。他想定是他所怕着的不幸降临了。

“什么？”

“吴科长找你。”

“哪个吴科长？”

“教育厅吴科长。”

舒同志低声地叫了声“啊：”不象是答应他，又不象是个感叹词。他知道那找他的人是小瘪嘴的舅舅。

“舒先生……舒同志”……舅舅自己跑了进来，一张苦脸，颤着坐到一把椅上。“我受了大刺激，我受了大刺激。……我真苦极了，我真想不到……”

“要不要喝茶？”亲切地问。他嘴唇发白。他打算要待老子似地待这位舅舅。

“我只要开水，开水。……谢谢你。……大刺激，大刺激。……克骏为人真厚道极了，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他常对我说起你。他时时刻刻记挂你，记挂你，他说你生活不好。……我真料不到，真料不到。……他这孩子太好了。……他到我家里只这么大。长到这么大。后来又长到这么大。现在

这么大了。……我有三晚没有睡了，我日夜替他营救，替他营救。……”

舅舅把摇摇的手扶着额。眼上堆着泪。

“你是他的老朋友，你照顾照顾他罢，照顾照顾他罢。……这里陈委员他是我的朋友，他吩咐他们好好照拂他。他说没有什么证据，总不大要紧，不大要紧。……我真苦极了，真苦极了。……”

“您放心罢，”他嘶声说。“紧可不要紧，不……我想不妨事。……我当然得照顾他，我并且还得……还得……”

舅舅走的时候舒同志扶着他到大门外，给他叫了洋车。舒同志窒息得肺都要炸了。他很想把这位舅舅拥抱一下。

“他知不知道这是我……”痛苦地想。

瞧着舅舅的车子跑远了，舒同志很快地在街上走起来。散了学的女学生快活地谈笑着。一对一对的兄妹俩走着。舒同志全没瞧见。他的世界里没有春天。他的世界里只有一件东西：死，再不然就是疯狂。

他把所有的钱去买了些烟卷，水果，罐头食品，带跑地走回来，用了最大的努力冲进了卫兵室。

一个卫兵带着上皮鞘的大刀。和气地坐在旁边。小瘪嘴在看着一本什么《绿野仙踪》。

“小瘪嘴，小瘪嘴，”舒可济同志喘着气，眼球上浮着红丝。“我痛苦极了。我心上象有刀子割着似的。……你怎么着，饭菜还好么？”

“优是优待的。”

“我真难受，小瘪嘴，我太……太……怎么，你安心点

罢。……没一点证据，当然没关系，对不对。……你得安心……”

“我怕倒一点不怕，”那个冷冷地。

“我真对你不起：我想起那天早上……那天……我们忽然遇见你……我心都痛起来了。……你要什么吃的？你告诉我。……要不要牛乳？……你的衣裤可有没有？”

“舅舅给我带来了，”小瘪嘴安静地微笑着，脸色可有点苍白。“你为什么要难受：我知道你的心的。”

舒同志抓着他两个膀子，把脸凑过去。小瘪嘴把鼻子稍微撇开一点。

“小瘪嘴，我想起那天早上的事我就得发狂了。……我想起我那天早上……我干么要遇见你？……小瘪嘴，全是命。不对，不全是命，对不对：不全是命。……我想起我们俩从前一块煮肉吃。……你教我游泳。我病了你那么照顾我，你还给我钱用。……你可记得我们俩打酒喝，我们……我们……老是我们俩，对不对，……小瘪嘴，我心象有刀子割着。……”

他希望能够一口气说到明天，说到后天，说到下星期，下个月，下一年，甚至于说一辈子。他几乎要告诉小瘪嘴这回厄运是他造成的。可是究竟没说出来。

第二天舒同志到会计科去支了几块钱，买了些差不多的东西送给小瘪嘴。他结里结巴又说了些昨天的话。

他想把小瘪嘴营救出来。他也许可以到杨秘书那儿去说，他那天说的是谎话，只是诬告。可是怎么措词？——

“报告杨同志，那天……那天……”

这可是办不到的。

可是他总得把小瘪嘴弄出来。他或者可以跟小瘪嘴逃走：从大门出去，走过两重门，跑到大街上。或者在卫兵室墙上挖个窟窿，爬出去逃走。或者可以把看守着的卫兵打死。或者……或者……

舒同志手捧着脑袋：他的太阳经在一下一下地跳。

“舒同志这几天不舒服么？”麻同志问。

“唔，有点……”

老游在过道上走过，用了可以给房里听见的大声说：

“犹太要领奖了，要升官了。……什么人都没有他那样得意。……”

这些话似乎老在这面墙弹到那边墙上。老游走远了，可是舒可济还仿佛听见他说：

“我顶看不起电气熨斗。我顶看不起走额运。我顶看不起女人。我顶看不起雨衣。我顶看不起不包伙食。……”

“老舒，怎么，不请客了么？”

老舒翻起红眼睛瞧着那人。

“老舒你赖是赖不掉的，”那个笑着。“想女人么，为什么不说话。想女人也可以想一下：你要走好运了。……”

于是又放低了嗓子：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杨秘书说你……”

舒同志想起他的命运。想起小瘪嘴和他的舅舅。想起麻同志、老游。想起别人看他的相。想起和对面这同志去抓小瘪嘴。……他带怨地说：

“走开点儿，走开点儿，我人不舒服！”

星期二，卫兵室里没了小瘪嘴！

“给干了么?”舒可济晕了似地想。

几位同志在图书室谈着小瘪嘴的事：小瘪嘴给解到军法会审处去了。

舒可济同志眼睛发一阵黑。

“老舒还不请客?……要走好运了哩。……”

什么话！舒同志感到受了侮辱。他忽然觉得所有这些糟透了的事都是对面这人造成的。这是命，对不对。于是还有种算命的人在对他冷嘲。……他青筋突了出来，两手抓着拳，咆哮着：

“滚你妈的，滚你妈的！老子……老子……”

他一口气跑回他的住处，伏到有点臭味的被窝上，抽着肩膀哭了起来。

“我们的命，小瘪嘴……小瘪嘴……”

原载1932年5月1日《现代》月刊第1卷第1期。

# 最后列车

都市在喘息。大地的脉搏在急跳。

臭虫似的铁甲车。榴霰弹。四十二生的炮口。轰炸机。殖民地民族的血与肉。骄傲的旗：那图样象只横剖面的盐鸭蛋。

兵工厂门口有十来个大字：

“……入……射杀……”

中间夹着些三点水，人旁，一竖带一点，那些个怪字。

大街上堆着尸。沟渠里滚着血。风夹着血腥溜到每个城市，每个乡村。老百姓预备逃。老总们的脸绷着。

“妈勒巴子咱们干么不跟鬼子干一家伙！”

“你不干他干：北大营的弟兄可不是全给打了靶！”

“操你哥哥，这回沈阳的老百姓死得可不善。”

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些好人，也有些坏蛋。可是他们并不忿怒：顾自己都来不及，谁有这闲心情为别人生气！

“鬼子还得上咱们这儿来哩。老疙瘩① 你信不信？”

老疙瘩开枪似地一口唾沫：吐到了墙上，慢慢往下流，象

① 原注：大爷，二爷，于是老疙瘩，最小的那位：犹“桃园三结义”之张飞三爷也。

条蚰蜒。

“唔，来！”

鬼子准得上这儿来，这儿离沈阳不过二百多里。

“老赵你怕么？”

“怕？操你哥哥，老子不是什么小舅子，怕鸟。小舅子才怕哩。”

这天晚上刮风：刮起的沙子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

“嘿，刮风啦。……听说鬼子抄了几万万两金子去，他姐儿的，几万万两！”

“梁桂堂说话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老赵瞌睡着声音。

“老赵你要是有那么些金子你先干什么？……明儿得下雪。……嘿，风刮得不善。……老赵，他们那么些个金子哪儿来的，你说？”

老赵可呼啦呼啦睡着了。

半夜，突然吹紧急集合号。

“怎么啦？”

大家一个劲儿起了床：这成了种本能了。

号声给风刮得一高一低。

“什么时候？”

“谁知道！”

“三点钟吧。”

“妈羔操！”

他们骂是骂着，可是半夜里行军并不算回事。

风刮得脸子疼：不知道是因为沙子打着疼，还是因为冷。手没了知觉。腿子发麻。手跟脚都不是自己的东西了。

又吹号。颤着个嗓子叫口令。做梦似地怎样一来，大家把腿子抬起来走。

“操你哥哥，别踹着老子脚。”

什么全瞧不见。脚步声。身上悬灯似地挂着那些劳什子叮冬叮冬响。急促的呼吸。你这儿要是不用耳朵，你就得落了队伍，也许你一个人会走到火星上去：他妈的谁还认得路！天更黑了，黑得空气都凝成了固体：你嘴一张就得咬下一块空气来。

“老疙瘩，咱们给谁打败了？”

“打败了？”那个不耐烦地。

“不打败干么半晚上退兵？”

另外一个人插了进来：

“怕鬼子兵。”

“老赵么？……干么站住了？”

“不知道。”

“有谁掉了鞋。”

他们听见前面有跑步的声音，他们也就跑着。

“嗨，别推！”

谁也不知道推着了谁：跑着跑着，忽然胸脯子就撞着了别人的背脊。前面那么一喊，后面才恢复了常步。

到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个小镇的车站上：车站给这一团人的脚挤得满满的。

每个人鼻孔耳朵全被沙土塞住。要是有谁牙齿碰牙齿，你老远地就得听见他嚼着沙子响：格拉格拉地象吃小米。

站里没有车：全给退却的军队扣走完了。

团长跟营长们跟些参谋什么的呆在站长室，弄些什么在烧着。

“前面的车子怎么啦？”团长皱着眉问站长，脸子兴奋得成了白色。

“调好了就开。”

“要多少时候？”

“开了车，三十四分钟可以到了。”

团长还想问什么，可是没说出来，只咕噜了一句：“奶奶雄！”

营长们跟那些参谋张着空洞的眼：瞧瞧那矮个儿的站长，又瞧瞧那野牛般一大胚的团长。要是在往日，他们也许得暗笑站长的矮，可是这时候谁也没这心情。他们神经脆得可以敲响，随便怎么一来就得断的。外面的风声老叫他们想象到是大批的军队跟臭虫似的铁甲车——车上画个盐鸭蛋黄。

那位团长把他那大胚躯体在屋子里移来移去。脑袋俯着，在赏鉴自己那对八字脚。……

哗啦！

“怎么啦？”

谁的呼吸都给停止，血也给凝住。

“老百姓的屋倒了。”

“奶奶雄！”报复地骂了一句，又轻松地踱了起来。

屋子里的人沉默着。有种不幸的预感在他们肚子里跳动。过不一会儿团长又问站长，车子干么还不开来。

“再打个电话去问问看，车子怎么着。”

老实说，定得上了车，而且车子进了关内，才有把握说：

“死不了。”

可是见了鬼，车子老不来。

团长肚子里滴溜着：干么上面偏偏拣这么刮风的一天下令退却？干么一到站就听见倒屋子的事？奶奶雄的可别扭：许是个什么预兆。

他停住步子，独白着：

“倒得好，倒得好：活该！”

别人都把眼睛里装上了“？”瞧着他，可不敢问他。

接着团长又来一句——

“九月里就那么冷！”

团长是山东人。山东没关外那么冷。

站长室外面那些弟兄们在嘈杂着。团长想叫他们别吵。可是又想听听他们谈些什么，可是听不明白。屋子里沉默着。团长瞧瞧钟。

“干么车子还不来？……贻误军机，奶奶雄。……再打电话！……叫他们别吵！”

弟兄们渐渐闭住嘴，象一阵风慢慢地远去。他们也小心地听着不知哪间屋子里的电话，他们知道全团的性命全挂在这电话上。

“车怎么老不来？”低声的问。

没答的。

“操你哥哥，还是调车：调了那么些时候！”

“老是退：妈勒巴子退到这儿等车。”

“干么不打？”

“谁知道。许是舍不得打。……梁桂堂，给你爷爷抽

一口。”

梁桂堂把抽着的烟卷给了那个。

“只许抽一口……小舅子帮小舅子，还打？……抄去几万万金子：两万万还是三万万，老赵？”

老赵用手把脸子抹了一下。

“谁知道。反正够发五百年的饷。可是咱们一子儿也没捞着。他妈的倒送给了鬼子：反正什么全送给鬼子得啦。一面送，一面要咱们别打，反正鬼子只杀老百姓。”

“是啊，你瞧咱们脏① 主席，他可没给打坏。”

他们谈着，象谈到秦桧似地生着气：只是生生气，没有别的，因为秦桧跟他们没什么直接关系。

他们背靠背坐在地上。睫毛跟眉毛上堆着沙土，象花上叮着的朝露。

梁桂堂揉着眼：可把手上的沙揉进了眼里，越揉越别扭，娘们儿似地淌下了泪水。他使劲眨着眼，小着嗓子问：

“现在咱们脏主席在哪儿？”

“听说做了鬼子的官。”

“妈羔操，他们到哪儿都有官儿做，有子儿赚。……得啦，老疙瘩，你抽够了没？”

从老疙瘩手里抢下那截烟卷，弄熄了装到自己口袋里。

老赵闭上眼。老赵是怎么也睡不够的。

“他妈的火车要多咱来？”

这个等待可真别扭。谁也想不到别的，只望着车子快点

① 东北方言读“张”如“脏”。

来，得在车上好好睡他妈一觉。他们都幻想这挂火车有几十辆，是有板凳的三等车，有盒子似的货车。他们忘了那没遮没盖的煤车。

梁桂堂想着二万万还不知是三万万的金子，想着老疙瘩说的北大营的三个营长对弟兄们跪着的事——他有点信不过。

“老疙瘩，你说的真跪着么？”

“什么？”

“北大营的营长。”

“唔。”

“嘿，跪着。”

老疙瘩伸个懒腰，满不在乎地说：

“事情闹别扭啦，管不着官长不官长，不跪怎么着。”

又伸第二个懒腰：

“弟兄要打，上面有命令不叫打。营长怕违抗命令也得给毙了，当然只得对弟兄跪着：叫别打，服从命令。”

另外有个瞌睡的声音插了进来：

“操你哥哥，可是三营弟兄还是给鬼子打了靶。反正总是死：打也死，不打也……不打也死……操你哥哥！”

他们便谈着打不打的事。老疙瘩说要是他早打了。老疙瘩那劲儿很象在谈一出戏。

“干么不打？”梁桂堂问。

没人答梁桂堂。梁桂堂就咕噜了一句：

“车子还不来！”

大家又听见电话响。怎么着，前面一站已把车子开来了

吧。

可是并没。

所有的人都打寒噤似地一冷。大家望车子来，可是老不来。他们疲倦，可又兴奋。他们这回没开过一枪，没砍杀一回，可是都有吃了败仗样的心情：那么紧急命令退却，半夜里喝着风沙跑腿，那么急地等车子来。

车子直到这时候还见不着影子。

“操你祖宗，前面站上车子总不止一挂：随便开一挂来不就得了么。”

有几个弟兄沿着铁路往北走：听着，瞧着，又伏到铁轨上去听，虽然自己也知道这是傻玩意儿。

“来了没？”

“没。”

于是又去第二次。

团长是把心提得高高地放不下来，嘴里老迸出“奶奶雄”，肚子里想枪毙了这矮站长。

“来了没？”

“没。”

这是第十来次听铁轨了。没劲儿地问，没劲儿地答：仿佛问这“来了没”只是应应景的。

大家怎么急盼车子来，可是因为他们有点儿怕？

不是怕。只是事前一点不知道，突然地要在半晚上行军，一口气走到这车站，忙乱得使人没工夫去想下一秒钟的事，也没工夫去理解这整个的事件。这么急急忙忙一来，把他们的世界缩小了，他们只能想到最目前的事：等车子来。他们连忿

怒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象做梦似地在号声和口令下面活动：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活动着些什么，也从没想要去知道。现在他们在干么：在等火车，等火车就只是等火车：他们只望火车马上就来。

“妈羔操，还不来！”

大家都象老赵似的疲倦：上眼皮老要掉下来。他们都半睡半醒地只当自己是吃了败仗，跟从前败了一样：连夜地奔，挤上火车，迟点儿就得没命。现在正是这么个劲儿。于是本能都仿佛觉得后面敌人正追着，在喊杀，说不定一会儿就追到车站里来，他们也许得全给……

他妈的火车老没影子。

那几个傻瓜又把耳朵贴到铁轨上去听了个什么七八次。别人懒得再张嘴问，只用眼睛向他们探消息。他们老是摇脑袋。

“究竟怎么岔？”

“妈勒巴子！”

他们想站长室里烤着火的那些人也许知道怎么岔，他们眼盯着站长室门，似乎希望跑出个把人来告诉他们。

“他妈的你爷爷屁股都坐麻啦，”老疙瘩慢慢站起来。“可坏啦：腿子也麻。啊呀，这可麻得不善。……”

老疙瘩一个手扶到老赵背上。老赵给吓醒了。

“怎么啦！？”

老疙瘩把腿子伸伸，把手指弯弯，可是手也不听话，手指僵得不能动。

“烟。”

梁桂堂懒懒地掏烟给他。

“你先抽着罢。……他姐儿的，车子也许还得等六十年。……”

突然——东一堆西一堆地浪起急促的低语，每个人都绷着一张恐怖的脸子。额上有块大青疤的老李在人堆里奔来奔去，告诉一些什么消息。

“嗨！老李，什么毛病？”

“毁啦！”

“什么毁啦？”大家的瞌睡醒了一半。

老李把脑袋俯下来，用了压着的小声说：

“前面站上就只一挂车子啦，只有……”

“为什么？”

“为什么，其余全给鬼子扣去啦！”

“全给鬼子扣去！”——其实这句话下面只用一个感叹符号是不够的，要描出他们的语气跟脸部上的别扭，即使用一百四十四个感叹符号也不嫌多。

他们几十只眼睛全盯着老李，象要把老李吞下去。

“就只有一挂车子？”又问。

“是啊。”

跟着来了沉默。

老李的话总有点儿来由。老李虽然有那么块大青疤，人可不坏，不胡说八道。老李是顺风耳，又是千里眼：人呆在关外，可是爪哇国的事他都知道。

老李跑了开去：几十只眼睛送着他跑开去。他们相信老李。

“操你姥姥，车子给鬼子扣去啦！只有一挂车子！你姥姥，咱们……”

“妈羔操，咱们干一家伙！”老赵张大一双眼。瞌睡不知道逃到了哪里了。

“干么叫咱们退？叫咱们……”

他们陡然一下子记起他们并不是打了败仗：敌人的鸟影子也没见着的就退了。他们干么奔到这儿来等他妈的火车？

老赵脸发紫，把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反正总是死：打也死，不打也死。……顶好现在鬼子就来，操你哥哥，咱们干！”

“小舅子不叫干怎么办？”梁桂堂试探地问。可是马上又觉得问错了。

“傻瓜！”有谁骂梁桂堂，梁桂堂那句话可问得傻。想要告诉梁桂堂一点理由什么的，可是只心里知道，嘴里说不出。

老疙瘩也同样感到，他可拚命地想解释出来：

“小舅子是……小舅子可什么，可……你瞧瞧，咱们是……咱们是……操你哥哥，咱们……”

操你哥哥，还是说不出。老疙瘩就狠狠地吐口唾沫，连嘴里的沙子也吐了些出来。

“不干鬼子，咱们活不了！”

“咱们干！”梁桂堂改了口。“弟兄要是齐心，管他什么小舅子叫不叫干，咱们干咱们的。”

他们现在有了同样高低的血压，有了同样急促的呼吸；有种同样烫烫的东西在他们肚子里作怪。他们觉得这些事不只是别人的事：世界上的那些个好人，那些坏蛋，都跟自己有点

直接的关系。对，这全是自己的事。

“妈勒巴子小舅子跟鬼子是打通一气的，他们做鬼子的官，一样的抽，喝，睡，捞子儿，他们……”

“嗨！”撮着嘴指指站长室。

“怕他！”

几十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盯着了站长室的门。

站长室里的人似乎没工夫管到弟兄们的谈话。团长象在澡堂里似地感到气闷，嘴里反复着一句话：

“奶奶雄，就只一挂车子！”

他咬着嘴唇，咬得嘴唇发白。

“扣车子……日本人……就只一挂车子。”

打了个寒噤。他老觉得今天是个坏日子。他拚命去记着今天是几月几日，星期几。在肚子里又老念着这个镇名。怎么，他准得在今天死去么？这是怎么回事，这一辈子，一点福也没享着就死啦！

风更大了，刮得这车站左右地晃。

团长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他耳比往日尖，眼也比往日亮：这可苦坏了他，动不动他就得想到有些什么别扭要来。他瞧瞧其余的人。其余的人沉默着，在痛苦地等着什么：可不一定是等火车。风里面只要夹一点什么别的声响，他们就得送出一句话：

“来啦！”

他们都仿佛瞧见一些人拿四十二生的炮口对着他们，从那张黑嘴里吐出个宝塔似的红东西，那可完了。不过也许象《七剑十三侠》里所说的差不多，刚到极危险时候有了救星，譬

如他们刚追到，那挂火车就来了。

可是那挂火车老不来。

“我可就这么完了么，奶奶雄？”团长咕噜着。

就这么完了可真不甘心。有许多事他都没做成功：要升旅长没升，要在青岛买块地皮没买，赛芙蓉的身价要给没给。这是三桩大的。还有几百件小事，兹从略。

“干么火车还不来：出了岔谁担当，奶奶雄？”

外面弟兄老在哇啦哇啦，团长心烦得想把自己的脑袋挖破。他努力想抹去那些别扭的幻想，可是办不到。许多眼张着。许多耳竖着。

砰！哗啦！

房里的人跳了起来。

“来啦！”闪电似地迸出这句话。

房外的人声突然寂静下来。

一秒钟后团长想起他该做什么。他飞似地奔到房门口。

“什么事？”哑着嗓尖叫。

沉默。

“报告：窗子给打下了。”

“窗子给打下了！谁？”

“风刮的。”

“奶奶雄！”

团长还站在门口，似乎还打算说什么，可是只站了会儿就跑了进去，喘着气。窗子假如是个人，那不用说，当然是：“奶奶雄，枪毙你！”

他腿子象发疟子似地抖索，手抓个拳头：手是冰冷的。

“听!”一位参谋压着嗓子叫。

团长张了双红眼注意地听。

风卷来了一些不幸的声音:许多人的脚步响,叫,哭。

房里的人面对面傻瞧着。

声音越来越近。

“谁?”团长尖声问。

哗!——象潮似地,一批难民没命地向车站里挤了进来。

他们一瞧见满车站的老总,都愣住了。可是他们也得赶火车。他们踌躇了一下才拥到待车室跟月台上。

梁桂堂他们吃了一惊:他们当是自己的家里人跑来了,这里面说不定有他们自己的妈,爹,自己的媳妇儿。

“老乡,你们打哪儿来的?”

老乡们嗄声吵着回答,一句也听不明白。娘们儿的泪水在脸上沙土堆里开了两道河。孩子们恐怖地哭着。

老疙瘩吐了口唾沫站起来:

“操你哥哥。老乡你们坐。”

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娘们儿一把拖住老疙瘩:

“老总,你瞧见我们大虎儿没?……大虎儿有这么高。……谁也不知道大虎儿上哪儿去了。……”

“老总,可有没有车?”

“走了三天三晚啦,一点儿也……”

弟兄们可动了火。

“不干一家伙活不了:他们不干咱们干!”

他们都想到了他自己的往日:往日他们象面前的老乡们一样,一有什么岔,总第一个临到他们身上。

“妈羔操，鬼子军队打来只是咱们死。”

“鬼子打了天下，小舅子还是有子儿捞。咱们可没活的。”

梁桂堂插进来：

“小舅子不肯打就是为的这个。”

“小舅子发他姐儿的洋财，咱们可给打了靶。”

“瞧瞧老百姓，不也全给鬼子打了靶？”

“苦的是咱们！”

“干一家伙！”

老乡们拚命地瞧着弟兄们：恨不得把弟兄们一个个搂抱一下，哭他妈一场。他们也象弟兄们一样，脸上满是土，脚跟手是麻木的：拿手到有光的地方一照，没了血色，只有灰色，还有点透明，象一块脏玻璃。

“家全给烧了。……鬼子杀人象割高粱似的，”咬着牙说。

“那些个血呀……”

“我们大虎儿你瞧见没有？……谁也不知道……”

电话铃忽然急促地叫了起来。……

“喂……喂……”

“什么，喂？……”

团长咆哮着：

“叫他们别吵！谁再吵就枪毙他！”

大家闭了嘴。

“喂，喂，什么！”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弟兄们都用了全副精神瞧着站长室。

电话里急促地尖声说着：

“你们要赶快退！——赶快！……那列车被日本军队占去

了。……我们这里……”

“什么!”听电话的人一跳，几乎把耳机摔到了地上。

“我们这里只有一列车，给日本军队……”

“什么!”除了这两个字再也没别的话可说了。

“你们要赶快退！日本军队正向你们那儿开！……赶快退!”

“什么!”

电话里没了回答。

一阵难堪的静寂。

团长差点儿没晕倒。沉默了不过一秒钟，团长用了种不象人类的嗓子叫：

“赶快退!”

接着：带种反抗性的沉默。

“咱们不退!”

“咱们要打!”

“谁说的!?”团长狮子似地吼着。“是谁?……谁敢违抗命令!……”

团长掏出了手枪，眼球红得发紫，脸发青。营长们也全把手枪抓在手里。

难民们都缩成一团，连逃都不敢逃。娘们儿发抖。

弟兄们本能地去拿了自己的枪。

“集合!”团长叫。

号兵迎着风吹集合号。

“咱们不走!”

谁说了这么一句，大家就又吵起来。

“干一家伙!”

“干也死,不干也死,咱们干!”

团长拿手枪口对着弟兄们,左右地移动。眼睛突出,眉皱着,腰有点弯,视线象手枪口似地向弟兄们扫来扫去。

“谁说的?……这话谁说的?……”

黑脸子的刘连长跑到团长跟前:

“报告:士兵不肯退!”

“谁不肯退?”团长喷着唾沫星子。

“全体。”

“奶奶雄,你这连长鸟用!”——拍!一枪,刘连长胸部给打穿了。

难民里面的娘们儿失声尖叫了出来。男子们两手抱着脑袋。

老赵大叫:

“咱们反正活不了,干了小舅子再跟……”

拍!——老赵倒在血泊里。这枪是一个营长放的。

“操你哥哥,着!”老疙瘩举起步枪对那营长就一枪,打个着。

团长正预备要把枪口对着老疙瘩,可是高排长已经向他扑了过去。团长的枪掉落了地。高排长左手没命地叉着团长的脖子。

弟兄们一奔就拥了上去。

还有位营长想溜,才跨了两步就给拖了回来。

“干了他小舅子!”

“鬼子的火车就得来了,准备!”

“砍树砍树！——做障蔽物！”

“大家准备！……他姐儿的干他一家伙！”

“工兵连，工兵连！……”

“炸铁路！……”

“老乡，快走！”

“反正跑不了，咱们也干。……”

“不行不行，快走！……娘们儿快走，操你哥哥，不是玩意账。……”

“咱们也干！……娘们儿可得快走。……”

他们紧紧抓住枪，躲在砍倒的树后面。他们忘了风沙，忘了瞌睡。他们静静地等着敌人的列车来：他们第一次了解这“敌人”两个字的意义。

“妈羔操，来啦！”

……拍！拍拍拍！拍！……戛戛戛戛戛戛戛……

于是：开始！

原载1932年7月10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

# 梦

东边地平线上，有谁把蓝黑色的天咬破了一块，现出一层紫灰色。星星还呆在黑暗地方挤眉弄眼。树林里的鸟没命地叫着吵着。

他在床上翻了个身。他没脱衣，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躺下的。可是他一直没睡着：他听了一晚山前山后的敲梆响。

别的房间里流出很响的鼾声。

“睡得那么……”又翻了个身。

蚊子嘤嘤地叫，婉转得象一个兄弟唱的曲子：那兄弟叫什么呀，他叫……别人叫他铁叫子。铁叫子是个快活人，每天里吹吹笛唱句把歌，逗得许多兄弟叫好。他们什么想念也没有，死心塌地地在这山泊里。

对呀，他们都是星宿转世，石碣上写得明白。……

他嘴角上闪一下微笑。他脑角上印出智多星吴用那双狡猾的眼睛。

蚊子的曲子停止了。唔，这鸟东西停在自己脸上。他用手一打：劈！可是又——嘤嘤嘤嘤嘤……

“四月里就恁多蚊子！”

他热起来，额上沁出了汗。一把掀开那床夹被，拿着哨棒。踱出了屋子。

微风刮着树叶子哗喇哗喇。那些树衬在暗青的天空下成了黑色。

一跨出大门——一阵凉气。

高高地竖着一面旗，懒懒地摇着，上面写着他自己的名字：

"河北玉麒麟。"

仰着脑袋向旗子瞧了一眼，他往前踱着。他觉得有个什么东西膏药似地粘在他心上。他又回头把旗子看一下，可是仿佛不好意思起来，慢慢把眼移下来向那扇庄严的门。愣了一会，眼睛转向了山下——黑茫茫一片，不过在尽头，大地已经给勾下了一条模糊的轮廓。

他怎么一来落到这地方的，他？

近来过着狂风暴雨的日子。现在才安静下来。这些事象只是一个梦。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么一个下场：这变得太奇怪，他卢员外……

北京城里不知道怎样谈起卢员外哩。

他轻轻嘘口气。地上响着他的脚步，只象布片之类敲着什么东西似的声音。

"真的是在梦中？"他摸摸自己下巴，摸摸额头。

也许一醒来，他还睡在北京城自己的家里，他娘子躺在他旁边，他娘子……

娘子？——她是他亲手干了的！

他有点透不过气来，他步子也踏得重了些。哨棒的一头

拖在不平的地上。发抖似地跳着，发出空隆空隆的响，震得他那只拿棒的右手麻麻的。

这不是做梦，他身上还深深刻了许多伤疤——给梁中书衙门里拷打成的。他还老感到那付很有斤两的足梏钉在脚上哩。

走到一枝树下站住，仰起头来瞧上面的麻雀。可是它们一听见有人来，就呼的一下飞跑了。

“嘿，怕有一百只！”

东边有一条淡淡的金色突破了紫灰色的雾。

把哨棒在地顿了几下，跨起步子转到一条小路里去。沙土给踏得叫着：察，察！察，察！不快不慢，他故意保持着这匀称的响声，有时他的脚滑了一下——察吱！他就做错了事似地：

“啊呀！”

他往北。他静静听着自己的步子，似乎想把全神灌注到这上面去。沙土上也许印上了他一个个的足迹，不过瞧不明白：两边的大树把天都挡住了。树尖上许多鸟叫着，只要“察察”的声音一到，就全都散了开去；它们也许怪讨厌他的。

有谁在什么地方走路，有谁咳了一声。

“这些人……”

可是他没往下想。这些人怎么啦？他卢俊义是这些人里面的一个。这些人待他兄长一样。可是这些人……

把左手抓成个拳头又放开，过会又抓着拳。他埋怨自己干么有那么多想的。瞧瞧别人：拚命的时候拚命，乐的时候乐，任什么不想。

于是又专心听着自己的步子。他莫明其妙地觉得自己有点可怜。

顺着路向东北斜过去，他到一个山嘴子上站住了。

远山瞧来象是活着的：一高一低地在爬行着。近处的大树都把脑袋凑在一块，黑漆漆的有点怕人。北山关骄傲地矗在山腰上象个了得的好汉。山道上几个小军巡哨着。

“好去处！”他得意起来。

他究竟是在这好去处，什么梁中书，什么鸟男女，都别想来动手。

望望北山关，望望水泊，他轻轻叹了口气。心头感到一种缺陷，可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种缺陷渐渐大起来，大起来，把他的呼吸器都塞住了。

这好去处是他卢俊义的么？这可不象那些骨董一样，自己可以把手摩着它，怪干脆地说：“这是我的。”……

“嗽！”

是谁叫？

水泊里飞起一只白东西，向黯青色的空气里穿去。

“嗽，嗽！”

“吓我一跳。”

这只东西飞得瞧不见了。

天空透出一点淡红色。星星渐渐在隐去。

向北望去，越远越淡，淡到成了烟雾。大名府在这烟雾里。卢家的祖坟在这烟雾里。这烟雾里有他的故乡：他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他在那儿享过福，也在那儿吃过苦。

北京城的人也许大家在替他可惜。

“卢员外当初还了得!”

“卢员外那么个家世,他却去做强盗!”

他闷得慌。想耍一回棒,可提不起兴致。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右手一松,哨棒就给丢到了地上,他瞧着它发愣。

卢员外却做了强盗!北京城里的人谁不知道卢家是世家,代代都出了人物?别人都说玉麒麟会给朝廷……可是他落到梁山泊里做打劫买卖,做犯法的事!

“却真的是做梦?”

又向山下一望:灰茫茫一片,

他可不能下山去——那儿是梁中书那般鸟男女的世界。

用手指在沙土上画着些圈子。手指越画越重,沙土上的圈子就越刻越深。过会他把脚在地上一扫,沙土上的圈子全给扫得干干净净的。

手在身上拍了几下他站了起来。右脚踏在棒上一前一后地移着,那根棒就象了个擀着面的擀面杖。

他四面瞧一眼:他觉得有谁在躲着看他。兄弟里也许有人对他信不过。象李逵,象鲁智深,他们都有点……他们和他原不是一个来路。

四面没人,只有山道巡哨着的小军,有时抬头向这边山嘴子望望。

“胡思乱想却不好。”

可是他听见脚步响:不重不轻地走着,渐渐向他走近。

莫明其妙地着起慌来,他眼对着脚响的地方。

脚踏着沙土的声音也清楚地听得出了。树丛里出现了个人影子:他可瞧不清。

“谁？”

再仔细一看——

“小乙！”

“主公却在这里？”

“我一晚不曾睡着，走走解闷。”

燕青的脸映在紫黑色的光里，显得更美丽。他不放心地瞧着卢俊义，右手消遣地摩着那弩弓上的弦。

“睡不着？是不是有……”

卢俊义摸摸额头：

“酒喝多了，睡不着。……夜来怕已经喝到了丑牌时分。”

“唔，差不多到了丑时左右。现在不去歇歇？”

那个没答。过会他抽了口气：

“小乙，当初我们可曾想会到这里来？”

燕青睁大了眼：

“主公一提起，燕青想起那般狗男女还生气。……兄弟们打下大名府，可惜吃走了那姓梁的奴才。……”

“只是我们……”

他和燕青眼对眼瞧着，他没把话说下去。他感到有点寂寞：似乎他的小乙也信他不过了。

“你记得太公么，小乙？”

“燕青到死也不敢忘了太公的大德。”

“设若太公还在世，见我们……”

燕青忧虑地瞧着卢俊义，摸着弩弓的右手动作得更快起来。他知道主公在想到他自己的身世。

那个觉得要对一个人说出自己的难受是不大容易的事，

即使对小乙。他想起他父亲生前对他怎么期望着：给他读书，给他学武艺。这位老太爷老在宾客面前无意中夸他的儿子，还当许多宾客的面问他：

“你读书学武艺为了什么？”

“在家是孝子，在国做忠臣。”

“哈哈哈哈！”老头子捋着胡子笑。“这豚犬倒会说，看你将来罢。”

宾客们拍手：

“将来朝廷里多个人才。……有其父必有其子。……世兄今年多大？”

“十岁。”

大家于是喝起采来。

“前途未可限量！”

可是他……

太公不是到临死还嘱咐许多话么，对他？——

“我家历代都是……你不可辱没了卢氏的家声。……你切要记住我的话，我死了也好……我可以含笑于黄泉……你如今总算学得了一点东西，你等着朝廷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将来……”

可是他……

他长长叹了口气，鼻尖上发起酸来。

这怎么一回事呀？人事真变得太快。他坐过牢，挨过拷打，上过刑场，厮杀过，现在和梁山泊的强人打在一伙。自己不说过踏平梁山，为朝廷除害的么？

“正似一个梦。真的是做梦却好哩。”

现在他两脚踏着沙地。山下是水泊，是烟。面前站着的是小乙。他身上还有给拷打的伤疤。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是梦？

他又坐到石头上，脑袋俯着。他肚子里埋怨一些人——可不知道是谁。他是智多星吴用赚上山来的。他还对吴用说过：

“我卢俊义生在富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我卢俊义生平不作无理的事，不取无义之财……”

如今他在山上：犯着法，做着叛逆。他可怪不上吴用，要是世上没有梁中书那般狗男女，吴用的计是行不了的。……

“燕青看主公有心事似的。”

他给吓了一跳。抬眼睛瞧燕青一眼又低下头去。

“我……我……”

燕青轻轻地叹着气。

“主公莫非有点不舒服？”

“没有什么。我只是心里不好受。”

“以前的事想它做甚，”燕青一双眼不放心地钉着他。

他猛地站起来，一只手搭在燕青肩上。

“我们这么下去怎样了！我总想……我们从前死也想不到会落到这里。北京城的人不知怎样谈我们哩。……太公常对我说‘叛臣贼子总无善果’，我一想起太公……唉，我们这么下去怎样了！……”

燕青静静等着他说下去，可是没再往下说。

“主公也吃尽了苦……”燕青慢慢地说着。“我们除是这里没有地方去安身。……”

“这我知道，”他痛苦地。

他们只有这么一条路。山下就有蔡太师，梁中书。可是兄弟们对他是不是……他想说，可又觉得不大好。他眼钉着燕青，把话转了个弯：

“只是我……众兄弟都比我能干，我……我总有点惭愧……”

燕青惊异了一下：

“主公怎的说出这话来？”

“我只是……”微笑在他脸上闪了一闪。“大家都推我坐第二把椅，只是我……”

“却没有不服的！”燕青抢着说。

放在燕青肩上的手拍了一下，自言自语地：

“除是这里，没有地方去。”

山下黑茫茫的烟雾渐渐淡了下来。北山关也给描出了清楚的轮廓。这山泊是自己兄弟的，那些兄弟有许多和他是两个来路的。他们是破落户，穷光蛋。他却是北京城的卢员外。

燕青说了下去：

“这山上的百多个弟兄却是一条心，百多个弟兄都吃过苦来的。……主公上回在大名府受难……”

卢俊义点点头，叹口气。兄弟为了他卢俊义这位弟兄，他们拚过命，厮杀过，费过多少的精力。

他放在燕青肩上的手滑了下来，懒懒地捡起那根棒。打个呵欠。

“主公不去歇歇？”

“唔，要歇歇。”

又打了个呵欠，费力地拖着步子。他上眼皮有点沉重起来。

燕青走在他后面。

“小乙。”

“唔。”

卢俊义停了步，燕青也站住。卢俊义眼不对燕青，只皱着眉望着远处。踌躇了会儿，卢俊义说：

“没有什么。”

重新拖起疲倦的步子。

黑色的树慢慢变成老绿色。树丛里的鸟叫得格外起劲。山下水泊里发出了淡淡的光，小船象树叶似地在那上面横着。草堆上的蚊虫在他们四面乱飞，仿佛要把他们网起来。

燕青跟着卢俊义到了屋子里。等卢俊义躺上床，他才轻轻地走出去，到房门口他还不放心地回头瞧了一下。

“嗯……”卢俊义一手把夹被拖过来，闭上眼睛，“小乙你去罢。”

他身子象飘在空中。眼睛发酸，他实在太瞌睡。他鞋都没脱下。

可是有谁不许他睡似的，推着他，揉着他。他听见耳边有人说话。

“卢员外端的了得？可惜枉练了一身好武艺，却合梁山泊的强人做一伙！……”

“谁说我？”

“卢家却出这样尴尬子孙！……”

他看见一些脸子：他们是他家里的宾客。他还是在自己家里。

“却真的是做了个梦哩。我没合梁山泊的强盗做一伙，我只是做了个梦。……”

可是眼面前这些脸子消失了。他自己给跪在梁中书面前。

“不打如何肯招。……使劲打！……”

石秀兄弟跳了起来：

“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俺拚命三郎却不饶你！”

把手梏一扭断，公堂里纷乱了起来。梁中书躲到公案下往外面逃了。公差一个个给打死在地下。他要从门口抢出去，可是给个死尸拖住了：

“你前途未可限量……”

却是父亲！

“你不可辱没了卢氏家声。我卢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

“我不敢……”他哭了起来。

“叛逆总不得善果的……”

外面有谁说话。他微微张开眼睛：他还睡在忠义堂的西边房里！

“还没醒？”

“怕的是中了酒。”

“你到哥哥房里去拿醒酒的……”

说话的声音远了。

他再闭上眼。

“一百八人一条心……”

“叛逆的必无善果……”父亲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来。

“卢员外却做强盗！……瞧，他和他们在那里吃酒哩。”

他发见自己和兄弟们在大堂上吃酒。大家说着笑着。

忽然有谁叫：

“朝廷派大军来了！”

“拿下这般草寇！”

他眼前旋转着一些东西。他要把朴刀抽出来，可是抽不出。他要叫，可是嗓子给什么塞住了。他瞧见自己和所有的弟兄都给绑得紧紧的。

李逵喊着：

“都是什么卢员外害我们，黑爷爷先和你拚命！……劈死你这撮鸟！”

兄弟们都埋怨地瞧着他卢俊义。

“卢员外你忒狠心。……你有难时大家给你拚命，你如今却引兵来害大家弟兄。……”

“真是我引兵来的？”他想。他可记不起了。

一个官坐在上面。

“卢俊义你是北京城的世家，却在这里做强盗，谋叛！……”

他父亲在旁边哭着：

“你从前还说‘在家做孝子，在国做忠臣’……现在你却做强盗……叛逆必不得善果的……你枉读了圣贤书，枉受了我的教训……”

“斩！”上面的官叫道。

这个官是梁中书!

兄弟们哭了起来;呼保义宋江的脑袋落了地。

刽子手向他走近。他们的脸象古画上的鬼怪。他们举起亮闪闪的钢刀,猛的向他劈下来。……

他叫了一声,他醒了过来。他张开眼睛。

"是个梦!"

一头的冷汗。

"做这么一个梦!"他爬起来坐着。"我思念太多。"

怎么有这多思念?别人可死心塌地在这山上,大家一条心。他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么——一下山,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那是蔡太师梁中书那般鸟男女的世界!弟兄们拚着命,流着血,把他从这世界里救出来的。

他手紧紧抓着拳,咬着牙。他心头隐隐作疼。他干吗要东想西想?别人并没歧视他。这山泊子是大家的,也是他的。

吸足一肺的气。一丝一丝慢慢地从鼻孔呼出来。

"宋公明哥哥用尽了苦心。……我不可胡思乱想,我要合他们一条心,他们待我比亲兄弟还好。……合成一条心,还怕什么那般狗奴才!……上苍听见我这誓言。……"

霍的站起,他于是轻松了似地透了口长长的气。

原载1933年1月1日《现代》月刊第2卷第3期。

# 仇　恨

他们这破破烂烂的一群人在黄土上移动着步子：男人走在前面，娘们儿和孩子们跟着。

他们瞧了瞧前面的路：路长着哩。

他们在这路上走了三天两晚。瞧瞧太阳，他们知道方向没走错。路是走不完的。他们瞧瞧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又给谁把这条路拉长了。

“什么时候才走得到刘家屯呀？”

“明儿吧。”

路旁边浪似地滚着高高低低的黄土。太阳给埋在黄土里，发着肉红色。可是太阳还烧得怪起劲的，把他们的皮肉烧得变成紫黑色，似乎还闻得到一股焦味儿。

“到了刘家屯准有吃的么？”

大家心一跳。大家都饿着，只带了点儿水。他们家里没了吃的：他们的家成了炮灰。他们家里有些人给什么讨贼联军拉了去当伕子。他们眼见着他们的麦子全给那些军队糟蹋完了。

“到刘家屯怎么办？”

“谁给吃呀？”

“早点儿死了罢，他妈的受活罪，”一个嗄嗓子，哭着声音。

娘们儿小声说：

“海老头又哭啦。”

“我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我一个人活着，我一个人……”海老头的嗄嗓子喃喃着。他自从他的大妞儿死了之后，他就老独自个儿哭着骂着。

“我要是逮着一个……一个……我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要是有个兵给我逮着了……我们大妞儿……你们……你们……”

孩子们瞧着他那疯劲儿好笑，可是笑不出。大人们都不言语。那天是他们把他的大妞儿抬回来的：衣裤全没了。青着脸，大腿上小肚子上全是血。还没抬到家她就抽几下痉回了老家。有些男人们都想起自己那不知下落的媳妇儿：他们脸变了黑色。

不知是热还是怎么，他们心跳着，腿子发软。他们咬着牙。

地上蒸出了一种怪味儿：象是火药气，又象是尸臭，可是什么也没瞧见。天地的尽头给太阳烤得冒烟。天地的尽头仿佛在慢慢地动着动着：唔，那是给太阳烤得卷起边来了，烤烧饼似的——烧饼不是烤呀烤的就卷起边来了么。

谁都沉默着。只是脚踏着沙土响。沙土象河边的烂泥，跨一步，脚就陷了下去，要费点劲才把腿子拔得出来。

“谁哭呀？”忽然一个孩子说，手随便一指。

娘骂他：

“胡说八道！”

娘们儿怕遇见什么鬼怪。这全世界只有他们一团人，只有满天的黄土，满地的黄土，肉红色的太阳。此外就没有一个生物。会有谁哭，谁还呆在这世界里？……

可是那孩子不服气。闭了会儿嘴他又低声说：

“真的哩。”

真的：有谁在哼着。

白天里见鬼！——娘们儿打了个寒噤。

“老……老……劳驾……我要……我要……”

“谁呀？”

男人们找着。

“这儿哩！”

他们爬上那土堆。一个男子躺在一棵小树下：穿着破裤子，上半身精赤着。他全身是黑的。

“弄死我罢……”那男子怪费劲地才迸这么一句话。“我太……我太……”

“谁要弄死你呀？”

“弄死我罢……修修好……”

一瞧清这男子全身怎么发黑，他们的五脏都抖索起来。这男子背上胸上给砍了七八刀，带血的红肉翻出到外面，几百万几千万蚂蚁堆在七八条刀伤上，堆在这些红色的槽里，用夹子啃着他的带血的肉，连刀伤有多深都瞧不出了。还有许多蚂蚁在他身上爬着，怪忙似地，它们彼此用触须传达它们的话。蚂蚁是从那树根旁边一个小孔里出来的，还不断地排着队爬来，爬到伤口上，在它们同伴中间挤出一个地位，或者从第

一条伤口爬到第二条伤口上去。可是要挤出一个地位很不容易：它们全给占满了。爬过伤口的蚂蚁，脚上触须上都染着血。蚂蚁把这男子弄成一个黑色的人。这男子可没死，让满坑满谷的蚂蚁啃着。

“修修好……我太……我太……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这男子呼吸太微弱。

大家面对面，不知怎么才好。大家的肉在颤着：仿佛自己的脑髓上，心脏上，也都爬着这么多的蚂蚁。

“你是什么人？”抖索着声音问。可是马上他自己又觉得这句话问得不大适宜。

“伕子……他们拉……”这男子蚊子叫似的声音。

一个大个儿吸足了气对这伕子身上吹，接着许多人都帮着吹。蚂蚁全乱窜起来，在这伕子背上胸上翻着黑色的浪，象把一瓶黑墨水倒在清水里似地滚着。几百万蚂蚁跑着摔着：有些往伤口的深处钻，有些给血胶住了腿子走不动。

这伕子没命地哼着。他对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他给拉了来当伕子。他累得没力气了，给鞭子抽着，他回了几句嘴，就吃砍了七八刀。他躺在这儿怕有了三四天，他自己记不上日子。末了他叫大家修修好，早点弄死他。

“修修好，我太……我……”

他想用眼睛来瞧瞧他们，可是眼皮睁不开。

孩子们也爬了上去，踏着地上那些乱跑着的蚂蚁。娘们儿上去瞧了瞧，歇斯底里地叫起来，一手遮着眼，一手把孩子们拖下去。

男人们忙着用水浇那伕子的伤口。水和着血变成几条淡

红色的流，很急地淌到黄土上。

“抬下去罢。”

他们只能这么办。就这么抬着走么？向四面瞧瞧：还是那么一条走不尽的长路，黄色的天地，肉红色的太阳。天地的尽头在冒烟。这全世界上只有他们这么一团是活着的，此外见不到一个人，一条狗，一只鸡。就这么抬着他走着这条走不尽的长路么？

那伕子还求着别人弄死他。

“修修好……老乡，把我……”

可是他们把他抬下土堆。

“这个老乡跟我们一样的受祸害，我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伙计，咱们得一块活着，要死一块儿死。……”

这么说着，就有谁脱了件衣加在这伕子身上：汗透了的衣腌得他的伤口更疼。他不要。

娘们儿有几个想着她们的当家的给拉了伕去没下落，她们就哭了起来，嘴里咒骂着。男人们把手痉挛似地弯着，指尖发冷。要是前面有一队兵走来，不管那些兵有刀有枪的，哪怕是用炮向他们轰着吧，他们也得冲过去，用手去叉那些人的脖子，用牙去啃那些人的肉。

太阳偏向西。他们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上。这里有个没了屋顶的破庙，他们坐在这庙跟前歇脚。那伕子只是心头有点热气，呼吸都象要停止了。

沉默着。连哼的声音都没有。男的都绷住脸，围在这伕子的四面瞧着他。女人全喘着气，可是小心地不叫喘得有点儿声息。孩子们知道会要有什么别扭，踮着脚好奇地想瞧瞧

这圈大人里面的事，可给挡住了瞧不见。

那伕子的嘴唇成了灰色。

突然海老头哭丧着脸，嗄声尖叫着：

“他妈的你瞧瞧，你瞧瞧！……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要是有个兵给咱们逮住了……我们大妞儿……”

没谁理会他，可都在肚子里理会他：不只是这伕子，不只是他的大妞儿。他们所有的：他们的女儿，儿子，媳妇儿，他们的家，粮食，全都象大妞儿，象这伕子一样。……

谁都老在想着，要是有兵给遇见了……

这时候要不是黄土在飞扬着，他们就得瞧见旁边这条岔道上，有三根黑杆子似的东西往这儿在移动。那条岔路比这儿低，那三根黑杆子费劲地往这儿爬着。那是穿破军衣的三个人。

黄土东一堆西一堆的，给风卷成一根柱子，陀螺似地旋着走过那三个人跟前：那三个人就一会儿隐，一会儿显。可是他们愈走愈近了。

中间那个打伤了大腿，一个瘦子跟一个肿脸在他两旁撑着他走。那肿脸苦着脸向这里高处瞧了一眼，突然就停了步子。

“老百姓！”气促地说。

那两个骇得全身发麻。

“毁啦！”

他们知道老百姓一遇着他们就得不客气。可是他们往哪里躲？他们还走原路回去么？——他们在这条黄泥路上走了一天两晚了，没啃过一点干粮，也没喝过一滴水，只是舔着嘴

上的汗。

“操你爷爷，要是那杆手提机关没给缴去，怕你奶奶的老百姓！”

他们吃了败仗，队伍给打得稀散，怪好的一杆手提机关给丢了。

“尽是他窝窝的祸害！”瘦子的声音发颤。“又得怕敌人，又得怕老百姓！”

这里破破烂烂的人群里有一个瞧见了他们三个。

“兵！——这儿！”

象一声号令，所有的脑袋一齐突地掉过来——仿佛听得见“豁！”的一声响。

接着男人们发了疯似地奔下去，向那三个冲。奔在头一个的小伙子跑溜了腿摔倒了，他就滚到下面，一把抓住那瘦子的腿。瘦子倒到地上，这小伙子两臂搂着他，没命地咬着他的肩：想咬下一块肉来。牙齿陷进一两分深，再陷下去就得咬着骨头了。瘦子想挣扎，可是手脚全给抱得紧紧的，就是要回过脑袋来咬那小伙子一口也办不到。那肿脸和伤了腿子的也给摔到了黄土里，拳头象雹似地落到他们身上。

“剐他的皮！”

“使劲揍，伙计！”

“揍你妈的！”

“揍死他！”

有个人停住了手。

“别揍啦，活埋了他罢，”他叫。

大家瞧着这说话的人，拳头不知不觉下去得轻了点。海

老头啼啼哭哭地说：

“把他们宰了……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宰了他煮着吃……宰他妈的！……”

这许是个好主意。

“操你奶奶，好粮食！”

“有肉吃……”

“有肉吃！”可是他们的话声并不是高兴的，只是一种忿怒。

那伤了腿的把脸颊贴在黄土上，下巴痉挛地动着。一排黄牙突出嘴唇外面，仿佛是凌空挂着的。黄沙有些滚进他嘴里去，黄沙象刚炒好的蚕豆那么烫。

“先宰我，老乡，”这伤兵小声儿地。

“干么先宰你？”——一张狞笑的脸。

伤兵脸上的肉全在抖索，使劲地说：

“我快死……我……”

“偏不宰你，叫你先受活罪。”

“叫你们也受点活罪。……操你归了包堆……你们往日……”

“他们准抢得有银子钱。”

“搜他！”

可是这三个家伙身上什么也没有，只是那肿脸衣袋里有两颗骰子。

“袜子！袜子！”

他们知道这些家伙一败退，老把抢来的钞票什么放在袜子里的。

袜子象是长在他们的肉上：一剥，连腿上的皮也给剥了一层下来。

“可不是没有么？”那肿脸低声说。

孩子们在地上抓些黄土往他们三个身上撒。

“操你爷爷，小鬼！”

黄土一撒，他们就把脑袋一偏。孩子们笑着，可笑得不象往日的笑声。黄土撒得更起劲了：撒到这三个家伙的耳朵里，鼻子里，嘴里。

“他妈的往日多威风，今儿可……”

“小心点儿，别放跑啦！”

“跑不了。”

“操你归了包堆祖宗，他们福享够了……”

“叫娘们儿也揍他一家伙！”

“对呀，拖上去叫给娘们儿出出气，妈的！”

“拖上去！”

“来，伙计！”

七手八脚把他们三个往路口拖：拖在地上的腿子把黄土犁成一道槽。

那伤兵差不离昏了过去：张开着一半嘴，张开着一半眼睛，尽让别人拖着。肿脸象有点不大甘心：谁甘心就死去！怎么，他们水也没喝一口，馍馍也没吃半个地就死去么？这几天他们那么吃着苦，逃出敌人的火线，走上这条走不完的路，渴着饿着，叫太阳烤着，那是怎么回事呀——可不是为了要活么？现在——

“完啦！”

他们早就知道老百姓恨着他们，一遇着，就得把他们好干。可是现在有些事叫他们糊涂：别人干么要那样恨着他们。他们想不起自己怎样一来害苦了别人的。他们自己也受着苦。他们常挨饿。他们整年累月地见不到个把娘们儿。他们上火线，冲锋，吃黑枣子，吃刺刀：谁耐不住要开小差，就得给逮住了打靶。他们念着那些不知下落的家里人：爹妈，媳妇儿，孩子。可是老百姓恨着他们。

肿脸瞧瞧那伤了大腿的弟兄，又瞧瞧瘦子。瘦子的脸给打得一块青一块紫，血从颧骨上沿着腮巴子淌下来。他两眼害怕地张大着：真怪，他上火线可没害怕过。不过上火线他们手里都有枪杆的。

"妈的那杆手提机关真可惜！"

要有那杆玩意，别人敢动一动！他妈的还得低着头把吃的喝的都献出来哩。还有那些个娘们儿……他妈的！

"这可完啦，操你爷爷！……怎么回事呀！……"

地上在冒烟。他们的屁股和腿子在黄土上拖着，擦破了皮。血沁出到灰布裤上。

"活埋！"老婆子尖叫，眼眶里冒出泪水。

"造那么多孽！"一个黑脸女人咕噜着。"他们造那么多孽……那么多孽……"

娘们儿想起自己的丈夫和儿女。他们想拿手指掐这三个家伙，想咬他们，想啃他们的骨头。可是一把那三个拖到了她们面前，她们不动一动，只莫名其妙地哭着。

"活埋！"

三个俘虏瞧瞧烧焦了的黄土。他们得埋到这焦干的黄土

里，一口水也没喝地就回老家么。他们舔舔嘴唇上的汗：汗咸得发苦。

“给点儿水……”瘦子求神似地说。“给点儿水再死……”

“给水？”一个老头疯似地跳起来。“喝水！我操你妈，要喝水！”

“得啃你的肉！……宰你！……”

“操你归了包堆祖宗，我们大妞……她……”

说着说着忽然奔到他们三个面前，举起他芦柴似的膀子，就是一拳。肿脸的腮巴上加了一块青的。接着瘦子脸上来了一口浓浓的唾沫，蚯蚓似地流下来。

他们要挣扎，可给几个小伙子按住了。

“兵油子没好人，”后面坐着那个披发的女人，嘴角上堆着白沫。“兵油子全都是……”

瘦子要掉转脑袋来瞧瞧那说话的人，可是脑袋不能自由。

伤了腿子的闭一半眼睛，腮巴子抽痉着，颤着声音说：

“早点干了我罢。……老乡，老乡……”

谁都象没听见。

“老乡，老乡，”他又哼着。“早点……早点……”

“没那么好说话！”海老头溅着唾沫星子。

那个使劲把他的上眼皮撑起来，想瞧定了一个人对他要求一些事，可是每张脸子都怪别扭的。他惶惑了会儿，又半闭着眼。他用尽全身的气力说：

“今儿是初几，老乡？……明年是我的周年……告诉我老娘叫她别哭……我老娘……她现在不知道……叫她别惦念着

我……”

按住他的一双黑手发着抖。

这些家伙也有老娘，也怕受活罪，他们？……

“早点……早点……老乡，我下一辈子……我……”又一口唾沫射到他脸上。

“下一辈子！……枪杆儿在手里就打你妈的仗，杀人！……操你归了包堆祖宗，一打仗你们就发财！……”

瘦子拚命侧转他的脑袋，瞧清了海老头那张脸。颧骨突得骆驼背似地高。眼眶外面一圈青灰色。黄土塞在他的鼻孔里，堆在人中上，嵌在皱纹里，象画着花脸，死鱼样的眼珠里冒着火：瞧这劲儿他得把这哥儿三个塞到嘴里啃碎了吞下去。这是什么劲儿呀，这是！谁发过他奶奶的财？——他们也一样的受着祸害，一样的熬着疼，一样在找着吃的喝的。干么别人尽找着他们出气，无仇无怨地？瘦子忍不住嗄声叫了起来：

“操你奶奶，是我们要打仗？……我们享了什么鸡巴的福？”

“吓，你是好人！”

“我们大帅说打就打。我们可……我们可……”

“别理他！”娘们儿喊着。“他们杀了那么些人。……兵油子全没一点……”

“我们知道个鸟！……大帅叫杀人，我们……我们……”

“别理他！”

“我们……我们……”

他们从前也是老百姓，也恨着兵油子。他们从前是这类人里面的，挨不了饿才跑出来的。现在他们的爹妈也许跟这

群破破烂烂的一样，在黄色的天地里跑着累着，恨着他们，一遇着也得逮住他们要活埋，要宰了煮着啃他们的肉。他们给赶出了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的爹妈不认他们做儿子。姊妹兄弟，媳妇，全都不认他们了。他们的弟兄给打得稀散。他们三个人孤另另地在这烤焦的世界上。

"我们……我们……"

忽然那瘦子孩子似地淌起眼泪来。

"哭哩！"孩子们吓了一跳。怎么，这些杀人抢钱财的家伙，还哭哩！

按住瘦子的那个麻脸大汉尽瞧着瘦子，手慢慢地放松，脸上的汗一颗颗往瘦子身上滴。

天上的黄土更厚更密，太阳由肉红色变成紫色。滚烫的风挟着沙土打旋，叫人气都透不过来。

"谁还乐意打仗么，"肿脸咕噜着。"当兵的也是妈养的。……家里……"

"你是哪儿的？"

"骡儿集。"

"你呢？"

"他俩是周家店，"肿脸代答。

"早先干什么？"

"种地呀，"恨恨地，"一家子……"

沉默。

"妈的，种地！干么又干这鸟玩意来，谁叫你当兵！"

肿脸瞧了那对方一眼，把肚子里的气小心地轻轻嘘出来：

“谁还乐意干这玩意不是！……没吃的，你怎么着，你不干？”

谁都不言语。风刮着沙土响。天地的尽头模糊起来，分不出哪是天哪是地：那儿准是给太阳烧化了。

娘们儿，男人，孩子，都闭着嘴瞧着这三个弟兄。他们老觉得这些兵油子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东西。可是怎么，这些兵油子说他们种过地……

“种过地！”大家脑里掠过一下这念头。

这些家伙是兵油子呀，怎么跟自己是一样的人？

“没吃的就杀人抢钱财了，”娘们儿的声音。

“自个儿造的孽不知道……”

“还种过地哩，干么老是跟我们……”

别嚷。那些个兵油子往下说了。

他们一家子挨着饿。他们打算还活下去。可是往哪儿找吃呢？

“……世界上粮食多着哩，可是都有主子的。……”

怎么着，白饿死可不是劲儿。他们就在前年，呃，是大前年，那年上当了兵。他们指望着打仗升官，将来就有吃的喝的：他们的大帅叫他们砍敌人，他们可管不着敌人姓什么叫什么，反正跟自己是差不离的人吧。他们不知道干么要上火线：许是这个大帅跟那个大帅闹了点什么别扭。老百姓恨着他们，他们可跟老百姓无仇无怨。他们吃了败仗，哥儿三个跑了出来：谁都得活着呀。可是——

“可是完啦。……你们活就活埋，宰就宰，反正……肏你奶奶！”

说完了话嘴还没闭上，黄牙挤在外面。一双瞌睡的眼。

大家都张着嘴愣着，面对面瞧着。这三个家伙性命在他们手里。他们得出出气。可是，他们该对这三个出气么——这三个种地的，他们有爹有妈，他们本是跟自己是一样的人！

还是面对面瞧着。谁也出不了一个主意。每张青黄的脸上没了先前的兴奋，可是来了别扭：可真别扭，究竟该向谁出气呀？他们自己挨着饿，熬着苦着，这三个家伙也那么没吃没喝地熬着日子。他们自己要活，这三个家伙也为着要活。他们向这三个家伙出气？

按着他们三个的都放了手。

"我操你归了包堆祖宗，我操你归了包堆祖宗……"海老头眼泪象两条线。他本想着得在这三个身上出口气的，可是现在有点糊涂：不知道要向谁出气才好，满肚子的别扭没机会发泄了。

伤了腿的兵油子哼着，腮巴子抽痉更抽得利害。

"怎样岔，武大郎？"

男人们差点儿没笑出来：怎么叫这个怪名字——武大郎！

"疼！"那位武大郎怕别人听见似地小声说。他大腿上的伤疼得他左半边身子都瘸了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伤口里爬着。"真疼，他妈的！准得又长那些个……"

几十只眼睛对着那位武大郎受伤的左腿。武大郎把裤脚卷上去。伤口给一条脏灰布裹扎着的，血沁出了灰布，红色里带着黄色。

“准得又长了那些个……”

武大郎颤着手指解那条灰布。可是解不下来：给血粘住了。

“妈的真别扭！”

肿脸向大家瞧一眼，他想问他们讨点水，可是不敢开口。

“别动它，别……”肿脸说。

“疼哪，”那个嘴唇发着抖。

“要是有点儿……有点儿……”肿脸究竟没把“水”字说出来。

武大郎对裹伤的灰布吐了五六口唾沫。唾沫是黄腻腻的，夹着些沙土。

“你奶奶……”

使一使性子，他把粘着肉的那条灰布扯了下来。伤口旁边的皮肉连着撕下寸多长的一块，血沿着大腿滴到地上，在黄土里滚成一粒粒的黑丸子。

“吓，蛆！”

伤口象茶杯口那么大小。成千累万的蛆在这红色的洞口里爬着，全都吃得白白胖胖的，身上浴着脓血。紫红的血，淡黄的脓，给捣成了一片。灰布刚一解开，这些白胖的蛆虫害怕似地乱窜乱奔起来。有几条爬出伤口，把背脊一鞠一鞠地爬上武大郎的手，他手上就给弯弯曲曲画了一条红线。有几条鞠得不小心，摔到了地上，在滚烫的黄土里挣扎着。

瞧着的人都咬紧着牙：觉得帮忙也不好，不帮忙也不好。

武大郎把黄牙齿咬着下唇，咬得发疼。他抽痉似地弯着

手指。这么着过了不一会，他屏一屏气，用手指到伤口里去掏。

“你妈……”他还咬着下唇，象闷在被窝里发出的声音。

把手里掏出来的蛆向地上使劲一摔。手指给汗水腌咸了，一触到伤处，那烂肉就疼得骨头都打战。

又到伤口里去掏第二把。……

一把一把的蛆虫在黄土里钻着。有些钉在武大郎的手指上，在他那些黑指甲上爬着：他费了不小的劲才把它们撒下来。

于是第三把，第四把，第五把。掏一下，他就打寒噤似地全身抖一下。

“还有。”

肿脸想：要不要向别人讨点水？可是别人恨着他们，想叫他们受点活罪的。他抬起眼睛瞧武大郎的脸。武大郎的腮巴尽抖着，两手尽抽痉地掏伤口里的蛆，把它和着一把一把的脓血撒到地上。肿脸打个寒噤。要是那杆手提机关在手里，他准得把武大郎送回老家去。……

伤口里还有几条蛆，瘦子帮着他用手拈去，一面小声问着：

“疼不疼？”

大家傻了似地瞪着眼，绷着脸。他们想起那给蚂蚁啃着的刀痕。现在那伕子就得死去了——让他快点死罢，别尽叫他受苦。可是这家伙呢？

“怎么回事，这是？干么都受着一样的祸害呀？”

那瘦子还那么细手细脚地给武大郎拈着蛆。

“没啦。”

伤口里的脓血不住地往外流。武大郎吐些唾沫在伤口上，又拿起那条脏灰布裹着。

“没水哪行？”一个大个儿说。

水？三个兵油子吃惊地向大个儿瞧一眼。往哪儿找水？他们在这冒烟的黄土上走了一天两晚，身上的水分都给太阳抽干了。喝的都没有，还有水给洗伤口？他们觉得有几十年没见着水了，只有咸得发苦的汗。黄色的天地，紫色的太阳，滚烫的风，这么个世界里会有水？

哥儿三个舔着嘴唇上的汗。

海老头长长抽了口气。

“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干么你们也受祸害……”

“祸害多着哩，”瘦子的眼睛钉着地上。

“他们也一样的那个，一样的……”

他们和他们本是在同一个世界的。他们和他们一样地那么熬着过日子，可是他们和他们彼此成了仇人。怎么回事呀，到底？现在他们和他们又在一块儿遇着了：现在他们和他们又同在一个世界里：这世界只有黄色的天地，紫色的太阳，可没吃的。这三个兵油子还——

“你们几天几晚没喝水么？”大个儿问。

六只眼睛空洞地瞧着大个儿。那三张嘴没言语：嗓子枯得发不出声音，仿佛舌根和喉管都粘在一处了。身上一直别扭着：不知道是饿了还是肚子痛。

大个儿绷着脸走开去。大家默默瞧着他，让一条路给他。

沉默。在静极的时候，仿佛听见什么东西隐隐在格剌格剌地响：那准是地上给太阳烤得脆了，在裂着缝哩。

不大一会，大家又让那大个儿走进来，大个儿的手里拿着一个瓮。

“操你妹子，喝罢！”

什么，这是——

那哥儿三个可骇住了，张着眼愣着。忽然他们一把搂住了那大个儿。泪水堆在他们的红眼眶上。他们把那瓮里的水没命地喝着。武大郎还弄点水滴到他伤口上，怎么，这是怎么个世界呀？

大家透过一口气来。大家觉得要给那哥儿三个帮帮忙才好，可是谁都不动手。谁都知道了这三个是跟自己一样的人，似乎该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他们现在再也没想到要向这三个人出气了：别人不也是受着祸害么。可是谁也没动手给他们做点什么事：先前的那种恨劲儿，要一下子变成亲热劲儿，仿佛怪难为情的。怎么着，老这么愣着，瞧着别人熬着渴，熬着痛么？——这三个人原是自己人哪。大家瞧瞧那大个儿。那大个儿可头一个给那哥儿三个帮了忙：他打破了一个难关。于是大家感到心头一块重重的东西给取掉了，每个人都想着自己得给这三个人做点什么事。

“劳驾……”那肿脸喘着气。“我下辈子也忘不了您，老乡。……喝过水了。……得啦，你们要埋就埋，你们宰我……我不埋怨谁。……我下一辈子也忘不了您。……”

那大个儿把眼睛移开去，瞧着那天地的尽头。

“别说了罢，操你妹子。”他象怕别人提起自己那些丢脸的

事似的说。“反正大家全是……”

哥儿三个疑心自己在做梦。

“咱们都一样受祸害，咱们一样的那个，一样的……咱们……”

他说“咱们！”这两团人的谈话里第一次用这两个字——“咱们”！①

武大郎忽然倒了下去，把脑袋倒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身上。这孩子两手捧着武大郎的脑袋不知怎么办好：瞧瞧这个，瞧瞧那个，仿佛是捧着一个什么怪值钱的东西，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打碎似的。

肿脸和瘦子面对面瞧了一会，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就侧转脑袋去看天。

“嗨，嗨！……他叫什么呀？”

“武大郎！”肿脸帮着喊了。

“武大郎！武大郎！”

武大郎的脑袋从那孩子的手里滑到地上。那孩子吓了一跳，仿佛说：啊呀，到底摔破了！他求饶似地瞧瞧许多脸。

一只堆满了黄土的枯手在武大郎额上摸一下：

“发热哩！”

“呃……呃……”武大郎象永远不愿起来似地躺着。两手掘着沙土，越抓越深，仿佛要栽树似地把两个膀子栽到黄土里。嘴张开着，那排黄牙靠在沙土上。眼没全闭，露出发红的

① 原注：这里应该给南方读者诸君说明一下。譬如我们对你们说话，用些“俺们”、“我们”的字眼，则所说的只是我们。用“咱们”，则连你们也包括在内的。“我们”（或我）加上“你们”（或你）等于“咱们”。

一线眼白，上面嵌着小半个黑珠子。他瞧见许多花纹，五颜六色在打旋。他瞧见他自己的家乡：没吃的，他老娘哭着。……

“呃……呃……”他嘴里嚼着黄土。

“喝水，武大郎！”

风把黄土卷成了一根柱子，发疯地从他们身边旋过去。风是在锅子里煮过的，烫着他们的脊背，脸：他们觉得闻到了自己身上有股焦味。热气象是瞧得见的东西，雨似地从天上洒下来，从地下迸出来，从天地的尽头奔过来。

紫色的太阳只剩了半个：那半个给黄黑色的纱布遮住了。

孩子们瞧见那伕子有点异样，轻声说：

“他……你瞧！……他……”

那伕子落了气。

“早点儿归天罢，他受罪受够了，”娘们儿祝着，掉着泪。

全世界都哑着。

男人们静静地走到路旁边去掘坑，不出一点声息，象怕吵醒了那伕子。

可是伕子忽然又哼起来。他全身都抽痉，淌着冷汗。脸上的皱纹都打着结。他滚着，眼睛骇人地张大着，哼得更响了。

掘土的都掉过头来。肿脸和瘦子又记起他们的手提机关，他们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他们心脏里梗着，全身的血都停住了循环。

“早点儿回去罢……”

伕子安静下来。胸部很高地起伏了几下，就什么也不动了。脸上的皱纹还打着结。眼没全闭。两个嘴角往下弯着。两手两脚是曲着的。

他们小心地把他抬到坑里，小心地掩上黄土。

“早点归了天罢……我们记住今天的日子，明年……”

明年？明年他们自己在哪里？……可是他们总得活着，他们总得去找吃的喝的，总得挣扎。

他们拔了根树干插到这土堆旁边做个记号。

“你们往哪儿去？”问瘦子和肿脸。

“谁知道！……打火线跑开……得找吃的……”

“咱们一块儿走，到刘家屯再说。”

这群破破烂烂的娘们，男人，孩子，和那哥儿三个又上了这条走不完的路。那大个儿和一个麻脸撑着武大郎。他们几十只脚踹下烫人的黄土又拔出来，这么一步一步移着。娘们和孩子没力地在沙土里拖着一双腿，黄土就在他们脚下扬了起来。

武大郎脸子成灰色，支不住劲了。撑在别人肩上的两条臂膀往下滑，膝踝一屈，倒到了地上。脸子仆在黄土里，喘着气，鼻孔旁边的沙按着他的呼吸一跳一跳的。

“怎么啦，你？……”

“干了我罢……”武大郎掀着他那两片成了黑色的嘴唇，冒着白沫。“我受不了……老乡，干了我罢……老乡，老乡，老乡！……”

许多人停住了步子。

“老乡，老乡！……”武大郎痛苦地喊。“好弟兄，……

你们……我受不了，受不了！……呃，呃，好弟兄，好弟兄！……”

太阳往西倒下去。说不上过了多少时辰，他们就又到路旁边去掘了个坑：把武大郎安静地躺在那里。肿脸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两颗骰子，放到武大郎的身旁。他淌着泪，低得听不见地说：

“往日你问我要，我没给。现在给了你罢。……你老娘那儿，……我跟她说，我得叫她……”

他瞧着那两颗骰子，不放心似地又拿起来，小小心心把它塞到武大郎的衣袋里。

大个儿和那麻脸感到肩上少了一件东西。鼻子象给谁捏住似地发酸，鼻孔一掀一掀的。他们抬着头瞧天，不叫眼泪流下来。

海老头哭声说：

“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咱们都受祸害。……我们那大妞儿……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

“咱们真傻！”瘦子嗄声叫。

谁也没言语，谁都心里明白。

“说不定还得遇着祸害哩。”

“手提机关给缴去了，操你爷爷！有那玩意儿咱们大伙还怕什么祸害！”

黄色的天地。紫红色的太阳。天地的尽头给烤得卷起边来。他们一同跨着起满了水泡的脚，在烧烫的沙土上移着步子前进着。到了刘家屯有没吃的，现在似乎没想到它。他们只是走着。一句话老是嗄声说着：

## “操你爷爷，非得捞几杆手提机关……”

原载1932年11月1日《现代》月刊第2卷第1期，根据开明书店1951年7月初版《张天翼选集》校印。

# 和尚大队长

## 一

天还没黑透。

每家屋子的晒楼上站满着人，向北望着：火光，炮声。蚊子似的飞机穿过黄昏，什么地方冒一股烟，接着——轰！

“什么地方？”

“大概总是宝山路虬江路一带。”

一些孩子在街上跑着：

“嗳，阿要看《申报》号外……”

“号外！号外！……嗳，阿要看十九路军打胜仗……”

“嗳，阿要看夺了东洋人三部铁甲车……”

大家发疯似地奔出门，围着卖报的孩子，七手八脚地抓着那些纸，绷紧着脸读着。

“号外”一过去，街上又冷清得象庙宇。

店家都关着门。街灯在发抖。墙上的壁报。电杆上的标语。武装的中国警察巡哨着，瞧瞧三五个行人，又瞧瞧那个在人行路上拐着的叫化子——他的拐杖一下一下踏在水门汀上，响着清脆的回声。

"大老爷，做做好事，修福修寿……"

可是并没等大老爷的布施，那个叫化子就转到一条小路去。清脆的拐杖和着隐隐的炮响。那叫化子费劲地拐着，一面还满不在乎地瞧瞧墙上的壁报。一瞧见有人来，他就：

"大老爷，做做好事……"

接着叹口气，于是拐杖重新又响起来。走近有灯光的地方，他就皱着眉。他脸上全是灰土，黑得看不出他的面目。额上包着一片厚布：前面一块光油油的，你一看就知道他跪在什么角落里对人叫着磕过好多响头。拐杖撑在右边胁窝下。他的左腿从膝踝到脚上全是烂肉，糊着脓血。衣裤破烂得象秋天的云。

对面有两个穿短衣的走来。

"大老爷，修福修寿……"他站住，伸着左手，眼瞧着那两个的脸——正面，侧面，背影，那两个理也不理会地就走了过去。

照例叹口气。可是站住不动：一直瞧着那两个人转了弯。

突然——这烂腿的叫化子飞快地往前走了起来。

他脚下的影子飞似地在石子路上移着。一走近路灯，影子就渐渐短下去，跨过了路灯，影子又拉长起来；影子那么一长一短，变得很快，他就转了两个弯，进了一个弄堂。

第二个门。

笃笃！笃笃笃！

门一开，这个烂腿的叫化子就象竹竿一倒似地向门里冲。他狂奔着上楼。一面仰着头向楼上叫：

“闻太师，快去快去！……好象是那两个家伙。……”

楼上忙着一阵脚步响，跑出两个人。前面那个穿着黑绸皮袍，额头中央有一条大青疤。瞧来仿佛他有三只眼睛。他手忙着穿大衣，脚还走着，嘴里问着：

“在哪块？”

“我刚刚碰见。……他们向西门那条路上走。……你们快跟去。……”

那两个滚似地跑下楼。

“闻太师！……你们跟了去，看看他们家在哪块。……你们要小心，那些倒头的东西才厉害哩，×你妈妈千万小心点个！”

“晓得。”

这烂腿的叫化子站着，听着那两个出了门，关门的小孩子走了进来，他才放心地走进房去。

房里一个红眼睛女人，一脸的雀斑，躺在床上抽大烟，呼奴呼奴地响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坐在床沿上，这房间陈设很简单，一瞧就知道是匆匆忙忙搬来的。

红眼睛女人浓浓地吐口烟，喝口茶，对那老婆婆说：

“和尚回来喽。你去给他打洗脸水泡茶罢。”

那烂腿的叫化子在红眼睛女人大腿上拧一把：

“×妈妈的你倒舒服哩。”

“要死喽！疼不疼！”

那个把破烂的衣一脱下，扔到角落里。他取下头上的布。

床上的那个烧着烟。

“和尚，今儿个怎干？”

“东洋人要找人，×妈妈的尽催我。刚才那两个怕是的哩。”

说呀说的用手在膝踝上一抹，就把那一大片烂肉抹了下来：一条白白胖胖的腿子。

“今儿晚上那个鬼子要来哩，”那个所谓和尚精细地洗着脸。

床上的那个瞧瞧他，又瞧瞧自己手里的烟。她象有点不放心什么，张一张嘴要说话，可是没有说。

和尚把雪花精一大堆大堆地搽上脸。他脸很黑，汗毛孔怪粗的。雪花精瓶口上的蜡片有一小块钉在他额角上：他照了照镜子可没发见。他闻闻自己的手背，然后披上一件蜜色的绸皮袍，往床上一躺。

“今儿个闸北没得买卖。”

女的烧着烟，眼瞧着那老鼠屎似的膏子，嘴里问：

“那两个是什么人？”

“哪两个？”

“你叫闻太师去追的，那个……”

“唔。那两个不晓得是不是，东洋人是要我找那些罢工的头儿。刚才那两个有点个象。……东洋人要报仇哩。老子也要报仇，×你妈妈那天我去探听，挨了他们一顿好揍。妈勒格……”

“那个时候还没打仗哩吧？”那个应酬似地。

“唔。”

停停：

“东洋人也太……太怎干，东洋人花了几个钱买了你，叫你没得闲，妈妈的还催哩。×妈妈人家是性命拚命来的，人家一天到晚……”

女的把烟枪送过来，那张说着话的嘴就一口衔着。他说着埋怨的话，脸上可还没埋怨的表情——要是这么演电影准是失败的。女的只注意着烟。那些话她听过不止二十次。她老不表示什么。不冒险没出路：大好老谁不是拿性命拚来的？不过和尚打着交道的是东洋人——和尚说过：

“东不东洋人反正都一个样子。”

她一个劲儿小心着那个烟斗，有时候瞟和尚一眼。和尚一口接一口，不叫漏了一丝烟。全宇宙里存在着就只这么一口烟。什么东洋人，罢工头儿，什么女的，什么闻太师，什么闸北，×妈妈的全是前一辈子的事。

女的轻轻嘘口气。

和尚现在是什么队长。她给和尚烧烟。和尚将来出身了，许要瞧她不上眼的。她又瞟了他一眼。她母女俩个都靠着他。

烟枪一离嘴，一肺的青烟都吐了出来。

“想什么？”在她雀斑的脸上拧一把。

心头一松，她迸出了笑声。

“要死喽！”

## 二

闻太师俩到九点钟才回来。

“怎干？”和尚眼睁得大大的。

“怕是的哩，”闻太师喘着气，一屁股坐到凳上，用手摸摸额上的疤。

和尚等着他的下文。

“我们尽跟着。……那两个家伙到了祥瑞里。我叫小九跟进去，小九就假摸假摸地找门牌。……等了好一阵子那两个倒头的东西才出来。又跟到城隍庙那块——一下子不见啦。……”

“怎干的呀！”和尚皱着眉。“叫你跟跟都……”

“那块漆黑的。”

“哼，漆黑的！”

跟闻太师同回来的小九没坐下，只用屁股靠着桌沿。他不大顺嘴地说：

“他们还……他们一路的谈着。他们好象晓得你在南市，他们……”

和尚全身一冷：

“他们怎么说？”

“说是……他们说是要小心汉奸。有一个还说他晓得一些个……还认得哩。‘要是找到了就……’有一个是扬州人，还有一个象是宝应还不晓得是盐城的。……”

“哼，到了手的又让他跑了。”

和尚闻闻自己的手背，又说：

“东洋人今天又催哩。这点个事办不了他们还相信我们？×你妈妈他们还当老子是吹牛皮。……”

闻太师一脸不高兴。他瞧小九一眼。可是小九没瞧着

他。他什么比不上和尚？可是别人是什么队长，来了钱都由别人经手。小九是呆子，和尚说什么他总服服贴贴的。

“明儿个……”小九瞧闻太师一眼，“明儿个总会有个……明儿个找起一定容易些。”

红眼睛女人把整张雀斑的脸移到电灯下面。她觉得和尚伟大起来。

谁都不言语。炮声很清楚。

“打得更厉害了。”她很低地说，象怕说响了子弹就会寻着来似的。

和尚挺了挺胸脯，仿佛打着的是自己部下的那种气概。

“十九路军是玩不了几天的，不是明儿就后儿，包你没得玩的。东洋人的炮多厉害！”

小九讨好地微笑着，用两手比着，插进嘴来：

“飞机才厉害哩，要炸哪块就哪块。……这么大一个哩。……訇统！——乖乖！”

“十九路军一败，×妈妈老子要给四眼狗报仇。闻太师，我们报仇，妈妈的！”和尚拍闻太师的肩膀，“四眼狗才是好人哩，×你妈妈好人‘望屋梁！①’”

闻太师微笑一下，可笑得很苦。他自己说不定会象四眼狗那么着——给十九路军抓住了枪毙。

女的把上身俯着，两肘撑在桌上，小声儿地：

“人家都说东洋人吃败仗……”

没答。

---

① 原注：谓死了没有棺材睡，只好仰着看屋上的梁也。

她又：

“还说……”

“还说什呢？”和尚睁大着眼。

“说老百姓帮着十九路军……”

“自然帮着啰，”小九满不在乎地插进来。可是给和尚的眼对他一瞪，下面的话赶快就缩了下去。

和尚也知道一些不幸。十九路军厉害。中国老百姓都是他们的敌人。他手下这批人的靠不住——象闻太师这些家伙，一个不留神他许会去告他。说不定哪一天那些东洋纱厂的工人会找着他，他就得给拖到西门去吃卫生丸。……

他打个寒噤。轰轰的炮仿佛就在他肚子里响着。×你妈妈，头有点发胀。

东洋人要是一退就完了：白拚性命，一点好处也捞不着。给抓住了还是得枪毙——一根铁东西对准他的后脑勺：拍！大家叫好。一个红眼睛女人捧着雀斑的脸哭着。……不过那时也许她搭上了闻太师。……

瞧闻太师一眼。闻太师在苦着脸色。

女的一双红眼钉着和尚。

“想什呢？”

和尚笑了一下，站起来踱着。

“×妈妈的我们先对付他！”

“哪个？”

“那两个家伙。”

停停又：

“他们也是扬州宝应一带的？……不怕！×你妈妈不拚命

不是好老。……十九路军一定打败仗。……”

他走到闻太师跟前，闻太师全身给隐在他那大块的影子里。

“南市是我们的！”一只手很重地搭在闻太师肩上。

闻太师眼睛放光：他仿佛已经看见了成堆的钞票。

“明儿个一定找得到他们。”

和尚就唱武生似地站到屋子中间：

“大好老哪个不是拚命拚出来的！妈勒格×，上点个劲！东洋人总相信我们的。……×妈妈的快活日子就来啦。……明儿个你们……他们也是江北的，你们……”

他不放心地瞧瞧其余的人。他看过《三国演义》，他记得诸葛亮有什么妙计吩咐人老是“如此如此。”他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微笑着：他卖起关子来。

十点钟。他们接到一个条子：

和尚大队长台鉴敬启者有人知地方千万请

队长般来吾家为要至要至要万急为祷立刻般来是幸为要万急

敬请

金安

陶福来敬禀

三点钟有几个人围住这屋子，抓着手枪进去搜。

“逃了！”一个说。

“不知谁走了风。……床铺桌子倒还在这里哩。”

## 三

西门的大街上许多人拥着买报。一路有人发着传单。六七个人在电杆上贴标语。一大堆人挤在墙边，看着一个穿蓝短衣的把新壁报粘上去。一队学生抬着些罐头和衣裳往伤兵病院走。

那个天天来的烂腿叫化子又在人行路一步一步移着。

“老爷太太，修福修寿……”

闻太师和一个瘦子迎面走过来，对一些行人使使眼色。他们去看壁报。

“十九路军又打胜仗！”瘦子大声说，一口不大流利的上海话。

“东洋人现在……”

别人瞧他们一眼，闻太师就闭了嘴。

瘦子老用眼睛向街心那边瞟着。

突然瘦子那张黄脸绷紧起来，很急地碰碰闻太师的手，两个就离了那堆人。

“来了！”声音低得只有自己听见。“乖乖，等了你好些个日子……”

闻太师喘着气：

“闹了一阵子只有一个。”

他们瞧见小九跟着一个穿短衣的家伙——这可不是那晚上和尚叫他们去跟的那个！可是只有一个。

闻太师和瘦子向那穿短衣的家伙走去。瘦子一拳打在那

家伙的脸上。

“打汉奸！”瘦子叫。

许多人拥过去，把那穿短衣的扭着打着。

“我们是和兴纱厂的，我们在东洋纱厂里的。……我们打倒东洋人，我们罢工的。……”

“勿要相信伊——汉奸！伊是江北人。……”

瘦子偷偷地掏出个小纸包，在七手八脚的时候塞进那穿短衣的口袋里。

“我是工人……我是……”

“打！打！”

“枪毙他！”

“他的确是汉奸！”

警察也跑了过来，有几个把枪口子对着那穿短衣的。

“抓住他！”

“我是东洋人纱厂里做工的，我们罢工，打倒东洋人。他们说我是……”他脸上全是血。

一个工人模样的挤了进来：

“他是长根……我们都是和兴的……他的确是工人……我们顶恨东洋赤佬……”

巡长两只手排开挤着的人，叫那些警察：

“搜他！”

警察们的手一伸进衣袋——一个纸包！

那张血脸上表示着惊异，睁大了眼：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口袋忽然给掏出这玩意来。等别人打开这纸包，他才有点明白，大叫着：

"不是我的！……不晓得是哪个……"

纸包里面：三四块日本钱，一根鸡毛，一块布——上面歪歪倒倒写着"江北司令部"，还盖了一颗模糊的图章。

工人模样的叫起来：

"他是冤枉的！……他的确是和兴的工人有人陷害他……"

"这个也是汉奸！"

"打！打！"

"打死这两个家伙！"

"枪毙！枪毙！"

"打呀！"

拳头落雹似地下来。

闻太师触触小九的臂膀，小九就掏出一个纸包来，偷偷地要放到那工人的衣袋里去。他瞧准那工人的口袋，很快地就把手挥过去。可是那口袋脱开了。

小九一身的汗。他更挨近那工人一点，用左手抓住拳打着。给挤在许多人中间，给推得东倒一下，西倒一下，他不能看清那口袋的部位。

"打呀！"

他本能地喊。他用力抽出右手，在那工人身上乱摸。唔，口袋在这里！

他右手塞到那个的口袋边，正预备松手让纸包掉下去，可是突然——

"又是一个！"

这×妈妈的右手给抓住了。

小九给往前拖了一步。

“这小子正把这纸包拿出来，给我……”

一个嘴巴子打在小九脸上：

“你想救你的同伙，把证据偷出来是不是？”

“这小子是汉奸！”那工人嗄声叫着。“他想把这纸包放到我袋里冤枉我……”

小九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他全身浸在一种古怪的感觉里：仿佛有一盆盆水往他身上泼。这水象是滚烫的，又象是冰冷的。他手没了力，那纸包掉到了地下。

“完了！”他嘴动了一动。

他想发财。他想做大好老。他想这回立了功就得阔起来。他想着祥记杂货店的那姑娘。他想着他们占领了南市。可是现在……

牙齿怪不听话地发起抖来。耳朵听不见有没有人在叫喊着。他不知道别人的拳头可在揍着他。他只希望着得救。对啦，闻太师他们会救他。

闻太师他们呢？

显在眼面前的是，百十来张陌生的脸子。

“他们会来救我……东洋人马上打到南市，看你们！妈勒格×！我……”

他肚子里说着。他不相信他会就此完了的。

这天晚报上登着这样的题目：

“汉奸之下场。”

两行五号字：

“上午捕获三人。下午二人。

皆当地枪决。市民称快。”

## 四

瘦子坐在桌边玩“过五关”，闻太师靠在桌沿上瞧着。

“小九才可怜哩，”闻太师说。

那个用心地瞧着他的牙牌，嘴里答：

“哪个叫他这个样子笨法子。”

和尚大队长安闲地躺在烟灯旁边，红眼睛女人正把烟枪递给他，他不马上把它塞进嘴：

“小九这孩子没得福气。”

接着呼呶呼呶响起来。

“不过我们也上算，”瘦子的手停在一张“和牌”上，瞧着墙上那堆自己的影子。“玩掉‘他们’两个人。”

闻太师在自己额上抹了几下：

“不过还有个头儿没找到……”

瘦子没听见似地只顾谈着自己的题目：

“那个样子一搜，随你怎干都说不清楚啦。”

“那一包啊？”

“唔。”

“那当然喽，”闻太师微笑着，瞧瞧和尚。“这个妙计不是我们大队长哪个想得出。”

瘦子也回头向床那边瞧一下：

“旗杆上挂剪刀。①”

① 原注：旗杆上挂剪刀——高材(裁)。

和尚想要笑，可是舍不得给漏走了一肺的烟。忍住好一会他才格格地迸了出来。

“你晓得，那晚子小九说他们一个是扬州人，一个是……×妈妈的老子一想，唔！……好就好在他们也是江北的。……妈勒格……逃得掉么！……”

女人奖励似地又要给他摘烟膏子：

“还要不要？”

他摇摇头，对着茶壶嘴吸了一口，站起来用手拍着大襟。

“×妈妈的我也出了一口气：那天子他们揍我，我到死都忘不掉，×妈妈的！……不出这口气我王和尚也不姓王。……东洋人这才相信我们哩。”

大家附和着笑了一声。

“作孽哦，”女的向他斜着一双红眼，笑着。

“哼，才好玩哩，作孽！没得个好汉不厉害，我……”

闻太师独白似地：

“真的，不厉害倒玩不起来啦。”

和尚在那女人屁股上拧了一把：

“多晚子把上海全打下来就好啦。”

“我们大队长当公安局，我弄个把分局子玩玩。闻太师，你弄个……”

女的翻着那双眼睛，多虑地低声说：

“说不定东洋人成功了就不要我们了。”

“不会。”

他很快地迸出了这两个字，打着手势的右手还停在空中，象有大篇话要说。可是他又坐到床沿上，拿起烟盘上的小茶

壶送到嘴边去。

她听着隔壁房里她妈妈的脚步响。她想到她们娘儿俩的将来。不知道应该快活还是应该忧愁，她轻轻叹了口气。

和尚把茶壶放到烟盘上一顿，又打起手势，抓住先前那句话谈下去：

"×你妈妈东洋人才那个呢：说一句是一句，不象中国人乱七八糟。有赏有罚，他不会成了功就不睬你。×妈妈的，象中国人一样他倒玩不好啦。"

女的小声说了一句话，一面把烟灯吹熄，仿佛怕它听见似地：

"不过东洋人总是东洋人：他们说的，东洋人常挖人眼睛哩。"

"瞎说一阵子！"

大家笑起来。

"你哪块听来的？"

"我是听人家那个样子说的。"

"瞎说哩！"和尚嘴角上还挂着笑，象妈妈笑她那幼稚的孩子。"没得那回事：嗳，没得。"

她红着脸：

"不过东洋人是……不过……我想我们……东洋人总是东洋人……我们中国人……"

六只眼睛都对着她。那瘦子仿佛吃了一惊，嘴拉开得大大的。闻太师可很放心：和尚会告诉她一番道理——和尚说过不止十遍的。

果然。

“不晓得你瞎说些什么东西!”和尚压着嗓子叫,不过并没责备她的意思。“×你妈妈现在哪个不要钱。要钱就得帮人家做事。人家帮花旗做事,帮大英做事,帮法兰西做事,我们帮东洋人:不是一个样子?”

闻太师插嘴:

“中国让东洋人来管要好得多哩。”

“真是的哩,”瘦子过五关过不通,就把牙牌一推。

女的放心地透了口气。她忽然觉得这几个人都可爱起来。他们都马上会阔。……

“从前我……那年子东洋人打死个什么工人的……顾……顾……顾什么鸿的。闻太师你记得?”

“顾……顾……顾什么鸿的,顾昌鸿吧?”

“顾正鸿哦。”瘦子翻着眼睛。

“嗳,顾正鸿!”和尚起了劲,“唔,顾正鸿。不是么,那年子我是帮中国人的,×你妈妈,东洋人都恨我。”

女的打个呵欠:

“你怎干帮法子?”

“我啊,我给中国人做探子,要是有哪个不肯罢工我就去告诉。×你妈妈那个时候东洋人都想抓住我。”

闻太师冷冷射了他一眼,满肚子不高兴:

“多神气! 他凭什么……”

“现在不同啦,”和尚还那么神气着。“我们好好地玩,×你妈妈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瘦子又把牙牌排好来过五关。和尚走到桌边瞧着,他暗地拖拖闻太师的袖子,就往隔壁房间走去。

"这块不是有一副?"闻太师指着牌,接着四面瞧了一下,装做没事似地跨进隔壁房。

和尚拿一叠钞票塞到手里,嘴贴着他的耳朵:

"才送来的。你不要给陶福来晓得。我的钱全在这块;我总是想着你,我自己是……"

闻太师精细地数了一遍,又把每张票子到电灯下照照看可有假的,然后放到口袋里。什么也没表示。

"我总是只顾人家不顾自己的,"和尚瞧着闻太师的眼睛。

那个还是不言语,慢慢踱回隔壁去。

和尚生了气,肚子里骂着:

"不晓得好歹,妈勒格……"

## 五

瘦子和闻太师都上了床,瘦子悄悄地:

"和尚给你钱没有?"

"给的。叫我不要跟你说哩。"

"多少?"

"三十。你呢?"

"一样。"

停停瘦子又:

"东洋人给我们一个人五十的,和尚扣了我二十块哩,我×他奶奶。"

闻太师感到有件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着他:他要伸出头

来伸不出。他用鼻子哼了一声。

“命是我们拚，功劳是他得。我不服气！”

“生气没得用。我们还是想个法子叫和尚晓得厉害。”

闭了会嘴，瘦子不放心地问：

“三十块？你怎干够用的？”

他不大相信和尚只给了闻太师三十块。

“有什么法子呢，他妈妈的！”

“真要叫和尚晓得我们的厉害才好哩。”

闻太师虽然在睡着，可是张着眼。他心忽然一跳：陶福来会不会把这些话告诉和尚？

“陶福来，陶福来。”

没答。

“哼，假装睡着！”

瘦子笑起来：

“我没有睡着呀。”

“我道哩，哪会睡着得这样快法子。”

他们听见和尚还在抽烟：他才享福哩，妈妈的！

表响着，仿佛声音比往日大。

有时听到隐隐的炮声：自从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就听不见震耳的炸弹大炮响了。上海已经是东洋人的。马上还得来占领南市。他们……

“东洋人也靠不住，”闻太师抽了口气。

“才怪哩，要他靠得住做事呀？我们是要钱，我们想发财。他们是要我们帮他们做事。……”

“唔。”

瘦子看对方应了他的，就更起劲地：

“是吧。对不对。哪个不是这个样子？大家都是想发财，大家都是拿人家的钱帮人家做事，哪个问人家靠不靠得住：你又不是要人家做你儿子，对不对。……不要瞎想瞎想的罢。……东洋人用得着我们，我们也用得着东洋人：这个样子。我们用不着什么……”

“哼，我们现在是给和尚拚命：我们拚命，他享福。”

接着想：

“他妈妈的拆他一个台！”

可是拚命的日子马上就来了。第三天早晨，才天亮，和尚叫他们带了手枪，到几个指定的地方去。

闻太师和几个同伙的面对面瞧瞧。

和尚用些店家的包货纸把炸弹包起来。

“×你妈妈这回要小心，不要象小九那么笨法子。……你们一个一个走……”

他们真得拿性命去拚。和尚享着现成福。……

同伙的用着怪小心的脚步一个个走了。

瘦子两手抓着拳，抵在桌上，有点喘不过气来。闻太师摸摸自己的额头，他的手上全是汗。

“你们要……”和尚压着嗓子，“你们到……”

“我不去！”闻太师瞪着眼。

和尚早知道有些糟糕的事要发生，可是他想不出要怎么对付。他脸变成了白色。

“你疯啦？！”

“我才不疯哩。我拚命，你享福：他妈妈的我不玩这个！”

“老子叫你去！”

“老子不去！”

和尚想咆哮，可是怕外面听见，他就紧紧地咬着牙：

“×你妈妈，你不干，老子办你！”

“老子到十九路军司令部告你！”

“妈格勒……”和尚一转身，到床上枕头下抽出手枪来。

红眼睛女人正在想：

“和尚多威风！”

她和她妈妈得依他一辈子。他马上就要是个大好老。他……

可是他抽出支手枪来。……

只要枪一响，外面的人一进来，那可……

女的跳过去一把抱住和尚，恐怖地叫：

“做事啥，做事啥！”

闻太师手插进衣袋要拿枪，也给瘦子和一个同伙的抱住了。

“妈勒格×，你不晓得好歹！”和尚嘴唇发青。“我待他亲兄弟一个样子，他倒……你们看看瞧，这个样子！”

“闻太师，这个是你不对，”抱住他的那个同伙说。“这该派你做的事，你怎干好不做？……现在苦点个，好日子就来啦。……”

闻太师哭丧着脸，额上那块疤抽动着：

“大家一个样子，他倒在家里抽烟享福。……说的五十块钱一个，他给我三十。……”

“好啦好啦……”

那两个把闻太师拖了出去。

他还是得去拚命！他觉得他要是给抓了去枪毙，不如早点用手枪对自己脑袋上一轰……还没哩，他得先打死了和尚再干自己。……

可是他依然跟两个同伙的走着。

和尚听着他们出了门，他难受起来。他知道有许多麻烦，不过老往好的方面想。现在他觉得路愈走愈窄了。可是他不能丢手：他是穷光蛋，他得想法子发财。

那女的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凄凄凉凉地哭了起来。

吃中饭的时候，几个同伙的慌慌地跑上了楼：

“不好喽，陶福来给人家打死了！”

“啊？！”

“人家用枪打的。”

“怎干会？”

“警察跟老百姓抓他，他拚命逃，警察在背后开枪……”

“闻太师呢？”

“他好好的，他……”

“妈勒格×！”

停一下又：

“妈勒格×！”

## 六

前线上停了战。

东洋人一直没来找过和尚。

傍晚，和尚撑着拐杖，移着烂腿走回去。

“老爷太太，修福修寿……”

他满肚子心事。×妈妈的东洋人不要他。前面不打仗了，还说要签什么字哩，东洋人就丢了他。×妈妈的！

“大老爷，大少爷，做做好事……”

谁也靠不住。那女的对他不大好，也许她勾上了闻太师。……

街上似乎模模糊糊的，象冒着烟，全世界都给塞住了透不过气来。

对面远远走来两三个工人模样的家伙：杂在许多行人中间，可是和尚瞧得很清楚。

“唔！”和尚咬着嘴唇。

那两三个正是和兴纱厂的，那个高个儿就是那天晚上遇见的。

“玩他一下！”他想。

可是东洋人不要他了。跟那几个结下仇来是很无谓的。

他转了弯。

弄堂里没什么人。他不耐烦那么拐着走：四面瞧了一下，他加快了步子。

一连转了几个弯。

空巷里响着杂乱的脚步声，他就又慢慢地拐着。

那些脚步声正转到这条巷子里来——那几个人的脸子在路灯下突了出来。

“糟啦！”

那几张陌生的脸子里夹着一张烂熟的脸：额心上一个疤。

看来象是生着三只眼睛。

和尚赶紧转到一条小路里去。他几乎是在跑。他全身发冷。

"哼，好！ ×你妈妈下回闻太师要是到了我手里……"

红眼睛女人呢？

"×妈妈的她也不是好货，随她去！"

他走他的：他一个劲儿走着。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怪味道：有点象辣的，又象是苦的。鼻子是酸着。

可是他是好汉。呵，妈妈的怕什么，他没命地把肚子挺了起来。

"怕什么！ ×你妈妈我这种人还怕没得路走？——东洋人不要我，别的人要我！……×妈妈的你们做不掉我：我什么路都走得通！……×你妈妈老子发财给你们看！……"

和尚走了。

哪，我们来瞧那几个人罢。

那几个里面只有一个闻太师是我们认得的。闻太师带着他们冲进屋子。每个手里都紧紧抓住一杆手枪奔上楼去。

"逃啦！"闻太师叫。

屋子里只有一个老婆和一个红眼睛女人。她一见这些人闯进房，她就捧着雀斑的脸哭起来。

他们搜了个把钟头，带走许多信，带走那两个女人，还带走了手枪什么的。

"没得良心，没得良心……"女的抽咽着。

"快走，"——一推。

"没得良心……没得……没得良……"

## 尾　巴

这故事说完了。

可是对不起：还有一条尾巴。

几个月以后，我们瞧见两辆怪漂亮的纳喜汽车停到了远东饭店门口。

正是晚上，满街的电灯广告在眨眼。

汽车夫反过手来把车门打开，就有好几个男的女的从两辆车子里走下来。他们穿得很漂亮，正配得上那两辆汽车。女的都是嘴唇很红，眉毛都弯弯的，长长的，一直长到两边的头发堆里。女的里面没一个有雀斑的。女的都靠在男的身上，斜着眼睛笑着，这么着走进远东饭店。

你也许得问：怎么忽然写到这个不相干的男女上面去？

唔，你不认识他们了，这里面有我们知道的两个人。来重新介绍一下罢：

这位是王和尚大队长。

这位是闻太师先生。

原载1932年11月15日《文学月报》
第1卷第4期。

# 蜜　蜂

姊姊，今天你的信来了。恰巧我就跟王寅生回来了。

王寅生就是虎哥。王寅生比我大两岁：王寅生就十三岁了。还有陈福泉也是十三岁。陈福泉就是小和尚。

姊姊，你叫我把天天的事都写信给你，我要听你的话了：我恰巧就写信给你了。我回了家放了书包，我就去小便。我小过了便，恰巧我就来写信了。

现在我们要储蓄了。方老师说一个人储过了蓄，一个人就是好人了。方老师写了两个字："俭德"——这两个字真难写呀。

方老师说：

"一个人总要有俭德。日本有个大副翁，有许多许多的钱。有人问他：'你怎样副起来的？'他说'我是储蓄起来的'。钱不要乱花，把钱存起来，就是俭德。"

恰巧方老师就说：我们要半一个俭德会了。我们大家一个星期要存几个钱，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就很副了。方老师说：

"你们赞成不赞成？"

"我赞成。"

“赞成!”

“方老师,我不赞成。”

“为什么不赞成?”

“我没有钱:妈不给我钱。”

“你对你母亲说,储蓄是很好的事情。一个人总要有俭德。你家里钱少,你可少储蓄一点。”

我跟王寅生跟陈福泉一个星期存一个同子。昨天恰巧我跟王寅生跟陈福泉就拿一个同子去俭德了。我俭过了德我真快活呀。姊姊你俭过德没有:方老师说一个人总要俭一点德的。俭过了德就是好人了:岳飞一定俭过德的。

马俊跟庄克襄说:

“他们一个星期只存一个同子,他们真丢面。我们一个星期存四毛钱哩,不是么?”

马俊就是鸡屁眼。马俊顶坏。虎哥说马俊一天要舔一次庄克襄的屁股。庄克襄是大头鬼。庄克襄恰巧就说道:

“我们一个星期存四毛钱。他们一个星期只存一个同子。我爸爸给我存了三千块钱哩。”

王寅生就叫起来了:

“不希汗,不希汗!”

“你们没有钱。你们……”

马俊牵住大头鬼的手:

“我们还有气车哩,不是么。气车走起来象跑一样。”

我恰巧就说道:

“马俊舔大头鬼的屁股。”

大头鬼爸爸顶坏。大头鬼的爸爸就是老大头鬼。大头鬼

的爸爸就是蜜蜂老板。大头鬼的爸爸的蜜蜂吃我们的稻浆。

王寅生巴的跳到椅子上：

“大头鬼家里的蜜蜂吃我们的稻浆。打倒意大利蜜蜂！”

“哼，你打不倒：我们有一万二千箱意大利蜜蜂。我们在上海有三个气车。”

说呀说的陈福泉就巴的巴的跳过来了。陈福泉跑过来就说道：

“我们也有屁车。我们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屁车。我们的屁车是装大头鬼装狗用的。”

“我们的屁车还装老大头鬼。”虎哥说。

恰巧大家就哇啦哇啦叫起来了：

“还装老大头鬼，还装鸡屁眼的爸爸。”

“装老大头鬼，装蜜蜂老板。”

叫呀叫的黑牛就跑进来了。黑牛比我们大。黑牛比我们高两级。黑牛就跑到讲台上去了。

“大头鬼的爸爸养意大利蜜蜂吃我们的稻浆。我们打倒大头鬼！”

“打倒大头鬼！”

大头鬼说：

“你们敢！”

鸡屁眼跟大头鬼说道：

“我们叫鲜长抓他们！”

“我爸爸跟鲜长是好朋友。我爸爸叫鲜长抓你们爸爸。我爸爸有一万二千箱意大利蜜蜂！”

“你们的蜜蜂吃我们的稻浆。打倒意大利蜜蜂！”

“打倒大头鬼!”

“打倒鸡屁眼的爸爸! 鸡屁眼的爸爸是老鸡屁眼。老鸡屁眼在振华养蜂场做事,他是邦老大头鬼的。”

王寅生叫道:

“老鸡屁眼舔老大头鬼的屁股呀。”

黑牛恰巧就在黑板上各落各落写起来了:

打倒一切大头鬼

黑牛敬书

恰巧我们就叫起来了:

“打倒一切大头鬼!”

打过了倒我们就哇啦哇啦唱起来了:

“大头鬼
喝凉水;
扳倒缸
乳坏腿!”

唱呀唱的我就去小便起来。小过了便我就回来了。后来方老师来了。方老师说:

“你们以后不准说打倒庄克襄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很好的人,他这种蜜蜂的十业是要提倡的。他养蜜蜂很有成绩。”

“他们的蜜蜂吃我们的稻浆。”

“振华养蜂场本来在九里松。九里松靠着田,是要吃稻浆

的。现在它搬和尚桥去了，怎么还会吃稻浆。”

“我哥哥说蜜蜂现在还是吃我的稻浆。”

“好了好了，不准多说了。”

方老师顶坏。方老师邦大头鬼。我们不爱方老师。我们恰巧爱罗老师跟徐老师。听说罗老师要跟徐老师结婚了。徐老师恰巧到青倒去了。徐老师恰巧后天就要回学校来了。

方老师说意大利蜜蜂是顶好的蜜蜂。我们大家就说意大利蜜蜂是顶坏，顶坏顶坏，是最最不好的蜜蜂。方老师说意大利是个很大的国。姊姊，意大利很大么——有没有五里路大？意大利比北京，比江苏，比和尚桥，都大么？方老师说意大利现在有个大英雄。姊姊，大英雄是不是就是梅兰方？

说呀说的我们就上体操了。下了课我就回家了。我恰巧就看见田上有许多蜜蜂：大头鬼的蜜蜂又来吃我们的稻浆了。

古时候振华养蜂场在九里松，大头鬼的蜜蜂恰巧就吃我们的稻浆了。古时候恰巧爸爸跟哥哥跟大家的爸爸哥哥跟罗老师跟徐老师跟师范生跟许多许多人，一千一万个人，到鲜长牙门那里请怨，要振华养蜂场搬走。请呀请的振华养蜂场就不在九里松了，恰巧振华养蜂场就搬到和尚桥了。现在大头鬼的蜜蜂又来吃稻浆了。

爸爸跟哥哥说：

“今年又糟了糕：稻浆一吃完，我们全家就完了。完不了租，四太爷又得叫老磨来必我们了。”

哥哥咬咬嘴唇：

“一定要想法子。”

“蜜蜂搬到和尚桥还是不行：蜜蜂还是吃稻浆。”

说呀说的松伯伯来了。松伯伯是虎哥的爸爸。他们就谈起来了，恰巧就谈到蜜蜂了。恰巧二哥就叫我睡了。

不写了。我要小便去了。小过便我就要睡了。姊姊你也早点睡呀。

## 第 二 信

姊姊。今天徐老师回来了，我真快活呀。我们大家叫道：

“欢迎徐老师！ 欢迎徐老师！”

徐老师比古时候更美丽了。徐老师真象姊姊，所以徐老师是姊姊的好朋友。徐老师爱我，恰巧徐老师就送我六双东西了。这是有用的东西——这个字我写不出。这东西是长的，给脚穿的，是黑的；不是鞋子。姊姊你知道么？我再说一扁：长的，黑的，给脚穿的；不是鞋子。

大头鬼跟鸡屁眼没有那双东西：徐老师不爱大头鬼跟鸡屁眼，徐老师不送给大头鬼跟鸡屁眼那双东西。

大头鬼说：

“这有什么希汗，我姊姊有一百双。我姊姊有丝的。”

我道：

“你姊姊有死的。我有活的。”

陈福泉恰巧把一个手举起来了：

“大头鬼家里的东西都是死的。大头鬼家里的蜜蜂也得死的，我们的谷子就好了。”

“我们杀死大头鬼的蜜蜂！”

“你敢!”大头鬼说。“马傻,他们不敢。对不对。”

鸡屁眼就把头靠大头鬼耳朵上去了。靠呀靠的鸡屁眼就说道:

“我们叫鲜长抓他们!”

王寅生恰巧就告诉我:鲜长是王寅生的儿子。

“他是我的儿子。老大头鬼是我儿子的朋友。大头鬼是我儿子的朋友的儿子。啊呀,他们都不听我话。啊呀,老子气死了,气死了。”

“告诉老师。”大头鬼说。

“呸!”陈福泉呸呀呸的就一口口水吐在大头鬼身上了。

大头鬼恰巧就说:

“打你!”

大头鬼恰巧就对陈福泉一拳。陈福泉早就跑开了。大头鬼恰巧就打个空。

我们大家就哇啦哇啦叫起来了:

“打不着,
烂狗脚。
打不着,
烂狗脚。”

大头鬼恰巧就要哭了。鸡屁眼对大头鬼说:

“我们不要理他们。我们走罢。”

大头鬼不理鸡屁眼。

鸡屁眼恰巧又说:

“他们都是坏人。我们叫鲜长抓他们。我们家里有一万二千箱意大利蜜蜂哩。”

大头鬼道：

“羞呀，意大利蜜蜂是你家里的么。意大利蜜蜂是我爸爸的。”

“你不跟我好了么？”

“羞！”

黑牛巴的巴的跑来了。黑牛恰巧就说：

“羞呀羞呀：马屁拍不上给马打一脚。”

我们大家恰巧就叫起来了：

“羞呀！羞呀！”

“啊呀羞呀！”

“哈哈羞死了！一二三：

一面羞，
两面羞，
中间一根老骨头。”

我们大家就唱起来了。

唱呀唱的“哇！”鸡屁眼恰巧就哭了。鸡屁眼从古以来是哭死宝。

我们大家恰巧就哇啦哇啦唱起来了：

“哭死宝，
卖稻草，

一卖卖到和尚桥……”

黑牛唱道：

“一卖卖到和尚桥……
你们的老师来了：
大家快快跑，
一二三，
快快跑！”

大家就巴的巴的跑了。

方老师问：

“什么事，什么事。”

后来方老师对我们说道：

“你们大家都欺五庄克襄跟马俊，这是很不好的。同学都要和好。你们要爱全校的同学，将来你们才会爱全国的同胞。所以同学都要相爱。”

“方老师，是他们欺五我们：他们笑我们没有……”

“方老师，他们的蜜蜂吃我们的稻浆。”

“方老师，他们说要抓我们。”

“好了好了，”方老师说。“你们都是小孩子话，不许说了。以后你们不许再欺五他们。”

方老师是邦大头鬼的呀。

我们恰巧跟徐老师说：

“方老师顶坏。徐老师不要跟方老师好。”

徐老师笑起来了。徐老师的手放我头上。徐老师说——

徐老师没有说话。

我问：

“肯么？以后你不要跟方老师好。”

“好，我一定听你们的话。”

后来恰巧就上国语了。上过了国语陈福泉恰巧就说：

“我看见徐老师跟方老师说话。”

“真的么：徐老师说过不跟方老师好的呀。”

我恰巧就巴的巴的跑到徐老师房里。

“徐老师，杨老师说的一个人总不要失信。你失信。”

徐老师笑道：

“我怎么失信呢？”

徐老师还笑哩！

我道：

“你说过不跟方老师好的。后来你又跟方老师说话。”

“说话不是要好。话总要说的，不过我不跟他要好。快回去罢：爸爸在家里等你。”

我说：我们不要好的人是不说话的。我恰巧就跑出来了。我恰巧就跟虎哥回来了。

我们看见许多蜜蜂了。田里有许多蜜蜂，几千几万！

我们叫道：

“打倒一切大头鬼！”

## 第 三 信

姊姊，徐老师把你的信给我了。

“袜”字真难写呀。

“恰巧”两个字用错了么？黑牛的作文有许多“恰巧”，得了一个“甲上”哩。要是不对，黑牛为什么有“甲上”呢？

“古时候”三个字也用错了么？罗老师说“古时候”就是“从前”；“古时候有个国王”就是“从前有个国王”。

姊姊，我看到你的信真快活呀。我有点不快活：我看见田里有几千几万蜜蜂——嗡嗡，嗡嗡，嗡嗡！爸爸跟哥哥也不快活了：爸爸跟哥哥怕今年收不到谷子，要吃官四了。

今天天晴了。大头鬼的意大利蜜蜂飞呀飞的来吃稻浆了。蜜蜂真多呀：走一步路蜜蜂就碰到面上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天上是蜜蜂，地上是蜜蜂。蜜蜂堆在田上。蜜蜂把我的鼻孔都色住了：我没有鼻子了。几千几万，几万万蜜蜂把天都当黑了，象吃过晚饭一样了。几千几万，几万万蜜蜂嗡嗡嗡，象打雷一样了。蜜蜂真是坏东西呀。大头鬼真顶坏呀。大头鬼为什么要养蜜蜂呢？大头鬼为什么不养蝴蝶呢？蝴蝶真好看呀。今天我跟黑牛跟陈福泉跟王寅生捉了一个大蝴蝶，最大最大，真好玩呀。蜜蜂最不好看。罗老师说大头鬼家里养蜜蜂是要站钱。老大头鬼就是蜜蜂老板，老大头鬼赚了许多许多的钱。

黑牛说：

“老大头鬼站他的钱，我们不管他。老大头鬼的蜜蜂吃我

们的稻浆，我们是要打倒老大头鬼的。”

“打倒老大头鬼！”我们就叫起来了。

打过了倒我恰巧就回家了。姊姊，不用“恰巧”两个字很不接气哩。这个“恰巧”有没有用错呢？

田上都是蜜蜂呀：嗡嗡嗡！

爸爸跟哥哥跟二哥跟老牛跟长伯伯跟许多许多人都去打蜜蜂了。

哥哥说：

“比皇虫还利害。”

嗡嗡，嗡嗡，打走了几万个蜜蜂，又有几万来了：嗡嗡，嗡嗡嗡。打死一千个，来一千个。爸爸跟哥哥快要哭了。

爸爸说道：

“皇虫是天栽，没有法子。现在蜜蜂老板养了蜜蜂来吃我们稻浆，我吵你的祖宗！”

说呀说的就哇啦哇啦骂起来了。大家都恨蜜蜂老板了。大家都不爱意大利蜜蜂了。

后来我就吃晚饭了。吃过晚饭松伯伯跟长伯伯跟良哥跟还有几个人来了。他们来了，爸爸就叫做功课了。松伯伯跟长伯伯跟良哥跟爸爸跟哥哥就哇啦哇啦谈起来了。

松伯伯炭气。松伯伯的脸上快要哭了。松伯伯说道：

“我年已老了，我扁扁看见这样一个世界。我们都运气不好，都要糟结。往年只有皇虫，现在倒有人养蜜蜂来吃稻浆，哪里是吃稻浆，实在是吃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

说呀说的松伯伯又炭气了。炭呀炭的大家都不说话了。爸爸也不说话了：爸爸抽了烟，打烟屁股，巴的巴的响。

长伯伯说道：

“我们一定要想个方法。”

“再到鲜长牙门里请请怨看。”良哥说。

哥哥把个嘴必起来了。必呀必的就说道：

“要是鲜长不肯呢？”

“我看不会不肯，”爸爸又抽烟了：四驴四驴的响。“蜜蜂要紧，谷子要紧？”

松伯伯说：

“这是天意。”

过会松伯伯又道：

“人总是没有法子的。什么事情都有天意。前年有皇虫，今年有蜜蜂。请怨请怨，我看还是没法子的。鲜长怎么有法子：这都是天意，都是天意。”

说呀说的就炭气起来了。

后来我就算学。算过了学我就又听松伯伯跟长伯伯跟爸爸说话了。

爸爸跟松伯伯说：

“让蜜蜂吃我们的稻浆么？”

松伯伯就不说话了。松伯伯就炭气起来了。松伯伯快要哭了。

良哥跟哥哥生气了。哥哥说：

“法子总要想的。”

爸爸说：

“再跟大家商量一下，到牙门里去请怨。”

良哥拍一下桌子，叫道：

“我吵他的祖宗！”

吵呀吵的大家就走了。

吵呀吵的我就要睡了。

再会再会。明天见，明天见。

今天爸爸跟哥哥跟松伯伯跟罗老师跟长伯伯跟黑牛的爸爸跟许多人的爸哥跟许多人哇啦哇啦说起话来了。许多人明天大家要到鲜长牙门请怨去了。

黑牛说：

“明天大家要去请怨。”

小三子问：

“为什么要请怨？”

“大头鬼的蜜蜂吃我们稻浆：我们叫鲜长叫振华养蜂场搬走。”

“打倒蜜蜂！”小三子叫道。

叫呀叫的黑牛又说：

“明天怕会出乱子。”

陈福泉就问黑牛为什么要出乱子。

“我不知道，”黑牛说。“常常出乱子的。明天一定要出乱子。我们要宝父我们的爸爸。”

我道：

“我们要黑牛做我们的体操老师。”

王寅生就叫起来了：

“拥护黑牛！”

大家就拥护黑牛了：

“拥护黑牛!”

拥过了护就拍起手来了。拍过了手，黑牛就数数看我们有多少人：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二十七个人。

黑牛说：

“吃了晚饭大家到栗子山去。”

“要不要告诉妈妈?”

“不要，”黑牛说，“不要告诉妈妈爸爸，告诉了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就不许我们了。”

后来黑牛又道：

“我们还要一个军师。”

我说叫王寅生做军师。

“赞不赞成?”

“赞成赞成!”

“王寅生做军师!”

“拥护王寅生万岁!”

拥过了护王寅生就军师起来了。

说呀说的大头鬼跟鸡屁眼跑来了。

黑牛唱道：

“剪子剪，
鸡屁眼。
哭死宝，
不要脸。”

鸡屁眼说：

“你敢再唱。”

“老子再唱：

剪子剪，
鸡屁眼。
哭死宝，
不要脸。”

“我去告诉老师。”

黑牛学鸡屁眼的话道：

“我去告诉老师。”

“真去告诉。”

鸡屁眼就走了。大头鬼也走了。鸡屁眼跟大头鬼告诉老师去了。

“再会。”黑牛就走了。

后来我上算学了。下了算学我就回家了。今天蜜蜂比昨天还多了：嗡嗡，嗡嗡，嗡嗡。蜜蜂真坏呀。明天就要请怨了。我就去小了便就吃饭了。吃了饭我巴的巴的跑到栗子山了。爸爸跟哥哥跟松伯伯跟良哥跟罗老师都哇啦哇起话来了。爸爸跟哥哥不知道我到外面来了。我恰巧就走到栗子山了。

小三子在栗子山了。黑牛跟陈福泉在栗子山了。王寅生跟还有许多人在栗子山了。

“万岁！万岁！”

叫呀叫的小三子给我一块粽子糖，我就吃起糖来了。小三子的粽子糖是咸的，吃呀吃的就甜了。姊姊，小三子的粽子

糖为什么是咸的呢：粽子糖上面放了盐么？我问过了小三子，小三子不知道。

黑牛说：

“开会了。”

“丁狼，丁狼，丁狼。”

“拥护黑牛！拥护王寅生！”

黑牛说道：

“不要吵，不要吵。”

大家就不说话了。后来大家商良了。明天大家要跟大人去，宝父我们的爸爸。

陈福泉说：

“我们大家要带一支棍子。”

恰巧我们就把树枝采下来了。大家就都有棍子了。

王寅生说：

“还要小石子，小石子是我们的子蛋。子蛋都放到口袋里。”

我们大家都真快活呀。我们能够宝父爸爸了。我们有体操老师了，我们有军师了。真快活呀。蜜蜂吃我们的稻浆，我们就用子蛋打它。谁都不可以欺五我们了。

我对黑牛说：

“爸爸叫我了，我要回去了。”

“好。大家都可以回去了。”

“黑牛万岁！”

“大家万岁！”

“立正！散队！”

我就巴的巴的跑回来了。

明天，明天，姊姊呀，明天！

再会。立正！给姊姊行李。

## 第四信

今天我住在徐老师房里了。

今天有许多事情呀。

徐老师说明天送我回去，爸爸跟哥哥要明天才回家。

今天有许多许多事情：今天请过怨了。

今天早上上了算术。后来上了手工。后来上了自然。后来上了国语。后来就巴的巴的吃饭了。吃过了饭大家恰巧就进城了。人真多呀：爸爸跟哥哥跟二哥跟良哥跟松伯伯长伯伯跟徐老师罗老师跟大家的爸爸哥哥跟许多许多师范生，就巴的巴的进城了。

黑牛说：

“我们不要排队走。我们要是走在一起我们的爸爸要赶我们跑的。”

陈福泉就叫道：

“拿石子。”

大家就在地上拿石子了。拿过了石子就放在口袋里了。我们拿了竹杆跟树枝跟棍子跟杆子跟木棒跟树枝。

“打倒大头鬼！”

“不准叫！”

王寅生对我的耳朵说道：

“今天一定要出乱子。”

我说不怕，有我们。

黑牛巴的巴的跑过来了：

“城门口有兵由子。我们的棍子不要给兵由子看见：兵由子要叫我们的戒。”

松伯伯炭气道：

“不成功呀。”

城门口兵由子拿着枪。兵由子的枪头子上有一把刀，兵由子真多呀。兵由子都真很凶呀。他们还有一个体操老师，在兵由子前面巴的巴的走来走去。兵由子的体操老师肚子中间挂一把很长很长的裁纸刀。

“戒盐呀！”

“不要紧，我们又不犯法。”

“我们是请怨，有什么要紧。”

“进城的时候不准乱说。”

我就走进城了。我的树枝不给兵由子看见，我们不给兵由子叫戒。大家就进了城了。城门里面就有街上了。街上就有兵由子了。这一个街上人真多呀。

大家叫道：

“请鲜长把振华养蜂场搬开去！”

“赶走振华养蜂场！”

“请大家主持公道！”

叫呀叫的就到鲜长牙门了。大家就站在操场上了。牙门门口兵由子更多了：兵由子真多呀。兵由子就有两个体操老师了。两个体操老师肚子上了挂长裁纸刀。

“我们要见鲜长。”

罗老师也巴的巴的向兵由子的体操老师走去了。罗老师跟兵由子的体操老师说起话来了。我就巴的巴的跟过去了。

有一个兵由子说：

“我叫人去请。”

说呀说的兵由子的体操老师就叫一个人进去了。

罗老师对大家道：

“他们去请鲜长了。请大家等一等。”

大家就等了。等呀等的不看见鲜长出来。大家就哇啦哇啦吵起来了。

“为什么还不出来？”

“再不来我们跑进去！”

说呀说的鲜长没有出来。

“等了一个钟头了哩。”

“我们自己进去！”

“冲进去！”

“请鲜长快出来！”

“还不出来！”

有一个人小声说道：

“头还不伸出来呀。”

等了许多许多时候了，等了许多许多年了。鲜长还不出来。

“再不来我们就不客气了。”

等呀等的鲜长不出来。又过了许多许多年，等呀等的大家就叫道：

“好了好了，出来了。”

鲜长出来了。鲜长就跑到牙门口了。

鲜长说：

“你们请什么怨，对我说，我一定饼明鲜长。”

“啊呀，不是鲜长呀！”

“我们要鲜长亲自出来！”

那个人说：

“鲜长现在有公事。你们对我说，是一样的。我马上就饼明鲜长。”

“不要不要，我们一定要见鲜长。”

“我们跑进去！”

“我们自己去见鲜长。”

“你们见了鲜长也不过是这几句话。鲜长总是饼公半里的，所以你们对我说了，我饼明鲜长，是一样的。”

“我们不见到鲜长我们不走。”

“我们自己进去见鲜长。”

那个又说了：

“鲜长现在有公事。你们等到明天也是没有用的。”

“滚！”

“去你的！”

“谁跟你说话！”

罗老师跟良哥恰巧就跟那个人说道：

“总要请鲜长见我们。”

罗老师又说：

“你叫我们对你说你去饼明鲜长，就请你说我们要见他。”

那个人站了一会儿，那个人就跑进去了。

大家就等起来了。等呀等的鲜长就不出来了。大家恰巧就叫了起来：

“怎么又不出来了？”

“真要命！”

“限他马上出来！”

等了许多许多年，鲜长出来了。鲜长跑到门口来了。鲜长说：

“鲜长说的叫你们派几个代表去见鲜长。”

大家说：

“真麻烦！”

黑牛跑过来跟我的耳朵说：

“小心！”

我也告诉小三子叫小三子小心。陈福泉说怕要出乱子了。

大家就叫罗老师叫良哥叫哥哥做代表了。罗老师跟良哥跟哥哥就巴的巴的跑进牙门里去了：见鲜长去了。

“罗三，一定要请鲜长答应我们！”

“你们好好的说。”

罗老师的爸爸走过来了。罗老师的爸爸说：

“你们见了老爷要恭敬。你们要说得他答应我们。你们要说得可怜一点。”

罗老师的爸爸说呀说的草鞋带子散了。罗老师的爸爸就把草鞋带子计起来了。计呀计的罗老师跟良哥跟哥哥就进牙门了。

大家又等了。

罗老师跟良哥跟哥哥没有出来。

大家再等。

罗老师跟良哥跟哥哥还不出来。

我跟黑牛跟王寅生就跑到牙门口看。

看不见。

“走开!”一个兵由子说。

“屁!”

我们又跑过来了。

王寅生说:

“我们大家数一二三四五,数到一百他们不出来,就有乱子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八十七,九十九,一百。

不出来!

有乱子了。

陈福泉道:

“我们数得太快了。我们再数一百。”

一二三……九十九,一百!

再数:一二三……

后来又数。

真奇怪呀。罗老师跟良哥跟哥哥还不出来。

我恰巧又数了。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啊,来了!”

没有乱子呀:罗老师跟良哥跟哥哥出来了。

“鲜长说明天回答我们。鲜长又说……”

“不行!”

“请鲜长今天答应!”

“我们大家进去!”

“进去进去!”

“大家去见他!”

大家就巴的巴的向牙门门口跑去了。

哥哥说:

“鲜长没有说多话,只说了一句明天回答我们,也不说准不准。……”

“跑进去!”

兵由子站在门口不叫大家进去。

哥哥叫道:

“我们一定要请鲜长答应。蜜蜂吃完了我们稻浆我们反正也活不下去。”

“对的,反正没有谷子收也只好死。”

哗啦! 大家就冲进牙门了。

牙门门里是个很大很大的操场,大家就站在操场里了。

“见鲜长!”

“请鲜长出来见我们。”

兵由子就跑进操场里了。兵由子就拿了枪站在操场里面了。

罗老师跟兵由子的体操老师说道:

“请你再去说一声:现在大家都要见鲜长。”

兵由子的体操老师就叫一个人进去了。

我跟小三子数到八十七鲜长就出来了。鲜长道：

“鲜长现在很忙。你们已经派代表见过鲜长，鲜长已经说道明天回答你们。你们现在大家又跑来做什么？”

“我们不要见你：我们要见鲜长。”

“请你去请鲜长出来。”

那个人说：

“鲜长自己出来也是一样的：鲜长说过明天回答你们的。”

“我们一定要请鲜长出来！”

后来那个人说道：

“好，我去请请鲜长看。”

大家就又等呀等的。今天大家等得真多呀。等呀等的鲜长就出来了。鲜长有胡子。鲜长屁股后面有四五个兵由子。鲜长生气了。鲜长说：

“本鲜已经对你们的代表说过了：本鲜明天答福你们。……”

“请鲜长今天答应我们。”

“迟一天，蜜蜂多吃许多稻浆。”

“不许多嘴！”鲜长道。“本鲜长什么事都可饼公半里。你们的苦处本鲜是知道的。但是振华养蜂场也有它的苦处。上次你们请怨要振华搬出九里松。它就搬出九里松到和尚桥。这总是依你们的请球的了。为什么现在又来请怨。你们要知道一个大养蜂场搬一次很不容易。现在叫它搬到什么地方去呢？而且……”

“振华养蜂场要是不搬，今年的谷子就一立也没有了。”

“不许多说！”鲜长过一会恰巧又说了。“而且养蜜蜂也是

农业。羊读半是很提倡农业同十业的，本鲜奉到羊读半的命令叫本鲜宝父振华养蜂场的，所以你们不得故意胡闹。羊读半上次有个电报，说如有人胡闹就把他当吃糖抓起来。……”

姊姊，羊读半比鲜长还大么？姊姊，吃糖是犯法的么？

良哥道：

“我们不是吃糖。我们是到鲜长这里来请怨的。”

“别多嘴！等本鲜说完你们再说！规矩都不懂！”

大家就不开口了。

鲜长说：

“你们派的代表我已经对他说过了，本鲜明天答福。为什么你们都跑来倒乱？本鲜向来害民奴子的。但是你们如果要胡闹呢，本鲜也故不得许多了。”

“不是胡闹。我们要请鲜长给我们想个半法：我们的谷子要一立都收不到了。”

“不错，本鲜还有一句话。本鲜是很知道蜜蜂的。蜜蜂其实是不吃稻浆的。”

“怎么不吃稻浆，请鲜长老爷到田里去看看。”

“还多嘴！”鲜长眼张得很大很大了。鲜长说。“再多嘴就抓起来！”

黑牛小声道：

“吵你祖宗，只许你说不许我们说。吵你祖宗！”

吵过了祖宗鲜长又说道：

“蜜蜂是不吃稻浆的。本鲜是读书人，比你们明白。蜜蜂不吃稻浆。蜜蜂吃的只是露水：蜜蜂只吃露水。所以你们不要大金小怪。蜜蜂到田里来只是玩玩的。它只吃露水。”

哥哥生气了。哥哥恰巧就说：

“蜜蜂既然只吃露水，那顶好把蜜蜂都搬到这院子里来：这院子很大，露水一定多。”

鲜长面红了。鲜长的眼睛又大了许多许多了。鲜长大叫道：

“你木无长官：吃糖！……抓住他！”

兵由子就来抓哥哥了。

鲜长又说道：

“抓吃糖！”

说呀说的鲜长就跑进去了：鲜长就不见了。

兵由子要抓吃糖，大家恰巧就生气了。

“敢抓！”

大家宝父哥哥了。

一个兵由子把枪对住大家：

“放手，不放就开枪！”

我跟黑牛跟陈福泉跟我们许多同学就拿出石子来了。哗啦哗啦！打呀！我们的石子打过去了。

松伯伯给兵由子打倒了。

“为什么要抓人！”

“不许抓！”

“我们命不要了！”

兵由子吹哨子：嘟！嘟！嘟！兵由子就又多起来了。兵由子把我推开。兵由子把爸爸跟松伯伯跟哥哥都抓住了。我打一个石子在一个兵由子头上，兵由子头上皮破了。兵由子把大家推开，兵由子把许多人抓进去了。

“放！放！”

“放人！”

大家要冲到里面去。

“敢冲！”

“走！走！不走开枪！”

“开枪不怕！一定要你们放人！”

“走开！”

兵由子的体操老师叫道：

“冲散他们！”

“走！走！”

兵由子就拿枪头子打大家，拿棍子打大家。大家恰巧就向门口走了。大家恰巧就出了牙门了。

“想法子！”

“吵他祖宗！”

大家面都红了。

“出城去再说！”

巴的巴的大家就都跑出城了。

“到和尚桥去！”

“弄死他们的蜜蜂！”

我们也叫道：

“打倒大头鬼！”

“打倒蜜蜂！”

“打倒一切大头鬼！”

“还有鸡屁眼！”

“军师到哪里去了？”

军师没有了。

小三子说：

“军师给兵由子拿去了。”

大家都吃起惊来了。

“怎么，军师给……”

“到大头鬼家里去！”

我们大家就举起棍子跟树枝跟竹子。我们大家拾了几十个几百个小石子，我们把小石子放到口袋里：我们的口袋就胖起来了。我的心巴的巴的跳起来了。大人都生气了，大人的面都红起来了：世界上的人都恨蜜蜂了。大家哇啦哇啦叫起来，巴的巴走起来。大家说要吵大头鬼的祖宗，大家就到了和尚桥了。

“到了！”

“把蜜蜂赶出去！”

振华养蜂场把铁门关起来了。

“吵他祖宗，门关着！”

振华养蜂场的铁门里面有许多兵由子。兵由子拿着枪。

大家叫道：

“冲呀！”

“开门！”

“不开门我们就把门打破！”

大家向铁门冲了。

“不许冲！”兵由子说。“冲的就抓起来！”

黑牛道：

“一二三，打石子！”

我们大家把石子拿出来了。我们的石子打进去了。兵由子不怕。有一个兵由子笑道：

“小鬼！”

“大鬼！”

黑牛说：

“大鬼大，
眼巴巴。
我吵你妈！”

唱呀唱的，哗！——一个石子打进去了。

“大头鬼跟鸡屁眼到哪里去了？”

“没有看见哩。”

大人都冲铁门。冲呀冲的铁门就动起来了：铁门要倒了。

兵由子叫道：

“再冲就开枪！”

“冲呀！”

铁门就要倒了。兵由子不开枪。

“哈哈，他们是没有子蛋的。”

冲呀冲的铁门要破了。

“快走！”

“后面有兵由子来了！”

后面有几十个几百个兵由子巴的巴的跑来了。兵由子的枪上面有一个裁纸刀，兵由子向大家冲来了。

怕！怕！兵由子对天上放枪了。

兵由子的体操老师叫道：

“冲散他们！”

大家打了。大家叫了。大家跑了。兵由子用裁纸刀打人了。兵由子对天放枪了，兵由子抓人了。真乱呀。乱极了！比上次曹操跟赵云打架还要乱。姊姊，王寅生说赵云的力气顶大，赵云比黑牛比曹操比孔子比刘老师比岳飞力气还要大。赵云要是邦我们就好了。赵云是不是住在上海？我们要是请他当军师那真好呀。

兵由子打呀打的就把大家打散了。大家都跑散了。大家跑不出了。跑到东：兵由子。跑到西：兵由子。兵由子抓了许多人了。

罗老师把我跟陈福泉跟小三子跟黑牛拖住，拖到竹林里面去了。

爸爸跟哥哥都不见了。这真不好呀。我难过起来了，我就哭起来了。小三子也哭起来了。

罗老师说：

“别哭别哭。爸爸跟哥哥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后来我就不哭了。

后来我们在竹林里等了许多许多时候。天黑了。振华养蜂场门口人都没有了：有人抓去了，有人逃了。

罗老师说：

“我们走这条小路罢。”

黑牛说要到振华养蜂场门口去看看。罗老师不许黑牛去。

“不许去。跟我们一起走。”

黑牛不听罗老师的话。黑牛恰巧就跑出去了。

我跟陈福泉巴的巴的跑了过去，朵在竹子里看黑牛。

我看见黑牛跑出去。我看见大头鬼跟一个大人出来了。我看见一个兵由子站在那里。

大头鬼跟那个大人说：

“这是黑牛。”

大人叫道：

“抓住他——小吃糖！”

“抓个暖子！”黑牛就巴的巴的逃起来。

“他想放火，抓住他！”

兵由子就追黑牛了：不好了，要追上了。黑牛快跑呀！快跑呀！啊呀，追的人跑得更快了，就要追上了！我热起来了：我流汗了。黑牛不见了。追的人不见了。

过了一会，啊呀不好了，追的人跟黑牛一起来了。那个人抓住黑牛了。一个兵由子把黑牛代走了。

怎么半呢：黑牛不见了！

后来天黑了。罗老师把我跟陈福泉跟小三子代到学校里了。

怎么半呢：爸爸哥哥都不见了。我急起来了，恰巧我就哇的哭起来了。

徐老师说：

“爸爸哥哥明天就回来的。罗老师进城去看爸爸哥哥去了。不要哭不要哭，再哭我不爱你了。”

陈福泉说：

“不要哭。我们想法子。”

小三子道：

“我们叫大英雄邦我们，叫梅兰方，叫关公，叫华盛顿都邦我们。我爸爸也不见了。不要哭呀。我们叫赵云也邦我们，赵云力气顶大。哇！”

小三子说呀说的自己也哭起来了。

后来我不哭了。后来徐老师叫老李把小三子跟陈福泉送回小三子的家跟陈福泉的家了。

后来罗老师回来了。罗老师说爸爸哥哥明天回家。

今晚我就要睡在徐老师房里了。

爸爸跟哥哥要明天才回家。

## 第 五 信

姊姊，爸爸跟哥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姊姊，罗老师说要我叫徐老师叫姊姊了。罗老师说我以后要天天住在徐老师房里了。罗老师说徐老师有一封信给你，是真的么？

昨天罗老师跟徐老师在房里说话。说呀说的我就跑进去了，罗老师跟徐老师就不说了。

罗老师跟徐老师看我。后来徐老师摸我的头了。徐老师有眼泪呀：这样大一个人哩，真羞呀。她还是老师哩。

徐老师道：

“你还是怨意在我这里，还是怨意到姊姊那里去？”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爸爸跟哥哥回来就好了。我就哭了。

罗老师炭气了。

嗡嗡，嗡嗡，有许多蜜蜂呀。

徐老师抓住我的手了。徐老师说：

“你就住在我房里，好不好。”

说呀说的徐老师拿手巾揩眼睛了。徐老师说眼睛痛。

罗老师不要我哭。就讲一个故事给我听了。这故事真好玩呀。姊姊，你知道么？那个洋灯真好呀。我们要是有那个洋灯，我们就叫木鬼来打倒一切大头鬼了。

徐老师要代我玩了。我们要是有那个洋灯就好了。有了洋灯爸爸跟哥哥就可以回来了。木鬼的力气比赵云还大呀。

嗡嗡，嗡嗡，蜜蜂又叫了。

爸爸哥哥不见了。黑牛跟王寅生不见了。许多人不见了。

要是有洋灯真好呀。我恰巧就不哭了。

要去玩了，不写了。再见再见。

原载1932年7月1日《现代》月刊第1卷第3期。

# 反　攻

上海生活书店
1934年5月初版
《创作文库》第二种

# 成 业 恒

这是某君给我的小说材料。我偷了懒，拿原件来发表了。这已征得了他的同意的。但人名地名叫我都改过。因为之抄校一过，并捏造了一些姓名。题目是我加的。又因原作者不愿写出他的真姓名，故只好由我署名，如果我把"成业恒"这假名字署上去，就象是欺骗读者了，对不对。——天翼。

季伦志兄：

此次晋谒潘公，原想潘公给我一个位置，或给我向什么地方介绍介绍。结果是无法可设。不但此也，他还对人说，"成业恒有共产嫌疑！"怎么，我成业恒有"共产嫌疑？"

潘公也许因为看我坐了将近两年的监，就这么疑心我。可是这次坐监的事你是明明白白的，不是么？我们敝县的土豪劣绅诬告我们，还用钱买通敝县的保卫团，我们就冤哉枉也地被拘了两年。我们都是敝县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保卫团拘我们的时候还引起地方上的学生们的反对的。而潘公说我有反动嫌疑！

我家里所有的产业给共产党干完了，家也烧了。我和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会是有共产嫌疑呢？

在敝县委员任时，我们曾抓住几个土豪劣绅，因此他们仇视我们。土豪劣绅和共产党一样，是也要惩办的。敝县的土豪劣绅看不起三民主义哩：他们说——“三民主义的文笔不好！”你看土豪劣绅可耻不可耻！怎么，潘公也象土豪劣绅一样说我有“共产嫌疑”？

不给我设法倒不要紧，可是疑心我有反动嫌疑，却非洗刷清楚不可。兹附上文件数件：内有我自己做的一篇《剿匪纪实》，记述我随军剿匪的事，盖当时我有个提案，“执监各委皆须随军剿匪。”文章当然不好，不过表白我是如何的反共而已（此文载《党声周刊》，敝县县党部办的刊物）。文件中还有敝县《三五日报》上的一则新闻，叙我们被拘时当地学界及党部之愤激。其余是我被拘时写的杂记。这些附件，请你转陈潘公，即可了解我之非反动分子也。

潘公此次之不为我帮忙，或即因为疑心我之故。看了这些附件之后，他当能释然，那时务请你乘机进言。你当然会肯的，是不是？你是我的知己，我不瞒你：我真窘迫极了。我客栈里欠了他好多花边，老板天天逼我还。天天而且还得吃饭。不胜糟糕之至。因此无论如何，你要给我在潘公前吹嘘吹嘘。事无论大小，我都愿干。至于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而且在那些附件里可见到一二。

这封信请别给潘公看见，否则他要不高兴我的。

这些附件请你马上就转陈，愈快愈好。潘公如有何表示，请立刻写信通知我。至托至托。

麻烦你许多次数，真是对不起。但我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否则我简直没有办法。好在你是我的知己，谅不见怪。专此

敬颂

公绥。

弟成业恒鞠躬。

附件看过，即请寄还。

附件一

登在《党声周刊》上的《剿匪纪实》

一

一个晴天霹雳——共产党到了北乡，我的家里给弄毁了，房子烧掉了！

完了，什么都完了！

美丽的家园。后山上的笋。塘里的鱼。温暖的家。甜的米酒。院子。仓库。我的房间。可是什么都完了。

父亲到哪里去了，爱我们的但是很严厉的父亲？给杀了么？

在我生长着的家园呀：我可以记得院子里有多少石板，也可以数得出屋上有几片瓦。可是现在——

复仇，准得复仇！

党部开会。

"执监各委都要亲自随军剿匪。"

通过。

着呀，大家去。得抓几个共产党来，用自己的手砍他，用自己的手枪毙他。血象放在开水壶里烧着似地沸起来。手发

抖，可不是冷：路上寸多厚的积雪，顶头来的北风，可冷不着我。

大家伴着一营兵出城，往北四十三里，在刘家坪驻扎了下来。委员同志们一个一个都回城里去。我不走。

“成同志不回城里去？”康营长问。

“我要跟你们剿匪到底。我同共产党的仇……”

康营长掏出两支烟来。

“听说你府上已经……？”

“是呀，”我点烟。“我还想回去看看。我家里有……这里去有二十里。”

家里成了个什么样子：天知道！想哭。想发脾气。我要是抓到一个……

“那么你正可报一报仇，”康营长吐了个烟圈子。

“哼，正是这句话！”

“你冷不冷……你吃酒么？”

“吃呀。”

话就谈开了。他问了我许多家里的事。他叹着气，摇着头：

“真可惜呀，经营起这样一个家来真不容易。”

谁不是这么说。可是现在完了，啊啊，完了！

“匪退了就可以……”给我斟酒。“你酒量倒很好。”

“这种酒我还吃不大来。我们家里有种米酒真好吃，我平素总是……”

“甜的，是不是？”

“有一点点甜。我们家里很多很多，现在……哼哼，我真

要抓个匪来亲手办他！……家里烧掉了。什么都毁掉了。……无论如何非报仇不可！……”

机会来了：步哨抓到了一个。

“报告营长：这是他身上搜出来的。”

唔，一卷纸——共产党的什么议决案。

“成同志，”康营长把一只右手搭在我的肩上，“你的机会来了。让你去办，好不好。”

“看，看我的！……操你妈，我得先看看这个是什么货色。”

心跳得差点儿没奔出口腔来，制也制不住。

时候是下午四五点钟，天可就黑了。那家伙站在门里，门外地上的白雪衬出他那全身的轮廓，非常清楚。烛光一摇一摇，就把那家伙的脸子照得一红一红的。中等身材。阔肩膀。扁扁的鼻子。怎么，这好象是……

再仔细瞪着眼瞧：这家伙明明是——

“怎么，这是你！……你是刘……刘……”啊呀，名字可记不起了。

“呃，康同志，我……呃，我不办这案子。”

“为什么？”康营长张大着眼。

“这是我一个熟人。他是刘家坪的。他同我小时候是同学。他叫刘……刘……刘什么呀？记不起了。他叫做那个：刘……”

康营长翻着那卷搜出来的东西：

“这上面也许有他的名字，我们看看看。……这里……哪，这里有个名字：刘……”

"唵，正是他：刘明，不错，刘明。……怎么，他是个什么书记，呵！"

## 二

审问。

我坐在房里抽烟，静静听着隔壁：康营长在盘问那刘……不错，刘明。他叫刘明招出几个重要人物来。

沉默。外面呼呼的风。

"踹杠！"

杠子响。手忙脚乱的声音。好家伙，这货色得吃点……可不是。那刘明开了口。

"好，"康营长说，"那么说出来。"

"我有个本家叔叔，他是……[1]

"什么名字？"

"刘自安。"

什么，刘自安？这刘自安我知道。他是个土豪劣绅。这刘明真滑头，供了这么一个人。可是刘自安也该抓他一下。

"成同志，"康营长问我，"你可知道一个什么刘自安？那刘明供出了他。"过了会儿："你为什么不开口？"

我笑。

"那刘自安——共产党呢或者不是，不过他是土豪劣绅。我们倒正可趁此机会抓他来办一办。"

"不过……抽支烟罢……不过我们是来剿匪的，要紧的是干掉共产党，土豪劣绅倒在其次，是不是。"

我正点着烟，就赶快扔掉火柴，把烟从嘴里拿下来：

“然而不然！土豪劣绅非办不可：共产党所以能够这么猖獗，完全是土豪劣绅的……他们的……土豪劣绅压迫农民，所以他们就跟着共产党跑。……如果没有土豪劣绅，也就不会有共产党。从这一点看来，土豪劣绅也是我们的大敌人！……唵，非办一办不可！……怎样？”

“真是一篇极好的演说。……话是不错，不过……”

康营长抽着烟走来走去：想着些什么。

“我告诉你：那刘自安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我还不敢保。这刘明是共产党里的重要分子，他既然供了那个刘自安，我们总得……”

“好！”

第二天一天亮就从城里把那刘自安抓到刘家坪来。老头子，五十多岁，八字胡子。这也是我的熟人：我们家里还吃过他的亏的——欠了他的债，受着他的逼，他家私一天天大起来。哦，你也有今天！

“我不是共产党呀，”——一审，他就哭丧着脸。“我是北乡的团总，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你的侄儿亲口供的，怎么你说……”

“刘明是共产党……我实在不是……我……成同志……成业恒同志晓得我的，成先生……成同志……”

呵，叫我保？正要办办你这土豪劣绅！——蹋杠！

“呃呃呃……我招我招：就算是共产党罢。……”

“押起来！”

县政府给了县党部一个公函，县党部给了康营长一个公

函：证明刘自安不是共产党，当天下午可就交保释放了。

## 三

我们喝着酒。

“成同志，你很恨土豪劣绅，是不是？”

“当然。我家里也吃过土豪劣绅的亏的。土豪劣绅而且还是逼老百姓当土匪当共产党，我们更非打倒他们不可。”

“你更恨共产党，是不是？”康营长啜了口酒。

“共产党毁了我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你想想呢。”

“你是忠实同志。”

那不用说。

“好，”康营长拉住我的手。“这样罢：那个什么书记，那刘什么，那刘……”

“刘明。”

“唔，刘明。刘明的死刑你去执行，好不好？”

“那有什么不好！”

“真的？”

“真的。”

“他是你的朋友呀，”他笑。

“怎么，朋友就饶了他？……操你妈，他们把……”

“哪，这里有杆马枪，”康营长指指墙上。“明天……”

明天我得亲手干掉一个仇敌！

抓一抓手：一言为定。可是康营长笑着。笑什么，还当我说着玩的？

一觉就睡到那明天。

那刘明给绑了大花结，一面旗子写着罪状插在他背上。一些兵押着他走，吹着号：拉大拉大低……

“成同志，昨天的话算不算？”

“我……我……别的共产党我可以剁他成肉酱，这个是……这个刘明是……他同我从小在一起的。……”

“唔唔唔，”康营长笑起来。“昨天酒吃得太高兴，说起话来是很那个的。……上马吧。”

“我不会骑马哩。”

“叫人扶着，”他跨上一匹马。“上去的时候抓住马颈上那撮毛上去。骑上了就把两个膝踝子紧紧夹住。”

“唔。”

我们跟着押犯人的队伍往东走了什么三五里路。那刘明得在这儿验明正身，执行死刑。

“怎么样，成同志？”

“呃，别开玩笑吧。我连枪怎样放法都不知道。”

“很容易：哪，这么对着。这个手放在这里。这个手指在这里一扳。怎么样，成同志，这回没有什么话说了吧。哈哈哈。”

“好，算我的！……管他是朋友不是朋友，是同学不是同学，总之是我们的仇敌！……拿枪来！”

仇敌！……居然我自己手里拿着了马枪对准了我们的仇敌！……

擎着马枪：枪口离那刘明的后脑只寸多远。咬紧着牙，使劲地把右手食指那么一扳。

我从来没开过枪。真奇怪：枪机只一扳，一声也不听见响的，那刘明马上就倒了下去。枪不响他怎会倒呢，诈死么？

接着——前面丈多远的地上才一声响：拍！！！叫人吓一跳。

“成同志，你开枪的时候手发不发抖？”

“哪里！”我大声说。“我痛快。”

“我们回去吃杯酒给你压压惊。”

“酒是吃。怎么说‘压惊？’”

“好好好，我说错了，对不起。”

## 四

我们老扎在这儿么？总得再多抓几个共产党呀。

我同着张排长带一排人往鸭嘴山去。山下那村子里准得抓一大把敌人来的。

“他们一看见我们去就跑掉了。”

不，有一条妙计：我们这排人可以扮做他们的样子。得，就这么着。大家身上吊着一条红布。唔，象得很。

走着走着近了鸭嘴山。雪全化了，只瞧见橙黄色的岩石和灰色的树枝。我和张排长骑在马上，望着前面。前面一些屋子上匀着一层薄薄的烟：他们在煮早饭哩。

前面有两个老太婆。我们追了上去。

“喂，老同志，老同志！”

她们站住了，打量着我们。

“老同志，区委在哪里？”

“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喂，”张排长放低点声音。“我们是红军呀，我们有话要告诉区委。……”

“我不晓得区委在那里。”

“我们大家都是同志哩。前面的国民革命军。……”

“什么？”

我怕她们看出我们的破绽来：他们赶着我们叫“白军”的。

“前面白军离我们只有四五里地，”我插嘴，“我们要去告诉区委。……”

“你们真是同志么？”

“是呀是呀。我们是被白军打败了逃回来的。”

两个老太婆互相瞧了一眼，一个就：

“跟我来吧。”

给带到一所屋子门口。这儿有些老头儿在说着话。还有些小孩子。门里有些年青的跑出跑进。这些看样子全是农人。

“找区委什么事？”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走出门口。穿一件蓝棉袄，脚下一双草鞋。

“我们要报告军情：前面四五里路就有白军。……我们要见区委。……”

“我就是区委。……”

你！好，拿下来！

一把——十几双手一把就把他抓住了。

“其余的家伙在哪里？”一面问，我一面劈了他两个嘴巴

子。“乖乖地带我们去，不然……”

“这里没有。你们跟我过鸭嘴山。”

张排长和我又跨上马。泥路上水渌渌的，马蹄子踏上去就吱杂吱杂地响。

“张同志，今天我们要抓个过瘾。太少了真不过瘾哩。”

路旁一条小沟，里面雪还没化，就象一条白带子。一片都是田，小树也没一棵。鸭嘴山就在面前了，高耸得象一块板子似地在前面矗立着。

一个什么书记，一个什么区委。要是把烧我房子的土匪抓住，那，哼，我得一寸一寸剁他的肉！

过了鸭嘴山还可以到家里去看看。这条路我常走，我记得清楚山上有几棵树，有多少山啊。可是现在并不是安安稳稳回家去。现在我哪里有家？现在我……

轰隆！！！……

山震动了。田震动了。马惊得跳起来：我们给摔到了雪沟里。

敌人在山上架上炮打我们！他们怎么知道的呀？

“中计了，中这家伙的计了！这家伙故意带我们上山去的。……逃了没，那家伙？”

“绑着哩。”

轰隆！……轰隆！……轰隆！……

“喂，你们两个解他到营部去！……”

轰隆！……轰隆！……

“这里掩蔽物一点没有呀……”

“退到村子里去吧……”

“张同志，包围那村子肃清它！……”

大家向原路走。四面都是火药味儿。我们用了散兵线的形式包围了村子：拍！拍！拍！——三排枪。

村子里的人正在吃饭，大家都捧着饭碗跑了出来。男子们四面瞧瞧，似乎在看是怎么回事。女人们拖着小孩子跑。可是她们跑不掉：倒的倒了，抓的抓住了。一共带走四五十名，绑的绳子不够用。

审是我审的。

“你是不是共产党？”

“匪军先生……”

“什么？”

“匪军先生，我不是……”

“什么——你叫我什么？”

“我们都叫你们‘匪军’。……你是个先生。……”

“岂有此理！……你们才是匪哩。……你说，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不是。……”

“你不招？……给我打！”

劈劈劈劈劈！——打军棍。

“我是农民呀，我是种田的呀。……农民协会我是加入的。……”

“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的农民协会呢？你应当加入国民党的农民协会。……带下去！……你呢，喂，你——你招出来，是不是共产党？……”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口供。这么一个个审完，就把他们解

到县党部，再从那里解到省里去。

这天晚上，县党部有几位同志催我回县城去，有重要的事待解决。于是我回到县党部。于是我的剿匪生活暂时告一结束了。

## 附件二

敝县《三五日报》本县要闻一则

县党部执委成业恒王伯陶，为本党最忠实之同志。平日反共最力，成委员且随军剿匪，曾手刃暴徒十数名。对于惩办土豪劣绅，亦不遗余力，乃土豪劣绅刘某等，即怀恨在心，勾结本县保卫团，十二日将成王二委员横加逮捕，已志本报。兹悉本县各级党部及学生会各团体，以保卫团滥捕重要党员，颇为忿怒，复于昨日（二十九日）开一联席会议，讨论营救办法，议决：一，令保卫团立即释放并向成王二委员道歉。二，电呈省政府省党部请撤换金县长。惟昨日下午县府已将成王二委员解省，想不日即可释放也。

## 附件三

《三五日报》社的紧要启事一则（登在别的报纸上的）

敬启者：敝社昨日忽来流氓十数人，自称某旅军官及县政府职员，谓敝社偏袒成业恒等共党，并侮辱地方长官，指为反动，言已即一齐动手，将敝社捣毁一空，然后呼啸而去，致本报不能不停刊数日，维爱读本报诸君谅之。除呈请县政府缉查外，谨此启事。

## 附件四

### 在看守所里写的杂记①

**二十二日**

真糟糕，这样一件事拖了这几多时候：一直到现在还不释放，可是不必怕：保的人多哩。

还可找什么人么？不错，老许在警备司令部当执法处长，可以写封信给他请他说句话。他很不错，当县长的时候和我很好。

**二十九日**

一到看守所，就有几个犯人瞪着眼对我瞧。他们彼此低声说了些什么，又瞧着我。怎么，他们认识我？唔，这些脸子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的。可是记不起。

“你还认识我们么？”有一个问。

“我不认识。我……”

他们格儿格儿地笑起来。怎么回事呀？

“你们是谁？”

“不认识么？先生你是……”

“先生怎么到这里来的？……不认识我们？我们倒认识你。格格格格格……”

“你们是谁呀，到底？”

---

① 原注：所谓杂记，其实是日记，但我只照原文直抄，不加改动，格式也是本来面目。又，这日记只写了日子，不著月份，也是原文如此。——天翼。

“哼，你不认识我们。我们还是你带进来的哩。”

“怎么，你们是……？”

“我们是刘家坪的呀。”

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是他们！呸，他们还是我抓来的，我亲自审的，现在可……糟糕糟糕糟糕！

“喂，先生，你怎么弄到这里来了？”

“唔唔。唔？唔唔，呃呃。”

“来坐牢么？什么案子呀，犯的是？”

“唔？唔，不过是银钱上的案子。”——当然不能说真话。

“呵呵，银钱上的案子！”

一日

同房间的许多犯人，他们是真的共产党，是暴徒。他们五个人打在一起——内中有一个郑七是刘家坪抓来的。他们对我翻着白眼。

“你们要小心：这成业恒是土豪劣绅，”徐绍良当着我的面说。徐绍良是顶横暴的家伙，身子又高又大。

“我怎么是土豪劣绅呢？”我当然要辩白，“我到这里来还是几个土豪劣绅陷害的。”

郑七装了个鬼脸，很重地吐口唾沫：

“呸！”

“我真的是土豪劣绅害的。他们同我是死对头。”

“这个土豪劣绅倒很会说话。”

口口声声说我是土豪劣绅！共产党毁了我的家，别人说我是共产党。土豪劣绅陷害我吃官司，别人说我是土豪劣绅。

碰来碰去都这么倒楣，不知道前生造了什么孽！

吴楠瞧着我，带付可怜我似的脸嘴问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吴楠比别人和气。

“我是冤枉的！我惩办过土豪劣绅，劣绅就说我是共产党。其实我是反共最厉害的。”

吴楠用右手抹抹脸，然后瞧瞧右手，似乎看抹下了些什么脏东西没有。

“你们县里的人不能证明你是忠实同志么？”

“是呀，证明呀。可是土豪劣绅使了钱，打通了保卫团捉我；打了我一顿就把我解省。”

他瞧了我一会，又四面瞧瞧，右手去抹脸。

“你带来的那一包是什么？”

“是些剿匪的文件，打算审的时候拿来证明的。”

“证明你是……”

“证明我不是共产党。”

“真可怜，”吴楠自言自语。

“吴楠你真软弱，”一个老郭说。他嘴角上有个疤的。

“这种人两面碰壁，不可怜？”说了就笑。

这吴楠真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是同情我，还是挖苦我。这批家伙里面没有好人我是知道的。吴楠不过脸子和气一点，其实当然不是个好家伙。……唵，总而言之我交了暮库运[1]就是了。天也命也，谓之何哉！

“成业恒！”徐绍良象长官喊兵士的那种劲儿，“过来！”

---

① 原注：“暮库运”未详其义，或许是算命里面的一种术语。这三字不知有错否。——天翼。

"做什么?"

"叫你过来!"

"做什么?"

"我们要医好你的土劣气:哪,去给郑七搔脚丫!"

"怎么,叫我……?"

"你干不干?"

"我……我不。……"

劈!——我吃了一下嘴巴。

"怎么,打人!"——忽然就有五六片手掌劈着我的腮巴子。——"真无法无天了!你们这些共产党!暴徒!土匪!你们……你们……"

七手八脚把我一拖就拖到郑七面前,抓着我的手去搓郑七的脚丫——一股的江西豆豉[1]气味。

"郑七伺候过你们这种土豪,今天起,叫你伺候伺候他。……"

"我报告所长,报告所长!……"

"等你已经办完这件事再去报告不迟。"

可是没去报告。他们是天生的共产党胚子,无知无识,等于禽兽。一只狗咬了我还同它去告状么?

晚上,老许的回信来了:我的事他尽力在设法,不过目前难关颇多,可是叫我别着急,大家知道我是忠实青年,嫌疑很轻,只是还要查明一下。信里还附来了二十块钱,给我用的。

---

① 原注:原文误作"鼓",想当"豉"之误。——天翼

“哈，这成业恒是警备司令部的！”老郭见了来信的信封就这么叫起来。

“还有二十块钱！”

“这姓成的要是敢掉一掉我们枪花就揍死他！”

不开口，我只当没听见。狗叫我还问他为什么叫么？哈哈，狗叫，哈哈哈哈哈！

四日

老许又来一信：我归法院审理，他们无从设法，我或将移送反省院云。末了问可要钱用，如要即开口，不要客气。

见了警备司令部的信封，这批暴徒就说我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这真笑话。

“我怎么会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

“哼，我们晓得的。”

“我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怎么会关我到这里呢？”

“我们晓得的：你按月拿薪水，就到这里来坐坐，侦探我们。可是我们不怕，呵呵，不怕。”

吴楠就用手抹抹脸，嘴里问着我：

“你多少钱一个月？”

“大概是二十块钱以上，”老郭说。

“真要命，说给你们不相信。我既不是土豪劣绅，也不是侦探，可是你们……”

徐绍良突然走到我跟前，用一根粗大的食指重重地指着我的额头，装着鬼脸：

“大家小心这家伙——小心！”

这忘八蛋！动手动脚……

“不要动手动脚。……”

“什么！……还要揍死你哩，‘不要动手动脚！’……去，乖乖儿地去给郑七搔脚丫！”

我恨不得一刀斫死他。不，得剥他的皮。这几个家伙得一个个活埋。他们毁了我的家，烧了我的房子。什么也没有，什么都精光了，人还得在这儿受罪。人家说我是共产党，把我关着，共产党却要揍死我，因为他们说我是土豪劣绅，又说我是侦探。真叫人糊涂，叫人不知道往哪儿跑。老天爷和我开玩笑开得太那个了。……

怎么，气馁了么？

呃，得振起精神来！得认清自己的敌人，唵，土豪劣绅和共产党！

站起来，行了一下深呼吸。身体是要紧的；要留着这身体奋斗，留着这身体向共产党和土豪劣绅报仇！给我那温暖可爱的家园出口气，给我这次的冤枉出口气。……

老郭也站起来，对我走着，陡地撞我一下。几乎给他撞倒了。这家伙！

“为什么你要撞我？”

“要撞你，怎样？……撞死你这土豪劣绅！”——他又用右肩撞我一下。

“你为什么不讲理呢？”

“你们土豪劣绅对农民不讲理，我们农民对你们土豪劣绅也就不讲理。……我们有我们对你们的理——哪！”

一拳就往我右额角上打来。

“打人？”

“打死你！”

我给他们打到了地下，郑七跨到我旁边，脸对大家：

“那个时候他们打我是这样的，”他在我颧骨上一拳。

“你真的打人？”

“这是革命的敬礼。”

我要发狂，我要杀人！我要把这些暴徒剁成肉酱！

爬起来，手撑着墙站着。脸上好疼：拿手去摸一摸——一个老大疙瘩！

“我要报告所长！我要报告所长！”我跑到门边，两手拉着门上的铁栅子。恨不得拉断这门跑出去，拿几十杆马枪来打他们。恨不得拿个炸弹来炸死他们。恨不得……可是跑不出：别人把我当共产党关在这里！拉着叫着，喉咙都叫哑了。

一个所丁跑了过来。

“什么事什么事！？”

“他们……他们……那些家伙。……”

“什么？”

“他们……他们打我……他们……你看……你看这里……他们打的。……”

可是郑七说是我要打他，打个空，撞在墙上撞了个疙瘩。所丁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证明郑七的话对。

那所丁向我翻着白眼：

“自己撞的还冤枉人！谁叫你打人的！”

老天爷，老天爷，这真是！

“我……我。……”

“不许嚷！……再嚷就处罚你？规矩都……”走了，下面的话听不见了。

真不知道要怎样才好。脑袋会裂开。胸口会裂开。全身发冷，打寒噤。眼花。世界在打旋。要呕吐的样子。

静静地坐了一会，用手撑着脸。不静静气是不行的，不然呕也得呕死。身子顶要紧。这么要紧的身子，去呕疯狗的气！——我真傻呀。

可是老这么下去不是个了局：好汉不吃眼前亏，得对他们表示那个点儿。他们恨的是土豪劣绅，其实我也恨土豪劣绅。他们错看了我。我得详详细细对他们说一下。我告诉他们：我当县党部委员的时候抓了许多土豪劣绅，抽大烟聚赌的都不客气地惩办过。土豪劣绅包办的渔税——说是办地方公益的，其余上了他们的腰包——我们就拿过来做县里的教育费。我个人家里还吃过土豪劣绅的亏的：刘家坪几个劣绅带吓带骗地诈了我们许多钱财。我这次吃官司也是他们害的。

“我自己当然不是土豪劣绅。我同土豪劣绅有不共戴天之仇。……至于共产党，我当然也不是。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路。……我并不是什么侦探，我不过是一个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你们用不着疑心。……说我是土豪劣绅自然更加不对，我已经说过了，是不是。”

他们瞧着我。郑七舐了舐嘴唇，卷着大舌子说：

“不过我总是认识你的，我在刘家坪就认识你了。”

十七日

真可怕，真可怕！所里的犯人一个个提去了，说不定会提

到自己。……

房间里的提走了两个，吴楠也提去了。吴楠和他们握握手，说了声“死是很平常的。”他向我瞧一眼，点点头，似乎说“再会，”可是没握手。他昂一昂头就跟着提的人走出去。接着过道里喊起反动口号来。

徐绍良他们谈着吴楠那两个人一辈子的事。

“我们静默五分钟。”

“成业恒，我们静默的时候你如果哼了一声，我们就斫下你的脑袋！”

“我当然不会的罗！”

下午就写了封信给老许：我实在太怕了。说不定会提到我……冤里冤枉死去真不甘心。要是真那个，可就死得太糊涂，太冤枉。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十八日

老许叫人送来了五块钱，并且叫我别多虑：我决死不了，我的案情很轻。

可是还提心吊胆。过道里步子一响，全身就一战，怕有鬼寻着我似的。真的有点怕鬼了。半夜里看见吴楠。嗤嗤！干么要寻着我成业恒呀？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过道里有步子响。……好象还看见刘家坪的刘明。……

要生病了吧。平素是不怕鬼的呀：在县里还打过城隍庙哩。

不得了，再住下去会发疯。……别瞎想了吧。……

时常觉得有人要来提自己。到了法场，就有个人拿张纸念一念。后来呢，后来大概有一杆马枪——对着我的后脑。旁边也许有个军官。枪一扳，响也不听见响一声就……

血。脑浆。灰色的眼珠。血模糊的窟窿。灰色的脸。

这就是——就是——成业恒！……

一定会发疯。别瞎想吧。唔，静他一静。老许不是说决不要紧么，我的案情。……静一静吧。……

总而言之，一切都是土豪劣绅陷害我的！

二十六日

再也忍耐不住了：老关在这里怎么办呢？

写个条子要求见所长。

"有句话要报告所长：我既然不是共产党，老关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看见他们一个个提了出去实在害怕。……我简直要疯了。……"

所长取下眼镜瞧着我。

"你当然不要紧的，"他慢慢地说，"我也晓得。提出去的人都是有凭有据的，有些是直供不讳的。你呢，当然不要紧，不过上头还要。……"

"既然晓得我不是共产党，就该释放！"

"我只是执行上头的命令，我没有权限释放人，这你当然明白，呃，是不是。至于我对你的案件是……"

"我晓得：说是要查一查。哪，这是我带来的许多文件，一看就可以证明我不是反动分子。哪，在这里。请所长转呈一下。"

他戴起眼镜，把这些文件翻了一下。

“不过……”又把眼镜取下了，“不过上头没有招呼过，我不便转呈……”

真没办法。可是无论如何要和他谈到底，弄个结果出来才好。和他吵了点把钟，一定要他想个法子。他为难起来：用长指甲搔搔头，在房里踱着。

“这样吧：算是我私人替你帮忙，你去写一篇文章给我，我来想法子。警备司令部许处长托我照拂你，我就私人给你设法。你去写篇文章。”

“文章？”

“唔。讲到共产党的那些文章。我替你拿去找这里的熟人，然后找省党部省政府正式保你，看看行不行。”

好极了！

可是文章怎么写呢：共产党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朱毛，有区委，有书记，有农民协会。他们叫我们叫“白军”，叫“匪军先生”。他们毁了我的家，烧了我的房子。他们说我是土豪劣绅，又疑心我是侦探，打得我脸上一个老大疙瘩。此外就很难明白。譬如，马克思是哪国人呢？我只知道他是个共产党。

“马克思是哪国人？”——问问他们看。

徐绍良瞧了我一下就板着脸说：

“怎么，你想要警备司令部去抓他么？”

“笑话，我不过随便问问。……怎么你们总疑心我是侦探呢——侦探还坐牢？”

“他在德国，你去抓吧。不过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呃，说正经话吧。真的，他是德国人么？”

渐渐地老郭和徐绍良就对我谈起来了。不但知道了马克思是哪国人，连马克思的老婆也知道了是叫什么名字。

“你问了这些做什么？”

“不过随便谈谈。哪里要做什么。”

“唔。……你可以去报告的。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一句：马克思的老婆也是死了有好多年了的。”

“我知道，我知道。”

四日

谣言非常多，真可怕。我一定会发疯，一定会发疯。

那些暴徒都哇啦哇啦说起来，唱起来。他们——应当写做“它们！”说他们的匪队要打来了。郑七举个拳头在我眼前晃了几晃。

“我们的军队来了，第一个杀掉你！”

“为什么杀我？”

“你是土豪劣绅！”

他们就唱起他们的歌来——他们那些暴徒！他们简直变成了疯狗，到处咬人。动不动就打我骂我，“你这个土豪劣绅！”

“我们的军队明天就可以来了！”

“小心，别叫成业恒跑了！”

“成业恒，第一个杀你，第一个！”

郑七伸开手掌，在我颈上就是一下：

“哪，这样一刀！”

"呃，不要开玩笑吧：好不好？"我说。

"开玩笑？要枪毙你！"

"为什么要枪毙？"徐绍良反对他。"我们军队的子弹很要紧的，为一个成业恒耗一颗子弹？"

"砍头？"

"嗳，对啦：砍头。"

"哪，"郑七又在我颈上一下，"这样子呀。"

我避开他。我不开口。这批疯狗！这批暴徒！

要是真象他们说的那样：明天……

这一定是谣言，是谣言吧：希望这是谣言才好。……简直见了鬼似地怕。听见一声响，就疑心是什么地方放炮。谁大声说了句话，就当是暴徒打了进来。……一定会疯。……怎么，我冤里冤枉地就得在明天死去么？

全身是软的。满手的汗。

突然——有个疯狗叫：

"只有七十里了！"

我几乎倒下地去。耳朵给震得嗡嗡地叫。眼睛发黑，什么也瞧不见。只是一些什么东西在打旋。"明天……"是他们说的。"第一个先杀你！"是他们说的。明天要变成什么样子呀？天是昏的，地是黑的。共产党那批疯狗军队冲了进来，红着眼睛，把成业恒一把拖住：

"他是土豪劣绅！"

把我绑个大花结。在一面旗子上写着"土豪劣绅成业恒一名……"一把大刀在头上舞着：这是郑七！察！——血一冒，滚下一个脑袋。剩下一个尸身：这是成业恒！……完了！家

给毁了，自己给砍下了脑袋。……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呀？……

他们唱着歌。他们叫着反动口号。暴徒！疯狗！

说不定他们得剥我的皮，血淋淋地。……他们也许会拿一根铁丝把我肩膀上那根骨头穿起来。……

别想了吧。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简直会疯。……

**五日**

他们没有来。这一定是谣言。可是看守所里的空气还是那么……他们还是唱歌，还是叫反动口号，还是——

"第一个先杀掉你！"

再也不能忍耐了。不给他们杀死也得气死：脑袋，肺，肚子，都象马上就会爆破似的。他们简直成了野兽。他们横着眼瞧着我，仿佛怕我逃走。他们对我……

"听！"老郭陡地叫。

沉默。可是我耳朵嗡嗡地响着。

"枪声！"

"哈，更近了！"

突然间——他们三张疯狗的脸对着了我！

我全身仿佛——象放在火上面的洋蜡似的，渐渐软下去，渐渐软下去，化成了水。

是不是枪声？可是什么听不见，只是嗡嗡的叫。

要怎样才好呢！就这么完了么？……救救我，救救我，老天爷！……不甘心就这么死去呀：不甘心给我的仇人斫死呀！……老天爷，老天爷！……我这条命呀！……

郑七又在我眼前晃着他的拳头……

究竟怎么回事呀，就这么完了么？……土豪劣绅说我是共产党陷害我。共产党说我是土豪劣绅要砍我的脑袋。我夹在两种仇人中间！我逃到哪里去？我命怎么这样苦？……可是我就得被疯狗砍死，老天爷，老天爷！……怎么能甘心呢，老天爷，没有痛痛快快报一报仇就死了么？——我有两种仇人。我给夹在两种仇人中间。

脑袋一定会爆破，一定会！……

身子化成了水，……

前方的武装同志，努力罢，努力防守着别叫万恶的共产党疯狗窜进来呀！

老郭他们对我冷笑着，……

一定要想个法子。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再见一见所长吧。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再也……"

"你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子？"

"他们要杀我，他们！……我会疯……他们说第一个要杀我！……所长你知道的，他们……他们……简直是一群野兽，他们！他们说……"

"谁呀，他们？"

"共产党，疯狗……他们……我不甘心就死呀。……"

"你静一静吧，静一静吧，看看你这样子！"

头脑子发胀。手发抖。我把那包文件交给他：疯狗要是一来，见了这些剿匪文件一定要给我苦吃的。我不甘心就死。我无论如何要求所长要放我出来，不然……

“你放心，”他说。“共产党离这里还有七十里，前方我们的防御工作做得极好，阵线极其坚固，兵力也很强：不怕的。你不要乱想，不要……”

“万一……假使……所长救救我吧，所长救救我吧！……到那时候你们都跑掉了，我就冤里冤枉……”

“笑话！我们职责所在，无论如何不会跑掉的。”

我坐到一张椅上。摸摸额头——开水似地烫。

“不要怕，”他用手轻轻地拍一下我的背。“你那包文件可以暂时放在我这里：我替你保管。至于共产党，是无论如何不会打进来的。这我当然比你明白。你放心。”

眼花着。我手扶着桌沿，用一用力才站了起来。

“那么请所长把我另外押到一个地方，不要同他们……不要同疯狗押在一处。”

“哪个疯狗？”

“共产党，那些真的共产党。他们简直比野兽还……还那个。我实在受不了。”

“好，我再给你想法子吧。”

真的他们打不进来么？……

可是我又看见自己的血，脑袋，尸身……

三日

今天他们解我到反省院来了。

这里不会象在看守所里那么受罪，那么受疯狗的欺侮了吧。

四日①

重见天日！

交了两年暮库运，倒了两年楣：土豪劣绅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土豪劣绅。两边都是我们的仇敌。我就给夹在两种仇敌中间，走头无路哉。

现在我可重见天日了！

可是得打打主意哩：到哪里去？做什么事？

不错，得找个职业。故乡是不愿意回去了，即使回去也没办法。

得找个职业。别的暂时不去想它吧。得找个职业。去找找某公看，他和我谈得来，他相信我的：找到了他一定有点办法②。

原载1933年3月1日《东方杂志》半月刊第30卷第5号

① 原注：原作者告诉我，这一段日记与上面所记的相距有一年的时间。这中间的日记，还存在反省院，只好将来有机会再补。——天翼。

② 原注：这下面本来还写好了几行，但都涂去了。这里所谓"某公"，想当是那封信上所提到的"潘公"，这"潘"当然是依原作者的意思改成的，原来不是"潘"。——天翼。

# 反　攻

## 先把主人公介绍一下吧

三十三岁。中等身材。姓名：成业恒。

衣裳穿得很随便。所谓随便，当然是一种上流人的随便：一件蓝布袍子。

永远挟着一个皮包，就是到门外去买一盒烟，他也得把这个长方形的扁东西带着。你一瞧见他你得当他是个公务人员，只是没一块证章。他没有证章。

“要是我也挂一块证章就好了。”

这就是说。他还没有职业。

他眼睛有点大。右手臂上——可是这还是不说出来的好：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不一定要有特点的。我即使告诉了你——他右臂上有几块青疤，这跟这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得了，就这么着吧。

没有漏了什么要交代的么？

不错，他还爱喝酒。我老看见他喝酒。我问：

“你每天非喝不可，是不是？”

“心里很难过，吃了酒舒服些。”

他可有许多心事。他常对朋友们说着他的家乡：那些树，那些竹子，那池塘。可是他已经没有了家：共产党到了那地方的北乡，他的家就不是他的家了。父亲也没了下落。县城里还有他许多对头：他不能回家乡。他还虑着在这儿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

“其实要怪我自己不好，”他嘘口气。“那时候我要是肯收他们的钱，我生活早解决了。”

“谁的钱？”

“土豪劣绅。”成业恒就把眉毛皱一下，笑一笑。他微笑着瞧着天花板。他在追恋从前的事哩。“我是老革命。现在可什么都灰了心。什么事都没有意思：人只能活几十年，那样认真干么——北京儿的话：‘干么呀’。”

他笑。

“那时候我是真革命的：打土豪劣绅。那时候我是我们那县的县党部委员。他们运动我们，出了很多的钱：这是贿赂。呵，我们讲真革命的肯受贿？不要。后来懊悔也来不及。那时候假如收下来。现在就什么也不怕，也用不着找人写信看人脸子。不是吹牛，当时肯要的话，万把几千块可不难到手。单只李天君就送八千洋钱。……”

“李天君？”大家都吃一惊。

“是呀，就是那个李天君。”

话锋可转到李天君。

“呵，了不起，”成业恒提高了嗓子，“说是太上老君的后代。这把李天君的交椅是世袭的。这就是我们那县的特产。李天君住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山地上。以前皇帝都得尊敬他：

皇帝不过是天子——天的儿子，他是天君，你想想！”

接着老羊用闽南腔的官话说他们家乡的人花上许多钱去求李天君画的符。

“他画的符魔力真大。为什么大家都很相信他呢？真奇怪。”

“李天君在我们广东也很了不起，”老椒调着普通话说，“无论哪个，只要有一张李天君的符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从小就知道有个李天君：旧小说里常有他，许多人常谈起他。我在小学校的时候，先生也说到过李天君的，那是讲了《破除迷信》那么一课书之后。

“迷信当然要破除，”先生高声说着。“不过有些事真不可解。譬如李天君，他画的符的确很灵。李天君是一代传一代的，李天君如果有许多儿子，其中就有一个，手掌中间有个印记——生下地来就有的，有印记的就传这天君位子。这也是一桩不可解的事。”

可是成业恒否认这回事：

“没有什么印记。李天君是传长子的。”

成业恒把黑坛子里的五茄皮酒全倒在茶杯里，吃着花生米，就拿这李天君做题目谈了下去。

李天君住的屋子叫“天君宫”。还有个“天君府”，住着李天君的兄弟什么的。天君宫有七千六百亩田，天君府有六千五百多亩田：这万多亩田都不用完钱粮。

“他还有许多‘天官’，给他管一切的事情。天君宫简直是个大衙门。那房子造得比皇宫还讲究。”

“你当然见过李天君的吧。”

“怎么没见过。”

成业恒就站了起来，两个手在脑袋上装着样子：

“李天君头上戴着一顶古怪帽子：有五个角，五角都朝天。跑出来老是坐十六个人抬的轿，屁股后面跟着许多天官。只要他一出来，呵，老百姓都爬在地上烧香磕头。……”

他喝了口酒。

“你们还没看见他吃饭哩：嗽，他妈的，花样真多！一吃饭，他就戴着五角朝天的帽，穿着大袍子，走到饭堂里去。后面几个娘儿们抓着遮荫扇跟着。还奏乐哩。达达帝！他就这么摆一步。够够叱！他又这么摆一步。到了饭桌边，他还要掐一回诀。吃饭只有一个人吃。桌子旁边恭恭敬敬站着一圈许多天官。桌子上摆满了菜。他用的菜碗和我们的不同：那些碗有三个脚的，象一只鼎。吃完了又是——达达帝！够够叱！一摇一摆地出去，后面两把遮荫扇。呵！……李天君我怎么没有见过。他是我的死对头。我当了两年多共产党兼土豪劣绅就是他们害的。”

“什么？”

“他们冤枉我是共产党，我坐了两年班房。在班房里那些真正的共产党说我是土豪劣绅。”

“你坐过两年班房？……李天君怎么冤枉起你来了？”

成业恒笑了一下，他说这里面有个故事。他就很快地打开那个皮包。

“还有许多文件哩。”

朋友们都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哦唷，”成业恒孩子似地笑着，“他们真厉害。”

他掏出皮包里的文件。他说他那时候在他们那县里当县党部的委员兼工人部长，他们党部里……

不，这么着可说不明白。准得从好几年以前说起才行。

就从好几年以前说起罢：

## 那时候北伐军还没有到

太阳落到鸭嘴山西边，三个人影子拖在地上有丈多长，滑过田塍，到了成业恒家里。

成业恒一瞧见那三张慌张的脸子闯进屋子，吓了一跳。

"有什么？……"

"成先生你快走。他们要……他们说你同王伯陶是叛党，他们……这是独眼龙打听出来的。你问他。"

成业恒张大了眼瞧着那位所谓独眼龙。

"他妈的我打听得明明白白，"独眼龙把脑袋凑到成业恒脸跟前，拚命放低着声音，可是并不低。"那些忘八儿子养的都知道你要'打倒军阀'。他们要抓你成先生。我独眼龙是讲义气的，我马上找了史二跟有才……"

"什么，要抓我？是哪些人？"成业恒的嗓子打颤。

"还不是钱叔和那些忘八儿子养的！……我一知道了，我马上跟他俩来找你：我讲究的就是义气，是不是，有才你说？"

那个有才点头。

可是成业恒没有工夫管这些。他低声问：

"那怎么办呢？"

独眼龙使劲在自己胸脯上一拍，不怕：

“有我！我送你到刘家坪去躲一会。别怕，成先生，我独眼龙给你成先生保镖！”

成业恒瞧瞧独眼龙，又瞧瞧史二，就把眼睛钉到有才的那张黑脸上。他愣了会儿：他一下子想不起得带着什么走。他腿子有点发软。

史二很急地催他：

“成先生，要走就快走！”

“唔唔。”

可是成先生总得料理些什么。得告诉他父亲，还得随身带点衣裳什么的。他自己在床边翻一下褥子，赶紧又把眼睛向书架找着什么。那三个人的眼睛跟着成业恒忙了那么三四分钟，就瞧见成业恒从抽屉里偷偷地拿两包粉红色的东西，往衣袋里一塞。

“好，走吧。”

他们三个上了路：沿鸭嘴山的小路往东。

史二瞟着成业恒那个隆起的衣袋：这总是革命党里的秘密东西。究竟是什么呀，那粉红色的两包？

“成先生这件夹袍的摆太小了，”史二肚子里说。史二是本地人的裁缝，裁衣的本事比谁都好。

独眼龙可跟成业恒谈到了革命党。

“成先生，革命军打来了就是你我的天下，操你妈，把军阀跟那些忘八儿子养的杀个干净！”

“呃，说话小心一点。”

“怕谁听见？”独眼龙拍一下胸脯，跷起大拇指，“我独眼龙可不怕。成先生你知道我那些徒弟个个都会来几手的。呵，

谁敢惹我！……成先生你知道我独眼龙顶重义气：我独眼龙给你保镖——他妈的，我说的，天听见的。”

那位成先生瞧他一眼，微笑着。心头轻松了点儿，腿子也有了点劲。

太阳挂在西边，象个鸡蛋黄。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茅屋上出着烟，扭着身子升到紫色的天空里。

成业恒长长地嘘口气，从袋子里掏出那粉红色的包子：那是两包大英牌香烟。

“我还当是什么东西哩，”史二接过一支烟来。

成业恒刮一根洋火可是给风吹熄了，他回转身来拿脊背挡着风。

“有才你真很革命，”他吹了一口烟。

有才虽然是成家的佃户，可不和东家闹别扭：他现在是成业恒的身边人。成业恒感到得意：瞧瞧有才那副结实的胸脯，打算对他还说些什么，可是一下子想不出一句话来。

这种人总得紧紧抓住在自己身边。成业恒对有才亲热地笑着：

“我们一成功，你们也有好处……”马上又觉得这么措词不大好。“成功……我们革命一成功，你们也有好处的。革命是大家的事，也是……”

突然——成业恒脸子变了色。

“那是什么，你们看！”他指着前面的大路上。

那儿有许多人打着灯笼，拥着两顶轿往南。

独眼龙满不在乎地望一下就用鼻孔笑一声：

“这是复县的王知县。他得住在钱叔和家里。……”

“他来做什么？”声调有点不自然。

“他要见见李天君哩，妈的！”

成业恒鼓着腮巴子吹了口气，放心地说：

“李天君也是要打倒的。我们应当破除迷信。”

停一下他又咕噜了一句——

“呵，李天君！”

王知县一想到就得拜见李天君，兴奋得脸发红。

“叔老，李天君肯见我么？”他问钱叔和。

他和钱叔和在前清时候就做了朋友，可是现在他觉得钱叔和伟大了起来：钱叔和是李天君的徒弟！

“不要急，”钱叔和伸直着左手打手势，“李天君会派刘真人来传话的。”

“刘真人？”

“唔，刘真人。他是天君宫里的一个天官。”

钱叔和把打着手势的手拿起水烟袋来，在房里一上一下地踱着。他常偷瞧王知县一眼，老是和那个的眼睛一遇着，他又瞟了开去。他想问王知县打算花多少钱去见一见李天君，不过这些话不大容易开口。他抽着水烟，纸楣[1]的灰骄傲地飞到地下，飞到空中，还飘到王知县的瓜皮帽子上。

“这件事总得要请叔老……”

王知县怪谨慎地瞧着叔老的脸，还瞧瞧那些纸楣灰。他

---

① 又叫“纸煤子”，用细草纸卷成棒状，一头儿点燃后可以吹出火焰，拿它点水烟抽。

知道纸楣灰落到了自己帽子上，可是不敢惊动它。做了钱叔和的纸楣灰也就够资格骄傲：钱太爷是怎么的人！全省谁也知道这位叔老是李天君的徒弟。地方上什么事也得请教这位叔老。全县的老百姓谁也怕这位叔老。自己一站在这位叔老跟前就显得那个：渺小得可怜。知县算什么！

“只要见到李天君一面也就……”

可是李天君派那位刘真人来了：

“李天君传谕：要见可以。但是王知县前生是一条蛇；要见，就得预备七七四十九担草，王知县要伏在草里见他。……”

“草？……”王知县嗓子里响着这个字。

他前生是条蛇，说不定还是个蛇精。李天君收服过成千累万的妖精，也许会……

王知县打了个寒噤。

钱叔和可想到了一件事：

“在什么地方见？”

“天君宫的头山门，”刘真人挺着肚子说。

第三天的正午，王知县见着了李天君。王知县打算瞧瞧天君的天容，还想当面向李天君求一道符，可是都没办到——他伏在四十九担草堆里，眼睛给草挡住了瞧不明白。他只知道山路旁边有许多老百姓点着香烛跪着。他觉得草堆里有些小虫子爬进他衣领里爬进他的袖子里：全身痒得长鸡皮疙瘩，可是不敢动。这么伏着两个钟头，山上有人叫：

“天驾——出宫！——”

喇叭和鼓钹什么的都响了起来。

旛。旗。吹鼓手。一行穿黄色道袍的天官。于是——十

六个人抬的轿子。遮荫扇。这行列大概有七八十个人。

王知县心狂跳起来。他知道李天君的轿子停下了。他知道李天君摇摆着下了轿，坐在一张大椅子上，那些天官和旗子什么的都排在两边。李天君戴着闪光的五角朝天的帽子，穿着黄道袍——上面镶着许多珠玉什么的，还挂着些金条子银条子似的带子。手里捧着一柄三尺来长的玉如意。个子不大。背有点驼。耸着肩。脸子可没瞧明白：王知县的草堆离李天君的座位怕有两丈多远哩。

一个天官在王知县后面赞礼：他叫王知县对李天君拜七七四十九拜。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五叩首。……"

一个当知县的人当然没运动惯：这腰部运动就够王知县受的。到"十二叩首"他眼睛发花额上淌着汗，脑袋胀得差点儿没爆破。可是还有三十七叩首！

李天君静静地坐在那儿。……

还有三十七拜哩。我们先去访问钱叔和老先生罢。

钱叔和和那位刘真人在天君府的一个精致房间里。他俩躺烟榻上谈着成业恒。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在给钱叔和烧烟。

"老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钱叔和怪勇敢地说。"成业恒他们……成家那次卖田的事，吃了我同刘自安的亏，成业恒这小子要报仇哩。"

闭了一秒钟嘴，他把声音放低：

"成业恒他们说：将来他们要是坐了天下，一定要做掉我们。怕我们再叫他们吃亏。他们还……"

刘真人用两只手垫着脑勺，仰天躺着：

“刘自安办事不行：还说细到哩，可是给成业恒他们逃了。”

“那是……听说独眼龙护着他们逃的：这些流氓真可杀！……如今我……”

那烧烟的女人在钱叔和脸上轻轻拍着。

“看看你这神气！”她说。

“呃呃，不要闹。说正经话。呃呃，三妹，不要闹。”

她是李天君的妹妹，前年死了丈夫，嫂子们都希望她再嫁，可是她不。

刘真人打了个呵欠，横了三妹一眼，她可没瞧见，只一个劲儿对钱叔和含笑意无穷地微笑着。

“老钱，”刘真人坐了起来，一脸正经劲儿，“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你办才好……”

“唔？”

“成业恒的事。”

“唔，当然。我要同刘自安切实谈一下。……这只怪刘自安：他的民团太不行，好好地让那些小子逃走……其实呢，他也不会不出力的——成业恒也是他的对头。……”

刘真人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象个大人物口气似地说：

“唔，那就好。”

他走了出去。

钱叔和瞧着刘真人的背影，肚子里有点不服气：凭什么刘真人要对我那么大的口气！

可是他不能得罪刘真人。刘真人是李天君跟前顶厉害的天官。刘真人无论怎样总得发了财：李天君家里只要佃户出六成租谷，可是他叫佃户出七成五——他在中间独得一成五。吓，算一算罢，只是谷子就可很那个，放的账还不算。

钱叔和站在刘真人跟前可显得渺小了点儿。……

“怎么，发什么呆呀！”三妹叫起来。

他突然醒过来似的一把抱住她的腰，伸出左手在她全身上摸着扭着。她格格地笑。

“痒……”她翻个身站起来，就对男的报复：她也在他身上扭着。

他两手把她一把抱住使她不能动。

“三妹，你同老刘有没有一手？”

“呸！”

“真的，三妹，我问你一句正经话。……”

“说呀。这许多人里面谁顶过劲？”

“唷，我还当是什么正经话哩。你这杀头的！”——一面她在想：“他在那里吃醋，这蠢货！”

可是蠢货又往下问：

“同你那个过的有没有五十个？”

女的把男的一推，走了开去。他一倒，烟盘里的烟灯倒了下来，豆油慢慢地在盘子里流着，象散步似的。

钱叔和笑着拖她回来。他知道她生了气。可是生什么气：谁不知道她有五六十个人。嫁可不再嫁：娘家有的是家私，到了别人家里没这么舒服。

“三妹生气了么？我一定来赔个罪，象大前天晚上……”

她嗤地笑了出来。

“老钱，你以后知趣一点就好了。”

“呃。你现在……”

一个年青的天官闯进房里打断了他的话：

“天驾在五太太房里，请你过去。”

钱叔和在衣襟上抹了几下，摇摆着走出去。他走过一条长廊，跨进一个大厅。

大厅上有许多人。刘真人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有几个田夸老跪在他跟前。

“这些小事我不管，”刘真人对跪在地下的一个老头儿说。“你去问章师爷。我不管你好歹，包定了的七十担谷一粒也少不了的。”

老头儿磕着头，苦着脸：

“今年真是……请你老人家开恩……”

“你去同章师爷说去，我懒得来……”

“章师爷叫我到你老人家面前……”

“走！”

那个磕着头还想说什么。可是给别人一把拖开了。

刘真人转向跪在第二个的，绷着脸：

“你是……唔，有人告诉我说你要退租，有没有这回事？”

“我……我……”

“什么！……我告诉你，”刘真人这里叫了起来，唾沫星子四面溅着。“我告诉你：替李天君种田是不作兴退租的。你看马老大，你看看他的结果就晓得！李天君要收服天下的妖孽，你不要太使性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想退租……。”

"不敢……"

这些钱叔和对它可没什么兴趣：他瞧惯了的。他穿过这大厅，一直到这个所谓五太太房里。

李天君和刚才的钱叔和一样地躺着抽烟，五太太给他打火。

李天君穿着平常人的衣裳：浅蓝色大绸夹袄，焦黄的线春夹裤。人是个瘦小个子。额骨很高。脸上黄得发光，还带点儿青色。鼻子大得象他见王知县时候拿的玉如意。一开口，一排稀稀朗朗的黄色牙齿就露了出来，仿佛是些玛瑙。

他一瞧见钱叔和，就微笑一下，拿右手示意叫别人坐。他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别放过这口烟不抽：他怕别人会抢去似地赶紧一口咬住烟枪。肩耸得更高，两片腮巴子深深地凹了进去：一口气把那颗烟泡抽完，不叫漏走了一丝烟。房里只有烟枪里发出的急促的叫声——咝咝咝咝咝……

钱叔和眼睛钉着五太太那双手——比三妹的胖，并且也白嫩点儿。可是她脸子比不上三妹。五太太的屁股倒大得够瞧的。脾气——也比三妹容易对付。

李天君拿起烟盘上一把小银茶壶，对着壶嘴子喝几口，就拈起一支老炮台烟卷儿抽起来，闭着眼。

"老钱，打仗的事怎样，现在？"

"看样子是我们这边打了胜仗。"

"唔，"李天君拼命抽了一口烟。"不过还听说南军很利害哩。不要紧吧。"

"当然不要紧。大帅亲自出马，还怕什么？大帅这一向有信给你老人家没有？"

"上个月里有过一封信，还派个副官送了两盆珊瑚。……大帅人倒是个能干人。不过打仗的事情说不定的。要是吃了败仗，南军打了过来，那我们都会遭殃。……"

这里李天君把眼睛张了开来：似乎要瞧瞧到底有没有吃败仗。

可是钱叔和怪坚决地说南军成不了什么事。

"南军一打来，就是成业恒那批家伙的天下。那还成个世界！……从古以来，没有听说那一批乳臭小子得天下的。……成业恒他们都加入什么国民党，将来又是一块党人碑。这批家伙会成事么！……我们是……我们都能够……"

五太太插了进来：

"他们说谢军长给打死了哩。"

"没有这句话吧。"钱叔和的眼睁得大了点儿。

"我听见人说的。我听见……我不记得听见哪个说的了，他说是……"

五太太眼只瞧着手里滚着的烟泡：她用一种怪熟练的手法把它装上烟斗，就拿烟嘴那头塞进李天君的嘴里。

钱叔和瞧着女的那双手，嘴里说：

"成业恒那些家伙，总要想个法子一网打尽他们。"

李天君可又专心在那口烟上。什么鸟王知县要见他，见了那么多时候，叫他好大一会儿工夫没抽着烟。

"那个什么王知县，"李天君一肺的烟忍住了好一会儿，带着烟嗓子说，他叫做什么呀，"他叫做？……他要求我赐一道符是可以的，不过他还得送八百块现洋来。"

"唔，是的。"

钱叔和瞧着李天君，又加了一句：

“他还想你老人家在大帅面前提拔提拔他……。”

“他能出多少？”李天君用长指甲弹弹烟卷的灰。

那个把食指和大拇指伸得长长的。

“唔，”李天君用鼻孔说。“不过大帅忙得很，不便写信去。……”

“不过——”把脑袋凑到烟榻那面去，仿佛要亲五太太的手，“不过拿了他孝敬的钱再说，也很……”

“也好。叫他再加一点。”

“这倒好象……”

“怎么？”

“好，我去同他说。”

“老实告诉你，这回见他是你的面子，他送的这五千花边我真不希罕他的，我是……我很……”

忽然一个小丫头开开一半房门，把脑袋伸了进来：

“天君娘娘来了！”

五太太咬着牙，把手里滚着的烟泡子拿到了烟盘上。钱叔和站了起来，四面瞧着，不知道要怎么才好。李天君下了烟榻想走出去，可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嚷着进来了。

“我今天一定要同那个死不要脸的娼妇拚命！自己有了十来个野老公还不够，还要把李天君勾到房里。……娼妇，烂婊子！……”

天君娘娘这么嚷呀嚷呀的就冲了进来。她两个太阳穴上一边贴着一块头痛膏药。脚裹得技巧很好，象两只粽子。用足跟走着路，把腮巴子上的肌肉就震得一荡一荡的。

“你来做什么！”李天君睁着眼。

“哼，我不该来。你该来！……一天到晚同弟媳妇鬼混，倒偏偏是你有理，我不怕，我偏要……”

五太太跳了起来：

“你说谁，你说谁？”

“说你！娼妇！烂婊子！臭货！……”

“你才是臭货哩！——臭货！烂婊子！娼妇！……跟六老爷不干不净的是谁！跟六老爷偷偷摸摸谁不知道！……刘七那回爬窗子的事还当我不知道！臭货！——臭到外面去了，臭到刘家去了！还那么神气哩，哼！叫大家评评看，谁是烂婊子，谁不要脸！”

“你怎么……你你你！……”

她们俩就一直吵着。五太太的理由是：家里人妈糊点儿倒还不在乎，偷到外姓的人可就是烂婊子。天君娘娘意见不同：天君娘娘有天君娘娘的身份，天君娘娘不能让她的丈夫给弟媳妇勾勾搭搭的。

李天君嚷叫着，可是他的低中音给那两个的高音压了下来，谁也听不见。

钱叔和腿子发抖，咕噜着：

“糟了！糟了！”

他想逃出去，可是前面两位太太挡着去路。

突然——

“呸！”天君娘娘嘴里射出一大堆唾沫到五太太脸上——缓缓地从腮巴子流到下巴：大部分滴到了地下，其余一小部分在半路里有弹性似的缩了回来，挂在下巴尖上。

五太太冲了过去，一把扭住天君娘娘的衣领。

两位太太打了起来。

李天君要去拖天君娘娘，可是拖不动。钱叔和知道天君娘娘没对他自己动手的意思，透过一口气，肚子里说：

“天君也打起娘娘来了：两个打一个，不算好汉！”

可是放心：别瞧天君娘娘脚小，她倒有几手“国技”的。不知道怎么一手掌，五太太给打得摔倒了。天君娘娘就跨一步到床边，拿起鸦片烟枪往李天君脑顶上打下去。

“你这不要脸的！你这……”

李天君缩成一团，手捧着脑袋，烟枪可打在指节上。

“呃，娘娘，呃……”钱叔和嘟哝着。他想劝开娘娘，突然一只手把他推开两尺远。

“今天我……”娘娘还打着。

被打的退到床边，再没有地方可以退却。陡地一下子被打的人不见了：他躲到了床底下。

五太太哭着骂着，拿些花瓶茶壶什么的摔过来。……

于是天君娘娘和五太太又扭在一块儿，掏着，咬着，揍着。

“娼妇！烂婊子！嗯！打死你这烂婊子！”

“臭货！嗯！你这个……”

两个人的阵线移到了墙边。钱叔和赶紧走出了房门。

“呼，”他透一口气。

他还听得见房里那两位太太在咬着牙打着骂着。他脑筋很乱。可是怎么，钱叔和不是挺有本领的么。得把心静下来想点重要的事呀。他放慢着步子，手摸着脸。他想到李天君，

想到王知县那几千块现洋，想到大帅，想到前方的战事，想到成业恒他们，虽然他不相信会有成业恒他们的天下，他可也打了个寒噤。

“唔，不可不早为之备。……抓起他们来……”

可是还没抓着，成业恒他们就“得了天下”，因为

**北伐军到了**

“打倒腐化分子！”

“打倒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列强！”

“惩办钱叔和，刘自安！”

“枪毙李天君！”

小校场里几千个脑袋攒动着。几千只手臂举着，几千张口喊着。

“肃清军阀走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拥护革命同志！”

独眼龙举起一条右臂，大叫着：

“拥护成业恒！拥护王伯陶！”

大家就跟着叫起来：

“拥护成业恒！拥护王……”

“拥护胡澄！”

“静！静！有人演讲了。”

“拥护！……”

“不要叫！听成委员演讲。”

“成委员……”

成业恒上了台。脸给太阳晒得红红的。额上沁着汗。他瞧瞧拍着手的几千人，就拿一个喇叭筒兜住嘴：

“各位同志，各位同胞！……现在这个这个……我们看见光明了。……我们以前受这个这个……这个军阀的压迫，受土豪劣绅的压迫……”

“打倒土豪劣绅！”

“是的，我们应当打倒土豪劣绅。土豪劣绅压迫我们民众，无恶不作。譬如兄弟，这个这个……兄弟就被他们压迫过的，这个，兄弟家里有的一笔田……这个……那笔田等于是抢去的——土豪劣绅用阴谋，用压迫手段对付兄弟……”

舐舐嘴唇又往下说：

“我们非打倒土豪劣绅不可，我们要……”

他左手拿着喇叭筒，右手握着拳。他反复地说着现在是土豪劣绅的末日，本县的老百姓得过点好日子了。他还叙述了一些事：李天君和钱叔和他们勾通军阀，压迫革命同志，对乡民作威作福。他长长地伸出拳头，愤激地讲着，大声叫了几句口号，在雷似的响应里退了下去。

独眼龙又叫着“拥护成委员。”

成业恒掏出手绢来揩着汗。瞧着那矮小的胡澄同志上去

演讲，他全身就震了一下。

“伯陶，”他小声叫，“小心胡澄的话。我们不能叫我们的人相信他。他是……”

“惩办所有的土豪劣绅！”台上胡澄同志在讲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王伯陶轻轻把头摇一下。成业恒压着嗓子叫：

“混蛋！”

“抓尽土豪劣绅！”

“打倒……”

成业恒瞧王伯陶一眼，挤到了有才身边。

“有才，打倒他，打倒胡澄。”

“为什么！”那个似乎吓了一跳。

“唔，他……他他……”

跟有才说理可说不明白的。

下午一点，几千人到了钱叔和家里，可是主人跑掉了。独眼龙带着十几个徒弟把钱家的箱子全打开，捞出许多衣裳古董什么的。桌子椅子给捣得粉碎。

“他妈的，这才是我独眼龙的出头日子！”

第二天刘自安家里也这么着来了一次。刘自安没给找着：说是跟钱叔和一家人同跑掉的。他们的大门口贴着农民协会第几区分会的纸条，谷仓封上农民协会的封条。

当晚李天君派刘真人到县党部去找成业恒和王伯陶。

“天君对于你们二位是很……是很……以前刘自安要捉你们二位，天君在暗中救了你们……”

“坐下来谈罢，”成业恒张大眼睛。“什么事？”

“天君有封亲笔信。”

刘真人的眼睛钉着成业恒和王伯陶：他们两个脑袋凑在一块看着信，接着他俩互相瞧了会儿，王伯陶就舐一舐嘴唇，瞧到了刘真人：

“这是这样的：惩办土豪劣绅的事都由常会里议决来办，我们不能作主。要捉什么人，也都是会里议决的。”

“天君很佩服你们二位。天君过几天要亲自来拜访。天君的事……”

成业恒打个手势叫他别多嘴：

“我告诉你，我们要办的是土豪劣绅：你们只要问问自己，你们平素有没有豪过劣过。不豪不劣的尽可以放心。”

“是、是、是，”那个脸上堆着叫人瞧不顺眼的笑。“天君平常对于地方的事是很热心的，请你二位……天君孝敬你们二位一点小意思，过几天天君要亲自来拜访二位。……”

“怎么？”成业恒眼睁得更大。

“这是一点小意思，是我们天君对……”

成业恒可愣住了，那只搔着头皮的右手就停止在脑顶上，老半天没下来。他不知怎么办好。

“唔，这得商量商量。”

他瞧王伯陶，把嘴对房门那一努，他俩就走了出来。

“你看怎样？”

“有志气的青年能受贿么，呵！”

“李天君那‘小意思’倒并不小，就是再多要点儿都行。一个人活不到一百年，奋斗了一辈子为了些什么呀。”

“可是——”

“我们一收下来就得帮他们说话，他们还能保存他们的势力。这么着他们又得作威作福，给我们亏吃。”

“唔，而且……而且……我们要是把他们家产充了公……”

“对呀。”

挺着胸脯回到房里，成业恒就对刘真人叫起来：

“你想贿赂我们么……岂有此理！就只这件事我就可以把你拘留起来，……公事公办：是土劣就不客气，不是土劣的尽管放心。我们要一个个地来查。你就这么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李天君。……今天饶了你：下次再想用贿赂就对你不起！……”

“哪里敢用贿赂，不过天君的一片……”

“走罢走罢走罢！”

那个长长地作一个揖。出了房门，掉过身子又作个揖。很吃力地笑着，三遍四遍地说着：

“少陪。天君改日要来拜访。……”

房里的人瞧着刘真人背影在走廊里渐渐不见，成业恒大笑起来。

“伯陶，吃酒吃酒！”

“我们刚才说错了话，知道吧。”

“怎么？”成业恒倒着酒。

“我们那么一说，李天君就会跑掉的。”

成业恒端一茶碗酒放在王伯陶跟前。到书架上拿下一个饼干罐子，他抓出一把花生米。王伯陶瞧着他等他说话，他可还在忙着找东西：抽开三个抽屉，在第三个抽屉里翻出一个

纸包。

“呵，”他叫，“都是蚂蚁！”

“这房子太潮湿，”王伯陶随便地说。“呃，我们刚才的确说错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呈请省党部清查他呢？”

“知道当然不知道，不过……”那个啜口酒，皱一皱眉。“不过他听我们的口气……唔，说不定李天君会跑。”

成业恒赶紧吞下口里的酒，把手里的茶碗在桌子上一顿：

“哼，跑，唔？跑得掉么：我已经叫独眼龙放了步哨。除非李天君真正神通广大，他真会土遁才能那个。”

停停又：

“伯陶我真快活。从前只有李天君他们的势力，我们受他们的摆布，他们……他妈的，哼，那样下去我们家里的产业全得给他们盘去。他们……呵，现在……呵！”

“现在我们反攻。”

“对呀，反攻：现在他们由我们摆布了。”

“不过……不过……不过还有一班人，我们要注意的：胡澄。”

“那，唔，那不怕。我有法子降服他们。我们的人胡澄可拉不去，我倒能拉他的人过来。”

两个人都笑起来。

不知道是因为灯光的原故，还是喝了酒。成业恒脸上更红了点儿。墙上映着他手臂的影子象个大起重机，老在那儿动着：上呀下的，上呀下的。王伯陶啜一口酒，皱一皱眉，老把

花生米的皮掉在酒里。

他俩谈着要清查李天君家产的事。成业恒说了好几遍：

“省党部总会准的吧，是不是。省党部总会准的，唔？”

“不会不准……我们可以拿天君宫的房子来办个中学。”

可是忽然省政府来了个代电，还给了县政府一个训令：叫县政府和县党部会同清查李天君的家产。

县党部的人吵了起来。

“省政府想要把李天君家里的产业清查了解到省政府去，做建筑公路的费用哩。”

“那不行！”成业恒尖声说：“我们要办中学。”

妇女部长杨同志把短发抹了一下，用高音发表她的意见：省政府管不着县党部。

“然而县政府凭了省政府给它的训令来同我们接头了，怎样……”

“不睬他！”

矮小的胡澄同志挺挺胸，这么着他可就高了点儿。他举着右手，说是等省党部的指令来再说。

“对的！”王伯陶附和着。“我们回答县政府一个公函，告诉他我们已经向省党部请示，看省党部的指令来了怎么说。”

“我们非办中学不可。省党部一定会准的。”

就这么办：一心等省党部的答复。他们谈着省政府：准是它知道了这儿有公事到省党部呈请把李天君的家产充公办中学，它就趁省党部还没表示的时候先出头，想把这笔逆产拿去做省路的经费。可是定得等着省党部的……

唔，过了这么一个星期，省党部的公事来了。

“怎么，省党部要派人来？”

“省党部要把这笔逆产解到省党部去哩。……逆产清查委员会？……”

省党部马上得派人来，和县党部组织一个逆产清查委员会来办这件事，可是李天君那些哄老百姓的天君行头，先把它抄出来。

“好呀，去拜会拜会李天君罢。”

成业恒觉得满身都有了劲，他用力拍着史二的肩：

“史二，你叫独眼龙小心，不要给李天君跑掉。”

星期日天气怪好的；没一点儿风，太阳晒得不顶厉害。他们到了天君宫。

凤凰山的枫树叶子染着红色，鲜明地站在那些柏树堆里。

“这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今天我们反攻！”

独眼龙带着徒弟们头一个冲进去，把桌子上一些骨董玉器什么的扫了下来。

天官们都着了慌！

“干什么？”

“干什么，我独眼龙出头的日子了！打你这忘八儿子养的！”

劈！——一个嘴巴，那位有胡子的天官给打得退了几步。

成业恒性急地摇着手：

“呃呃呃呃呃！”

“怎么，我们不革命么？”

“呃呃，不要动！我们先拿公事给他们看。……我们奉到

命令，来抄查你们的……”

他四面瞧瞧，指着手里一张纸告诉那些天官。他演讲似地说了李天君欺骗老百姓，还谈到迷信之害，等等。

李天君来不及穿上道袍就马上从天君宫五太太房里赶着来了。他对成业恒他们作着揖，怪恭敬地弯着腰，背就显得更驼。脸上笑着，让那排黄牙齿站了出来。

“我有一句话，我有……我请你们各位听我一听，我有一句话，我……”

“好，你坐下来说罢。不要那样拜——这是封建余毒，这拜是。”

“是是，”李天君把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只坐着尾闾骨。“我对老百姓，我对地方上，……各位都是好心肠……请各位休息一下，请各位商量一下……”

县党部那些同志们彼此瞧瞧，又掉转脑袋瞧瞧后面几个保卫团的武装同志。史二对独眼龙装了个鬼脸，笑一笑。

沉默了一会儿。只有谁咳了一声两声的。

“各位都很辛苦，都很……”李天君怪不流利地说。“我想捐几个钱给地方上……”

怎么，当着许多人面前行贿赂！

成业恒皱着眉毛，瞟了保卫团几位武装同志一眼。

“看管他！”成业恒把胸脯挺了起来，瞧瞧大家脸上的表情。“革命青年还受贿！”

他们一窝子人走了进去。

屋子高得真象宫殿。可是光线不好。正房上都挂着匾，写着什么宫什么宫。

“他妈的他在这儿多舒服！”

史二好奇地四面瞧着。一走进一间屋子他就得伸一伸舌子。他细细地去摸那些墙上挂着的字画，看它是不是凸出的。

成业恒和王伯陶说着这间屋子将来可以做教室，前面那什么宫呢——大福堂。一面忙着叫：

“蒋同志，你同康同志把这些记下来。这是他那个如意。这是什么？——鼻烟壶，是不是？伯陶，李天君的寝宫将来可以做女生的厕所。……这是什么？……呵，这许多宝贝！……”

独眼龙老想一个人先闯进别的屋子里去，可是老有人跟着他。

“他妈的我独眼龙这趟不是白来了么？”

“这许多戳子！”

一块八寸见方大小的玉印。两块小点儿的。

还有六块印是金的。那些上面都是篆字；弯头孔脑的谁也不认得。此外还有四百多颗木戳，都是——“李天君印”。

墙上挂着一排一排画符的笔，刷子似的。顶大的两尺来长，笔杆子有酒杯那么粗。

成业恒笑：

“史二，我拿这枝笔替你画道符，盖上那颗大玉印，包你百病消除。”

那个勉强笑一下：他觉得这么说总有点儿罪过似的。

“呵，这都是别人送的，这些宝贝。……‘弟子张宗昌敬献’。‘袁世凯赠’。‘如弟端方……’端方？——那个做制台的端方么？‘宣统八年爱新觉罗溥仪’……”

“都登记好了没有？”

“登记好了。”

他们进了“伏魔殿”。

这间房子更黑。中间墙上挂着一幅丈把长的中堂，画着一道符，上半截隐在黑暗里瞧不见。他们一踏进门，给里面的陈列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

一排一排地放着五六百个黑瓦罐子，象我所说成业恒喝五加皮酒的那个黑酒坛。口子上都封着一张黄纸：一道符。

“唷，还有字哩。”

符的旁边写着字——象八九岁的小学生写的：“光绪十六年六月十四午时，天君在江北扬州府宝应县收狐狸精于此，”“崇祯元年正月初一子时，天君在南海收蟹妖于此，”“民国乙丑年十二月初三日卯时，天君在杭州府玉皇山收桑树精于此，”余类推。

成业恒对这些字愣了什么七八秒钟，拿起一个罐子来。一位天官慌着脸色：

“不能动，不能动！老爷，千万莫去动它！”

“怎么？”

“这里面关的是妖精，李天君画了一道符镇压住了。一打开就不得了。”

“为什么？”

“一打开那些妖精就会跑掉：立刻就有大火大水，或者有什么瘟疫。宋朝有一年……”

“我不信！”成业恒笑。可是他抓着罐子的那只手有点不

自然起来。象有股冷气从手臂通过了全身，他打了个寒噤。

史二对着他耳朵谨慎地说：

“放下来罢，成同志。放下来罢。随他去。”

沉默。

打碎它，试试看，怎样？

“一打碎马上就有大火大水么？”他瞧着那位天官。

“马上就……马上我们这里的人，都会遭殃。”

成业恒瞧瞧王伯陶：他希望王伯陶在这里表示一下叫他别打碎，可是那个没什么表示。怎么办：要不要摔下去？你敢确断一句：世界上并没有妖魔鬼怪的么？顶妥当是放下它：打碎原是不必的，而且假使，倘若，如果，要是，万一，或者，万万一真的有什么……

又打了个寒噤。

大家都瞧着他。他手里有了点儿冷汗。他怎么下台呀，他是个新青年，他是革命的。他的人都在面前。而他刚才不是说过的么——“我不信！”

“破除迷信，管他娘的！”

他颤着手举起那罐子，闭着眼，横一横心，把它使劲往地上一摔。

拍喇！

声音并不怎么大。可是谁都给吓了一大跳。那位天官手捧着脸。史二脸变了色。独眼龙张大了嘴，手抓着拳。

谁都在等着那马上就到来的灾害。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那位天官等不着那灾害，尽捧着脸也捧得无味起来，他慢

慢放下了两只手。成业恒睁开了眼睛——

“哈!”他叫。“我到底不信。”这只能骗乡下人,到底骗不过我。

大家醒过来似的瞧到地上:瓦罐子给打得粉碎,破片中间有一堆东西:黄泥,炭屑,煤灰。这就是罐子里给镇压着的妖精。连这位天官也张大了眼睛惊异着。

成业恒象卸下几百斤担子似地轻松。透过一口气挺一挺胸脯,他又拿起一个罐子来:

“哪,这里——是乌龟精,乌龟忘八的乌龟:我们看看这乌龟精是什么样子罢。”

拍喇!——黄泥,炭屑,煤灰。

谁都笑了起来。

独眼龙和史二他们用脚扫着那些瓦罐子,满地的黄泥,炭屑,煤灰。

乡下的老百姓知道了这回事,都到凤凰山来瞧:天君宫贴着县党部的封条。

“李天君是很有法力的呀,怎么让他们这样……”

“是呀,李天君为什么不同他们斗法呢?”

李天君和刘真人可给关到了公安局里。李天君没有拿出法力来,只是哀求别人:

“要什么都可以,坐班房太难为情了。老爷,老爷,请各位老爷顾顾我的面子。……”

成业恒大笑:

“怎么,你是李天君,你是有本领的呀。坐班房怕什么,你用一用你的法力就逃出去了。”

史二想到李天君往日是怎么个劲儿，他觉得怪痛快。可是好象总有点儿对不住李天君似的。他还有点奇怪：他从小到长大，老当李天君是个了不起的活神仙，能叫雷公打雷，叫老天爷刮风下雨，皇帝老子也得巴结他。可是这回把他的法宝全给——毁的毁了，抄的抄了出来。就这么没事了么？

史二会裁衣缝衣，可不会想透这回事。他一路搔着头皮走到成业恒房里去。

"成同志为什么那样胆子大？他好象比李天君还……"

走到窗子跟前他就站住了：他听见成业恒房里有女人声音。并不是妇女部长杨同志。谁呀？——史二从窗口上张望里面。

"唷，李天君的三妹！"

忽然房里成业恒大声叫了起来：

"唵，你不要对我使美人计！你能勾得上我么，呵呵。老实告诉你，象你这样的女人来一打两打也不相干，我一点不希罕。你这样美人计是白用的。……公事公办，李天君得吃一点王法。……你们的逆产也要清查，将来办个中学，到那时候你要是再来个美人计，那我或许妈妈糊糊会陪你一晚。哈哈哈哈，哈哈哈……"

史二也在窗子外面笑。

"李天君用美人计也没有用。还得抄他的家私哩。"

可是抄李天君家私的事还有点问题：究竟是办中学，还是给省政府修公路，还是解到省党部去？这件事就延宕下来，中学一直没办成。接着有更重要的事把这搁下了：那是县党部自己

## 内部闹别扭

“这真是岂有此理!”成业恒一拳打在桌上。“有田的人都是土豪,这成什么话! 胡澄就是这种主张: 他说‘有土皆豪’。他说要把所有田主的仓里的谷都封起来,由农民协会来分配,这非对他……对他……他老实把……譬如我家里罢, 他难道也把我家里当作土豪看,把我家的谷子封起来!……”

同志们的脸子都紧张着。大家脑子里浮着矮小的胡同志的影子——那家伙可不容易对付。

王伯陶烦躁地摸着脸,咬着嘴唇,老半天他说了一句:

“农民协会要自由行动是不行的!”

“姓胡的要是煽惑农民,就先把他抓起来!”

“然而所有的田夸老都受他的愚弄哩,有才他们也……”

“镇压他们这种暴行!”

“兵呢?”

没有兵。只有县政府的保卫团。

事情一天一天闹大了起来。在乡下的保卫团抓了几个农民协会的人,和梭镖队冲突。保卫团没有一点用: 给梭镖队缴了械。城里紧急戒严。成业恒家里给当做土豪把仓库封了起来。成业恒的父亲逃到了城里。

有才是这批暴徒里的重要分子, 这也许是因为上个月有才要求成业恒减租,成业恒没答允,就有这么一个结果。可是成业恒喊他来对他说过的呀:

“哼, 你们这样来待一个同志么! 我是你的同志呀, 不是

土豪劣绅呀。你们应当跟着我去打倒土豪劣绅的。你们是革命的，你们就不应跟同志开这玩笑。为什么无缘无故提出这无理要求：减了三成租，我还有什么呢！”

可是现在竟有这样的事变！

成业恒拍着桌子骂胡同志骂有才他们，可是没办法对付：要是那批暴徒在城里就好了。

“非严办不可！……我们应当打电报到省里去！……他们把我们家里也当土豪！……”

史二慌张着跑来找成业恒。

“成同志……成先生……成……”他那么一急，不知道要用什么称呼才好。“你家里……呃，他们梭镖队要攻城哩，他们……他们他们……”

“攻城！？”谁都给震了一下。

“保卫团打死了他们一个人，他们要……还有独眼龙也跟着他们……”

独眼龙也跟他们混。他拍拍胸脯，告诉别人他是革命的。

“不革命的不算好汉。不革命的是忘八儿子养的。他妈的成家里要冲破它，有才你说是不是。”

他带着徒弟们乱打，抢东西，可是梭镖队打了他一顿。

“该打，该打！”成业恒咬着牙齿叫。“还该枪毙！他叛变，他倒戈，他……”

王伯陶家里也和成业恒的一样，而且还糟些：他伯父给戴着高帽子拖着游街。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王伯陶低声说，嗓子打颤。

“等省里的回话，”成业恒拚命镇静着。“这简直是反动！……党的纪律……”

忽然他大笑起来，那个给吓了一跳。

“笑什么？”

“独眼龙……”又笑，“独眼龙……革命……抢东西……人家打了他一顿……哈哈哈哈……说不定还拘留起来了哩。……他的革命！——抢东西给打了一顿！……”

他捧着肚子笑，王伯陶可笑不出来：耽心地瞧着他。成业恒老笑着：要是没有两个人闯进来，还不知道得笑到哪一天哩。

那闯进来的两个人叫他们吃了一惊。——怎么，李天君和刘真人！

的确是李天君和刘真人。

“你们……怎么，你们……”

李天君和刘真人一个劲儿对他俩作揖。

“有话禀告你们二位，”刘真人弯着腰，用了相当的低声很精明地说着。“现在乡民简直反了，他们要攻城……”

“唔。怎样？”成业恒张大了眼瞧着他。

那个向前跨了一步，把脑袋凑过去，声音放得更低：

“如今只有天君可以收服他们。”

“可以收服他？”——瞧瞧李天君。李天君在陪着笑：黄牙齿排在紫黑色的嘴唇下面。

“可以收服，”刘真人用了一种叫你不得不相信的有把握的劲儿。

“天君能够指挥一班有力量的人，叫他们混进梭镖队，叫

他们破坏他们……”

“破坏谁，破坏他们这些暴动分子么？”

“唔。”

刘真人瞧着那两个年青人，闭了会儿嘴又把脑袋凑过去：

“还有独眼龙……”

“独眼龙！”

“唔。独眼龙给农民协会关起来了，我们那里可以放他出来叫他反水——破坏农民协会。”

成业恒和王伯陶怀疑地瞧着刘真人。刘真人马上接一句：

“你们各位要是一答允，马上我们就能够办到。”

“能够办到自然好，不过……”

“一定办得到。天君是来向你们各位请示的：只要蒙你们各位准许了，天君就去那个。不过……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刘真人努力想笑得可爱些，“这是大家的事。天君还有件事要同二位商量的。”

唔，有条件。刘真人拱着两个手说了那条件：请他们把清查李天君家产的案子撤销，天君宫起封——乡下的暴动平定之后李天君仍旧回到凤凰山去。

“自然我们先要把破坏暴动的事办成了，再来请……请你们各位起封。不然现在这局面天君也不能回宫去。撤销那个案子的事……至于要办中学，天君预备将来拿出一笔钱来捐给公家办。”

“但是这是省里的命令。”

那个笑出声音来：

“你们各位只要报告省里：李天君并没有鱼肉乡民，‘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样就可以……”

成业恒瞧着李天君起了两种感觉：讨厌，可怜。他不知道应当恨他还是同情他。李天君现在能镇定乡下的骚动，可是李天君在以前待他们太……

两个年青人面对面愣着。

“我们少陪，”刘真人知趣地，“请二位斟酌一下，天君，后天亲自来讨回话。”

那两个一走，成业恒叫了起来。

“唷，我们忘记问他们怎样跑出来的了：他们关了起来的呀。”

“我觉得李天君有点可怜：处处讨我们的好，你还……”

“怎么，”成业恒大声说，“我现在没有对他不起呀。……不过还有点讨厌：那口黄牙齿……这种人用处倒很有用处，而且……总有点人性，我以前当他们是一点人性也没有的家伙哩。”

他们和几位同志谈到半夜。

突然什么地方响起了枪声。

“什么事！？”谁都喘起气来。

城外开了火！这么着就开始了

## 不安定的一年

城里的人都紧张地等着城外的消息。

“究竟什么事？”

“省防军要开到县城里来，刚刚遇到一支军队，打起来了。”

“谁的军队？”

“怎么晓得呢！”

“胜还是败？”——不知道谁胜了才有好处，就这么含糊着问。

“一点也不晓得。”

枪响了一夜，省防军退了，打胜的一营兵进了城。县长给拘了起来。还得抓成业恒他们。

独眼龙对农民协会的人嚷着：

“我独眼龙是革命的。他妈的我一定把成业恒他们抓送到营部里去枪毙他。”

可是成业恒他们和李天君一家人都逃到了复县。

过了这么半个多月，忽然乡下的梭镖队放着步哨，那营兵在鸭嘴山架着两挺机关枪。于是又打仗。驻着的一营兵往南退，进来了一团兵。

抓住了好些人，解散了农民协会，城里城外贴着新标语。

“打倒反动分子！”

“打倒捣乱分子！”

“欢迎成王各委员回县主持党务！”

被欢迎的人们回到了县党部。

“伯陶，我们对他们反攻的时候到了。……把所有的反动分子都抓起来，政治才上得了轨道。那姓胡的煽惑农民，要密令通缉。”

傍晚时候有个小个子很急地走出南门，突然后面有一只手拖住他。

“胡同志，慢点儿走！”

“哪个！”——回过脑袋来。

“‘哪个？’他妈的我抓不到你的话，我独眼龙也不算好汉！”

“好同志，有话请你好好地说，你是……”

“妈的谁跟你是同志！——你是反动分子。走！”

第二天独眼龙找着了成业恒。

“我独眼龙总是拥护你成委员的。革命就全靠义气，妈的我独眼龙就只有义气。成委员，”他很响地拍着胸脯，“哪个忘八儿子养的要不拥护你，就是我独眼龙的死对头。成委员你相信我：我给你保镖。他妈妈的。”

接着逮住了好些暴徒，有才是一个。

“好，”成业恒说，“把有才交给我，让我亲自办他。”

什么事都顺利起来，县里驻着一团军队，局面稳定了。钱叔和和刘自安回了自己的家过端午。天君宫由县政府起了封，让李天君回去，不过知照了县党部一声。李天君知道省党部早已经改组换了人，什么清查逆产的事件，得搁一下，就一个劲儿去准备在端午那天举行驱除五毒的仪式。

“我们在这个时候最要注意，”成业恒用食指敲着桌沿说。“对于土豪劣绅我们还是不能放过。土豪劣绅不能让他们有政治势力。我们不要让他们再去鱼肉乡民。只要他们不豪不劣，自然可以相安无事。其实他们也豪不起来，劣不起来，我们在这里。是不是。”

夏天一过去，全县的人可又紧张起来：又到了什么军队打退了驻军进了城。

成业恒他们跟着打败了的一团军队走了。

李天君和钱叔和都跟新来的军队混得很好。刘自安又着手办民团。

可是第二年春天

## 局面又一变

钱叔和用一块折成长方形的手绢揩着额上的汗，拖住一个天官问：

“天君在哪里？”

“天驾在议事堂。”

“议事堂，”那个嘟哝着。他不耐烦似地皱皱眉，向东边一条长长的廊子走去。肚子里象在埋怨着，可不知道是埋怨谁。“二月天气就这样热！”

所谓议事堂里有着许多人。李天君高高地坐着，穿上那件黄袍，戴着五角朝天的帽子。他左边站着刘真人，那边是另外一位天官。前面两排旗子旛子什么的，站成八字形。地下跪着七八个女的男的。

钱叔和站在议事堂门口张望着。

“那个雌头的背影倒不错，”肚子里说。

想瞧瞧“那个雌头”的脸子，可是她脸向着李天君那面跪着。

刘真人板着脸，背书似地大声说着：

“好了，你们不必说了。李继禹同李大娘子通奸，事情已经明明白白：叔嫂通奸，这是辱没祖宗的丑事。”

“冤枉……”跪着一个三十上下的人叫了起来。“冤枉……”

“你还不服？”

“冤枉……”

“好，那就请天君问太上老君。天君的指甲浸到砚池里的硃砂里：如果指甲染了红的，就没有冤枉，如果有冤枉，天君的指甲就染着了黑色。”

李天君就闭着眼，把指甲放在硃砂里去。旁边的喇叭和铙钹吹打起来，到李天君从砚池里收回了手才停住。

呵，一点儿没冤枉：指甲是红的。

谢真人举着一个右手：

“没有冤枉：大家看见的。现在请天君判刑。”

又是吹打。李天君闭着眼，两个手尽动着：十条手指做出了许多花样。这么着过了两三分钟，突然张开眼睛，把一个什么东西在桌子上一拍，那些吹呀打的就陡地打住。

“李继禹，李大娘子，”李天君拚命要把声音提高，可是提不高，“刚才太上老君显灵对我降谕：李继禹同李大娘子叔嫂通奸，罪大恶极。应打男女各三百鞭，罚七百块现洋缴到天君府。如不愿受鞭刑折成三百块现洋。……”

“天君，我实在没有钱……”

“准你们先缴一百，其余每月缴一百，准你们展期缴的那笔钱要算利息的：每元月息三分。”

“天君我求你……”

钱叔和脸上闪了一下微笑，走了开去。他俯着脑袋瞧着自己的脚尖：鞋子上有了点灰，他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掸掉它。

忽然他想：这么一双脚还能在这么一个地方走多少次？世界变了样子，乡下老百姓都不识高低，连李天君也不相信起来。天君宫和天君府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变成什么学堂。钱叔和自己说不定有一天会……

"嗽！"他在嗓子里叫。

他加快了步子，还把肚子挺了起来。别灰心：事在人为。谁的命里总得有不顺遂的时候，得遭小人。唔，别怕，走去就是！

于是他走到了三妹房门口。

门关着，敲门。

"哪个？"

"我。"

"唔，老钱。你明天再来。"

她不开门。

钱叔和站着听了会儿：房里有叫人胀气的男人笑声。

"哼，娼妇！"户外的人拔腿就跑。

他觉得命里又多遭了一个小人。他想到成业恒那批小伙子，想到独眼龙，想到刚才的李天君，想到自己，想到乡下老百姓现在的嚣张。

"三妹房里的那个说不定是个共产党，"他胸部轻松了点儿。"自己真蠢，同一个共党吃醋！"

可是总还有点不舒服，象疖子医好了之后留下一个疤。

过了两个钟头在五太太房里和李天君他们谈着正经事的时候，这个疤还在逗得他难受着。

“五太太比三妹好多了，”他想。

五太太挨着李天君坐在床上，殷勤地问李天君要不要再烧一个烟泡。

李天君摇摇脑袋，就很有精神地和钱叔和谈着。

“你这句话是真的，很的确？”他问钱叔和。

那个在瞧着五太太的手发愣，李天君的话使他吓了一跳。

“唔？唔。呃，呃，”钱叔和把腰板伸直一下。“这是独眼龙说的：这里的军队要退，成业恒他们从省里要回来——仍旧是什么委员！他们还……”

“独眼龙是不是造谣的？”

“造谣？他造了这种谣没什么好处。”

“他或者是想向我们敲……敲……”李天君记得有句术语：骗钱叫做敲什么——下面一个字可想不起来。

“敲诈？——那他不会。现在他每个月拿我们一二百块花边，他同他那些徒弟倒是真的替我们出力。”

刘真人把一双腿子叠起来，右手在膝下一拍：

“先下手为强：我们到省里告成业恒他们是共产党！”

“唔。但是……但是……好的。不过要快。我去……我们马上……”

要把那批小伙子一网打尽才有安静的日子。他们得把全县的大好佬团成一气，联名告那批家伙。

几天来钱叔和尽忙着。几天来钱叔和的心很乱：“欢迎党

务整理委员成业恒王伯陶”的标语，打倒土豪劣绅的喊声，三妹房里那叫人胀气的男人笑声，全给捣成乱七八糟的一堆。还不知道自己命运怎么着哩。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这世界！

那批小伙子又得了天下，告到省里去的那些公事没回音。

“我们要想个更进一步的办法。成业恒他们又呈请省里要抓我们哩，听说。”

接着来的是更糟的日子：共产党打进了北乡，驻军去剿匪。城外常有枪声，算不了一回事。成业恒家里也给弄毁，成业恒的父亲没了下落。

成业恒跟着军队去剿过匪，可是对李天君他们也不放松：他常说现在他们有两大敌人。

“同志们，大家要努力剿灭共产党。但是土豪劣绅也要惩办。……共产党可以说是土豪劣绅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两大敌人：土豪劣绅，共产党！”

李天君和钱叔和他们可联合着全县的“大好佬”，不断地告到省里去：引了许多理由说成业恒他们是共产党。

到了要过旧历年的时候，省里派了路委员来查这件事。路委员在聚兴酒楼把成业恒和钱叔和双方的人都请去，说了这样的话：

“现在你们双方有点误会：这方面说那方面是土豪劣绅，那方面说这方面共产党。其实呢，你们双方都是为了国家，不过政见不同。钱先生刘先生他们为了地方上的事是很出力的。成同志一方面，还亲自跟军队去剿匪，这精神很可佩服。……如今共产党闹得这样凶，你们双方应当消除这种隔

阂，一致保卫这地方——不要被共产党蹂躏。对于无知乡民，尤其要注意他们不要被共产党利用。你们双方有了误会是很容易给共匪一个捣乱的机会的。……现在这样：不努力剿匪的，或者给共匪一个利用的机会的，那就是共产党。……如今兄弟代表省里请你们杯酒言欢，你们双方握起手来。来，敬祝各位一杯！……”

可是几个月一过去，县里传着一种谣言：成业恒王伯陶他们勾结共匪。

县党部的人又贴起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来。在三月十二日的纪念大会上、举行植树的时候，成业恒甚至于当着几千人说要枪毙土豪劣绅！

钱叔和于是又忙起来：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把那批小伙子一网打尽，不过要——

## 马上动手

刘真人和钱叔和一走进五太太房里就愣住了。

天君娘娘和五太太又在拼命。李天君拉不开她们，只咕噜着：

“象什么样子！象什么样子！”

五太太的辫子髻散了下来，一条不到一尺长的辫子斜在肩膀上。两绺假发掉在地下，给脚踹得全是灰。天君娘娘的髻给扯断了绳子，头发披到了肩上。她嘴里骂着：

“臭货！把天君迷住……把……把把……烂婊子！骚货！臭‘　’！”——末了这个字怕触犯出版法，作者不便写出来。

“你才是婊子，你偷到外面去了！烂婊子！烂……！”

钱叔和赶紧把踏进了房门的一条右腿收了回来。他瞧瞧刘真人。

那个可一点儿不着慌：叫了些老妈子和丫头来把天君娘娘拖走。

“娘娘，有话回头再说，娘娘！”刘真人也拉娘娘的膀子。

“好呀！连你也同这骚货打在一起来同我作对了！死没良心！……男人都没良心！……你同这臭婊子一定也有一手！……不要拖我！”娘娘使劲抽出右手劈！——给了刘真人一下耳刮子。

刘真人笑着：

“好好，我不是，我不是。……有话回头再说。娘娘，娘娘！”

“不要拉住我！”娘娘尖声叫，推开刘真人的手。“以后你不许碰我一下！……死没良心的！——同臭婊子联成一气对付我！我认识你了，你这……你这……”

十来只手拖开天君娘娘：她虽然有几手“国技”，可也对付不了。她拖了出去。她一路骂着。声音渐渐远去，渐渐远去。一直到听不见。

李天君透过一口气来，摸摸脸坐到太师椅上。五太太伏在他肩上哭。

“我这日子不好过，我这……我这日子……她……她她……我……她……我我……你要有个交代，你……”

她腮巴子破了：三条平行的红线。眼角上一块青。下巴上给撕破了一块皮口，头发里冒着热气：桂花油和抹桌布似的

味儿就充满着这屋子。

钱叔和佩服似地瞧着刘真人。刘真人瞧了五太太一眼，提高着嗓子对天君说：

“那件事情办好了。”

“唔。那是……”天君声音还发颤，把一排黄牙咬着下唇。

“县长那里五千。常营长那里一千五。常营长答应趁旅长没回来之前办好，不然旅长回来要干涉：旅长是赞成成业恒他们的。”

“这五千的一千五的都送去了么，都……”

“送去了。”

“他们什么时候动手去？……”

“马上。”

五太太等了老半天没人理她，老哭下去可没多大意思，她就走到梳妆台旁边，对着镜子理头发，叫丫头打洗脸水。

李天君嘘一口气，顺着这口气轻轻地送出一句话：

“弄掉了他们才有日子过。”

“当然，”钱叔和等到了机会马上插进来，“我们现在是大举反攻。”

他自己认为这句话很俏皮，再三地说着：“反攻，反攻，大举反攻。”他格格地笑起来。可是别人并没笑，他就挺直了腰板郑重地加一句：

“我们的确非大举反攻不可：有我们就不能有他们。”

李天君拿小指的长指甲掏了好一会鼻孔，把掏出的东西送到鼻孔跟前闻闻，然后用大拇指的指甲把那东西弹去：毕剥

毕剥毕剥!

“不过有一桩难处,”钱叔和瞧了刘真人一眼,卖弄地说。“凭空是不能够抓他们的。不过呢,不过这个……这是……这桩难处已有办法。”

他瞧着李天君,想等别人问他,可是别人在“已经有了办法”那么一句上放了心,想到了五太太和李天君娘娘的事上去。

“已经有了办法,”钱叔和大声地。“这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先抓个不相干的人来叫他供成业恒是共产党。……”

李天君醒过来似地——

“啊?”

刘真人把这办法叙述了一遍。接着钱叔和就说这办法是自己想出来的。

“我看是,非用这个办法不可。”

“不过……不过我……我……”李天君想了一想,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见,就没说下去。

于是他们安心地等着反攻胜利的消息。他们想现在独眼龙总已经动手了。

对的:动手了。独眼龙和两个保卫团的兵到史二家里。

“就是他!”

“六只手一把抓住史二。”

“独眼龙你做什么?!”史二叫。

“你是共产党!”

“我怎么是……”

“别说啦:我独眼龙什么都明白。他妈的你还赖!”

“独眼龙你同我无仇无怨，为什么冤枉我是……”

“我独眼龙不是要跟你开玩笑，你是共产党就得抓你，他妈的我独眼龙谁不知道是个好汉，好汉就得抓那些忘八儿子养的。朋友是朋友，可是你是共产党就得对你不起。”

“你为什么凭空来……”

“废话少说。走！”

“你……你你你……”

“走！”

史二给关在保卫团里。

“你为什么要去当共产党？”

“我不是的呀。我是……”

“我们晓得你的确是共产党。你招出来：成业恒王伯陶他们，县党部那批人，是不是你的同党？”

“都不是的。成委员是待我们很好的。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他们都很……”

“不招？”

问了几次还是不招。于是抽了两百皮鞭还押，史二脊背上屁股上都刻着一条条青的紫的，血沁到了衣裳上。他伏到地上躺着，抽抽咽咽哭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独眼龙来找史二，拼命地拍着胸脯：

“他妈的我独眼龙是讲义气的，我来救你，史二！”

那个象孩子似的哭着。

“别哭哇，史二！你依了我的话你就得没事，还有许多好处。我独眼龙要冤你就是忘八儿子养！史二，你依不依？”

“依什么？”

独眼龙笑一下，低声叫他在公堂上一口咬定成业恒他们是共产党。

“你依我的，伙计。这么着就没你的事，李天君还得给你五百块现洋。伙计，就这么办，行不行！你只要听我独眼龙的话，包你没错儿。”

“我怎么能够说成先生他们是共产党呢，冤枉好人。”

“不依？”

“我……”

“好，瞧着罢。”

第二次提审，老爷给史二一张纸，写着三十几个名字，头两个是成业恒，王伯陶。

“你只要招出来，就没你的事，而且还要……”

史二不招。

“踹杠子！”

杠子在史二膝踝弯里那么一压，史二尖叫了起来：

“啊唷！老爷，啊唷！老爷，老爷，啊唷！啊呀老爷、老爷！我我我……啊呀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史二昏了过去。

提审三次，踹杠子三次，史二依了独眼龙的话招了。可是将来他还得做证人，现在一下子不能放出来。每天吃的饭菜可怪好的。独眼龙送来了李天君的五百块钱：到史二手里的是三百五十块，那一百五独眼龙扣下了做回扣。

金县长找钱叔和商量：他觉得抓起三十几个人来准得引起地方上的反感。

“如果闹起事来……叔翁看如何？”

唔，这总得小心从事。

“只要把姓成的姓王的——他们两个是为首的：擒贼先擒王。……”

“今天马上去……”

钱叔和记起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是礼拜，恐怕捉不到。走漏了风声反而无从下手。”

“是的是的。”

“明天他们要做纪念周，明天上午……”

两个人会心地笑起来。钱叔和掏出那块折成长方形的手绢擦擦脸，一个劲儿要留县长吃便饭，拿出金县长上月送他的两瓶陈十年白兰地来款待金县长。”

金县长得意地想：别人到这儿当过县长的都发牢骚，认为李天君和那些绅士难对付。可是他跟他们混得挺好，这县长椅子坐得稳着。

“一个人做事总要看风转舵，”肚子里说：“明天替他们办好这件事，他们对我就更那个了，更……更……”——他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字：太把自己说低了也不好，太把自己抬高了也不好。金县长连对自说话都这么老到的。

找不到适当的字眼不要紧，总而言之事情是向好的一方面走：进行得怪顺利的，派去的几个保卫团的人，一到县党部就瞧见成业恒在做纪念周。

呵，全在这儿！可惜一下子不便抓那三十几个人，不然的话——哼，抓三百个也不难。

来的几个人在大礼堂门口喊：

## “成同志，县长有要紧事请你去！”

成业恒穿着一件蓝灰色的自由布棉袍：虽然是春天，雨那么一下，可还有点冷。他站在台上，手撑在桌沿上，慢慢地在说着：

“……今天的政治报告，这个……这个这个……分两部份：一部份是国内的，一部份是国外的。国内的这个这个……”

礼堂里闯进了四个保卫团的武装同志打断了他。

“什么事？”

“不晓得。县长说有紧急的公事要请成同志过去商量。”

全堂的人都瞧着那四个走进来的人。

“那么等我报告完了就来。”

“顶好请你马上就去，”陪笑着说，“县长很着急。大概总是很机密的急事。”

成业恒踌躇了会儿。

“好罢。”

他把政治报告的事托了一位同志，就走到自己的房里。

“王同志呢？”别人问。

“金县长也要找他么？”成业恒一面在床下找着什么。“他有点事到第二小学去了。”

“县长也请他。”

“请坐一会。让我穿好套鞋同你们去。……咦，我的套鞋呢？……老郑，老郑！把我的套鞋拿来，老郑！”

外面下着细雨，所谓毛毛雨。

四个保卫团的人低着脑袋跟成业恒走，有一个小声儿唱着：

“毛毛雨，下个不鸣停。微微风，吹个不鸣停。
哎哎哟……哎哟哎哟哎哎哟，一个儿龙东锵！”

“唱错了，”成业恒笑。

那几个也笑起来。可是那位唱的人不服：

“唱片里是这样唱的。”

“笑话！你是把……”

一阵风把雨丝扫到成业恒脸上，他赶紧一闭嘴就把话打住了。

风顶着雨伞，走着很费劲。成业恒的棉袍下半截全是湿的，还沾着许多泥浆。

“啾，这天气真讨厌……县长叫我什么事，是不是省里有电报来？”

“不晓得。见到了县长就会……”

“那自然。还用你说。……多半是省里有电报。”

完全不是。

金县长见到成业恒第一句话就——

“你是共产党吧。”

那个大笑：

“你这句话就象刚才那位同志唱的毛毛雨一样。……要你才是共产党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金县长把脸一绷：

“成同志，我不是同你讲笑话。许多人告你说你是共产党，而且还有……”

“什么?!”他叫。

“还有一个共产党供出了你。”

“笑话，我是共产党……好好地在那里做纪念周给你打断，同我说这么一句话!”

“人家招你总是真的。”

“这真太滑稽！我亲自办了胡澄谢有才他们，我亲自去剿了匪，我跟共产党是死对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倒说我是共产党!”

两个人的话愈说愈别扭。金县长表示了点儿抱歉的意思：既然有人告，还有共产党招了出来，总得查一查。成业恒坚持着说非放他回去不可。

“你简直是软禁我，那还行！你县长有权拘捕我么！你先到省里取消我党部委员资格再抓我不迟!”

可是不放他走。到十一点钟左右，连王伯陶也给抓来拘禁着了。

成业恒知道是史二供的，从看守人那儿知道独眼龙常来找史二，他想到了是怎么回事。史二给抓来坐班房的事他现在才听说。可是史二干么要胡说八道地乱供？想到史二，想到独眼龙，他感到心脏什么地方一阵酸疼。

雨一直没停过。天上厚厚的云，象一口铁锅嵌在脑袋上似的叫人气闷，他坐在桌边，手托着下巴，瞧这间屋子。房门外两个看守的兵在交互着打呵欠。

屋檐滴着水，很匀称地，一声一声，听来比没有声音还寂

窦。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他反对土豪劣绅，可是那年农民协会把他家的仓库封了起来。家给共产党毁了，父亲没了下落。他对共产党报仇：抓共产党，亲自杀共产党。可是今天给当做共产党软禁在这儿！

他想到这回有没有危险。他打了个寒噤。

“呃，镇静。”

于是他静静地听着雨声：偶然给风一刮，雨就沙的一阵响。他觉得那些雨丝和黑云把他的嘴呀鼻孔的都塞住了，透不过气来。他行着深呼吸，他鼻尖子发着酸。他想到他的命运和这天气一样难受。

我要找点书报看，可是没有。纸上印着字的东西只有墙上那份日历：他发现了一个宝贝似地瞧着它，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

“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大，十九日，星期一。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大，十九日，星期一。”

他翻开那张日子瞧纸的反面：他希望那反面写着了几句话——一个笑话，或者是什么常识，或者有几句格言。可是反面是一页白纸。

轻轻地呼了口气，他又返复地念：

“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大，十九日……吃了两种敌人的亏……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大……星期一”

从这么一天起他坐了班房。

许多人跑到旅部里和县政府里去要求释放成王两个委

员，象那些商民协会学生会什么的那些团体，都贴着标语，喊着口号，拿着小旗子去请愿。县政府严厉地告诉他们：袒护共产党也是有罪的。钱叔和他们也去请愿，给用茶点招待着，请他们尽量举出成业恒他们反动的证据来。墙上同时贴着“枪毙成业恒”和“拥护成业恒”的标语。

可是没有用：成业恒和王伯陶给解到了省里。

成业恒就这么着坐了两年班房。

得了，这故事到这里可以

## 告一个结束

“就是这样，我冤冤枉枉地坐了两年班房，”成业恒说。

“李天君呢？”我问。

“那位天君还在凤凰山，不过没有从前阔气了：相信他的人没有从前那么多。……天君，呵！……你叫做天翼，同天君是‘天’字排行哩。”

大家笑了一笑。

成业恒喝了一大口酒，又说了下去：

“后来那旅长回来了，听说把那位拿了一千五百块钱的营长处罚了一顿。……史二后来死在牢里，真可怜。我倒不怪他：他是给逼得没办法，在看守所里他向我们哭过好几回。他老婆听见他死在牢里，她去投了河。……只有独眼龙我永远记得他！”

他眼睛瞧着窗外，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自言自语地：

“总而言之是我自己倒霉：共产党说我是土豪劣绅。土豪

劣绅说我是共产党。我吃尽了亏。做人真是麻烦！……土豪劣绅真厉害，呵！……家就没有了家，自己还坐了两年牢。我现在还是不能回我们县里去，一回去他们就会……唔，在这里还不晓得找不找得到一个饭碗哩。……呃，妈的，不管它！还是吃酒！天翼，你吃一杯么？喂，老羊，我同你干一杯！”

停会儿他放低着声音：

“那年李天君他们要送我的那笔钱我没受，今天想起来真是懊悔哩。要不然生活总解决了，是不是。……呃呃，吃酒呀，吃呀！……今朝有酒今朝醉；把这一瓶吃完它！”

原连载于1933年9月1日、10月1日《文学》月刊第1卷第3号、第4号

# 脊背与奶子

## 一

镇上的人大家都谈着一个新闻：任三嫂在庄溪。

“是不是她野老公那里？”

“唔。还生了一个女儿哩，”低声说。仿佛一说得大点儿就造了口孽似的。可是在他丈把远以内的也还听得见。

“她给任三生的那个儿子怕也是野种吧。”

大家对这问话的小伙子瞧了一眼，又说到这消息是该秘密的。

“喂，莫走了风。任三家里打算捉她回来。”

“长太爷不晓得要怎样发脾气哩：族里出了这样……这样……呃，这样那个的女人，呃？”

那个小伙子就把下嘴唇往外攒了一下：

“哼！”

“长太爷是，”装着很知道的劲儿，“他是……他很……”

有几片嘴唇扁了一扁，嘴角往下弯着。一些话就给关在了嘴唇里面。只得用鼻孔——

“唔，唔。”

大家就回去等着：有戏看。你瞧着，长太爷准得有一手。

长太爷真在打算着一手。

“哼！……”

过了会儿：

“唔。……”

你要是和长太爷一混熟，你就得知道他现在正生着气，也在打着主意。

他左腿叠在右腿上。右手的小指忙着剔牙齿。脸上象涂着蜡，一线阳光斜到他右边腮巴上，颧骨那儿就象个玻璃瓶似的放亮。

这件事到了他长太爷手上！

叠着的腿子一上一下地抖了起来，大襟上沾着一片瓜子壳就簸动得象大洋里的小划子。

真不懂任三嫂跟上了庄溪那兔崽子有什么鸟好处。他想着这件事。顶好把那个兔崽子也诊他一诊，给他点儿王法。可是别人姓刘，他长太爷可管不着。

右手剔牙剔得更起劲，仿佛要给自己的牙齿一点儿王法什么似的。自己听得见指甲割着牙齿响——戛，戛。唾沫沿着手心流下来。

“哼！”

听说庄溪那野老公不过是个田夸老。可真怪，任三嫂可跟上了这么个家伙。可是也许那姓刘的有点什么长处，一些骚货特别喜欢的。

腿子抖动得几乎跳起来。那片瓜子壳在大襟上站不住，

给弄得东奔西奔的，一个不留神就给摔到了地下。

任三嫂一找回来了准得打烂她的脊背肉。……

你说他又得"哼"了吧——他生了气？

不。

倒是——他全身软了一下。

任三嫂那身肉可经不起打。她那身肉——其实说"肉"是错了的，应当说是芡实粉，再不然就是没有蒸透的蒸鸡蛋：手指点一点就得破似的。

长太爷嘘了口气。任三嫂那身肉真可禁不起打，单止她的腮巴子——

她的腮巴子是怎么个劲儿，长太爷那只剔着牙的右手顶明白：它扭过它。

"脸子一天到晚日晒雨淋的，还这么嫩，别的地方不知道要怎样嫩法哩。"

可是任三嫂并不因为长太爷赞美她她就高兴。她有点别扭劲。她把那双漆黑的眼瞪着，叫了起来：

"做什么？"

"不要假正经，晓得吧。……任三吃你不住我是知道的，他是不是很……"

那只留着长指甲的右手又对她突出奶子的胸部伸了过去，可给任三嫂一手打开了。

"青天白日里你调戏人……真不要脸……"

"青天白日调戏不得，晚上就好来那个……任三你是不过劲的，唔。我同你……"

"滚，滚！"

“为什么要这样凶?”长太爷差点没给她推倒。

“死不要脸的! 老不死的! 亏你还是族绅——任家族上真倒尽了楣!……”

长太爷可就有点儿不高兴了:

“说什么!”

“你不要仗着你是个族绅,你不要……”

“你再说,你再说!”抢一步上去。

瞧瞧四面。

没有人。只有赵老八家里那条花狗沿河岸跑着,把泥地上印着一路的梅花印。狗是不会说话的。

他打算一把抱住她。他想在那两片活动着的嘴唇上咬一口。他得把她吃下去:单止那两块红红的腮巴子就够多好吃,不说别的。他眼睛涂上了千把根红丝,额上的青筋突出来两分高。

可是任三嫂跳开了。

“畜生! 老狗! 强盗! 杂种! 痞子! 任剥皮……”

这一大串叽叽刮刮的话他并没听见。

“好嫂子。你不要太……太……你不要那个。……你要什么有什么,你依了我,唔,唔,你依了我……”

“滚你娘的臭蛋! 死不要脸的老畜生! ……——还是族绅,还要管地方上的事! ——死不要脸的……”

长太爷这回动了火。

“你不要太得意! ……不识抬举的家伙,我好意要抬举……要……要要要……”

“哪个认得你这臭瘟蛋! ……仗着有钱有势,大太阳底下

调戏人！……”

“你再说！”

“怕你！……你这畜生，任剥皮，瘟家伙！”

“哼！”长太爷手指有点打颤。“哼，哼！你小心！你！”

“怕你什么：我随便告诉哪个，族绅调戏人。”

“这瘟女人真厉害！”

生气管生气，任三嫂那身子——单只是腮巴子，就简直是芡实粉，是没蒸透的蒸鸡蛋，这可是真的。她那双眼珠会飞，会说话。那两片弯得怪匀称的嘴唇一动，马上就露出一排发光的牙齿来——整整齐齐地站着。

这么两片嘴唇，今天骂了他。

女人的骂和男人的不同。唔，骂几句没屁关系。就是给她用那对棉花似的手打几拳都不在乎，只要她肯那个。

“唔唔。”

长太爷在打主意。

他可不能威胁她：弄得不好她真去对别人说长太爷调戏她，可不大好。他不能太性急：女人的心眼儿他挺知道——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巴里说的又是一回事。你瞧瞧四姐，不是么，到头来还是跟上了他。女人总是女人，任三嫂总不会老是那么……

得，就这么着。第二天太阳快下山，长太爷拿着一个玉圈子到河边上找着任三嫂。

“喂，喂。”

没理他。

“是不是生了气？”他笑。“还是那么假正经？……喂，你

看看。”

别人一个劲儿淘着米，脑袋也不回一回。

“哈，怎的——不回过——脸儿来——”调着腔，扭扭脑袋，擎着玉圈子的手在紫灰色的空气里画了个圈。

不成，他妈的。

“哼！”他说。

可是不能就这么丢了手。他那只扭过她脸子的右手在——痒不象痒，麻不象麻的。一扭，那片腮巴子就扭成白色，手一放，才慢慢地回到红色。这么一张脸子他可不能就丢了手。

可是主意还没打定，任三嫂可逃到了野老公那儿。

“哼，这骚货太不识抬举！要是找到了她，总要结结实实给她一顿……”

这回可就——哼，她原来在庄溪。她骂过他。她不依他。她跟上庄溪那姓刘的小子。好，你瞧着！

祥大娘子来告诉长太爷她儿媳的下落。

“你老人家看怎么个办法……”她什么都得和长太爷商量，不仅因为他是族绅，他还对任三好：任三借了他的那笔钱一直没还他。

“抓她回来！”长太爷拍一下桌子，把手心都拍红了。淫奔！“——任族上的面子扫尽了！抓她回来，我给她一点家教！……”

“我先到她娘家去告诉一下，你老人家看是……？”

## 二

任三嫂给抓了回来。抓个把女人是怪轻松的事，而且这儿到庄溪去也很近，不过四十来里路。

怎么样个抓法我可不大明白。读者诸君要是想知道一下，那我得请你上得意楼茶店，听一听缪白眼老板的叙述。

“祥大娘子到长太爷那里请了示，就去找福来七娘……”

“福来七娘？”

“任三嫂的亲生娘呀，”缪白眼象怪这问话问得不懂事似地对那个把斜视眼一瞪。可是视线斜到了一个黄胡子脸上。黄胡子就赶快表示懂事的样子说：

“任三嫂是应福来的女儿呀。”

“对啦，应福来的女，”缪白眼接了下去。“祥大娘子自然要同应家的人商量一下的。……长太爷说要抓来办，福来七娘拗得他过？女儿跟上了野老公，应家里也没面子。好，办！哪个叫她做出这些丑事来！……”

“任三嫂还认得几个字哩。”

“怎么，认得字就不偷人么？越是女学生越会偷！……长太爷说的要整顿整顿风气，不要再有人做出这种混帐事来。……”

缪白眼来了劲，卷起袖子，站了起来。他瞧了瞧大家的脸，看别人可是在注意地听他。

“哼，他们就到庄溪去：一个任三，一个祥大娘子，一个应福来，一个福来七娘，还有那个男子。……”

他打着手势往下说。他象亲眼瞧见了的。他说他们带着绳子什么的找到庄溪那个野老公家里。野老公是个田夸老。任三嫂正在那里煮饭。

福来七娘先进去。

野老公一瞧见她来就着了慌，红着脸子来招呼丈母娘。可是丈母娘劈口就骂那位野女婿。

其余的人躲在门外。约好了的：一等福来七娘大声说话，他们就拥了进去，把任三嫂一把抓住——

拳头。绳子。

"你这死娼妇，今天要办死你！……捆回去！"

任三嫂腮巴子上泛了白色，可是没有怕的劲儿。

"我死不要紧，宜妹子一没奶吃就活不了。"

她还生了个女儿哩。

"好，小孩子也带走罢。"

这么着就七手八脚把她抓了回来。

"捆猪样的就捆回来了。"缪白眼翻一下眼珠子，结束了他的故事。

"如今祥大娘子在敦太公的香火堂里请酒哩。"

请酒是请族绅，请任三家里的亲房，请福来两个。

可是得意楼里谈着这些话的时候，香火堂里已经散了酒席。

"任三还是舍不得那个女人，"缪白眼加一句。"他还是要她。"

"怎么的？"

怎么的，他们不知道这是长太爷的主意，长太爷只是想

要惩办任三嫂的不识抬举，可不愿任三把她赶出去。

“唔，不能赶她出去，”长太爷剔着牙，在喉管里说着。把她放在这儿，她总得有一天要识抬举的。

长太爷把任三叫了来问他。

“这女人你还要不要？”

可是不等回答就又：

“还是办她一顿叫她以后上规矩好了，唔。你看如何，唔，至于……至于……如果赶她出去，则又……则恐怕……一赶她出去，她在外面的丑事……说起来总是任家的媳妇。……家丑不可外扬，办她一顿叫她改过就是了，懂不懂，唔？”

任三楞了会儿。他得相信长太爷：长太爷待他好，还借过一百四十块钱给他。

“怎样，唔？”长太爷把一双细长的眼睛钉着任三。“如果赶走，将来闹出大笑话，更要败坏任家族上的家声。你能答应，我不能答应！”

“是。”

“好了，就这样。”

办总得办一办：他们在香火堂里吃了饭，开始审问。

许多眼睛都钉着长太爷。长太爷和长房里的二老爷嘴挨着耳朵说了会儿，就和福来夫妇让起位子来。

## 三

排列着祖宗牌位的神龛子都给打开了门：让那些写着金字的老祖宗们瞧瞧这次的事件。桌子上摆着一个茶盘，放着

一片红绸子，稍微有点儿风一刮，红绸子就不安地一动。桌子下面堆着些锁链，绳子筋条①。

长太爷坐在靠着桌边的椅子上，好几次想要拿右手去剔牙却给制住了。他扬起一双细长的眼睛瞧瞧旁边坐着的二老爷，又瞧瞧板凳上的福来夫妇，他把自己的腰挺了一挺。

把眼睛向对面扫过去：一排任三家的亲房，凹凹凸凸地列着各色的脸子。门边斜着一张板凳——祥大娘子和任三对长太爷他们作了个揖就一屁股坐上去。再把眼珠子溜过去——

一堆茨实粉，一堆没蒸透的蒸鸡蛋，那不识抬举的家伙！

她站在祥大娘子的后面，地上倒映着个模糊的影子：转一个弯拖到墙上。

长太爷瞧瞧她，又瞧瞧别人。过一会又瞧到她。他的眼睛不知要放到什么地方好。不知不觉他的右手慢慢地要伸到嘴里去，可是一下子意识到什么，马上把一双手筒在袖子里关着，怕它不听话又去剔牙。

大家也把眼睛偷偷地往任三嫂身上溜，看着她是怎么个劲儿。一些亲房里面的男人更是溜得挺起劲，可是又怕长太爷瞧见了会骂人。可是长太爷已经明白，对他们结结实实瞪了几眼——

"哼，不知廉耻的家伙！"肚子里说。

任三嫂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咬着嘴唇。她脸色发白。她比两年以前瘦了点儿，可是瞧来还是怪丰满的。她眼盯着地上。她仿佛什么都已经决定了似的，一点不怕。

---

① 原注：这是四五根竹梢，用绳扎成一把的一种刑具。竹节当然不削去，因为这么样打起来方过劲。

祥大娘子在数说着任三嫂的罪状。她用了许多重复的句子，一直说到把任三嫂抓回来。她要请族人当了祖宗的面公断。

大家的眼睛转到了长太爷的脸上，只是任三嫂的眼珠子没动。

“舍下祥大娘子已经说了个明白，”长太爷带了七成鼻音，“唔，亲家如今也在这里，只看……只要是……如今看你们应府上主不主张办，是不是要……”

“她做出这种事来自然应当办，我不纵容女儿，这是……”

“唔，”长太爷咬一咬牙。“你们应府上也是明白人，你们不纵……我来问她自己。我来……”

长太爷就把那双细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任三嫂，你出来！……你自己有什么话说？”

不言语。什么都哑着。

“怎样，唔？”

沉默。

“说呀！”

过会：

“叫你自己说呀！”

“我没有什么说的！”她动也不动一动地说了一句，叫大家都吓一跳。

“哼，你不说我们也明白！”长太爷尖着声音。“大家自然很明白，唔。应府上……我们也领到了应府上的……亲家太太的话。……我们商量一下……”

长太爷和二老爷嘴挨着耳朵叽咕了会儿。

谁都正正经经坐着，连呼吸也不敢叫它大声点儿。他们瞧着长太爷和二老爷那两个挤在一块儿的脑袋：长太爷的脑袋在读诗似的画着圈子，画呀画地就离开了那一只脑袋，移到桌子边了。

“这桩事情大家都很明白，”长太爷两只手抽出了袖筒，挺着腰板子。“唔，这种事情是丢我们先人的丑……我一定要整顿整顿这风气，给那些相信邪说的无耻之徒看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桩都不讲了，这不了得……！淫奔——万恶淫为首，今天这万恶之首的……这万恶的……今天这……这这这……还了得，丢尽任家族上的脸！……非严办不可！……跪下！”这里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那放着红绸的茶盘就一跳。“任三，剥了她衣服。打一百！……”

长太爷瞧着任三脱她的衣裤：她那野老公这么给她脱衣裤，抱她在手里的！长太爷颧骨发了青。……要是任三一不留神，把她里衣裤也脱下来了可怎么办？那可……唔唔，呃呃，哼哼。

可是这当然不会。虽然大家都想看看任三嫂光着屁股是怎么个神情，可是大家都知道廉耻，知道这是要伤不少的风化的。

于是她全身留着一身白大布小褂裤。奶子高高地突出：隔了一层衣，可是还瞧得出奶嘴子在什么地方。这对奶子给那田夸老的野老公摸了多少次呀，妈的。任三剥下她的夹袄，还听见一声洋钱响：这是野老公给她的三块花边，她被抓的时候给匆匆忙忙塞在她手里的。她玉圈子不要，要花边，哼！

她对上面跪着。福来七娘和祥大娘子拖住她的手。

任三对手心吐口唾沫，拿起筋条。

“这娼妇！”

哗！——一下抽在她脊背上。

接着第二下。任三咬着牙。手臂上突出隆起的肌肉。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筋条加速地运动起来：哗，哗，哗，哗，哗……

筋条的梢头飞了开去，只剩下结实的粗枝子。

任三嫂那蒸鸡蛋似的脊背肉变成了怎么个样子是瞧不见的：隔着一层大布衣。看看筋条的劲儿，任三的发火，听听哗哗的响，可以想象得到她脊背肉的变化。哗一下，就在白白的皮肉上突起一条紫红色疙瘩。再几下，疙瘩破了皮，血沁出了白大布衣。

她不叫，也不哭。她紧紧地咬着牙，紧得几乎把牙咬碎。她并没挣扎，可是一筋条下来，就无意地把身子让一让——当然是毫不相关，她的两只手给拉住，身子的左右是自由不了的。她闭着眼熬住。在眼角上挤出了一粒泪颗子。每逢任三一举起筋条，她并不望他下来得轻些，只是希望别打在打破了的肉上。不过这可说不定的，总之别人是对着脊背打：在完整的皮肉上抽出疙瘩，在疙瘩上抽出血。在打烂了的红肉上面，深深地烙着竹节的印记。

白色大布衣上糊着红色的血。青色的筋条上也涂着一段儿红。

哗，哗，哗，哗，哗。

一百。

任三喘着气，拿袖子在额头揩着汗。

长太爷的腮巴子在抽动着。

“好，你以后还到不到庄溪去？”他声调有点不自然。大家瞧任三嫂。任三嫂短促地呼吸着，闭着眼。

“问你呀，”福来七娘对着女儿。

“你以后要是能改过自新……”长太爷镇静地说。

没答。

“问你怎么不开口！”

“说呀，说呀，”福来七娘颤着声音。“长太爷问你还到不到……”

“我……我……”

全世界都哑着，静静地等着她下面的话。

“我……我……”呼吸促得说不出。

“你怎样？”

“庄溪我还是……我是……我要去的……”

虽然她说得那么小声儿的，可是比一声地雷还惊人。大家彼此瞧瞧，睁大了眼，张大着嘴，仿佛有个什么有力的东西打得他们发晕。

长太爷额上的青筋瞧着瞧着高起来，脸发青。哼，这娼妇！——就只让庄溪那田夸老把她搂在手里！她不识抬举。他丢了面子。他把桌子拼命地一拍，把全肚子里的气都叫了出来：

“再重打！——结实打！”

筋条又在血肉模糊的烂脊背上抽了上去。

她的头往下垂，身子抽着痉。嘴里吐白沫。

“她晕了！”

忙着给她喷冷水。

“醒过来再打!”长太爷叫。

衣上裤上全是血。福来七娘手发抖,眼泪涌出了泪腺。

“再问你:还到不到庄溪去?”

又回答长太爷一个沉默。

福来七娘的眼泪洗着腮巴子。

“你就说一声不去罢,亲孩子,你就说一声……”

任三嫂仰起满是眼泪的脸瞧着娘。

“不怕……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去……我要……”

长太爷的肺脏差点儿没给爆破,他嘎着嗓子咆哮:

“再打!”

任三嫂又晕了一次。可是她不肯说不到庄溪去。她熬着疼,让自己全身流着血,只是不肯说那句话。她希望任家的人没办法,赶她走。这长太爷很明白,他只是气,可不说撵她出去。哼,这么迷着那田夸老,总得打醒她!

“还是要到庄溪去?”他溅着唾沫星子。“再打!——非打得她回心转意……”

她全身没有一片完整的肉。那身小褂裤成了红的。打六次晕六次,香火堂上的人许多闭着眼不敢瞧,有几个偷偷地揩着眼泪。应福来把手捧着脸。福来七娘抽咽起来。祥大娘子眨着泪眼,摇着手。任三手打颤,连筋条都抓不住了。

“怎样?”长太爷的声音不象是长太爷的声音。

她眼睛张开了小半。她全身发麻,不住地抽着痉。

“怎样也要去……我……我……”

长太爷恨不得把一切都毁掉,他跳着,捶着桌子。

“再打再打！”他喘着气叫。“再打！……任三，打！……怎么，我叫你打呀！”

任三右手提着筋条只是发抖。

“打呀！”长太爷拍一下桌子。

福来七娘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把身子一倒就跪在长太爷跟前。

“我讨个保，我……这孩子……这孩子很……”

二老爷也出来说：看样子不能再打了，还是……

“那么关起来！”长太爷说。

大家都嘘了口气。

## 四

田野里的树叶全落了。山成了焦黄大土堆。风刮到身上冷了起来。

两个月里，长太爷对任三嫂怪注意的，一瞧见任三就问：

“三嫂怎样？”

“听话倒还听话，只是不开口。”

“唔，要提防她逃呀。”

“是。不过看样子不会逃。”

“她那野孩子呢？”

“丈母娘把她送回庄溪她爷那里去了。”

任三嫂对什么人也不开口。长太爷有几次在河边上瞧见她淘米洗菜，不好对她说话。说不定她还恨着他哩。可是她到野老公那儿去是该打的。

“唔，慢慢来：欲速则不达。”

她不会欢喜任三。他简直是个草包，那任三。只要她渐渐忘了那野老公，什么都得有转机的。

过了那么上十天，真有了转机。可不是象长太爷希望着的转机。

她突然开了口。她象从前一样有说有笑，跳跳蹦蹦的。对祥大娘子特别会巴结。她而且还搽水粉，每天把髻梳得光光烫烫，任三一闲下来，她就偎着他，扭扭他的大腿，到他耳朵边小声儿说话——谁知道她说了些什么！总而言之，她说了就对他斜着一双眼，格格格地笑着。任三就——

“这骚货！”笑嘻嘻地低声骂她一句。

可是祥大娘子很不放心：这么一下子改了样子，总得有点别扭。一等任三他们俩上了床，她就把房门锁了起来。

这消息给长太爷老大不高兴。

“任三倒偏生有艳福，这脓包，这蠢猪，哼！……一朵鲜花插在牛屎堆上！……”

任三嫂象以前一样那么孩子气，跟人有说有笑了。慢慢和她谈上劲，她许会识抬举的。

长太爷眯着眼笑，把那个玉圈子套到手上。不过——

“不过她喜欢花边，唔。”

太阳快要沉下去，长太爷带了五块花边踱到那河边上。

任三嫂淘完了米往家里走。

“忙呀，”他说。

“哦，长太爷。”她笑。

他向她走近一步，她可没避开。可是他想不出一句话来。

他想：应当庄重一点呢，还是应当随便一点？他愣了会儿，结里结巴地说：

“如今……现在他……唔，如今……唔，任三如今在家里么？”

“你老人家要找他，是不是？”

“并不找他，唔，并不找他。……呃，不要找他。没什么事……呃，我问你：你……”

那个笑着瞧着他。他想扭她一把。可是该说些什么呀？

“你……你要不要花边？”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小声儿地。

任三嫂一媚笑，低下着脑袋。接着她把嘴堵得高高的：

“任三晓得了又会要打我……”

长太爷希望能够一把抱住她，抱她回去那个：搂着她，轻轻咬着她，抚摸着她。任三敢打？

“怕他？——有我！你……”

他向她跨进一步。他手搭在她肩上，一把一把扭着，从肩膀一直扭到手臂上。她让他扭，这是他生平第二次扭到她的肉。这回扭着她的是左手。右手抽不出空儿来哩：右手拿着五块花边。

于是这五块花边送了过去。……

不。他觉得五块这数目似乎太……唔，他就丢两块在自己荷包里，把三块送过去给她。

她又是一笑，可不接。嫌少么？

不。她两只手都提着篮子呀。

长太爷把那三块花边塞到她衣袋里去。经过她的胸脯，就在她奶子上捏了一把。这是第三次扭她的肉。这回可又是

右手。

“呃，正经些，”她瞟他一眼。“人看见！”

他格格地笑起来，露出一行歪歪倒倒的牙齿。犬齿上粘着一块酱色的什么东西，大概他吃过晚点之后还没剔过牙。

“不要怕任三，他是个脓包！……我自然要想法子。……我们……”

“过几天我来回长太爷的话。”

一跨腿就跑了。

“唔，”长太爷微笑着，把脑袋画了几个圈。“唔唔，唔唔。”

可是今天不能那个。

“嘿，恨天不与人行方便！”

瞧瞧天，真的象在恨它似的。

天是一抹桔黄色的天，缀着些破碎的云块。

## 五

长太爷一面剔着牙，一面和一个人说着话。那人不住地眨着那双斜视眼，似乎怕长太爷的唾沫星子溅到他眼里去。读者诸君认识那人的：唔，缪白眼。

“你去对任三说，他那笔钱月底一定要还，唔，还个对开。你去说，唔，我这笔账不能再展期了，他已经……他已经……”

右手又伸进了嘴，话就给打断了。

缪白眼一直瞧着长太爷。

“他已经欠了半年多，”手一抽出了嘴马上就往下说，“唔，三月半，三四五六七八九，唔，半年多。两次展期。这回你去对他说，我自己要用钱，唔，我不能……你听着呀！”

“我听着的，”那个眼睛一动也不敢动地。

“听着的！——我对你说话，你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我是看着你老人家的呀。”

“唔。那么听懂了吧。”

“不过我看任三还是还不出的。”

长太爷踌躇了会儿：那句话要不要对他说？长太爷知道任三还不了账。可是正要他还不起，这笔账可以拿人来作抵。长太爷始终没机会和任三嫂……

缪白眼笑着，到长太爷耳朵边捣了句鬼：

“我叫他把任三嫂抵给你老人家，等到他还这笔……”

那个一惊，嘴里可骂着：

“放屁。这成何体统！”

“叫任三嫂在上房里伺候伺候……”

“我不管你对他怎样说，总而言之这笔账我要收……”

“任三还不起就叫他把任三嫂来押着，你老人家看……他自然是还不起的。把任三嫂……”

闭了会儿嘴，长太爷就象不答允又象答允了似地——

“唔？唔，唔唔。”

缪白眼走的时候长太爷又叫住他：

“你不许在外面瞎说我的什么话，懂吧。你要是……你如果说了什么，你的店别想开得成！……”

“哪里……自然……”那个陪着笑。“我是你老人家一手

提拔的，你老人家待我比亲生爷还好。……我报恩……你老人家问问人家就晓得我是……你老人家叫我死都可以的。”

“唔，我自然相信你。……你出了力我自然晓得。”

可是任三听了缪白眼的话很着急。

“那什么都完了！”——任三还不起这笔账。

缪白眼笑一下：

“其实法子多得很哩。”

“再加两分息……”

“不是那回事。长太爷是一定要收回这笔账的，”缪白眼装了个鬼脸。他知道长太爷的心事。这回他要是办成了，长太爷准得更看得起他。

“我自己去求求长太爷……”

“那不行，”缪白眼张大了眼，“长太爷的脾气你是晓得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这笔账是我做的中人，你不要给我苦吃……”

任三真是个脓包。他简直要哭了出来。

“这怎么办呢？”

“拿一个东西去作抵呀，”缪白眼瞧着任三。

“你看看我可有半件值钱的东西？”

“人也一样呀，董举人不是……？”

董四太爷拿人家的媳妇抵过账的。

任三透了口气：人有的是！把任三嫂去押给别人真算不了一回什么。可是——

“长太爷肯么？”

“蠢猪！”缪白眼在肚子里骂。嘴里说着：“去求求情。”

“你陪我去。”

“唔，也可以。你约个日子：哪天去？”

## 六

镇上又传着一个消息：

庄溪来了一个叫化子，带了一张纸条给任三嫂。任三嫂认识字的。她也写了个条子给那叫化带回去。

“她还给了那叫化两块钱哩。”

祥大娘子一发觉这件事，那叫化可已经跑得远了。

这消息叫两个人着急。

长太爷还没上手，不能让她逃去。他给过她三块花边。他望她慢慢儿回心转意。可是她拿了他的花边给那叫化去和野老公通消息，妈的！

“哼！”

可是别着慌。任三嫂总是个女人，不会和焦四姐两样。只要到了手里不怕她不识抬举。只要别给她逃了。

任三想着长太爷那笔账。老婆一逃，到月底还不了这笔钱他只好上吊。老婆就是那笔钱，可不能让她跑掉。他得依了缪白眼的，赶快去求长太爷，押个人来抵账：借据一销毁，她跑了可就不关他的事。

赶快去求长太爷呀，他妈的，赶快呀。

“你老人家那笔账……”

他就这么着在长太爷面前吞吞吐吐说了起来。他老瞟过眼睛去瞧瞧他旁边的缪白眼。缪白眼对他装装鬼脸，似乎——

“说呀，说呀。”

愣了好会儿，他才结里结巴吐出了他那主意。

“……叫她来……叫她伺候……在上房里她可以……”

“放屁！”长太爷绷着脸。“我要她伺候什么！……成何体统！……她是淫奔之妇，她……她她……伺候！……真是荒谬不经！……这笔账我无论如何要收回的，唔，你早早准备……！”

任三全身给掉在冰窖里。缪白眼不是说长太爷一定会肯的么。他只希望一面交人，一面毁了借据。

任三嫂是芡实粉，是蒸鸡蛋，不错。可是长太爷把芡实粉蒸鸡蛋一捞到手，就丢这一百四的一笔账，可不上算。他只要拿任三嫂来展展期。还有，任三嫂一押到自己家里来，地方上可就得有闲话。

长太爷剔着牙，让对面那家伙去苦着脸。

“展到年底。加你老人家三分息。”

“不行！”——走进了后房。他不能和任三谈个明白。他对缪白眼丢了一下眼色。

“怎么办呢？”任三拖着缪白眼。

“我给你去说说，”一转身跟长太爷进去。

任三在冰窖里愣了七八分钟，缪白眼跳了出来。

“好了好了，”缪白眼拖任三走。

“怎样？”

“出去说。”

任三快活得腿子发软。

“长太爷答允了么？”

“这样的——”缪白眼轻轻说。他电扇似地眨着眼睛，伸出一个食指打手势。他叫任三随便一点，让任三嫂伺候长太爷。可是要任三嫂还是住在自己家里。长太爷一要她伺候，就来告诉她，伺候完了还不是回来。

“你可不能对人说出半个字，一说你就没命！”

“自然不说，”任三很快地答。“那笔账呢？”

“展到明年端午，不要你再加息——本来是四分息还是四分息。……不过你对什么人也不许提起。”

“自然自然。”

当天晚上就叫任三嫂去伺候。任三嫂和长太爷很有点儿什么：在河边上给他捏过奶子，还拿过他三只花边。她很识抬举，只要任三肯。

“唔唔，”长太爷忍不住笑。

这晚上她得到长太爷家里来。搂着，扭着，咬着，怎么着也可以。长太爷叫任三送她到孝子桥，长太爷自己到孝子桥去接。没人伴着她走怕她逃。叫别人伴着怕漏了风。叫缪白眼伴着呢——他妈的这白眼靠不住，给他揩了点儿油去可不是劲儿。

东边挂出了大半个月亮，象一瓣桔子。长太爷在孝子桥边踱着。突出的颧骨在月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他觉得一切的景物都可爱起来，那些干枯的瘦树仿佛很苗条。前面那灰白色的山似乎在对他笑。坟堆象任三嫂的奶子。

“唔，奶子……”

不过这可有点儿不大对，坟堆是硬的。

他望西瞧瞧：还没来。

任三嫂可还怨不怨他？——“任三晓得了又会要打我，”嘴那么一堵，妈的。她只怨任三。她给他扭。她对他那么一笑。她只是怕任三。可是今天——

“唔，唔唔。”

今天得把这蒸鸡蛋吃下去！

他踱起来。右手剔剔牙，又抹抹脸，手上的唾沫就给匀在脸上。

什么地方脚步一响，他心就一跳。

向东踱了两丈远又转身向西踱着。影子在不平的地上画过去，就一扭一扭的。

对面有两个人走来。

这冤家，他妈的！三十里以外也认得出是她！

他兴奋得几乎站不住。她是他的，她今晚随他怎么着。他得……唔唔，呃呃，哼哼。

等任三一转身，他就去捏她奶子。

“忙什么！”她格格地笑。

“你的亲太爷等了一万年，等不住了。……走罢。”

“等一等。”

“好嫂子……”

“让我歇一歇。横竖今天是……”下面用一个媚笑来补完这句话。她微微地喘着。

“真古怪，今天你这样细嫩起来了，走这一点点路就那样的……”

她瞧瞧她来的这条路，任三走得瞧不见了。她又瞧瞧四面：静悄悄的。月亮照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长太爷瞧着她

那红红的腮巴子。他扭她的肩膀，奶子，肚子，大腿，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他眼花着，身子发软。他希望他能够土遁，一步路也不用走就到了自己房里，在那张宁波床上面。他脑袋觉得怪沉重。

“走罢，走罢，我实在……”

那个不言语，只四面瞧瞧。

长太爷一把搂住她。

突然——他觉得有炸弹爆炸了似地一声大响，他脸上吃任三嫂打了一拳。他摇摇地退了几步，鼻血直冒。

“怎么?!”

“怎么，我怎么也要到庄溪去!”她拔脚就过桥。

长太爷仿佛做梦做醒了似地，跳起来拖住她。

“任剥皮! 瘟族绅! 畜生!”她捶着他的脑袋。“今天我叫你上当，叫你晓得厉害，你这瘟猪，瘟家伙，臭蛋!”

她把他使劲一推，他给摔倒在烂泥里。她四面瞧瞧，就过桥往北跑去。她跨过田，跨过小河，爬过山，对着庄溪的方向走。她不走大路。

任三嫂逃了。

这里的人发觉了去追，没追上。到庄溪也找不着任三嫂和那野老公。听了那边的人说，知道任三嫂没天亮就赶到，门一打开，野老公和她带了他们的宜妹子，捆了个包袱就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

“哼，哼!”长太爷咬着牙。他脸上青着肿着。“万恶淫为首! 这淫妇! 她又淫奔! 任三放她逃走，非严办不可!……”

他又叫缪白眼去催任三那笔账。

“告诉他：非还不可，哼！……不还就把他吊起来！”

镇上的人大家都知道长太爷要办任三。

“说任三嫂是任三放走的哩。长太爷要办他。”

“长太爷要整顿风气，要给任家族上挣点家声，任三倒放她走！……”

“长太爷是顶讲老规矩的。”

“长太爷脸肿着哩。”

“缪白眼说是气肿的，族上出了这种事，长太爷自然生气呀。”

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本。《一角丛书》第五十八种。

# 丰　年

## 一

挂钟用了怪没劲儿的声音敲了几下：一，二，三。三点了哩。

这要算是明天的上午。

老爷和奚先生在专心抽吕宋烟。他们那四只眼睛送走了陈七，听见陈七顺手把房门带关之后，他们拿陈七做题目谈了起来。

“你那镖师叫什么呀？”奚先生正要把手里的烟送上嘴。

“陈七，”老爷眼盯着房门，嘴里长长地吹口烟，一直滚到奚先生脸上。

过会儿又——

“打得一手好枪靶：百发百中。”

奚先生小小心心把烟灰拍到烟缸里，瞧着烟灰微笑：

“哦，不错。上次比枪，刘太太的就是陈七代的，是不是？”

“就是他。上次刘太太是第一，是……”

“唔。”

老爷拿三条手指在椅圈上弹了什么分把钟，站起来在房里踱着。

“近来我这位镖师很闲，”老爷站在奚先生对面，脸上挂着笑。

“年年要照今年这么着，镖师都得挨饿哩。”

奚先生仰起他那搽了粉似的脸，把老爷瞧了会儿，怪聪明地说：

“因为年成好，是不是？”

“当然。米一便宜，连工潮都少闹许多。危险也少了——交关交关。”

老爷调着腔学了一句上海话，就微笑起来。

那个不笑：他想起一句正经话。

“不错，钱二爷什么时候来？”

“我不是告诉你明天来么。”

“有电报？”

“唔。”

奚先生站起来走到那架钢琴旁边靠着。

“你究竟准备多少钱去囤米？”

老爷伸出五个手指。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头又问：

“钱二爷一家的米么，不是吧？”

“当然不。不过是他经手。不过他的米最多。我们要是不问他们买米来囤，他们就不得了。这也是一件慈善事业。……还有那个……呃，你说我这笔买卖……你觉得……”

“当然好买卖。明年——不到夏天就包你涨价。”

“看情形，”老爷自言自语地。“也许我还多囤些。囤得越多就涨得越快。而且我……我看是……”

“真是的。买什么一二十万担米囤着，真是好利息，假如我有这笔钱的话，我就得……”

“年成好，什么人都有好处。”

奚先生用中指在钢琴一个C键上打了一下，嘴里叫着：

“啊——”

嗓子是嗄的。

那个笑着：可不知道是笑年成好，还是笑他那嗓子。

“啊——我嗓子行不行？”

“行。怎么不行。”

“我这种嗓子有名目的。谭叫天也是这么一副嗓子。这种嗓子叫做……”

房外脚步响。

“外面是谁？”

“我。”

“陈七听着我们谈他哩。”

的确陈七在房门外听着，一直到奚先生溜起那嗄嗓子来他才抽开腿子走下楼。

刚才——“年成好，什么人都有好处。”老爷他们的话陈七都听得很明白。可是陈七有点糊涂：什么人都有好处？根生可不是为了年成好遭了殃，跑到这儿来找着他么？

他一步一步走得怪沉重的。两三盏电灯把他在墙上画了两三层影子，懒懒地斜移下去。奚先生的那“啊——”就愈过愈小，一直到听不见。

跑进自己的房门：根生睡在床上不动。

陈七怕吵醒根生，轻轻地走。可是根生抬起头来。

“怎么，没睡着么？”陈七吃了一惊。

一个在乡下种田的，说是到半夜三点钟还没睡着，可真奇怪。可是根生这几天都这么着。

“你跟老爷说过没？”根生小声儿问。

陈七把那双浓浓的眉毛皱了起来：

“没呀。那姓奚的小子在那儿，不便说。”

他听得见根生轻轻叹了口气。根生是想在这上海做做工，或者叫陈七跟老爷说一声，请老爷赏他一碗饭吃。可是老爷把这些忘了。陈七想再跟老爷提一提，今天可没这机会。

“根生，根生。”

“唔？”

可是陈七忽然想不上要说一句什么。他愣了会儿。

“别干着急呀，”陈七瞧着根生那张黑得发光的脸。

根生对陈七忠厚地笑了一下，把脸侧过去对着墙。他懊悔自己太规矩。象陈七从小就在外面混，现在可混好了：你瞧瞧，别人多阔，当老爷的镖师！

那个老觉得对根生不起：他舅舅待他好，现在舅舅在家没饭吃，老表到上海来找他，他总得……可是妈的，来得不巧。

“根生，”他坐在床边，瞧着老表。“你来得真不巧，我要是没欠老王七百块钱债……”

“我知道。你说过的。”

“他妈的我真荒唐，欠下这些钱！”

“你押了些什么?”

“押了些什么! 欠的是老王的呀,”陈七把腰上的手枪皮袋解下来。“老王是管账的,我的钱是归他发,要押什么。他妈的他尽在我的钱里扣,扣得老子一个铜板也没有。……真糟糕,他妈的,七百块钱赌账……真赌不得,我前几天……”

房里关了灯。月光从窗角上溜了进来。

楼上有老爷的笑声。接着是奚先生的“啊——。”

陈七又轻轻地叫:

“根生,根生。”

根生其实没睡着。他想着许多事: 一家人等着要饭吃。他妈的他们运气真不行: 去年发大水没收成,今年收成太好谷子卖不出价。

他嘘了口气。

“没睡着么,根生?”

“你看看我有没有法子想?”

“稍为等几天看。”

可是陈七在肚子里替根生着急: 做工,好容易! 无论做什么,先就得学几年徒。

月亮射在根生脸上,根生就把脸移一移避开月光: 有亮光他是睡不稳的。

陈七过几天可以给他想法子, 可是这几天他一家人得有吃的。……

“根生,”陈七打个呵欠,含糊着声音。“老爷还说: 这样好年成,什么人都有好处哩。”

“谷子一块八角一担,‘什么人都有好处’!”

他妈的好处！一块八角一担，不够本，还不了债，流到了这鸟地方来，还是好处！搬禾时候大家那种高兴劲儿，根生一想起就得感到有谁把他心脏挖去了似的。

要等几天才有办法呢？

## 二

陈七要跟老爷出去。他照例跟根生说一遍：

“别乱跑呀，上海这地方不是好地方。”

“我知道。你说过的。”

“到晚上更不能……更其……冷静点儿的地方有人剥猪猡，知道吧，剥猪猡？”

“我知道。你说过的。”

陈七就搔搔那光头：

“今天我一定跟老爷说。我有了一个主意。”

他这天真对老爷提起。

“老爷，我有个老表……”

“你又来了！”

“回老爷，他实在太……”

“叫你不要拿这些毛细的事来缠！”

老爷要跟别人说话，张了张嘴可没声音出来。老爷点着一支吕宋烟，又把脸转回陈七这边。

陈七舔舔嘴唇，眼盯着老爷。

老爷想了什么一会儿，嘴角上闪一下微笑：

“你那老表想要……？”

“求老爷赏他一碗饭吃。……借几个本钱做做小买卖……”

“好主意！可是这是老王的事。唔。你去跟老王商量，我答允的。”

陈七瘪着一张嘴不敢再说。什么事一到老王手里就得糟的：老王这忘八羔子是他的对头。

这晚回了家陈七不睡：等着。二太太是好人：她许肯帮忙。他静静听着汽车叫，瞧瞧床上的老表——睡不了什么两三分钟就得翻个身。

汽车牛似地长叫一声。开大门响。

二太太！

陈七冲了出去。二太太把这条水门汀的路都洒香了，陈七的鼻尖子象给谁刺着。

“二太太。”

“谁？”

“陈七。”

“唷，吓我一跳！”二太太爱笑不笑地把嘴裂开一小半，嘴象破了皮似的红。“干什么？”

“您是好心人。我那老表……”

“又是老表。不用说了，我知道。可是这几天我自己要钱也要得紧。过几天吧。”

二太太拔起腿来要用狐步舞的姿势跨进门，可是又站住了，把脖子扭着瞧着陈七：

“乡下人可怜我是知道的。我挺同情他们。可是这几天我也怪困难的。过几天我再来慢慢儿想法子。我是挺同情他们的。”

各笃，各笃，各笃——走了。

房里的灯光透穿绿色窗档铺到陈七的脸上。你就瞧见陈七在张大了嘴，睁大了眼，小小心心在呼吸，把二太太留下来的香味儿往肺里送。

他是在惊异。

二太太说了些什么呀，刚才，叽哩咕噜地那么一大堆？

"妈的！"

陈七笑了一下走进自己的房。

电灯一开，他瞧见根生又仰着头，用眼睛问他"今天呢？"

他告诉根生：钱二爷来了，再求钱二爷叫想个法子。

根生象给人在胸脯上剁了一刀。

"钱二爷我认识，他是……"根生的话声在喉里响着。

钱二爷是他们县里的大人物，出名的善人。

第二天根生在一扇窗子外面，攀着窗栅子往窗子里张着。他瞧明白钱二爷抽完了大烟起身，他就踮着足尖走到房里去。门一扭开，他摔交似地跪了下去，对着钱二爷磕头。

"二老爷。"

"你是什么人？"钱二爷吃了一惊。

"我是钱根生，二老爷还认不认识……？"

钱二爷愣了会儿。

"唔，钱根生。……你怎么也到了这里。你是在……"

根生淌了眼泪：

"要请二老爷给根生想个法子。谷子不值价，赔不起。……一家人……一家人……"

"起来起来！"钱二爷皱着眉。"谷子卖不起价钱，我也一

样遭殃。……我现在正穷得慌。……你娘呢？”

“娘在舅舅家里，”根生声音打战。“娘病着。……娘跳过井。……一家人……现在……二老爷设法……”

“可怜，”钱二爷认真地叹了一口不短的气。“可是我自己也一筹莫展哩……”

觉得自己这句话太文雅，就又补一句：

“我自己也没有法子。谷子卖不出价钱。我跟你都是靠谷子吃饭。我们真不得了！”——“我们”两个字说得特别着力。

这就是说钱二爷帮不了忙。

走出了房门，根生觉得自己的脚比一担谷子还重。他没命地咬着牙，咬得太阳穴发胀。

一家人都等着吃。他妈的真麻烦：没吃的就活不了。一亩地差不离出了三担谷，还是没吃的。娘说不定又在跳井，说不定……

根生全身发一阵软。

自己的老婆在城里的媒行里等主雇，也得要房钱饭钱。

招弟和占求……

总而言之谁都张着嘴等着根生。

“上海是这样的！”

大家都想着一到上海就不怕，不说别的，只是每天逛逛大马路，地上随时就有人扔了钱袋让你去捡。可是根生一直到今天也还是没落子。

上海也没办法。

上海并且比乡下还那个：一个人乱跑不得。一个不留神

就得有人剥……剥……剥什么，叫做？陈七说过的，叫做剥……剥……

不过这几年来乡下也有这些个玩意。沈三，不是么。钱二爷家里去年给抢了一个家伙，有人说就是沈三他们。阿弥陀佛沈三那么一个忠厚人也干这……

根生坐在床沿上。他想要抽烟，可是陈七桌上只有花花绿绿的一个洋铁盒子装着的洋烟——他抽不来。

钱二爷那儿帮不了忙。根生知道钱二爷今年不容易过去：钱二爷也靠谷子。

"这年头！"

他倒了会儿。

楼上叮叮咚咚地响着，一个女人嗓子象奚先生那么叫着。男的女的笑声。小姐少爷们在乐哩。

根生跳似地起来，到桌上去拿了一支洋烟点着抽。他象衔旱烟杆那么衔着把洋烟衔得全是唾沫。抽不上两口，纸一破，烟丝沾了一满嘴。

"呸！"吐了一口，把洋烟扔到痰盂里。他抽不来。可是上海谁都抽这个，连吴妈她们都抽。还有老爷抽的那种烟更古怪：那么粗，那么长，可真难看。他妈的上海什么都弄不来，连拉尿也怪麻烦的：饭桶似的磁桶上面坐着，什么都不肯出来了。他天天得走到前面转弯的什么黑的路上茅房。妈的！

他想到家乡，可是……

根生又紧紧地咬着牙，嘘了口气。他没有路走。什么地方都没有他的粮食。娘的跳井真是……

全身抽痉似地震了一下。太阳穴那儿有点难受，他把两

只手捧着脑袋。

到晚上两点钟他还不上床。

皮肤上有点发烫。外面汽车呜呜呜的，根生就动起火来，嘴里骂了一句别人的祖宗。那些嘈杂的叫声似乎都戳破他的耳膜，射到他的心脏上。

它们那么高兴，就为得年成好么？

忽然他又仿佛瞧见娘在跳井，抽抽咽咽哭着，偷偷摸摸到井边去。……

根生发一阵冷，长了一身鸡皮疙瘩。鼻孔，嘴，象都给堵住了。他觉得娘这回准又是跳了井，现在来显灵。

他疯了似的跳起来，翻着陈七的抽屉，箱子，又四面找着。可是什么也没找着。他才记起他要找的东西是一天到晚挂在陈七腰上的。

站在桌子旁边愣了会儿，根生就跑了出去，穿过园子，开开一扇门到了街上。

街上冷清清的一个人没有。

远远地瞧见大街上的电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根生傻了似地站住，摸摸自己的脸。

后面脚步响。

他一回头，瞧见一对男女挨着走了过去。

"妈的！"根生瞧着他们的背影，懊悔似地。

大街上的电灯照得人行路上一红一绿，中间晃着他们那一对影子——愈走愈短小。可是又一个影子愈走愈长，长到挨近了根生的脚。

根生靠着墙。瞧着走近来的那小个子。

“站住!”根生跳了出来。

“我……我……”那小个子站住,把两个臂膀伸平。

根生掏小个子的衣袋。小个子只穿了一件棉袄,发着抖。掏尽了所有的口袋,掏出了三个“广东双毫”。

“走!”根生压着嗓子叫。

妈的只有六毛钱!这六毛是小个子里衣的袋里搜出来的。根生抓着这三个角子,眼盯着那小个子的背影。

这三个角子还是热的。

忽然根生一阵心疼。他觉得对那小个子不起。别人只有这六毛钱。……

还他罢,还他罢。

“喂,喂,站住! 喂!”他尖声叫。

那小个子一听见叫声就拼命跑起来:一会儿就瞧不见了。

根生鼻尖发酸,抓着这三个角子愣着。他对人不起。那小个子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往哪儿找他?别人这六毛钱也许是他一家买米用的。别人的娘也许会跳井。可是这些钱在根生手里:还是热的。他打算追上去,跪到那小个子跟前。可是……

突然——后面有双手抱住了他的腰。

他一回头,吃打了一下嘴巴,差点儿没昏过去。

“你是什么东西,在这里剥猪猡!”后面说。

又有一双手掏着根生的衣袋:当然是空的。可是手里的三个“广东双毫”给抓去了。

根生知道后面的人已经跑开,他才敢回转身来瞧。似乎

是有两个，跑转了弯。

别人剥了他的猪猡！可是那小个子总还是丢了六毛钱！

根生赶紧跑进了园门，一手把它关上。他心狂跳着。

刚才做的那些事象是个梦。可是他左边腮巴子分明还在发烫。

他踮着脚尖跑进了花园，冲进陈七的房。

陈七一张惊异的脸迎着他：

"怎么啦?!……跑到哪儿去了，脸这么红?"

根生可象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怎么?"陈七张大了嘴。

那个还抽抽咽咽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因为抓来的六毛钱给抢去了，还是为了对那小个子不起。

## 三

钱二爷躺着抽烟。

老爷和奚先生抽着吕宋烟。他们脸红红的，都喝过了酒。今晚请过了客，他们都有点疲倦。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头坐到榻上去：

"二先生这回包办这许多米，好处是……你别负义忘恩才好，你要记住了我是……"

钱二爷笑，把正要送到嘴边去的烟枪停在半路上。

"你?"

老爷也笑。老爷把手里的烟在烟灰盘上一敲：

"二先生装傻。"

那个想说话，可是烟枪已经戳进了嘴里。他用眼睛瞧瞧老爷，又瞧瞧奚先生。嘴里可——丝呶呶，丝呶呶。

别的屋子里哄出大笑声。接着钢琴响：这当然是三少爷。他虽然是法律系的学生，可有音乐天才：不认识五线谱就会弹钢琴。有人说他弹得跟黎锦晖的一样好，因为他也会弹"花腔"。

"花腔"的曲子里杂着女人们的说话，笑。声音顶尖的是二太太。

老爷就瘪一瘪嘴。

钱二爷抽完一口烟，就象预备跳下水去游泳似地屏住了气：他舍不得把那口烟吹出来。

过了会儿他严肃着脸：

"这回什么好处不好处是不敢说。不过我今年的难关总算打过去了，呃！……这真是好买卖，"他瞧着老爷。"囤不到两个月包你飞涨，而且……而且……"

"要是我做了你，自己来囤它几万担，"老爷抢似地说。

"我要现钱用呀。所以谷子不值价我只有死路一条。"

奚先生倒在榻上，两手捧着后脑勺，又溜起嗓子来。

钱二爷想起自己有一句话没说完，就轻声地：

"这真是好买卖。而且囤得越多就涨得越快，呃？这是一定的。……我今年可以不至于吃亏了。……这是两皆有益的事。……近来小奚……"

奚先生马上把那副嗄嗓子关起来听他的。

可是没了下文。

老半天钱二爷才开口：

“我对于你——”

别的屋子里一阵大雨似的笑声把钱二爷的话打得粉碎。

老爷皱了皱眉毛。他眼睛移到窗子。突然他跳了起来：

“谁？”老爷跳似地跑向窗子，一手掀开窗档。

窗子外面没有月亮，水门汀路旁两行黑的矮冬青树。远远的电灯在眨眼。

“什么！”钱二爷和奚先生都吓了一跳。

“我仿佛瞧见窗子外面有个人影子。”

“疑神疑鬼！”钱二爷眼睛回到烟泡上。

老爷放了窗档，踱到桌子边。心还有点跳。

奚先生想到那天老爷跟他说的什么——年成好，世界太平，镖师差不离可以不用。“年成好，什么人都有好处。”怎么，还怕是有绑匪？奚先生就叫老爷别多心，一面还打着呵欠。

“神经过敏。……在自己家里还怕什么！……而且你还是……你又很……啊——呀咦！”——又打个呵欠。

老爷跟着打个呵欠，往房门走去：

“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得找明胖子开谈判。”

“又是闸北那块地皮，是不是？”奚先生懒懒地。他几乎又要打呵欠，可忍住了。“我看闸北是……闸北是不会再……不会……”

可是奚先生说到第一个“闸北”的时候，老爷已经出了房门，又进了另一个房门。

“怎么！”老爷一进房就吃了一惊。“你倒先进房？”

二太太把那两片破了皮似的嘴唇拉开来笑：

“不作兴么？”

“他们呢？”

“早散了。”

二太太瞧着旁边的唐妈，把笑过的嘴对桌上努一努。唐妈把桌上一个空碗拿了出去。接着二太太就把努过的嘴高高地堵了起来：

“你一点儿不同情我么？”

“什么？”

“早晨说的那个。”

“说就说呀，为什么尽堵着嘴？”老爷在二太太腮巴上扭了一把，就掏出一个扁扁的纹皮袋子，数出一叠钞票。“拿去罢。……真糟糕，赢了算是你赢的，输了可叫我来赔。……”

“这是慈善事业呀。这回你们向钱二爷做了那笔买卖，我还不来……”她瞧见老爷对着窗子紧张着脸，她也瞧窗子一眼：“什么！”

“没什么，”老爷脸上的肌肉一松，就把二太太搂了起来。“我先在那边仿佛觉得窗子外面有人影子。这儿仿佛又……”

“唷，吓我！”

“真的。……我怕我得生病，”老爷打了个寒噤。

沉默。

似乎全屋都睡了。今晚谁也睡得早：还才两点多点儿哩。

老爷偷偷地瞧窗子一眼：现在仿佛没有了那人影子。

“唔，是我神经过敏，其实象今年那么好的……”

突然房门给很响地一下打开，冲进了一个人。

这就是说，老爷刚才两次瞧见人影子并不是疑神疑鬼。这人影子在窗子外面听了好一会，瞧了好一会，就偷偷地溜开，溜到这房里来。

老爷认得他就是陈七那个什么老表。

“干什么，你跑到……”

“老爷，我要老爷那个荷包……”咬着牙颤声说。

不对劲！——这家伙渐渐在走近来，狞恶着脸红着眼睛，这简直是……

二太太尖叫起来。可是那家伙一把握住她的口。

老爷似乎瞧见那家伙没什么凶器，就对那家伙冲过去。很快地肚子上吃人兜了一脚，老爷摔到了地上：脑门上磕着桌子角，血沁了出来。

那家伙撕开老爷的皮袍，掏出那纹皮钱袋，又一把抓住老爷给二太太的那叠票子，射似地奔出了房门。

二太太抖索着。听见那家伙跑了，她才想起该怎么办：她拉开嗓子大叫。

“强盗！强盗！……救命呀！……抓强盗！……救命！救命！……强盗！……”

奚先生和钱二爷停止了他们的谈判跳了起来。全屋子的人也慌张地冲出他们的房门。关了电灯的房门都亮了。看门的巡捕乱窜着。

“老爷打伤了！”

“关起门来！”

“救命呀……强盗！……”

陈七抓住手枪就跳出屋子。他正在焦急地等着根生回

来。根生今天比往日还别扭：叹着气，苦着脸，一会儿就偷偷地出了门。

“哪儿去？”陈七问过他。

“拉屎。”

“坐抽水马桶吧。”

“马桶上面拉不出来。”

“嘿，这么晚还得到赫德路去上茅房。……叫老应照拂着门，这么晚了，要是放进个歹人来可不是玩意账。”

可是这么老半天根生还没回来。

“糟！”陈七紧紧抓住枪。他埋怨根生：准是他没叫老应照拂门，现在放进了强盗。

奚先生推着陈七，溜着谭叫天似的嗓子：

“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有一个人在园子里跑，奚先生瞧见他从那边屋子里冲出来的。

只有这么一个么，怕鸟！

陈七追上去。

“小心他开枪！”

“陈七，小心他的枪！”

那逃着的家伙一回头，一只手似乎对着这边扬起来：唔，那家伙要开枪了！

还没等那家伙举起手来，陈七就擎起手枪，食指在机子上用了一用力。——拍！

那家伙倒在地滚了几滚。

大家向倒了的那家伙身边跑去。

陈七一走近，就尖声喊了起来：

“根生！”

给他打着的是根生。根生腰上着了一枪，冒着血，痛苦地扭着身子。根生的脸在抽痉。

“打错了打错了！”陈七疯似地叫。

“没错……”根生咬着牙哼。

“怎么，你！……你干什么到……？”

“娘……娘……我怕娘跳井……”

陈七手发冷。他当自己在做梦。他愣着。忽然他把紧抓的手枪一扔，蹲下去俯着瞧根生，把根生的脑袋抱起来。

“根生，根生！”

根生是这么落了气的。

钱二爷张大了嘴：

“是钱根生！是钱根生！”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头：

“不是年成好，镖师都没有……？”

汽车叫。老应开了大门，让那杨大夫的汽车开进来。奚先生和钱二爷赶快跟着杨大夫进去。

杨大夫说老爷不碍事。

奚先生嘟哝着：

“年成好，反而出这乱子！”

“我倒不碍事，”老爷笑着。

钱二爷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唔，不要紧。”

“是呀，你也不要紧：今年跳出了难关。”

他们互相瞧着笑了一笑。

原载1933年4月1日《现代》月刊第2卷第6期

# 一件寻常事

爸爸揪住妈妈的头发使劲摇着，咬着牙齿叫：

“你干么不死，你干么不死，你干么不死！……”

嗓子是嗄的。

阿全躲在角落里缩成一团，腿子直抖索着。他脸埋在自己两条腿中间，把水渌渌的眼睛搁在膝髁上偷着望出去：爸爸揪起睡在床上的妈妈。她上半身给提了起来。她可不能强一强。她的脑袋就象挂在爸爸左手下面似地两边晃。

爸爸简直发了疯。打着赤膊，没穿袜子，只着上那双破了三四个洞的胶底鞋。蓝色裤子全是泥。他喘着气：酒味儿直喷。

“偏偏你不死！你不……你不你不……！”

酱油色的膀子尽往妈妈身上送：揍着，拧着，掐着。满身的栗子肉在一突一突的。

妈妈尖叫着。可是声音不大。嗓子也不象是妈妈嗓子。

“你揍死我……你杀死我……我愿意……我……”

“还不死！……叫我活受罪！……你害我活受罪！”——咚的一拳。“活受罪！活受罪！”——咚咚！

“我要……我要……我活不……”

她气喘得说不上来。她躺在床上有了个把月。脸黄得发光。眼眶子一圈青色。嘴唇白得象石灰。

妈妈这回准得给爸爸揍死……

阿全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干么妈妈让爸爸打？干么爸爸从前跟妈妈那么好，现在天天到外面去喝了酒回来打妈妈？

爸爸这坏蛋！——现在不上工，天天在家里打人。

外面雨下得发疯似的，哗啦哗啦叫着。屋子里到处漏着，泥水就从顶上直泻下来。墙上也淌着水，浸透阿全那件衣。他脊背就仿佛放在冰块上面。可是他不敢动一动。

屋子里黑得象晚上。叫人透不过气来。霉味。酒味。腥味。还有什么臭味。

阿全的哭声给埋在哗啦哗啦的雨声和爸爸的叫声里。听不明白爸爸喊些什么：那声音仿佛是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发出来的。

象有什么东西紧紧压住了阿全叫他难受：他自己也不明白是因为肚子饿了还是因为害怕。

爸爸那只揪着妈妈的手摇得更用力，似乎想把她头发连根拔下来。爸爸眼珠上全是红丝，脸子铁青。这么拼命地揪着摇着，忽然下手一摔。

妈妈的头就倒到了枕头上。

她闭着眼。张开一半嘴，性急地呼吸着。脸上抽着痉：抽呀抽的突然咳的一声——吐出一口血。

灰色的枕头上一堆鲜红的鲜红的。

阿全哭得更响起来。

“滚，小鬼！”

一脚踢在阿全大腿上。

“再哭！……还不住嘴！……你再哼一声！……勒死你这小鬼！……闭嘴！”他用劲地挥着拳头，膀子就象弹簧似的抖着。“别人死孩子，我的偏不死！你们娘儿俩……你们娘儿俩……你们……”

他没命地咬着牙，腮巴边隆起一块肉。

雨象泼水似地直往地下打。现在全世界总不会有别的地方下雨的，因为全世界的雨全给聚到这儿来了。

哗啦哗啦哗啦！

漏着的地方象开了自来水龙头。妈妈盖着的灰黑色被絮，那脚头让水注着，谁也不去动一动它。那条板凳上希里哗啦滴着水，水星四面乱溅着。

“妈的，屋子塌下来大家死了可多好！……”

把板凳一拖，他一屁股坐了下去，有水也不去抹一下。

“偏偏不死！……老子……老子……你们要是死了——老子什么生意歇了也不怕！……妈的偏偏不死，偏偏！……”

那突出的胸脯在很快地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阿全不敢哭，只抽着气。偷偷地摩着给爸爸踢了的地方——一块疙瘩，直恨到心窝里。脸上的眼泪和泥土糊成一片，只有那双眼睛分得出黑白。他瞧瞧爸，又瞧瞧妈。她一直闭着眼。

她有气没力地呼吸着。她脸上……

忽然她脸子全皱了起来：眉眼和鼻子什么的都紧挤着结在一堆。她全身那么一抽动，又呕出一大口血。

蜡黄色下巴上沾满着朱红色的泡沫。枕头上和棉絮上沾着的，可就颜色黯了点儿。

爸爸一震，把铁青着的脸抬起来：

“怎么你……！”

没答。

“弟弟，弟弟，”他喊她。声音打颤。

只有哗哗的雨声。

他胸脯起伏得更高。两手紧抓着拳站了起来。突然他把那双满是红丝的眼睛向阿全瞪着：

“死在那儿干么！……”

打水！阿全腿子发麻。

“快！”

可是阿全捧着那个脏盆子还没拐到床边，手可没了劲儿。他身上发冷，却淌着汗。他想一口气走到爸爸跟前。可是在半路上——手一滑：拍喇！盆子给摔下了地。

“妈的！”——爸爸很重地给他一下嘴巴，阿全退到了门边。

妈妈张着嘴出气，牙齿是红的。她静静仰着脸让爸爸揩那些血。

“弟弟，弟弟，”他拚命要把声音压低，就有点气促。

那个张开小半眼睛瞧着他。

他把手巾扔到盆子里，脸靠近她的脸。

“弟弟，”他喘了会儿气。“弟弟，我对不起你。”

沉默。

“我对不起你。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对不起

你。……”

妈妈把瞧着爸爸的眼睛移开了一点。

“弟弟，我对不起你。……”他轻轻抽了一口长气。“可是我有什么法子。……我找不着工做。大家马上得饿死。……不知道怎么岔心里老是怪憋的。我老是要喝酒，不喝就得疯似的。我老是想杀人。……没点儿法子。找不到工做：只听说歇生意，倒工厂，没招工的。……咱们三口子……咱们这一家……”

停了好一会。

“我老想着你跟我……老想着咱们还是死了好点儿。……挨饿可受不了。……我准得会疯。……不知道什么毛病老打你。你不知道我打着你的时候我自己多难受。……”

抓着她的手。她的手只有骨头没有肌肉。

“弟弟，你怪不怪我，你怨不怨……你能……你能……弟弟，你不……”

妈妈眼一闭，眼泪给挤了出来：从眼角淌下去，流到了鬓边。

他用粗大的手掌抹她的眼泪。

“你怪不怪我？……我心里真别扭，老是……老是……”

“我知道，”她声音小得听不见。“你只是……你不过有……我知道你。我不怪。”

那双粗大的手发起抖来，他老眨着眼。

“往后我不喝酒了。……咱们总得活下去：我得叫永林去托托他那亲戚。老陈也能给我去跟他们拿摩温说说。……咱们总得……”

可是这全是些废话：他已经说上了十来天可没点儿影子。

他只是拿来安安她的心的。

她没力气瞧他一眼，又盖上眼皮：

“老三我累了你。……”

那个睁大着眼睛，注意地瞧着她那张抽着痉似的脸。他嘴张一张要说话，可给她岔开了：

“我活着也受罪。我快点死了就……”

“瞎说！”他费劲地笑着，可一点也不象是笑。说话的嗓子仿佛是风跟前的烛火那么摇摇的。“才活到二十八就想死么？……”

爸爸和妈妈又要好起来了。哼，可是不到明天又得……

阿全把全身靠着门，两手反到后面撑在潮湿的门闩上。门缝里象箭似地射进水来，阿全可没理会到。他总觉得怪难受：不象是头昏也不是象肚子疼。他在想象得有好几碗红汤饭，有一篮子烧饼油条。他相信他现在——就是五百块烧饼他也吃得了。

还有馍馍……

他偷偷地抽一口长气，瞪爸爸一眼。

爸爸坐到了床沿上。右手撑在床板上，把右边肩胛上的肉扭成一团。左手还抓住妈妈的。这只手刚才揪过妈妈的头发！

“弟弟……”

他顿了一会。

“你病不碍事。咱们总……你瞧，咱们还……”

又那么怪难看地笑着。

这么着哼儿地说了好一会。他叫她别生气。他告诉她日

子总得过去的，不会一家三口子都饿死。

“总得有法子，你别那么……”

傍晚的时候他跑了出去。他把油布衣披上身，到了门口回头轻轻地说一句：

“我就回来。我去借点儿……”

门一开一关，雨就洒了满地。

外面爸爸那油布衣淋着雨，沙沙地响着——越响越远。

突然阿全一下子仆到妈妈身上，哇的大哭起来。

“爸爸是坏蛋。爸爸是……爸爸是……”

妈妈要去捏住他的手，可是没力气，他就把自己的手凑过去。她微笑着：

“你干么怪他。妈妈可不怪他。”

“他打妈妈。他……他他……我不让他打。我要帮妈妈我要……我要……我不让他打你。……”

“爸爸爱你呀，”她声音很小，可是她是在用劲地说着的。“爸爸很苦。爸爸找不到工做。他其实……他其实……”

她喘了会儿。

“爸爸爱妈妈，也爱你。爸爸很……”

“我不要爸爸爱我，我不要爸爸爱我！……我只要妈妈……只要……”

阿全把脸偎着妈妈的手。

妈妈瞧着他：

“妈妈会死。”

“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妈妈干什么要……干么……”

“妈妈受罪。妈妈累得爸爸也受罪。要是……”

他跳着嚷着，不许妈妈往下说。他不准妈妈死。他不要爸爸爱他。从前他爱爸爸：从前爸爸不打妈妈。现在他可恨着爸爸。

屋子里更黑了下来：黑夜也象雨似地向他们愈逼愈紧。什么也瞧不见，只有妈妈脸上的眼泪发了一点亮。

“妈妈，别死。……妈妈肯不肯：别死了罢。……妈妈，妈妈。……死……一点儿不好玩呀，一点也……干么要……妈妈我帮你。……”

她眨一眨眼：泪水顺着淌过的地方淌下来。

有许多话跟阿全说不明白：他小了不懂事。他当然怪着他爸。可是她自己懂得他爸爸：干么老要喝酒，干么老是使性子打人。他一揍她，她就本能地觉得受了委屈，只要他一歇手——她就再不记在心上。她知道他比她还苦。

要是她死了，他也许可以到别处去找点儿工做做。现在她可眼巴巴地瞧着一家子挨饿，瞧着阿全的爸难受得发疯。有时候她觉得挨他的打是该的。他受着她的累不小。

可是阿全理会不了这些个。

“妈妈病了。妈妈打不过爸爸了，爸爸就打起妈妈来了。”

天天这么着：发一会脾气，又讨一回好。

可不是，第二天爸爸把棉袄棉裤上当铺当了三十个铜子，喝了十来个铜子烧酒，回家又使性子。

“死了多干脆，可是偏不死！”

訇！——板凳给一脚踢翻了。

“叫老子怎么办！……叫老子怎么办！妈的，今天老子磕了头才当了这几个子儿，可是……可是……”

他在屋子里四面走着，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

“干么你不去跟别人，跟老子来过这些个……这些个……阿全，滚出来！……缩在那儿干么！……妈的！”狠命地给了阿全一拳。“好生不生，生给我做儿子！……揍死你！揍死你！”——在阿全背上捶了两下。

还是下着雨。地上全是泥浆，他走一步就吱喳一声响。

突然他右手在那张歪歪倒倒的桌子一扫，饭碗茶壶什么的就摔到了地上：哗啦！茶壶可没摔破。

他眼珠比昨天更红。青筋突出得可以用手去拿下来。嘴唇也象妈妈似的发白。他露出了牙，四面瞧着，仿佛在找着一个死仇。

阿全想到妈床边去。可是给爸爸挡着路不敢那个。可是爸爸自己一脚跨到了妈妈床边。

“他又得去揍妈妈，去打……”阿全靠住墙缩了下来。

爸爸一把揪住妈妈的衣襟，咬着牙嚷着，声音象是从缸子里发出来的：

“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弟弟！弟弟！……弟弟呀！”

两手使劲地乱扯乱揉着。

阿全连哭都不敢哭，只是怕冷似地抖着。不知道怎么岔他老觉得有了不起的大祸事就得发生。

“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爸爸尖声叫。“公司开不了门，连人也找不着。……跑了整天没落子。……我真……我真……！”

妈妈颤着手向他头上伸去，到半路上没了力气，就搁在他

手背上。她轻轻抚摩着他。可是把脸掉向墙壁那边不瞧着他。

"弟弟，咱们一伙儿死了罢。……我难受！……我得早点儿死，我得……这么下去怎么办！……我……我……"

一下子他站了起来退一步：一脚踹在饭碗的碎片上。

"妈的！"——把碎片踢了开去。

他抓住什么东西似地曲着所有的指节，手臂上的肌肉就东一堆西一堆地突出着。鼻孔里很响地出着气：呼，呼，呼！

"阿全！……滚出来！……"

可是那个不敢出来。

"叫你出来！……你！ 你你！"

冲到阿全跟前，拿包袱似地把阿全提起来，拚命往地上一摔。

"老三，干么呀！……老三！……"

妈妈挣扎着这么叫了出来，可是已经来不及：阿全给摔到泥地里在哭了。

"老三你干么要……干么把阿全……"

"老子要摔死了他！……弄死这小鬼让他到有饭吃的人家去投胎！……你还不死，还不死！……"

"孩子一点也……孩子他……阿全，到妈妈这儿来。"

阿全满身满脸的泥，慢慢爬到妈床跟前。

爸爸揪着自己的头发，瞪着眼，嘴角上挂着些白沫。忽然他嗄得不成声音地叫：

"好罢，你们活，你们活！ 老子……"

一转身把门猛地拉开，关也不带关一下就往外面冲了

出去。

雨横扫到屋子里。

“老三！……老三！”妈妈想爬起来可是起不来，两只手就在床上抓着。“老三！……去赶爸爸！阿全，去赶爸爸！到……到到……”

阿全可没工夫再恨爸爸，只是一口气往门外跑。他乱踏着水荡，踏着烂泥，踏着石子。他不敢慢一步。他用尽气力喊着，用力得全身都发抖。

“爸——爸——！……爸——爸——！……”

喊声给埋在雨里面。

“爸——爸——！……爸——爸——！……”

满天的灰色。一带的矮屋子也是灰色。稍为远一点儿的地方就烟雾雾地什么也瞧不见。

跑着。喊着。哭着。

前面隐隐约约地一个人影子在晃着。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赶上了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

“滚！”

可是阿全拖住爸爸的腿子：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爸爸！妈妈叫……妈妈叫……”

阿全倒到了地下可是还不放手。

爸爸站住了。他满身的水。脑顶上冒热气。他把阿全扶起来，紧瞧着那孩子的脸：一脸的黑泥渐渐给雨冲洗掉。

“你要怎么着?”

“妈妈要爸爸回去。”

他不瞧着爸爸。他全身用着劲准备着给爸爸打。

爸爸不打，只愣着。突然——把手靠到阿全头顶上。他很响地抽了一口气，声调变成怪温和地说：

“爸爸怎么死得了。……总得等妈妈死了再……”

把阿全一把抱了起来，他轻轻地拍着阿全的背。

“我当然……爸爸当然不能死：爸爸死了妈妈怎么办。……爸爸总得等妈妈……等她……”

阿全多久多久没跟爸爸亲热过，没给爸爸这么抱着拍着过。爸爸只是一天到晚发着疯使着性子。往日他待妈妈挺好的，可是也打起妈妈来。阿全只来得及怕他。现在他这一下对阿全……

象一个梦：以前爸爸跟阿全那种亲热劲儿是个梦，近来爸爸动不动就揍阿全的这些情景也是个梦。

忽然阿全抱住爸爸的脖子伤心地哭了起来。

爸爸满脸流着水。

“干么生到爸爸家里来，这孩子！……爸爸毁了阿全。……爸爸是坏蛋，是不是。……阿全恨不恨爸爸，阿全?”

“我……我……我……”抽咽着说不出来。

爸爸抱着他往家里走。雨点象冰雹似的打在身上竟有点疼。

“阿全干么要做爸爸的儿子？生到别人家里……给别人做儿子……你瞧陈伯伯的东家多有钱：他家孩子吃得饱饱的，不挨打，病了马上请大夫瞧。……他家爸爸妈妈都不用找生意

就有银子钱使，他家孩子也有钱使。……咱们阿全挨着饿，爸爸还使性子……常使性子……阿全你可……阿全。”

一进门，就踹了一脚的水：雨打门外扫进来，屋子里成了池子。

妈妈又呕过血。

阿全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回复了先前的感觉：有个了不起的祸事得发生。他发一阵冷。一连好几天他都这么着。妈妈只要咳一下，他就给一震。爸爸一出门，他就老跟在他后面，走老远一段路才一个人回来。

爸爸还是使一阵性子好一阵。永林伯伯常来劝劝他，对妈妈说了些好话。有时候永林伯伯问可要钱，十几二十个铜子地拿给爸爸，还教训爸爸别喝酒。

“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爸爸抓着自己的头发说。“我瞧着弟弟受罪，可是我……可是我……永林你得知道我心里怪别扭的。我自个儿也不知道干么老使性子。……”

“干着急有鸟用！”

“可不是。……可是我真……我真……”

“得了罢，”永林伯伯绷着脸。“只是不许喝酒。你拿这些子儿去喝酒可不行，知道吧……往常你们两口多好。……这年头谁都不容易过活：你心里别扭干么拿弟弟出气……她病得这模样！”

永林伯伯四面瞧瞧，就把眼睛停到妈妈脸上：

“你别着急。我们拿摩温说老三等几天得有生意。”

这些话也是常说的。接着他说爸爸要是找到了工，得请大夫给妈妈瞧瞧。

“你的病不碍事。别尽滴溜着，知道吧。”

老是教训别人似的，“知道吧，”“知道吧。”这么着永林伯伯就走了：他睡得挺早的，他四点钟就得起床。

“永林，”爸爸追到门外，小声儿说，“有法子没？”

那个不言语，抽了一口气。

爸爸在黑地里愣着。

这几天没下雨，可是黑云还那么密密的一颗星也瞧不见。地上一直没干过。那两个大人踏着烂泥往前面走，叽咕着一些话。

阿全偷偷地跟着，一直到永林伯伯家。

漆黑的路。

“弟弟比我苦，倒还是死了免得她受活罪。……可是我舍不得她死。……我真受不了。……我总得……我总得……我可不能比她先死。永林你想想……”

爸爸的声音颤得几乎听不明白，说几句就顿一会。

“阿全得给他找个地方：叫他上哪儿去学徒，让他自个儿去混。……我等弟弟……我等她……”

“怎么啦，你！”永林伯伯气急地嚷起来。“那么年纪轻轻的就说死！什么毛病，这是！”

“这么着受得了！”

“怎么也得活着，知道吧。怎么也得活着。”

停了那么不大一会，永林伯伯又把这句话说了一遍。

“怎么也得活着，”他发脾气似地。“你瞧我：那么多嘴跟我要吃的喝的，那么一大串逼着我累着我，可是我……唔，我得活着。谁也得活着。……干么晕头似地——怎么，想死！”

永林伯伯就骂人似地哇啦哇啦说上一大篇。

爸爸似乎在想着永林伯伯那些话——什么死呀不死的。他这晚老是愣着，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没开一句口。

下着细雨。

"我准能找到落子，"爸爸轻轻地对妈妈说，费劲地笑着：要是你仔细一点你还瞧得出他两个腮巴子在颤动。"永林他们拿摩温已经答允了我。……你病好了也可以……也得……我去想点儿法子让你瞧瞧大夫，我去弄点儿……我去……那些用不着的东西拿去那个，拿去……"

她摇头。泪颗子不断地滚下来。

"让我死罢，老三。……我不能叫你……叫你……"

"怎么你……"他平心静气地。可是嗓子里象给什么东西梗住了似的声音。"你埋怨着我，是不是。……弟弟，弟弟。你埋怨我是不是。我对不起你，叫你，……"

她伏在他手上抽咽着。

"让我……让我……你们爷儿俩……"

还是那么一句话：她一死，他们爷儿俩就能往别处去找活做。

"永林昨晚不是说了么：他们拿摩温能给我……"

"可是我——"

"别别，别那么着，……弟弟，弟弟。"他的脸靠着她的头。

"我去当点儿东西，当什么块把钱。……你去瞧瞧大夫。……"

爸爸把他那床被絮和夹衣裤捆成一大束，用油布衣盖着：要是给雨打湿了当店里可不要的。

“阿全，别乱跑，看着妈妈。”

可是爸爸很久很久还没回来。

“爸爸还不回来。妈妈今天不能去瞧大夫了。”

也许爸爸带了药回家，还得带点儿吃的。爸爸真的爱妈妈么？往日他可真是在爱她。

“爸爸是不是好人？”阿全伏在妈耳朵边。

“你说？”

“从前好。现在……现在……现在我不知道。……妈恨不恨他？”

摇头。

屋漏的地方滴着水，象五六个石匠敲着石子的声音。地上给滴成一个个的荡。

阿全想象着爸爸走在路上：一身的雨，头发里冒着热气。他还挟着些东西——阿全可想不出那是些什么，总而言之那是挺要紧的东西，那些东西一到家，仿佛什么都有了办法，什么都得好起来。

他觉得爸爸已经走近快到家了，他就开开门瞧着。

瞧一个空。

妈妈哼了起来。脸上的肉抽着痉。

“阿全……阿全……”

阿全着了慌：

“疼么？……妈妈？……”

他伸过手去，可是妈把他手轻轻推开。她吃力地哼着。手抓着拳又松开，接着又抓着拳。她挣扎了老半天才翻转身仆着。

“妈妈！妈妈！……”

没答。只是哼得更急。两只手在床上抓着扒着。

忽然她身子打寒噤似地一震，哇的一声呕出了许多血。她赶快把头移向床沿对地上吐，可是床上沾了一大块，连被絮上也染着许多。本来的血迹褪成了黄色，新的一加上去，就浓浓淡淡的乱成一起。

又呕第二口。

阿全跳了起来。他想给她揩，又想倒点开水给她，又觉得要找一点儿什么。他腿子发软，身子似乎化成了水。他瞧瞧妈妈那张抽痉的脸，瞧瞧床上地上的血，瞧瞧那张歪歪倒倒的桌子，瞧瞧断了一截嘴子的茶壶，瞧瞧流着水的墙，瞧瞧……

屋子里没一点办法！

他用力拉开门往外跑。乱窜着。发慌地哭着。他想找近处的人来一下。可是谁也没在家，只有小虎子他们在沟旁边玩水。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爸爸还不回来！

衣裳淋着雨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冷的。

他望着巷子前面。过会又回头瞧瞧。他两头瞧瞧，两头跑跑。

也许爸爸已经回到了家里……

赶快跑进门：一个空。妈妈在小声哼着。

“妈妈。”

没答。

阿全拿袖子在自己脸上揩一下，眼泪鼻涕就糊成一片。

“妈妈，”他小心地揩着床上的血。“爸爸就回来。爸爸回

来妈妈就好了：妈妈瞧大夫。……妈妈。”

她脸子全皱了起来。手紧抓住棉絮，咬着牙。

干么还不回家，出去那么大一会了，瞧这爸爸！

爸爸回来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一脚把门踢开，摇头晃脑地走了进来。

一股酒味！

红眼睛。青筋。白嘴唇。灰色脸。急促的呼吸。

“滚！尽瞅着我干么！”

阿全几天来觉到的那了不起的祸事仿佛就到了眼前。这时候要是有一把刀，他得把爸爸砍掉的。他上半天跟妈妈说上那么些好话干什么？他干么拿他那床破被絮和夹衣去上当铺的？他不是说去当什么一块两块的给妈妈去瞧大夫？他那么老等着，那么性急地盼爸爸早点回。可是——你瞧瞧！

妈妈上了爸爸这家伙的当。他自己上了爸爸这家伙的当。

他象护卫妈妈似地抱着妈妈哭着。

爸爸多坏呀。他怎么也不能原谅爸爸。他要是知道爸爸那么急着跑了一个上午的当铺，还会不会怪爸爸？

上当铺的人一口气跑了十几家。他跟弟弟说可以当什么块把钱，他自己知道只能有五六毛。可是当铺里的先生站在高柜台上把那些随便翻一下，满不在乎地问：

“你要当多少？”

“一块钱。”

柜台上那个脑袋摇那么三四下，就跟他同伙的拉上了闲天。

“先生，你能出几个钱？”

“一角大洋。”

他一把拿下那卷东西就跑。于是第二家，第三家。一直跑了十几家。顶高的出到一毛五分钱。

好罢，就一毛五！

想着明天让弟弟上医院去瞧大夫的话，想着明天一家子吃的。

“完啦！”他叫。

他在街上走着，穿过一条路又是一条路。不知怎么岔他不愿回家去。他在药店门口溜着，瞧着那些小抽屉。粮食店门口他来回地踱着，听着那些伙计们量着唱着。于是往前走。走过那些什么大药房的时候他总得愣一会。他不走人行道。他让针似的雨点淋着。

“完啦，”他紧咬着牙齿，咬得腮巴子发酸。

瞧着那些店家的玻璃柜，他想把自己脑袋撞上去。他恨不得把这条路能一脚顿得粉碎。他希望两旁的店房着火倒下来，压住他自己。他想打人。他想扔个大炸弹炸毁些什么，连自己，连弟弟，连阿全，都给炸碎。

一想到弟弟，他五脏都象给谁挖空了似的。

忽然觉得街道打起旋来。他靠着墙站了会儿。

“只有一个法子：叫她死。”

他和弟弟从前的事怎么也想不上来，仿佛是前好几辈子的事。他不能叫弟弟病着挨苦。他不能叫弟弟瞧着一家子这么个饥荒劲儿。他得叫弟弟早点瞧不见，听不见。……

抽起腿子又慢慢走起来。巡捕们老是结结实实瞧他几

眼。

可是他不敢回家去。哼，家：一进门就是灰白色的弟弟，缩成一团的阿全，两张嘴张得大大的，等着吃的喝的，等着药来诊病。

他的嘴呀鼻子的都象给火漆封住了似地透不过气来。心脏在发胀。他拼命镇定着自己：要不然他真得去跳江，去跳烟囱，去拿一把刀乱砍着，然后砍弟弟，砍阿全，砍他自己。……

这么着他又去喝了三十几铜子的烧酒，喝茶似地直灌着。

"反正……反正……"

于是歪歪倒倒地回了家。他发狂似地愤怒：可不知道到底是发谁的脾气。只要触到了一件事他就得使性子：在路上有个家伙无意地撞了他一下他就跟那家伙打起来。一块破砖象也侮辱了他，他狠狠地把它摔到沟里，黑泥水溅得好几尺高。自己家里的门不叫他进去似地关得紧紧的，他就狠命地一脚踢开它。弟弟在她自己是死了干净：应当死，可以死，可是不死。阿全仿佛当他是个仇人似地抱着妈妈哭。这些都跟他做对头。

阿全可不能懂得爸爸。他满肚子怨气着。

"滚！"爸爸尖叫。"还不滚开！"

所有的愤怒都给移到了她娘儿俩身上。他扳开阿全那抱着妈妈的手，往外一拖，那孩子倒到了地下。

他知道她又呕过了血。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恶毒的咒骂。他不知要怎么着才好。他吸了一口气屏着，把脸涨得发红。嗓子里嗯嗯的叫着。

“呕血！ 呕血！……干么不呕死！……”

酱油色的膀子在那条裹着妈妈的棉絮上乱揍着：捶一下，嗓子里就嗯一声。身上的栗子肉就跟着膀子的上下动着。

“还不死！ 还不死！……叫我……叫我……”

把两个手凌着空，没命地颤着。

“干么不死，干么不死！”他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一点，对着她的脸，象要她回答似的。“活受罪干么不死！……活着配么，活着配么！……”

揪着她头发摇着。

“我不能死在你先。……干么不死，干么不死！死了我才可以……才可以……我不能让你瞧着一家子挨……一家子……”

她嘴里冒出血来。

他象没瞧见。他还使劲摇了几下才放手：让她的头倒到枕上。他手上也沾着了血。

“妈的！ 妈的！”他突地转过了身。

阿全很快地爬开，可是给爸爸在屁股上兜了一脚。

爸爸嗓子不知榨出了些什么话。他乱窜着。他乱蹦着。他在屋子中央打旋。他冲到墙边，把脑袋拼命地往墙上撞着。

“爸爸！ 爸爸！”阿全尖叫。

可是爸爸坐了下来。嘴角上堆着白沫。发狠地在嗓子里——“嗯！ 嗯——！”

妈妈又呕几口血。她很急地出着气。

“老三我难受，我……拿剪子铰死我罢，铰死我……老三，

老三，……你……你……快点拿……快点拿……老三，老三，我太……我太……”

停了不大一会：

“我太……我简直……老三，老三……”

爸爸把两只手的指节都弯着，忽然在自己胸脯上搔起来。短衫的扣子掉下了两三颗，十个手指就抓在胸脯的皮肉上。扒破了皮：肋子骨上画着一条条红色的槽。

他还是抓着搔着。黑指甲里有了红色。

阿全觉得肚子里发烫。他忘记了先前对爸爸的那恨劲儿。他只想去拖住爸爸的手不叫他再那么抓，可是……

“老三你怎么……老三你怎么……”

妈妈着了慌想爬起来，可是她那双蜡黄的手臂怎么也撑不起她的身子。

忽然爸爸一跳起身，把红眼睛瞪得怪大地四面瞧着找着。

那双眼落到了桌子下面。

他一弯腰，从泥地上拿起一把菜刀——锈得不成样子还缺了一个口的。

他手抖索得几乎拿不住。

阿全象猫捉耗子似地扑了过去，一把抱住爸爸。一下子想不出话来，就一个劲儿嚷着：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推开他，他可又抱过来。他怎么也不放。

“干么呀你，”爸爸喘着气。“你要干么？”

“我不许爸爸……我不许你……不许你……”

锵得！——菜刀掉到了地上。

爸爸推阿全，可是阿全哭着不肯放手。

“放开！”

“爸爸别……爸爸别……”

一会。

“放啊，”爸爸声音小了点儿。“打水来！”

妈妈抽动着肩膀哭着：

“干么不让我死，干么不让我……不让我……”

她又呕了血。她这天呕得顶多。她哼着，抽痉似地动着，有时候拿手到处乱抓着。一直到晚上她才闭上眼渐渐睡着了觉。

这晚阿全又偷偷地跟在爸爸后面，到永林伯伯家。

他俩似乎在吵嘴。永林伯伯叽哩咕噜埋怨似地说上了一大堆，说了十五六个“知道吧，”“知道吧。”

爸爸说他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沉重地说。“可是我并没发愁，我没淌眼泪，我只是老要使性子，我只是恨着。”

“干么要恨他娘儿俩？”

“没恨他娘儿俩。我没恨他们。我疼着他们，可是……”

永林伯伯瞧着爸爸等他往下说。闭了一会嘴。

“永林你知道我简直……到乡下去也得挨饿：乡下要有点儿吃的，我们压根不会到这儿来。……哪儿也没招工的。往别处吧，可又……我走了弟弟怎么办。……阿全又……”

他们谈到了阿全：有个地方可以送他去做小徒弟。可是

这不能让弟弟知道：她准舍不得叫阿全去的。

“不能让弟弟知道。她要是听说……你别告诉她，知道吧。”

爸爸的脸子皱了起来：

“我想想我对不起弟弟，对孩子也对不起。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一气愤，老是使性子打人。”

他闭了会儿嘴，就自言自语地：

“他们娘儿俩并没害着我，我知道的。我怪疼他们的，可是……可是……真可别扭。……他俩比谁都苦。这年头谁都苦。……大家全走到死路里。……”

“又来啦！干么老是死呀死的。……咱们谁也得活着：死路里得找出一条活路来，知道吧。”

“唔，死路里得找出活路来。”

阿全可老在滴溜着他们得送他去做小徒弟的事。他在家里帮不了妈妈，只能瞧着爸爸喝醉了酒使性子打她揪她。可是他觉得他要是一离了家，妈妈就没人保护似的。妈妈也许得更苦，挨爸爸的打也许更厉害。爸爸或者会真的去……

他也不放心爸爸。

爸爸相信了永林伯伯的话：“怎么也得活着，知道吧。”爸爸也说过：总得活着，那么年轻的一个男子汉想去死——那可真不是个劲儿。爸爸不谈死。爸爸想活。可是说不定他一下子又别扭起来——灌些烧酒回来闹脾气，又去拿那一把缺了口的锈菜刀。

阿全全身的皮肉缩了一下。

可是爸爸这几天很平静。他还是天天出去，可没喝酒。他

象安排好了一些什么事似的。

雨停了。风刮着云往东北角儿上飞。太阳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地上的影子就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路上冒着水汽。

“阿全，来！”爸爸绷着脸喊他。

他跟着到了门外。

“阿全，明后天你得……你得……”两只手搭在阿全肩膀上。

“明后天你得离开这儿，永林伯伯带你到……”

那孩子哭了起来。

“别哭，”爸爸俯瞧着他。“好孩子不哭的。晕头才哭哩：咱们阿全别做晕头。……阿全，你恨不恨爸爸？”

“我爱爸爸。”

爸爸长长地嘘了口气，可是轻轻地，不叫阿全听见。

“爸爸是疼着你的。爸爸也疼着妈妈。……妈妈病好不了。她活一天受一天罪。……阿全，咱们怎么也得活着。妈妈可……妈妈可……”

阿全哇的一声，哭得更响。

“我不准妈妈死，我不准妈妈……”

“别嚷！”

爸爸停了会儿，嘴唇颤着。

“你乖乖地跟永林伯伯去。爸爸一个人……爸爸等她……爸爸等妈妈……你不许告诉妈妈。别让她知道你去学徒，阿全，唔？”

“唔。”

阿全觉得心里紧紧的。没了妈，没了爸，是怎么样一种日子呢？——他想都想不上。

妈妈准得死去么？……

可是爸爸跟妈妈说的又是一回事：他叫妈妈宽心。

“弟弟，别着急，弟弟。……全德说他有种药：吃了就不疼，不吐血。我明天去拿点儿来。我是……我是……咱们总得活下去，咱们还年轻，咱们还有……咱们有的是力气。弟弟你别惦念着我，我有……我有……”

“我累着你，我累着你，”妈妈抽咽着。

这晚爸爸一晚没睡。自己一个人唧哝着。踱着。手撑在下巴上坐着。这么一晚。

一大早爸爸就出了门，没多大一会回了家。一句话不说。嘴唇闭得铁紧。又踱着。又用手撑着下巴上。坐着喘气。瞧瞧妈妈：她扭着脸在看。

阿全象浸在冰水里似的感觉。他靠在妈妈的床边，眼睛溜过去偷偷地瞅住爸爸。

可是爸爸又走了出去。

这回爸爸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包红粉子。还是不言语：他好几次到妈妈床边张一张嘴都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嘴唇在抽痉。他脸发青。他手象没地方放似的——一会儿抓抓自己的头发，一会儿抓抓自己的衣襟。他脚也象没地方放似的——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跨到这儿又跨到那儿。这么着来乱了好一会，他可又开开门跨了出去。

阿全站到门口瞧着。阿全不知道要发生一件什么事。

爸爸在发傻。在路上两头来回地踱着。又站住发愣。又

走着。又站住。他的腿仿佛怪重的。

什么毛病，这爸爸？

这爸爸站了那么分把来钟，忽然很快地往前面走了起来：走呀走的就走远了，瞧不见了。

妈妈又呕血。

“妈妈，妈妈！……”

阿全记起爸爸带回来的那包红粉——不知道是不是给妈妈带的药。爸爸说也不说一声地就走了出去。阿全没了主意。阿全可不敢拿那包红粉给妈妈吃。

太阳爬出了云堆，照到门缝里，屋子里地上就有两三条光。可是不到三秒钟这几条光又渐渐模糊下去，模糊下去，一直到没有。

屋子里霉味儿比雨天更厉害，还夹杂着腥味，跟别的什么臭味。

“妈妈，等爸爸回来，等爸爸……他给你药吃。……”

爸爸回来可又带了酒味儿。

可是爸爸没使性子。他左手放在自己的额上，右手轻轻推开门。他象站不住似的。他愣着瞧着妈妈。他又是那么走着又坐着，坐着又走着。

突然他到了妈床边。他并不推开阿全。他把脸俯着。

“弟弟，吃点药罢。”

“我不能再……不能再……”

“弟弟……”

还想要说些什么似的。可是没说。他走到桌边，把那包红粉全放到饭碗里，倒上一些开水调着。

他胸脯在很急地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嘴唇发白。脸更青。他瞧阿全一眼，和气地说，声音很尖：

“阿全你走开。”

阿全走开。

可是爸爸还瞧着他。

“阿全你出去。”

阿全出去。

爸爸关上门。阿全不知道怎么心狂跳起来。怎么回事呀，这是！干么要他出去？

他踮着脚走到门边，挨着一条缝往里面张着。

爸爸拿那个饭碗到妈床跟前。手尽抖索着，差点儿没把碗摔下地。饭碗里的水不安地在摇动，还给泼出了一点。

“弟弟，”他颤得不成声音。“喝药。”

左手托着妈妈的后脑勺，把她扶起尺把高。右手怪小心地把那碗药送到她嘴边。

他慢慢地把自己那双眼可怕地瞪大。用劲似地咬紧了牙。他脸子由青色变成了灰色。妈妈喝着药，他掉转了脸子不瞧她。

忽然——爸爸脸子紧紧地扭了起来，眼泪直往下淌。

爸爸在哭！

眼泪越淌越多。胸脯象浪似的，不规则地很急地在起伏。

妈妈一喝完，他就把饭碗放到地上，一倒就伏在那条裹着妈妈的棉絮上。

“弟弟，弟弟！……弟弟！……”

他那副粗大的酱油色肩膀没命地抽动起来。……

到晚上——妈妈死了。

妈妈滚着，嚷着，手乱抓着。呕着血。爸爸又拼命抓着抓着自己的胸脯。妈慢慢静下去，静下去，就没了一点声音。过会儿她又哼起来，全身抽动着。

“老三我累了你……”

她落了气。

妈死了！她眼睛只闭了一半：眼珠是灰色的。

爸爸抽咽着，嗄声说：

“你不会再受罪了。……弟弟，弟弟，弟弟……我不能让你再受罪，我不能叫你……叫你……我疼你。……静静儿睡着，静静儿……你不再熬着……熬着……弟弟，弟弟……”

阿全跳着哭着，他不知道没了妈妈怎么能过日子。

爸爸把妈妈的上眼皮抹下来叫她闭着眼。

“静静儿睡着，弟弟，好好儿……好好儿……我们爷儿俩……爷儿俩……弟弟，我们爷儿总得活着。……我不能叫你再受活罪。……弟弟，弟弟，弟弟……”

他们爷儿俩搂抱起来。爸爸抱着阿全打盹到天亮。

“阿全，妈妈不受罪了。……妈妈还是死了好：活着太……活着太……”

“爸爸别哭，爸爸别哭。好孩子不哭的。”

可是阿全自己哇的一声哭起来。

第三天爸爸让阿全给永林伯伯带走。爸爸自己打着包袱也打算出门。

“阿全，让永林伯伯带你到你师傅那儿去。……”

“爸爸，爸爸！……”

阿全想要跟爸爸说许多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

“爸爸，爸爸到哪儿去？爸爸不……不……”

“爸爸往别处找活。”

忽然爸爸一把抱起阿全来。

“阿全，爸爸去了。阿全好好儿在……好好儿在……阿全你记着：怎么也得活着。……永林伯伯说的：‘死路里找活路。’什么也别发愁，别哭——哭的不是男子汉。……阿全，阿全。……”

停停：

“谁欺侮你你就揍他，你可别哭。你得活着。……往后爸爸写信给你，爸爸来瞧你。你记着爸爸的话。……爸爸去了。永林伯伯很疼你，他得常来瞧你。……”

两双眼相对瞧着。

爸爸把阿全抱得高点儿，把自己的脑袋偎到阿全怀里揉着。阿全小时候爸爸老这么逗他玩的。阿全怕痒地笑起来。笑呀笑的可又抱着爸爸的头哭了。

“阿全别哭呀：好孩子是不哭的。”

可是爸爸眼红着，眼眶子里有水。

“爸爸也哭哩，爸爸……”

“胡说八道！”爸爸掉转脸去揉着眼睛。

爸爸抱着阿全走来走去，拍着阿全的背：爸爸象把阿全当做三岁的小娃娃。

“阿全，记着爸爸的话：怎么也得活着。这么着妈妈才睡得着觉。……妈妈瞧我们活着她就乐了。……”

“爸爸呢？”

“爸爸也——怎么也得活着。……阿全你记着：什么也别发愁，别哭。……爸爸去了。……你的东西爸爸已经给拾掇好了，在永林伯伯那儿。那件油布衣爸爸给了你，你得……你得……”

阿全又哭起来。

“再哭爸爸就不疼你啦。……得了，爸爸得……阿全，说再会，说一声再会。……说呀，阿全。”

“再——会——”

“爸爸跟你说了些什么？”

“别哭……要活着……妈妈睡得着觉……”

爸爸费力笑一下，眼水滴到了阿全脸上——和阿全的汇到了一块儿。

这么着爸爸和阿全分了手。

“阿全，记住我的话。”

“唔。”

“别哭，阿全。……别那么缩头缩脑地走！把胸脯挺起来，阿全！……”

原载1933年7月1日《文学》月刊第1卷第1号